MILLER, ABED RABHO, AWONDO, DE VRIES, DUQUE, GARVEY,

HAAPIO-KIRK, HAWKINS, OTAEGUI, WALTON AND WANG



The Global Smartphone

全球智能手机——超越年轻人的科技

全球智能手机

超越年轻人的科技

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 莱拉·阿贝得·哈珀(Laila Abed Rabho),帕特里克·阿旺多(Patrick Awondo), 玛雅·德·福瑞斯(Maya de Vries), 马莉亚·杜奇(Marília Duque), 宝琳·加维(Pauline Garvey), 劳拉·哈皮奥·科克(Laura Haapio-Kirk), 夏洛特·霍金斯(Charlotte Hawkins), 阿方索·奥代吉(Alfonso Otaegui), 希琳·沃尔顿(Shireen Walton), 王心远(Xinyuan Wang)

陈嘉仪,陈思佳,黄梦娇,谭洛(翻译) 王心远(统稿、校对)

UCLPRESS

2021年UCL出版社一版 伦敦大学学院,高尔街

伦敦 WC1E 6BT 网址: www.uclpress.co.uk

文本 © 作者, 2021 图像 ©作者, 2021

作者根据 1988 年版权、设计和专利法主张他们的权利,以被确定为本作品的作者。

本书的 CIP 目录记录可从大英图书馆获得。

这本书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非衍生 4.0 国际许可 (CC BY-NC-ND 4.0) 出版的。此许可允许您共享、复制、分发和传输作品以用于个人和非商业用途,前提是明确说明作者和出版商的归属。归属应包括以下信息:

Miller, D. et al. 2021. *The Global Smartphone: Beyond a youth technology*. London: UCL Press. https://doi.org/10.14324/111.9781800081543

有关知识共享许可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

除非在材料的知识产权中另有说明,否则本书中的任何第三方材料均在本书的知识共享许可下发布。如果您想重复使用本书的知识共享许可未涵盖的任何第三方材料,您需要直接获得版权所有者的许可。

ISBN: 978-1-80008-154-3 (PDF)

目录

章	节精要	V
冬	示目录	X
	著者简介	xvii
	列前言	XX
致	谢	XXI
1	导论	1
2	人们如何看待智能手机	26
3	情境中的智能手机	49
4	从手机应用到日常生活	73
5	无限机会主义	95
6	精雕细刻	123
7	年龄与智能手机	142
8	智能手机的心脏: LINE, 微信和WhatsApp	162
9	整体归纳与理论反思	192
附	录: 研究方法与内容	226
参	考文献	236
玄	리	27(

章节精要

第一章:导论

"智能手机与智能老龄化人类学研究" (ASSA) 研究项目旨在 从全球的智能手机使用者中学习人们是如何使用智能手机,以及 如果发挥自身的创造性。研究项目的成果呈现的是一种'自下而 上'的智能过程(smart from below)。

智能手机在英文中是'智能电话'(smartphone),这一词本身具有误导性。首先,它不应该仅仅视为电话,传统手机的打电话功能也仅仅是'智能电话'所有功能中的一小部分。

其次,我们研究所面对的智能手机并不是指人们常说的"智能"科技。这里的智能并非来自机器自主学习中的"智能",而是人如何智能地创造了手机使用。

智能手机的使用人群分布在各个年龄段。我们可以从年轻人的角度研究智能手机,同样也可以很好地从年长者的角度研究智能手机。

我们的研究项目覆盖十个研究点,项目成员十一位。每位研究 员在各自的研究点都进行了大约16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重点关 注老龄化、智能手机使用以及智能手机使用在健康领域的潜力。

在简要回溯智能手机历史之后,是对之前人类学及其他学科 有关研究的简要回顾。

本书呈现的是在田野调查所触及范围内得出的显著观察与结论。不可否认,我们的研究具有局限性,对于一些重要的外部事件,如环境影响,劳工剥削,商业机构等,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得出有效的观点,因此也并未涉及。

第二章:人们如何看待智能手机

人们对智能手机的看法常常是互相矛盾的,而这种态度上的模棱 两可,恰恰反应了智能手机既带来了益处,也制造了麻烦。 有关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discourses)不同于智能手机的实际使用,前者往往受到道德评判与政治辩论的左右。

不妨将有关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视为智能手机的另一种特性,对其单独专门地进行探讨。

公权力,媒体与商业机构都参与了有关智能手机众说 纷纭的辩论。比如,一方面,公权力会谴责智能手机的过度使用, 一方面又设立数字化门槛,使得公民不得不依赖数字化设备。

在中国,中老年人往往积极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并将其视为一种助力国家科技进步的公民责任。他们这种对智能手机普遍积极的态度,与其他国家中老年人群所抱持的保守态度形成了对比。

在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中,一些主题尤为突出,比如假新闻,手机上瘾与信息监视。相反,对更普遍的智能手机使用及影响的讨论则鲜被提及。

有关智能手机影响的主流观点往往存在矛盾,而支持这些观 点的学术研究也同样存在矛盾。

第三章 情境中的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是物质性的客体,它可以是时尚搭配,也可以是身体地位和宗教的标志。它也可以被偷。

全球差异依然存在。关于智能手机的研究有可能无法囊括那些买不起智能手机的人,或者那些选择使用非智能手机的人群。比如,在日本,很多人依然使用功能手机(feature phones)。

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手机,话费,无限宽带和流量都可能是一笔可观的开销。不过人们总能想到好办法来获取智能手机的使用。

"屏幕生态"(screen ecology)一词指的是智能手机与其他 屏幕一同协作的状态。人们生活中的其他屏幕包括平板电脑,笔 记本电脑,智能电视等。

"社交生态"(Social ecology)一词则用于探讨智能手机如何体现在具体的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形式样貌。比如,在乌干达坎帕拉(Kampala),家庭成员会共用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的出现,助长了基于个体的社会网络。而与此同时,智能手机的普及也同样增强了传统的社会群体网络,比如家庭和社区。

作为一个远程控制枢纽(remote-control hub),智能手机也正在开始对"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产生影响。

第四章: 从手机应用到日常生活

通常来说,智能手机的使用者关注的是要解决的事情,而非单个的手机应用(APP)。更多的时候,人们会同时使用几个不同的手机应用来完成一件事情。

以医疗健康为例,我们发现专门的健康类手机应用往往不如 通用的几个手机应用重要,比如WhatsApp和谷歌。

"可调控解决主义"(Scalable Solutionism)一词描述了人们使用不同手机应用的伸缩范围。可以小而精到一个应用对应一种具体功能(所谓万事皆有应有),也可以大而广到一个应用包罗万象,比如中国的微信。为了更好地了解智能手机和它的使用者,我们需要了解手机上的每一个应用,了解人们是否使用这些应用,并如何使用。

了解手机应用的过程包括探索那些促使应用开发者设计该应 用的场景,以及出乎设计者意料之外的,人们对手机应用的实际 使用。

对手机应用的考察,也包括了解人们如何运用组织他们手机的屏幕。

第五章: 无限机会主义

"无限机会主义"(Perpetual Opportunism)一词指的是智能手机随时随地在人们身边的情况,以及这种情况带来的人与周遭世界关系的改变。

比如,手机拍照已然成为了传统摄影的反面。摄影传统上来 说追求对事物的呈现以及创造永恒的记录。而手机拍照则更多地 强调当下性与即时社交属性。

中老年人对于成为手机拍照对象的态度各异。'真正的自己'可以是1)内心感受到的自己;2)外在的样貌;或者是3)通过修图软件雕琢出的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无限机会主义"改变了我们与地理位置和交通系统的关系,使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容易实现。同时,地图应用也方便了度假与休闲。

因为"无限机会主义",新闻在现实生活中流动,并随时可能占据人们的注意力。新闻与信息在人们的社群关系中扮演了新的角色。

智能手机也使生活中任何无聊的时候,都可以被唾手可得的各种娱乐填满。比如,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获取音乐。

第六章: 精雕细刻

智能手机具有前所未有的可塑性与亲密性。它可以紧贴着使用者的个性与兴趣被塑造。

人们挑选手机应用,修改设置,创造整理内容,这些个人能力比算法与人工智能所发挥的作用更重要。

个人对手机的塑造就像是在精细雕刻一件工艺品。

智能手机被塑造成适合于不同的人际关系,而非仅仅是使用 者个人。形塑手机的人际关系包括伴侣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或者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

人的行为往往是其所在的社会中,社会价值与文化规范的具体呈现,而这也是塑造智能手机的基石。然而,就规范来说,个人可能是典型的也可能是非典型的。

智能手机则更主要地呈现了具有较大共识的规范,比如日本社会,或者是某个宗教社区的的主流价值。

在文化价值的变化中,智能手机也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比如,在喀麦降中产阶级中,智能手机促进了新价值的形成。

第七章: 年龄与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的使用能够反应社会价值,也能促进其变革,比如'性别'与'阶级'——或者是本章要讨论的'年龄'。

智能手机能够助推变革,比如,帮助意大利的"第二代"年轻人探索身份认同,或者帮助人们在退休后展开新的生活。

对一些中老年人来说,智能手机的普及可能意味着,他们过去所积累的知识不再受到尊重和重视。

在教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时,不少年轻人往往会错误的认 为智能手机的使用是凭直觉就能搞懂的(intuitive)。

而实际上,中老年人的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的过程,可能会因为不熟悉数码产品的操作,以及不了解相关的数码词汇,而困难重重。同时,掌握如何有效地,恰当地使用手机也并非易事。

中老年人在一开始接触智能手机的时候可能会感到难以进入,但一旦掌握了门道,他们中的许多人会感觉自己和年轻态更接近了。

一些公司也开始针对中老年人开发手机应用,比如中国的 "美篇"。

第八章: 智能手机的心脏: LINE, 微信和WhatsApp

对许多人来说,用智能手机的首要目的就是能够使用像LINE, 微信和WhatsApp这样的核心手机应用。

图像,比如表情包,已经成为日常对话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为"非面对面"情况下传达关心、表达情感提供了新的途径。

这几个核心手机应用也在家庭变革中发挥作用,比如,在一 定程度上逆转了从传统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这些手机应用 也在运营与组织社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智能手机因此延展了"可调控社交"(scalable sociality), 其使用方式也与社区规模及隐私层级相匹配。

同时,科技公司或许可以从这些手机应用的社会融合中得到 启发,相应地改进科技。一个例子就是微信如何将亲缘关系融合进产品。

第九章: 整体归纳与理论反思

与其将智能手机视为我们所使用的设备,不如将其视为我们的居所。因此,我们将智能手机比作"便携传送之家"(Transportal Home)。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将智能手机打造成为自己的私密空间。

紧随"距离的消亡"(Death of Distance)而来的是"邻近的消亡"(Death of Proximity)。

智能手机已经朝着"超越类人主义"(Beyond Anthropomorphism)的方向发展,人对科技的亲切感并非来自科技的"类人性",而在于科技可以与人的能力相辅相成,比如认知能力。正因如此,人们会觉得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从霸凌到成瘾,智能手机也呈现了人类种种令人 沮丧的不人道特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更突显了一个关键矛 盾。智能手机大大扩展了监视的可能,但它同时也是'跨越距离 的关怀'(Care Transcending Distance)得以实现的利器。

这一研究展示了,为什么在决策对未来的智能手机运用时, 我们应当汲取人们在应对新冠疫情时运用手机的经验。我们将这 一思路称为"自下而上的智能"(smart from below)。

图示目录

图1.1	短视频: 日本案例一智能手机是生命线,	
	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	
	XNTg2MzE0ODQ0MA==.html	2
图1.2	短片:中国案例,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观看链接: https://v.youku.	
	com/v_show/id_XNTg2MTQ5MjUxMg==.html	4
图1.3	调查点中的ASSA研究地图(计划于特立	
	尼达开展的一项小型研究)。ASSA研究网站:	
	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10
图1.4	典型的日本翻盖上网手机(garakei),	
	研究员劳拉拍摄。	14
图2.1	智能手机界面上显示社交媒体税的缴	
	纳选择。用户可选择为自己号码或者别	
	人号码缴纳。研究员夏洛特拍摄。	28
图2. 2a 和	上海受访者在微信上发给研究员王心远的表	
图2.2b	情包截图。图中卡尔•马克思以超人和勤奋	
	的阅读者的形象出现。	32
图2.3	圣地亚哥线上广为流传的一张表情包上面写着	
	"不要抱怨作业难。这就是我以前用的	
	'谷歌搜索'。" 截图由研究员阿方索提供。	35
图2.4	同为网上流行的一张表情包上面写着	
	"这就是我童年用的WhatsApp"。	
	截图由研究员阿方索提供。	35
图2.5	网上流行的这张表情包上面写着"感恩在我	
	的童年没有被科技入侵。" 截图由研究	
	员阿方索提供。	35
图2.6	米兰地铁上。研究员希琳拍摄。	36
图2.7	人们使用智能手机通过WhatsApp等社交媒	
	体平台分享的图,体现典型的对智能手机	
	普遍使用的元评价。截图由研究员希琳提供。	36

图2.8	短片:爱尔兰的迪尔德丽。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 show/id XNTg2MzAx	
	ODY3Mg==.html	37
图2.9	国际面包节(La Festa del Pane)现场,	
	这是诺洛当地重要的社区活动之一。	
	研究员希琳拍摄。	40
图2.10	这张被广泛在社交平台上传播的图虚假地	
	描绘了利比亚移民正准备"向意大利启航"。	
	随便被揭穿这是1989年平克弗洛伊德演唱	
	会的场景。截图由研究员希琳提供。	42
图3.1	一位六十多位的职业歌手用手机吊坠来	
Д. 1	匹配其特点。研究员劳拉拍摄。	50
图3.2	一个让佛教僧侣感到不妥当的红色手机壳。	50
Д3.2	他解释说这个手机壳以前是他的妻子在用。	
	研究员劳拉拍摄。	50
图3.3	研究参与者艾丽莎所组装的设备,	50
Щэ. э	此装置一半是座机听筒,一半是可以上	
	网的智能手机。研究员希琳拍摄。	51
图3.4	本图根据研究员夏洛特•霍金斯在卢索	31
дэ. т	兹的问卷调查结果制成。依据204位参	
	与者的数据。	53
图3.5	短片: "莱拉的智能手机"。观看链接:	
Щого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AzO	
	TkzMg==.html	58
图3.6	米兰洛诺的数码设备使用情况。该图显示	
Щ3. 0	了位于洛诺的研究对象中使用多个设备的	
	人数与总人数的比例,该图数据基于由希	
	琳开展的一项涉及当地30名参与者的问卷调查,	
	参与者的年龄在45岁到75岁之间。	59
图3.7	京都及高知县设备使用情况。该信息图显	
	示了在本研究位于日本的调查点	
	(京都及高知县) 中研究对象中使用多	
	个设备的人数与总人数的比例。该图数	
	据基于由劳拉开展的一项涉及当地146名	
	参与者的问卷调查。	60
图3.8	上海人家的"屏幕生态"案例(鸟瞰图)。	
,- •	黄氏夫妇在上海的家中的用餐区域示意	
	图展现了不同屏幕在其家中的摆放位置。	
	研究员王心远制图。	63

图3.9	黄家室内布局图(两个卧室及阳台)。	
TEI	研究员王心远制图。	64
图3.10	纳吉托在其美发店与儿子、孙子合影。	
	研究员夏洛特拍摄。	66
图3.11	上海不同年龄段十二对夫妻的手机应	
	用使用情况。研究员王心远制图。	68
图4.1	典型的展示了不同应用的三星手机屏幕。	
	研究员丹尼尔拍摄。	74
图4.2	上海调查点不同年龄和性别群体使用手	
	机应用的平均应用数量(2018)。	
	研究员王心远制图。	75
图4.3	上海调查点30名参与者中最常使用的前	
	十手机应用。研究员王心远制图。	76
图4.4	爱尔兰调查点57名参与者最常用的应用精选。	
	乔治亚娜•穆拉留制图。	77
图4.5	iPhone版"今天是星期二吗?"应用的	
-	屏幕截图。屏幕显示用户确认今天是否	
	是星期二的次数,以及当天全球确认的	
	总次数。截屏由乔治亚娜•穆拉留提供。	78
图4.6	短片: 雅温得的医疗保险。观看链接:	, 0
Д О	https://v.youku.com/v show/id XNTg2MzEyNDc	
	3Ng==.html	83
图4.7	坎帕拉受访者最近三通电话的主要内容。	05
Z T. /	由研究员夏洛特调查。	84
图4.8	短片:乌干达的移动钱包。观看链接:	04
图4. 6	https://v.youku.com/v show/id XNTg2MjU0OTA	
	5Ng==.html	85
团40		83
图4.9	嵌套图标方式有助于将排列布局完成后	
	的智能手机变成一种控制枢纽。乔治亚娜•	0.0
医点 1	穆拉留制图。	88
图5.1	短片:退休生活中的摄影。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4NDk	
	OOA==.html	98
图5.2	位于智利圣地亚戈的秘鲁移民正在直播	
_	奇迹之神。研究员阿方索拍摄。	100
图5.3	阿克里之旅中在船上拍摄的一张相片。	
	图片由研究员玛雅提供。	101
图5.4a和		
图5.4b	单间公寓里(5.4b)。研究员王心远拍摄。	103

图5. 5a 和 图5. 5b	相片主人原貌(图5.5a);相片主人在经过磨皮、美白、隆鼻、嘴角调整等一系列手机屏幕上操作后的样貌(图5.5b)。图片来自"2015华盛顿中国文化节",由S.帕克瑞	
	(S. Pakhrin) 拍摄,经CC BY 2.0授权使用。	103
图5.6	研究员帕特里克在雅温德的一位研究参	
	与者埃图先生。图片由帕特里克提供。	105
图5.7	戴上口罩后妆容滤镜还是能识别人脸。	
	图片来自匿名研究参与者。	106
图5.8	洛诺(米兰)常用的交通类手机应用。	
E .	数据来自研究员希琳。	107
图5.9	费德里科手机上的"旅行/出租车"应用栏。	400
E . 10	图片由研究员阿方索提供。	108
图5.10	费德里科手机上的地图应用栏。图片由研究品写示志想似	100
医 5 11	究员阿方索提供。	108
图5.11	利亚姆正戴着他的奥克鲁斯眼镜"周游"	110
图 5 10	美国。研究员丹尼尔拍摄。	110
图5.12	在洛诺WhatsApp群组中被分享的政治讽	110
因 5 12	刺表情包。	112
图5.13	研究员莱拉和玛雅与达拉哈瓦研究参与	
	者分享的谜语的截屏。文本内容: "你能从图中看到几只铅笔?谁是知道	
	答案的聪明人?"	114
图5.14	Instagram上一张显示频繁收到避难通告	114
图3.14	的截图,来自京都的一位研究参与者。	
	配文则是对于此类预警频繁发布的评论。	116
图6.1	梅尔文夹克口袋里的五部手机。研究员	110
国0. 1	丹尼尔拍摄。	127
图6.2	洛诺的一个社区农圃。研究员希琳拍摄。	130
图6. 2	短片: 意大利案例, 我的智能手机。观看链	150
国0. 3	接: https://v.youku.com/v show/id	
	XNTg2MzgzNjA3Mg==.html	131
图6.4	谷歌应用商店里的Salatuk应用。作为	131
E10. 1	"手边的宣礼师",该应用用于祷告提醒。	134
图6.5	在喀麦隆WhatsApp群里流传的战争图片。	15 1
Д0.0	图片由研究员帕特里克提供。	137
图7.1	在雅温得,祖父汤姆正在孙子的帮助下学	101
,,,,,,,,,,,,,,,,,,,,,,,,,,,,,,,,,,,,,,	习使用新买的智能手机。研究员帕特里	
	克拍摄。	144

图7.2	圣城的一名女性正拍摄现场音乐表演的视频。 手机号码塞在了手机壳里。图为研	
	究员玛雅拍摄。	145
图7.3	短片: 意大利祖母。观看链接: https://v.youku.	1.0
<u> </u>	com/v show/id XNTg2MzE4NDUyMA==.html	148
图7.4	哪个图标才是分享? 截图由研究员阿	1.0
<u> </u>	方索提供。	151
图7.5	短片:智利的瓦莱丽娅。观看链接:	101
,	https://v.youku.com/v show/id XNTg2MzI1N	
	jA0MA==.html	152
图7.6	多罗手机屏幕上展示了能致电重要联系	
,	人的快捷键。研究员丹尼尔拍摄。	153
图7.7	短片: 手机里有我一生的爱。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 show/id XNTg2Nj	
	E1MzMxMg==.html	155
图7.8	为中老年人开发的应急提醒的应用程序。	
	界面只有希伯来语,不能选择阿拉伯语。	
	图为研究员玛雅提供。	157
图8.1	微信支付功能。研究员王心远截图。	164
图8.2	表达"晚安"祝福的LINE贴纸示例。	
	研究员劳拉截图。	166
图8.3	LINE贴图商城(Ushiromae作品)截图。	
	研究员劳拉截图。	167
图8.4	洛诺流行的问候表情包,文字写道:	
	"你好/早上好,来个大大的拥抱"。	
	研究员希琳截图。	168
图8.5	在洛诺发送的表情包,文字写道:"承认吧,	
	你在等我的早安!!!"。研究员希琳截图。	168
图8.6	2019年研究员王心远收到的微信表情	
	"中秋节快乐!"	169
图8.7	王心远与朋友和研究参与者们的聊天信息。	
	王心远截图。	170
图8.8a至	通过达拉哈瓦老年人俱乐部WhatsApp	
8. 8e	群组传播的清晨问候表情包。	171
图8.9a到	喀麦隆WhatsApp群组中使用的用户自创表情。	
8. 9f	研究员帕特里克截屏。	173
图8.10a	在喀麦隆WhatsApp群组中使用的用户	
和 8.10b	自创表情贴纸,贝拉克•奥巴马和保罗•	
	博格巴的肖像描绘。研究员帕特里克截屈。	174

图示目录

图 8.11	都柏林每位参与者手机上WhatsApp 群组的 数量细分。取自研究员丹尼尔在都柏林地区	
	的实地调研。	175
图8.12	短片:智能手机的使用。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Q1	
	MzUyOA==.html	179
图8.13a 和	迪迪在雅温得通过WhatsApp群组分享的	
8. 13b	照片示例。图片文字: "祝所有母亲节日	
	快乐! (图 8.13a)" "在主的保护下,	
	欢迎我们的孩子、老师、学校教务人	
	员和所有父母回归! 祝愿你拥有力量、	
	聪明和智慧,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学年取	
	得成功"(图 8.13b)。左边的表情包是	
	母亲节特别发送的信息。	181
图8. 14a	恩里克将通过WhatsApp发送的消息类型示例。	
和8. 14b	左图(图8.14a)是一条"下午好"的信息,	
,	接着是一段圣经经文并附有耶稣在十字架	
	上的图像。 右图(图8.14b)发送于秘鲁	
	国庆日(7月28日),文字写道:	
	"我未曾祈求生于秘鲁,惟赖上帝保佑。	182
图8.15	报纸刊登广告宣布针对日本家庭暴力和	
	社交退缩等话题进开放LINE咨询。	
	研究员劳拉拍摄。	184
图8.16	短片:我们从WhatsApp的健康应用中学	
	到什么。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	
	v show/id XNTg2MzQ3MDYzNg==.html	186
图8.17	图片展示了街头小吃摊提供的各种支付二	
	维码,绿色的是微信支付。研究员王	
	心远拍摄。	187
图8.18	微信上的数字红包复制了人们传统上装	
	现金的实体红包。研究员王心远截图。	188
图9.1	便携传送之家概念。乔治亚娜•穆拉雷制图。	197
图9.2	短片: 日本案例,智能手机之"便携传送	
	之家"。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	
	v_show/id_XNTg2NTU5MDE4OA==.html	201
图9.3	超越类人主义的概念,乔治亚娜 · 穆拉	
	雷制图。	203
图9.4	在雅温得地区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表情包。	
	研究员帕特里克截图。	207

图9.5	跨越距离的关怀。乔治亚娜•穆拉雷制图。	215
图9.6	日本受访对象对关怀与监视问题的普遍态度。	
	研究员劳拉基于采访素材绘图。	219
图9.7	在都柏林地区流传的趣图。研究员丹尼尔截图。	220
图A. 1	该信息图体现了民族志是一个各部分相交融的	
	圆圈。左上为参与式观察,右上为访谈,左下	
	为建立友谊,右下为咨询当地服务业人员。	
	研究员王心远制图。	228
图A. 2	研究员丹尼尔很快学会了不要在没带果子面包	
	(brack)的情况下去别人家拜访,这是一	
	种在爱尔兰很受欢迎的水果面包。丹尼尔拍摄。	230

合著者简介

莱拉·阿贝得·哈珀(Laila Abed Rabho),杜鲁门和平促进研究院研究员。莱拉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伊斯兰教和中东研究系获得博士学位。她还是圣城伊斯兰教法庭的诉讼律师。

帕特里克·阿旺多(Patrick Awondo),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博士后,雅温德大学讲师。 他是 Le Sexe et ses Doubles (2019)的作者。在专注于数字人类学之前,他从事性别和移民的研究,对逃离撒哈拉以南非洲恐同并试图在法国避难的 LGBTI 社区成员特别感兴趣。 帕特里克曾在多本法语和英语期刊上发表文章。

玛雅·德·福瑞斯(Maya de Vries),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博士后。她于 2019 年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领域是数字民族志、新媒体、激进主义和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民族政治冲突。

马莉亚·杜奇(Marília Duque),圣保罗广告与营销学院研究员。她是《向 WhatsApp 学习:健康的最佳实践》一书的作者。她还曾在 UCL 人类学担任研究助理。她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巴西的伦理、技术消费、老龄化和健康。

宝琳•加维(Pauline Garvey),爱尔兰梅努斯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她是《拆开宜家包装:面向购买大众的瑞典设计》(2018年)的作者,也是《家庭文化:建筑、设计和家庭空间杂志》的编辑。

劳拉·哈皮奥·科克(Laura Haapio-Kirk),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里奇/皇家人类学学院公众人类学奖学金获得者。她的研究兴趣包括老龄化和生命历程、福祉和数字技术。她拥有生津大学视觉人类学硕士学位,并将插图融入她的研究。

夏洛特·霍金斯(Charlotte Hawkins),伦敦大学学院博士研究 生。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健康的决定因素、主体间性和讲故事、 年龄和代际关怀、协作民族志、媒体和道德。 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他是 ASSA 项目的主持,也是"我们为什么发帖"(Why We Post)项目的主持。他是 42 本书的作者/编辑/合著者,其中包括《世界如何改变社交媒体》(与八位合著者)、《英国村庄的社交媒体》、《脸书传奇》、《数码人类学》(与 H. Horst 合编)、《物的慰藉》、《东西》、《购物理论》、《物质文化和大众消费》。

阿方索·奥代吉(Alfonso Otaegui),智利教皇天主教大学博士后。他于 2014 年在 EHESS 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涉及格兰查科(南美)人民的语言艺术、老年人的数字素养以及拉丁美洲移民的宗教和交流实践。

希琳·沃尔顿(Shireen Walton),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人类学系讲师。在加入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作为教学研究员和ASSA项目博士后研究员之前,她在牛津大学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她的工作涉及媒体和社会变革、流动性和移民以及数字视觉人类学。希琳还在伊朗、英国、意大利和在线进行了民族志研究。

王心远(Xinyuan Wang),伦敦大学学院博士后。她是《社交媒体在工业化中国》一书的作者,也是《世界如何改变社交媒体》的合著者。心远也是 2020 年英国科学协会所颁发的Daphne Oram 科技创新学者奖获得者,以表彰她对英国科学的贡献。

系列前言

这系列从书源自名为"智能手机和智能老龄化人类学研究"(ASSA)的项目。该项目侧重研究那些年龄中段人群(那些通常不认为自己是年轻人或老年人的人)的老龄化经历。我们对这个年龄段人群的智能手机的使用和影响特别感兴趣。智能手机如今是一种全球性且越来越普遍的技术,曾经一度被认为只和年轻人有关。我们还想探索智能手机使用如何影响这个年龄段人群的健康,并尝试通过我们对人们智能手机使用的全面报告,对这一领域的人类福祉做出贡献。

该项目由 11 名研究人员组成,他们在 9 个国家的 10 个地点进行田野调查。如下所示:阿方索·奥代吉(Alfonso Otaegui)-智利圣地亚哥;夏洛特·霍金斯(Charlotte Hawkins)-乌干达坎帕拉;丹尼尔·米勒丹(Daniel Miller)-库安,爱尔兰;莱拉·阿贝得·哈珀(Laila Abed Rabho)和玛雅·德·福瑞斯(Maya de Vries)-圣城[东耶路撒冷];劳拉·哈皮奥·科克(Laura Haapio-Kirk)-日本高知县和京都;马莉亚·杜奇(Marília Duque)-本托,圣保罗,巴西;帕特里克·阿旺多(Patrick Awondo)-雅温得,喀麦隆;宝琳·加维(Pauline Garvey)-爱尔兰都柏林;希琳·沃尔顿(Shireen Walton)-诺洛,意大利米兰;和王心远-中国上海。这些调查点中有部分使用的是化名。

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工作。例外的是智利天主教大学的阿方索·奥代吉、梅努斯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斯大学的宝琳·加维、圣保罗高等宣传和营销学院(ESPM)的马莉亚·杜奇、独立学者莱拉·阿贝得·哈珀和任教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玛雅·德·福瑞斯。民族志研究是同时进行的,而圣城的研究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较晚。

本系列丛书包括一本关于全球智能手机使用的比较文献,名为《全球智能手机》。此外,我们预备出版有关移动医疗领域研究的合著。还将有九部代表我们的民族志研究的专著。其中一

本囊括了两个在爱尔兰进行的研究。除了第七章外,这些民族志 专著都将具有相同的章节标题——这种重复将使读者能够比较地 阅读理解我们的工作。

该项目从一开始就高度协作和比较。我们也一直在https://blogs.ucl.ac.uk/assa/ 更新博客。有关项目的更多信息,您也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本网站的核心内容被翻译成我们田野调查点的当地语言。比较文献和部分专著也将陆续推出各语言的翻译版本。在知识共享许可下,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尽可能免费。本书面向不仅仅是学术圈的广大读者。较为学术的讨论和参考信息都放在了尾注中。

我们在这些书籍的数字版本中加入了视频短片;几乎所有短片的时长都不超过三分钟。我们希望这些短片能够帮助我们向读者传达更丰富的信息,并让您可以直接听到我们的一些研究参与者的声音。如果您阅读的是电子书格式,只需单击每部短片的截屏画面,即可观看。如果您正在阅读本书的纸本,每部短片的URL则会出现在每个相应图片的注释中,以便您上网观看。

致谢

我们由衷感谢参与这项研究并付出时间和经验的数千名参与者。 对匿名的承诺意味着我们不能实名感谢他们, 但我们深深感谢他 们每一个人在这项研究中的付出与合作。我们特别感谢该项目的 研究助理 Georgiana Murariu,她有效地组织了我们,编辑书稿, 创建了许多信息图表,并以无数其他方式提供了帮助。我们感谢 Sasaki Lise 和 Alum Milly,他们在两个现场提供了研究帮助。 感谢所有评阅此书稿早期版本的人,包括来自UCL出版社的两位 匿名评审,Rik Adriaans, Wendy Alexander, Rickie Burman, Andrew Cropper, Justin Davis, Marcus Fedder, Heather Horst, Victoria Irisarri, Suzana Jovicic, Katrien Pype, Simin Walton 和 Christopher Welbourn。还要特别感谢学术同行 Kimura Yumi, Marjorie Murray, David Prendergast, Elizabeth Schroeder-Butterfill 和 Jay Sokolovsky。此外,我们要感谢制作了我们许多 短片的 Ben Collier 以及其他相关的电影制作人,包括 Daniel Balteanu。我们也感谢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的支持和Catherine Bradley细致的编辑工作。

大多数研究和研究人员由欧盟研究委员会(ERC)根据欧盟的 Horizon 2020 研究和创新计划(协议编号 740472)资助。此外,阿方索•奥代吉还得到了智利圣地亚哥跨文化和土著研究中心的资助(Grant CIIR,ANID - FONDAP15110006)。莱拉•阿贝得•哈珀和玛雅•德•福瑞斯获得了人道主义信托委员会、瑞士冲突研究、管理和解决中心以及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智能家庭通信研究所的资助。劳拉•哈皮奥•科克获得了大阪-伦敦大学学院合作伙伴基金的额外资金,用于她与 Kimura Yumi 和Sasaki Lise 的移动医疗项目。马莉亚•杜奇从巴西 CAPES 获得额外资助(协议编号 88881.362032/2019-01)。

第一章 导论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智能与电话

来自日本的佐藤女士今年90岁,作为花道(ikebana)大师,她仍然在钻研花道,也在京都的家中传授自己的传统手艺。三年前她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从那之后智能手机就成了她工作和生活的中心。佐藤在通讯软件LINE上有超过一百个学生好友,她用LINE通知他们上课。佐藤很喜欢LINE会告知用户消息是否已读的功能。有时给学生发了邮件后,她会另外在LINE上又通知他们去查看邮件。智能手机的日历功能也可以提醒她该何时更新京都内各处花店的用鲜花及用来招徕学生的作品展。

智能手机使得佐藤工作之外的日常生活更加便利,如用手机查询天气或公交车时间。她用LINE订购附近7-11商店的午餐便当、泡菜和豆腐等。店家也会发送产品照片给她来检查是否齐全。佐藤自称对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她每天通过使用专门手机应用进行大脑训练来保持心理健康;她还每天通过外语学习应用程序学习一个新的英语单词。身体健康对佐藤来说也很重要——她时不时查看计步器,确认自己消耗了多少卡路里。她会细究自己腿肿的原因,或者查找别人告诉她的健康食谱。从前在电视上得知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她会打电话问侄女,如今则是用谷歌搜索相关资料。让佐藤感到失望的是,她周围的大多数朋友,甚至那些比她还年轻的朋友,还在使用功能很少的旧款手机(garakei)。尽管她鼓励朋友们使用新技术,但他们就是不像她一样感兴趣。她使用智能手机的积极态度反映了她总是在拥抱新事物方面领先于同龄人。

佐藤有位学生是专业音乐家,名叫美岛绿,已经超过六十五岁了。图1.1来源的短视频中,美岛绿解释了为何犹豫良久后还是决定买智能手机。

住在爱尔兰的玛丽已经八十岁了,她利用Pinterest(分享图片的社交平台)的各种功能来发展花绘的爱好: 收集人们绘画方式的范例、检查植物名称的拼写等。她还用智能手机做各种事情: 用WhatsApp给想要拜访的荷兰朋友打视频电话; 使用一款名为Measure的应用程序帮孙子/孙女完成数学作业; 通过YouTub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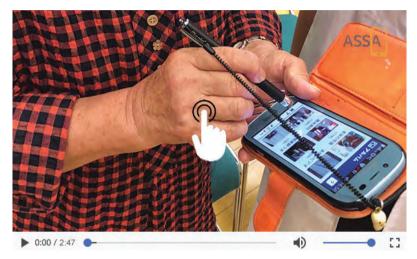


图1.1 短视频:日本案例一智能手机是生命线,观看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0ODQ0MA==.html

[©]视频内容描述: (对一位日本女性的采访) "日本有很多自然灾害。我是去年买的智能手机。当时日本刮了场大台风,我家停水停电,感觉像是瞎了一样。所以我咬咬牙,买了个智能手机。我的旧手机是最基础的翻盖款,只能打电话。我一直拖着没买智能手机,是因为觉得它们都挺贵的。我最后买了夏普公司的一款安卓手机,因为比iPhone便宜。我觉得这款手机挺好用的,玩着玩着就用学会怎么用了。我还可以向手机提问,比如: '比叡山有多高?'它就会告诉我答案。我还可以在跟人发LINE时用贴纸和表情包。图形能承载的情绪更多也更微妙。很方便的,毕竟一图抵千言。日本人已经很习惯于用图形沟通了。因为我们有漫画文化,再说,日语中的'汉字'本身也是一种图形。碰到自然灾害时,智能手机就是我的'生命线'。它当然没法让我觉得更安全,但能和世界保持联系还是很必要的,尤其是(水电等)其他东西都停了的时候。"

音乐频道练习合唱团的歌曲,还用RTÉ播放器重温错过的广播节目。她还一直在用计步功能,直到最近才停用。

玛丽的女儿在每天都在Instagram上发一张绘画作品,已经 坚持超过六个月了。玛丽不仅在Instagram上关注她的女儿,还 关注了很多当地的爱尔兰艺术家,她还会用谷歌搜索国家美术 馆展览作品的背景信息。玛丽喜欢用智能手机拍摄有趣的场 景,比如一只母鸡在汽车站看起来像在等车。她用手机阅读各 种各样的报纸,不时刷新脸书Facebook的信息,并通过应用查 公共汽车及火车班次,以及使用其他可以查询实时交通信息的 应用。她对管理使用智能设备的时间有清晰的看法。例如,尽 管她也承认"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爱好",但她还是觉得朋友 们在Facebook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玛丽不喜欢用Facetime、主 要是因为一个视频电话打来,她就得接,没法提前整理仪容。 她使用iPhone已经五年了,碰到不会用的功能,她更喜欢自己解 决,而不是问别人或上课。当被问及对手机的总体印象,她就 说"有就不错了,可别太挑剔了"。最后一个例子来自中国, 读者可以点击观看图1.2的短片,了解中国的中老年人对智能手 机的总体印象。

这本书的标题是"全球智能手机——超越年轻人的科技"。 直到近来,我们才有可能针对关于智能手机作成为人们日常使用 普通设备所带来的总体影响进行调查。此前人们使用手机并没有 那么普遍。如今智能手机已经在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家日常中一 席之地,他们不再认为智能手机就是专属年轻人的玩意儿。在此 之前名为Why We Post(我们为什么发帖)的项目中,对社交媒 体进行了一项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的人们坚定认为, 40岁以上的人绝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现在这种观点已 经完全不适用。因此我们有必要理解手机为何对35亿用户来说如 此重要。²例如,在英国,84%的成年人拥有智能手机。³

智能手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人类附属品。我们写这本书时正处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后的社交隔离期。对世界各地的人来说,智能手机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人们社交生活的全部。虽然,大多数人也因此敏锐地察觉到了手机通信与面对面交流相比的不足之处,但他们一想到要是在封城期间没有智能手机就感到害怕。智能手机的用途之广让人惊讶,但却都被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用途。

本书主要研究智能手机对全球民众的影响,其次是更好地理解智能手机。最后一章针对这两个研究目的作出一系列总结。终章与此前各章节的结论中引入的术语,如"便携传送之家(Transportal Home)"、"超越类人主义(Beyond Anthropomorphism)"和"无限机会主义(Perpetual Opportunism)",都是为了讨论关于智



图1.2 短片:中国案例,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 show/id XNTg2MTQ5MjUxMg==.html

能手机的使用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着我们,比如改变我们对生活环境的感知。

我们主要采取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是,研究团队的每位成员在各自的研究社区内生活16个月,参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因为智能手机对改变的开放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民族志研究可能是探索智能手机本质的唯一手段。我们需要审视每位受访者的智能手机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私底下如何计划使用智能手机。民族志是建立这种研究所需的长期信任的一种方法。除了第二章是主要人们对智能手机的看法之外,本书主要讲述我们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的直接观察、以及我们与受访者对此的讨论。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智能手机的描述,以及其对用户产生的影响,那我们有必要首先简要讨论智能手机不是什么。因为英语中"Smartphone"(智能电话)一词本身具有误导性。要研究智能手机,我们需要重新讨论"智能"和"电话"这两个

②视频内容描述: (一位中国女性的采访)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人们说: "如今人人都离不开智能手机了。"现在啊,人人都离不开它了,就像以前那首老歌: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活,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活,反正肠己断,我就只能去闯祸,我不管天多么高,更不管地多么厚,只要有你伴着我,我的命便为你而活,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活,你快靠近我,一同建立新生活"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人们已经发展出智能手机的各种用途(视频剪辑各个智能手机的应用场景)。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记录工具。不用多想了,就看它吧,有"你"真好!

词。智能手机、智能城市或智能家庭等术语都使用到"智能"这词,来自于首字母缩写 S. M. A. R. T. ,代表"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分析(Analysis)和报告技术(Reporting Technology)。该术语于1995年引入,当时跨国技术公司IBM,与电脑公司Compaq一起生产能在故障发生之前向用户发出故障警告的光盘。4如今,随着人工智能(AI)的兴起,"智能"被认为是一种基于自主学习的智能形式,意味着机器和设备可以通过自主监控和处理来适应用户。

而本书所基于的"智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为此我们将借用"自下而上的智能"(smart from below)一词。5本书中的案例表明智能手机通过自我监控从用户使用情况中学习的能力只是其"智能"的一小部分。最终能决定智能手机形态的是用户如何对其进行改造。这种改造唯有在用户购买手机后才开始。正是这种改造将智能手机变成了私密和个性化的工具。

举例来说,智能手机开发人员可能只考虑了韩国青少年使用情况。他们可能并没有想到在智利的秘鲁移民使用智能手机的方式,可能会截然不同于喀麦隆或爱尔兰中产阶级退休群体的使用方式,更不用说日本的九旬插花大师了。本书中描述的智能手机还没有智能到可以学习插花。但是正如在开篇所提及的90岁的日本女士,她足够聪明,能重新配置她的智能手机,使其成为插花事业的资产。这就是"自下而上的智能"一词所指的创造力。

同样,关于"电话"一词,我们也得做出不同的理解。根据语义,智能手机本质上应该是电话的最新版本。但智能手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电话呢?电话是用来语音通话的设备,而在这么多智能手机功能中,用户(特别是年轻用户)很少使用语音通话功能。'甚至用户会使用语音也是为了使用语音指令等其他功能。

因此将智能手机仅仅视为电话的衍生物可能会误导研究方向。另外研究中若把智能手机视为电话的不同形式也都是无益的。若只关注电话⁷的历史和相关文献,我们会排除大部分智能手机现在所代表的事物。智能手机综合了大量不同种类的实践,每种实践背后都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例如,全世界人们日常拍摄、分享和浏览照片都是通过智能手机进行的。那把此设备描述为能打电话的智能相机,是否更为合适?那么要研究它的话,相比研究电话的发展历史,我们是否更应该关注(数字)摄影的历史? 8这种研究变化是否更为激进?

起初摄影更侧重于表达和存档归类。智能摄影手机更多地被用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图片及视频。然而,摄影本身只是智能手机视觉功能之一,比如谷歌地图也是其中之一。因此研究智能手机涉及了更为广泛的视觉媒体的使用历史。⁹

如今我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摄影作品,那就意味着智能手机成为我们分享生活的设备。历史学家李·汉弗莱斯(Lee Humphreys)最近出版的作品讲述了有关分享行为的有趣的历史。10例如,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写日记通常是为了让别人看;妻子通过分享日记让父母得知她在丈夫家里的新生活,而孩子们的日记可以在晚上被大声朗读。汉弗莱斯认为这一实践后续发展为现代各种分享的形式,如博客、Vlog(记录生活的视频)以及Facebook。这个假设很好地修正了人们的某些观念,比如当下若有人分享自己晚餐吃了什么,那他便是自恋的。11而且汉弗莱斯提出早在维多利亚时期就出现当代社交媒体原型,比如那时的剪贴薄就如当代的Pinterest,向他人分享自己在国外的假期或通过保存图片来留念的行为由来已久。

一旦我们从更多方面考虑智能手机的功能,研究就变得如同要划开智能手机的钢化玻璃屏幕一样困难。部分原因是即使我们把智能手机理解为带通话和摄影功能的日记,都还是不够全面。为什么研究智能手机的功能,比研究智能手机如何改变我们对定位的感知更重要?12有观点认为既然我们总是机不离身,无论身处何处都是差不多的,此观点是否正确?13我们也用智能手机存储、聆听、分享音乐。智能手机也是翻译工具,14是交通和旅游的重要工具、以及娱乐平台。它已经成为我们的主要知识来源,我们用智能手机搜寻每一个可以想到的话题,不论真假,从名人八卦到新闻,再到物理学的新发现。15

因此本序章不能遵循惯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从人类如何获取信息到娱乐等与智能手机各功能相关的林林总总的历史,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概括。我们也不能对从定位技术到摄影的所有相关方向进行文献综述。那或许可以回溯一下人类通过使用工具来实现多任务的历史和文献综述。一个简单的类比是瑞士军刀,但它不能很好地体现智能手机的特点。要么我们也可以把它比作"口袋里的计算机"——但计算机绝不是我们打电话或拍照的主要设备,计算机也不会让我们感到它像身上的一部分那么亲密。此外,在研究的某些田野调查点,只有少数人或只有年轻人使用过电脑;对于许多用户来说,他们第一次上网用的就是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确实不是由从前的某些设备衍生出来的。

参考从前的设备就如同一把钥匙,引领我们解锁对智能手机的理解,包括智能手机本身以及对于智能手机融合不同功能之能力的理解。我们提到智能手机的摄影功能被用于存储信息。其中创新之处在于智能手机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的方式,在于手机摄像头多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可以存储信息。我们可以随手拍下商店橱窗上看到音乐会的海报、或者在杂志上的一页、或者拍下自己的购物清单。

另一个例子是,通过WhatsApp我们可以轻松地将智能手机的日历功能与群组通信相关联,能更容易随时修改聚会的时间地点。智能手机在关联和聚合应用功能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

智能手机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进一步证明我们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正确性。与以技术为导向的研究不同,我们不会简单地将智能手机视为具有多种功能的设备来进行论述。智能手机很多功能我们也都还没使用。我们只描述在研究的特定人群中可观察到的智能手机的用途。从"自下而上的智能"角度来看,无论智能手机的创造者是否提前设想了智能手机的应用,那些应用都是由有创造力的人开发出来的,而不是设备。本书列举了丰富的例子,说明人们将智能手机融入日常生活的令人惊艳的发明、设计和应用。

《全球智能手机》也是一部承认人类文化差异的比较人类学作品。它描述的智能手机有时是全球的:我们在各个调查点都能找到全球化的痕迹;而大多数时候又是具有当地特色的,没有一群人可以说是正常的或者普通的手机用户(这意味着其他类型的用户是不常规的或者是异类)。我们会描述每个人群中具有代表性的智能手机使用方法。然而,这意味着也会有不典型的手机用户。我们可以根据性别或阶级进行概括,但每个人都不仅仅是属于或者代表某个类型的用户。在承认每个用户的独特性的前提下,本书大部分章节也会将某位具体的用户作为例子展开讨论。

研究项目概览

本项目由11名研究人员组成,大家分别在9个国家同时开展了10项人类学田野调查。每项研究持续了至少16个月。¹⁶除圣城以外,其余各项研究均于2018年2月初开启,2019年6月底结束,期间研究人员都住在他们所研究的社区内或附近。本书的附录对项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经费、伦理基础以及研究背景都进行了概述。项目中的调查点既不具备代表性,也不能作为样本范例。团队成员选择调查点仅仅基于个人背景和兴趣,并没有什么隐藏逻辑。唯一重要的是,不同的调查点共同保证了样本的多样性,足以例证当代世界的各类行为和价值观。这些调查点也不应被视为其国家的代表。雅温德的中产阶级不能代表喀麦隆,圣地亚哥的秘鲁移民也不能代表智利。

本研究项目包含三大主题:老龄化、健康和智能手机。针对那些自认为既不年轻也不年老的群体,我们计划推出9本关于各个调查点老龄化的专论。该群体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但由于

各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一,比如日本的老龄化远高于乌干达,这一群体跨越的年龄层会大不相同。因此,本书采用了"中老年人"(older people)一词。我们的研究对象并非老年学所关注的更年老、更虚弱的人群。本系列的各册专著都对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许多研究人员自己也在30岁左右,他们自然能够接触到更多同龄人。

起初,将中老年人作为调查重点看起来可能很奇怪,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于关注年轻人了,年轻人也一度被认为是智能手机的天然用户。就像那些早期的研究涵盖了许多针对年轻人的专题一样,本书也有一些更针对中老年人的章节,例如第七章。然而,就普遍意义而言,对中老年人的关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将任何特定群体关于使用智能手机的研究结果都汇总起来。智能手机也因此才能被视为整个人类的所有物。如果说本书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便是它更加强调智能手机在代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通过有关移动医疗(mHealth)¹⁷的研究,即以健康保健为目的智能手机使用,我们将关于老龄化和智能手机的研究联系在了一起。移动医疗研究更偏应用型研究,其目的在于直接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该领域一大批应运而生的手机应用是我们开展此项研究的切入点,它们的应用场景包括帮助患者获取信息、¹⁸医保流转、¹⁹提供公共卫生干预措施²⁰或在线健康社区。²¹与健康相关的各类应用涌入市场,从健康状况监测到经期或糖尿病时间记录,这些应用几乎存在于有关健康的各个领域。

然而,随着研究的发展,我们所采取的"自下而上的智能"(smart from below)研究方法让研究方向发生的重大改变。我们发现这种专门的健康类手机应用的使用量相对有限。相反,大多数研究参与者(以下称为"参与者")经常出于健康目的使用其他手机应用,比如建立WhatsApp群组来协调如何分工照顾一位老年亲属。于是研究重点转向了通用的手机应用,如谷歌和微信在健康领域发挥的作用。我们专注于研究智能手机在促进健康管理方面的免费功能,而非移动医疗的商业发展。本项目中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将在其他论著中详述,22这也解释了为何本书会反复出现关于保健和健康的问题。新冠病毒Covid-19也是原因之一。疫情期间,分布在各调查点的研究人员自然也需要和亲友及参与者保持联系。在此期间,所有的团队都自然地与他们的朋友和留在调查点的参与者保持联系。因此我们顺势研究了人们如何使用手机来应对疫情和社交隔离。

本研究使用的方法已在附录中做出了介绍。因为它只是人类学研究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采用的标准方法。但如果你对此并不了

解,或是想要先了解本书中的观点都从何而来,你也完全可以先读附录再看其他章节。我们的研究方法要求,在每个调查点,研究人员都需要分别针对我们的三大主题:智能手机、老龄化和健康,进行不少于25次访谈。但我们的主要研究方法仍是参与观察法,同时研究人员也会亲身参与许多当地活动。有几名团队成员还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教授时间有的长达一年多。

调查点

到一个地方呆上两周,人们就能见闻不少当地的事情。那么, 要求研究者在当地生活整整16个月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因为 这能让人类学家确认他们所观察到的情况是普通的、典型的, 还是不论对于个人或某个特定群体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十分 特别的。研究人员也可以通过这段时间与参与者建立必要的信 任和友谊,参加到私人的、通常在家庭内部进行的线上交流与 活动之中。因此长期居住在当地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采用的一 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查看每一部智能手机,了解上面的 每一个手机应用,来了解这些应用是否以及如何被使用。要想 建立信任,一方面我们需要向参与者保证隐私不受侵犯,另一 方面也需要向他们解释, 我们需要直接观察他们如何使用智能 手机及其带来的影响,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使用智能手机、体 验智能手机带来的变化与影响。在一些较大的调查点,调查点 保留了真实名称, 而参与者的姓名做了匿名处理。但在其他情 况下,本书和本系列其他专著中人物和地点都使用了匿名。对 于大多数调查点,我们也提供了短片介绍。23本书涉及的调查点 如下(图1.3):

本托, 巴西圣保罗

玛莉亚·杜奇(Marília Duque)是一位来自巴西的人类学家,她在位于巴西圣保罗内一个她称之为"本托"的地区进行研究。该调查点是一个中产阶级自治市,集中了大量的医疗服务。这里有各种各样适合中老年人的活动,公共交通设施,包括地铁网络,都很完善。因此,整个圣保罗的人都经常光顾此地,意味着该地区民族志覆盖的人口要多于本地居民,其中包括更多来自低收入地区的人。在为期18个月的时间里,杜克在此开展了关于如何使用WhatsApp和智能手机的课程,并参加了大量针对中老年人的活动,包括冥想、瑜伽和创业课程/聚会。



图1.3 调查点中的ASSA研究地图(计划于特立尼达开展的一项小型研究)。ASSA研究网站: 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库安,爱尔兰

丹尼尔(丹尼)•米勒(Daniel Miller)是一名来自英国的人类学家。他的工作地点距都柏林不到一小时车程,是一个人口约一万人的沿海小镇,他称其为"库安"。²⁴这里曾是一个人口约两千三百人的小渔村,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通过新土地扩张发展成了一个小镇。本地居民主要是中产阶级,典型的职业包括从事教育行业、卫生行业,以及在银行和政府部门工作,尽管这里也有一些保障性公益住房。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亲自参加了许多退休活动,其中包括参加尤克里里课程和"男士工棚"(Men's Shed)。丹尼尔的大部分采访都是在当地的咖啡店或人们的家里进行的。

达拉哈瓦,圣城(Al-Quds,东耶路撒冷)

该项田野调查由巴勒斯坦研究员莱拉·阿贝得·哈珀(Laila Abed Rabho),和以色列学者玛雅·德·福瑞斯(Maya de Vries)共同完成。达勒哈瓦是一个人口约为一万三千人的巴勒斯坦社区,如今被划入圣城管辖范围。在被以色列吞并之前,它是耶路撒冷老城和伯利恒之间的一个村庄。这一地理位置的敏感性仍然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人们对待各种官僚机构以

及数字和卫生服务的态度。莱拉和玛雅的关注重点在于社区中心的当地中老年人俱乐部,并在社区中心和人们的家中进行了许多 访谈与交流。玛雅同时还在当地开展了一门关于如何使用智能手 机的课程。

坎帕拉, 乌干达

人类学者夏洛特·霍金斯(Charlotte Hawkins),来自英国,她的研究主要是在坎帕拉一个人口约为1.5万的社区进行的,该地被称为"卢索兹",在卢干达语中意为"山"。她的研究助理笔名为阿莫,是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负责在采访中为她翻译当地的各种方言。卢索兹的居民来自全国各地及国外,但由于大多数参与者都来自乌干达北部的农村地区,夏洛特也在古鲁(Gulu)和吉特刚(Kitgum)附近参与者的老家农村呆了一段时间。为了具体了解当地智能手机的使用情况,夏洛特采用了调查、开放式访谈以及活动参与法,参加了包括妇女社团和存钱社团等社区活动。

京都与高知, 日本

英国-芬兰裔人类学家劳拉·哈皮奥·科克(Laura Haapio-Kirk)主要在两个调查点开展研究。一个是拥有140万人口的京都市中心。另一个是日本东南部高知县北部的礼北(Reihoku)地区。与日本大部分的乡下一样,该地区的人口也在不断减少,65岁以上的居民人口占比很高(40%)。劳拉融入这一农村地区的途径之一便是加入了一个自愿者组织,该组织由一群主要来自京都大学的医生组成,每年都为7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体检;自此她经常前往该地区,全面地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她的研究得到了助理佐佐木丽丝的支持。

洛诺, 意大利米兰

英国-伊朗裔人类学家希琳·沃尔顿(Shireen Walton)在米兰的一个混合人口区进行研究。该地区最近被称为洛诺(英文为NoLo,North of Loreto 的缩写,意为洛雷托北区)。²⁵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比如西西里,以及埃及、秘鲁和菲律宾。她同时与阿富汗的哈扎拉人一起工作。希琳参加的活动包括女子唱诗班、缝纫小组、多文化中心活动和意大利语课。她住在调查点中心的一个人口多样的公寓楼里,这也成为了她进行城市数码人类学研究的大本营。

圣地亚哥,智利

阿根廷人类学家阿方索·奥代吉(Alfonso Otaegui)对圣地亚哥的两个群体进行了田野调查。一个是退休的智利人,这群人参加了他在一个中老年人文化中心进行的关于智能手机使用的课程。在对参与者的长期观察中,他发现中老年人适应新技术的独有模式以及存在的困难。第二群人是秘鲁移民,他们充分沿袭了本族的基督教的传统,在国外时也继续信仰他们的守护神。在田野调查中阿方索也了解到了,这些中老年移民是如何通过WhatsApp群组和Facebook的派对和游行直播与海外的亲友保持联系。

上海,中国

来自中国的人类学家王心远选择在中国最大的都市,拥有超过2700多万人口的上海进行田野调查。她在上海发展出了一些相对小型的调查点:市中心的低层居民楼、城郊一片拥挤的高层住宅区(典型的上海居民楼)、中产收入郊区的养老院,以及毗邻上海的一个大规模的城市老年人护理中心。从田野调查伊始,心远就以家庭相册和她所生活的居民区的口述历史为基础,研究并创办了当地社区一个关于城市居民口述历史的系列展览。

桑希尔,爱尔兰都柏林

宝琳·加维(Pauline Garvey),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人类学家,她与家人住在桑希尔(Thornhill),²⁶一片位于都柏林市北部的中产阶级沿海郊区。都柏林市大约有50万人口,桑希尔的中心区大约有2万人。大多数人在市区工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从郊区到市区通勤。从事的行业包括专业技术行业、银行、事业单位以及自由职业。宝琳参加了各种社区团体,包括手工艺和咖啡团体、教会团体和步行俱乐部。虽然她主要与退休人员打交道,但她的研究对象也包括四五十岁的人群。因为库安和桑希尔的研究场景是一致的,所以相比其它调查点,在这里我们比较常使用"爱尔兰"和"爱尔兰人"这两个一般术语,但这类人种称谓上的泛化是需要在其它调查点避免的。我们有时也用"都柏林"来统一指代这两个调查点。

雅温德, 喀麦隆

喀麦隆人类学家帕特里克·阿旺多(Patrick Awondo),选择在拥有280万人口的喀麦隆首都雅温德开展研究。他聚焦于当地的

一个中产阶级区,他称其为"法德玛"。该地区的大多数人是在中央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如教育和文化部门工作的高层公务员。该区的许多本地居民也经商或在私企工作。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外国人。融入阿旺都社区的两个主要途径分别是加入体育娱乐团体和自助团体,后者在当地被称为唐提式保险(tontines)³。

智能手机的历史

虽然本章无法呈现出智能手机(英文为smartphone,直译为智能电话)所有前身的发展历程,因为其也涉及到"电话"的历史,但本章至少能够提供有关智能手机本身的简史。20世纪90年代间,移动电话作为一种消费设备发展日趋成熟。虽然对移动电话早期迭代版本的日益熟悉,但这并没有减少2007年iPhone首次呈现在世界面前时,²⁷人们产生的敬畏与惊奇感。日本社会可能还无法感到如此彻底的变化:能联网的翻盖手机(日本当地叫作garakei)代表了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之间联系的桥梁,²⁸这种功能手机在日本的年长用户中仍然很受欢迎(见图1.4)。另外一个也无限接近桥梁作用的可能是黑莓手机,在苹果手机出现之前,黑莓手机在全球就已经相当流行。²⁹除此之外,基于应用程序的触摸屏手机似乎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智能手机本身的发展历程上有三个决定性的时间点。30第一是苹果手机的出现,因为几乎所有我们认为是智能手机特质的东西都在苹果手机2007年的首次发布中呈现了出来,让全世界为之目眩神迷。第二个是安卓系统手机(特别是三星盖乐世系列手机)的崛起;这一发展让智能手机变得多样化,苹果手机转成了单一品种的存在。第三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是廉价智能手机的兴起,这些智能手机大多来自中国。2009年,华为发布了其第一部安卓手机;2011年,小米也推出了智能手机。31

除了地位以外,便宜的机型和更成熟的品牌智能手机之间并没有什么十分显著的差异。廉价手机的兴起使智能手机不再局限于富裕地区,而是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产品。智能手机的这种扩张是本书的先决条件,因为书中的大部分研究都包括了可能无法拥有高端智能手机的不太富裕的人群。32本研究是在其他多重发

^⑤译者注: 唐提式保险,即联合养老金制,是一种集资方式。所有的参加者共同使用一笔基金,每当一个参股者死后,剩下人得到一份增加的份额,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或过了一定时间依然活着的人获得剩下的所有金额。它是一种寿险和赌博的混合物,在大多数地区被列为非法行为。



图1.4 典型的日本翻盖上网手机(garakei),研究员劳拉拍摄。

展的背景下展开的,从组装和供应链的建设再到第三方应用开发的发展,但这些都超出了本书研究的范围。33如果"口袋里的电脑"这一类比让智能手机最接近于电脑,那么对于互联网的相应发展有所了解是很重要的。34万维网于1989年发明;1991年,世界上第一个网页在"开放互联网"上开通。35但是,在第一款网页浏览器"Mosaic"推出之前,大多数人都不太可能接触到这个网页;从1993年起,Mosaic让因特网导航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了普通用户,36从而有效地使得互联网访问大众化。这样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具体情况。彼得斯(Peters)最近提出,37虽然美国被认为是竞争性十分激烈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其互联网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国家资金和协作性研究环境的结合。相比之下,苏联虽然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但由于不同的官僚机构和组织遵循各自的狭隘利益,所以发展互联网的尝试失败了。通过这样做,他们将潜在的(作为一种统一的信息网络)互联网分裂成了一个互相竞争的项目。

对中国数字技术的发展进行反思,则会得出相反的教训。³⁸ 在中国,国家资助新通信技术的发展是一项明确而坚定的政策。 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数码科技对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 超越其他国家的能力至关重要。³⁹虽然中国显然监管着科技龙头公司,比如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以及腾讯,但也在它们寻求与谷歌和脸书等公司进行竞争时为其提供支持。⁴⁰因此,就通信技术而言,当代世界只有一个明确的区域划分,即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区域划分。后者的人数可能是中国人口的四倍左右,但是根据所采用的计算标准的不同,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公司可能是腾讯,而非脸书。⁴¹

这一结果也很明显,十大智能手机公司中有六家是中国公司,4²包括华为、小米、Oppo,Vivo,联想(其收购的摩托罗拉一并计算在内)和传音。依靠三星这个具有统治力的品牌以及LG,韩国成为了中国唯一的重要竞争对手。剩下还有美国的苹果公司和芬兰的诺基亚(赫名迪)。前三强品牌三星、苹果、华为分别都成功占据了超过10%的市场份额。在过去几年里,华为和一加等中国公司生产的智能手机与三星、苹果等顶级品牌不相上下;其他中国公司也保持着对廉价智能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在印度,现在有售价仅为几英镑的智能手机; ⁴³而苹果11的起售价约为679英镑(人民币约6,500元),而其"加大升级"(Pro Max)版本的价格则可能超过1000英镑(人民币约9,000元)。⁴⁴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同样重要的是研究民众关于如何应对以前的技术的历史。有哪些先例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对智能手机的使用、拒绝和调整?社会学家克劳德·费舍尔(Claude Fischer)45研究了在1900到1940年间,固定电话在美国产生的影响,他得出的结论是"电话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相反,美国人用它来更积极地追求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他最重要的观察发现之一是那些向美国家庭推销电话的人很迟才意识到,电话在很大程度上会被用于社交性谈话。46因此,真正发明座机电话的人与其说是发明家或者是公司,不如说是消费者——尤其是农村消费者——他们最渴望获得电话,也最充分地发挥了电话的潜力。47费舍尔没有发现电话产生的明显或重大的社会或者心理方面的影响。他得出结论:"最准确的估计是,打电话总的来说巩固并加深了社会关系",48而并非像其设计师期待的一样取代面对面的交流关系。电话是谈话的普遍扩展。49

将最早期和最近的发展相比较,费舍尔的观察结果和多位本书作者先前参与的名为"我们为什么发帖"(Why We Post)50的全球比较研究项目的结论十分相似。该项目审视了社交媒体被不同人群创造性地重新配置的方式。来自"我们为什么发帖"这一研究的证据还显示,大部分的社交媒体使用是相当保守的。这些新媒体常常被用来修补,本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割裂与迷失。最典型的例子是,由于战争或者寻求新的经济机遇而离散的家庭

利用社交媒体,试图重建密切且持续的家庭沟通;如若不是社交媒体,他们也许已经失去了这样的联络。社交媒体被保守性使用的观点,有助于平衡我们对于任何新奇的、前所未有的事物所抱有的自然的幻想。

这些对于电话和社交媒体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因果关系的性质。如果技术是导致当时对设备的使用方式的主要原因,那我们应该能够轻松地将后续使用情况,和专供此种使用的特定技术相对应。51与之相反,来自"我们为什么发帖"的证据说明,行为的类型很容易从一个平台迁移到另一个平台。学校同学之间开的玩笑轻易地就能从黑莓转移到脸书,再转移到推特上,哪怕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平台。52如果人们使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风格基本相同,那么平台的属性就不能作为人们使用方式的主要解释。"我们为什么发帖"还揭示了不同地区使用社交媒体的多样性,因此其结论部分的主体叫做"世界如何改变了社交媒体",53而非"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了世界"。

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单独的平台,比如脸书的历史,尽管其很短暂,但也会显现类似的观点。一开始,脸书的发明者试图禁止任何非哈佛的人使用,随后尝试将该平台限制为大学生专用。最近,"我们为什么发帖"这一项目证实脸书在年轻人中的受欢迎程度正在下降,54在美国等较为富裕的市场中尤其如此。55没有任何商业逻辑表明,脸书本身会希望在这些市场中丢掉其年轻化的形象。56因此,这些变化的背后必定还有其他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公司的利益。57

固定电话现在正在淡出历史,尽管其在老年人生活中仍然存 在。然而,智能手机继续同"功能电话"以及移动手机一道为人 们所使用, 在我们研究的某些低收入人群中尤其如此。因此, 对 智能手机的这些近亲的历史研究和深入了解也很重要, 因为其中 记录了可能会通过智能手机继续发展的轨迹。《永恒的联系》 (Perpetual Contact) 或者《个人拥有, 随身携带, 步行流动》 (Personal, Portable, Pedestrian) 58等书籍的标题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了这些问题。一项特别有影响力的是理查德•塞勒•林 (Ling) 正在进行的工作,59他为移动电话的分析提供了许多有 用的术语。林还指出了人们是如何使用这些手机进行微型协调 的,例如"中途调整"(midcourse adjustment),"迭代协调" (iterative coordination) 以及"日程软化" (softening of schedules), 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移动电话可以用来提高灵活性 的方式。60最近,林61开始思考手机的普遍性以及其随之而来的 "理所当然"的身份,这是通过观察手机如何与其他也被认为 是"理所当然"的技术(比如手表和汽车)嵌入在一起而展开 的。沃利斯(Wallis)提出的"技术流动性"(technomobility)⁶²的概念也十分有用。

对移动电话的研究强调了这种通讯方式⁶³的侵入性,以及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传统界限的消解。⁶⁴这转而又引发了人们对于手机使用礼仪的思考。⁶⁵最初的关注点往往是在年轻人身上⁶⁶——包括手机与时尚、风格和身体的关系⁶⁷——以及年轻人使用手机对父母对子女的养育的影响。传播学和媒体研究中涌现出了大量相关文献。此外,发展学(development studies)和诸如ICT4D(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等子领域也越来越关注移动电话对世界民众的影响。⁶⁸

人类学与其他学科

对人类学而言,其基本原则是避免这样的观点,即:将一个设备看作一个既定的对象,然后由当地人民对其加以调整使用。米勒(Miller)和斯莱特(Slater)⁶⁰在他们对特立尼达的人们如何使用互联网的研究中坚持认为,没有所谓真正的或"正确的"互联网。我们所说的互联网,仅仅只是任何特定的人群对上网的可能性的利用。特立尼达人对互联网的使用并不是一种扭曲或者本地化,其仅是互联网究竟是什么的另一个同等例子。同样,人们也并不是固定的。一个使用互联网的特立尼达人并不会没有那么"特立尼达"了,但这确实代表了"特立尼达人"这个词含义的改变。这个过程是一个相互改变的过程,其尊重所有人群的平等权利。

人类学家倾向于回避移动电话究竟是什么的一般性争论,而更喜欢深入研究高度特殊的本地环境和电话的使用。例如,阿坎巴特(Archambault)™在莫桑比克一个省会城市的郊区开展的对移动电话的研究,她的论述就不是从英美关于手机对隐私的影响的争论开始。她的主要兴趣在于手机进行欺瞒和保密的能力、其对人们隐瞒和揭露秘密的技能的促进和提高、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型亲密关系和新的经济能力。例如,如何在不引人嫉恨的情况下展现社会地位?阿坎巴特还记录了移动电话如何让人们更容易地与情人见面,但其也创造了让人们可以对对方进行查岗的新方式,这让电话被指责为元凶,而非不忠本身。受人尊敬并不取决于你做了什么,而取决于你谨慎行事的能力。在不稳定的境况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能是有效生存的关键。手机很容易被盗,销赃也很轻松,因此创造了手机本身基于犯罪的地下经济市场。手机的存在引发了各种关于信任和亲密关系的问题,在当地,这些问题在关于移动电话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第二个例子是滕胡宁(Tenhunen)于1999年到2013年间在西 孟加拉邦一个约有2400名居民的村庄中71进行的移动电话研究。 随着时间的推移, 手机在各种形式的共存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最 开始, 人们将手机用于特定的本地事物, 比如帮助人们参加吊唁 仪式。后来, 手机成为更广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迁的一部 分。手机的主要关注问题还是在于亲属关系,比如说,人们通知 亲人们工作机会或者安排医疗看护的任务。这其中包括了彻底的 改变, 比如妻子们现在可以与娘家保持联系。然而, 如此的影响 是有限的,因为妻子们可能还是要依靠她们的丈夫或者其他夫家 亲戚才能打电话。与其他地方一样,这个村庄的人们接纳手机的 主要动力并不在于政治或经济方面, 而是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新式 手机接触到各种娱乐形式,并获得乐趣。72买不起电视的低种姓 人们则直接跳过了电视, 使用手机, 同时他们还可以使用手机来 获知工厂的招工情况。然而,移动电话对基本的社会等级体系并 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73虽然滕胡宁关注的只是单一的一个村 庄,但是她的工作与《大印度电话簿》(The Great Indian Phone Book) 74中一个杰出的调查相辅相成。这一调查探究了电话对印 度更为广泛的影响。

第三个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例子(这也是本书所立足的方法)是以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上的一个小定居点为背景的。霍比斯(Hobbis)⁷⁵的研究有力地进一步证实了本章之前的小节中关于智能手机是由其实际使用,而非其所具备的功能所定义的观点。霍比斯研究的人群几乎不发短信,并将语音通话限制在每两周打一次一两分钟的频率。然而,智能手机通过亲属关系对该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被广泛应用于照顾儿童和性别互动中。这可能提供了一个关于智能手机的极端案例,因为它似乎完全不像一个"手机"。

这三本书都是典型的人类学使命的体现:持续并带有同情心地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在这些书中,我们能体会到一个生活在印度村庄或莫桑比克城市中的年轻人,在拥有新手机的时候可能是什么样子。然而,正如福斯特和霍斯特(Foster and Horst)76汇编的一本侧重于太平洋区域的文集所示,也有其他作为补充的方法。例如,在这本文集中,霍斯特关注了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手机供应商Digicel;霍斯特在2005年与本书作者丹尼尔在牙买加也一同研究了这个公司。77对Digicel公司广告的研究揭示了,该公司如何试图将自己包装为一个朋友的形象或是一个良好公民的形象。Digicel公司安装的电话信号塔一方面引起当地人对监视和控制的焦虑的,而另一方面,当地的政客们又以信号塔带来的"发展"邀功。78

福斯特和霍斯特文集中的其他章节研究了具体的情境。利普赛特(Lipset)79呈现了这样一个案例: 移动电话作为人们可以与陌生人联络的第一个机制,解放了传统亲属关系的束缚。沃德洛(Wardlow)80与患有艾滋病的妇女们一同工作。这些妇女的亲戚对她们避而远之,于是她们通过打陌生电话寻找支持她们,为她们提供情感支柱和实际照顾的陌生人与这些妇女们的家人或者男友不同,这些慷慨的陌生人并不会要求金钱、猪(作为畜产品)或者性(就男友这一情况而言)作为回报。这本论文合集展示了人类学家会研究与智能手机使用相关的相关公司和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情况。81霍斯特还主张对移动通信背后的基础设施给予更多的民族志方面的关注。82

人类学只是为我们理解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做出贡献的众多 学科之一。对于新媒体和个人关系的研究的总结可见《数字时代 的个人联系》(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和《社 交媒体和人际关系》(Social Media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83社会学家更多侧重于网络中的个人。这一方法在《联网》 (Networked) 84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总结,该书也采录了美国皮 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正在进行的许多优秀调查。 在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研究中还发展了其他有影响力的研究方 法。85其中一大贡献来自传播学,比如由帕帕克瑞斯 (Papacharissi) 86所编撰的书中介绍了许多更为专业的术语。正 如同前文所述,由于智能手机已经进占了生活中的许多领域,现 在各个学科都对此有自己的见解,无论它们主要关注的是宗教、 犯罪还是旅游。通常,关于定位技术等话题的书籍会为不同学科 都做出贡献。87人类学家为其中许多领域也有所贡献,比如博斯 特尔(Postill) 88 就对数字化政治(digital politics)的研究做出了 贡献。还有一些新兴学科研究数字通讯的空前影响,其中人类学 同样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例如科尔曼(Coleman)关于黑客和 "匿名者" (Anonymous) 黑客组织的研究。89

外部性

我们使用民族志的研究术语"整体语境"(holistic contextualisation),是希望能将一切对理解全球智能手机问题所产生影响的因素纳入考虑,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提前知悉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背景。正因如此,民族志研究者会尝试考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防遗漏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但还是有许多影响智能手机的力量根本没有出现在民族志研究中,此外本卷涉及的民族志研究也仅基于个体用户展开,并未同等地涵盖霍斯特(Horst)和福斯

特(Foster)研究中对公司企业和基础设施影响的考虑。正如霍斯特(Horst)所指出,总会有更宽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应被纳入智能手机的基础建设,这其中通常包括了国家法规。⁹⁰

因此我们的民族志研究可能会导致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缺失,比如一件物品的价格反映了生产该物品公司的成本、但不包括处理其生产制造时导致空气污染的成本,那么空气污染就变成了一种外部性。在民族志研究中,智能手机产生的影响究竟是什么也不太明显。

幸运的是,有一些其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发现来补充上述提及的问题。例如,马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和托比·米勒(Toby Miller)在合著书籍《你的手机有多绿色?》(How Green is Your Smartphone?)⁹¹中考虑到了各种智能手机可能对环境和健康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的方式。从构成智能手机的组件来看,也存在更广泛和隐蔽的影响,它不仅体现在稀土政治和智能手机材料的生态影响,还体现在对所涉及能源相对无形的使用,包括为实现全球通信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庞大网格。⁹²智能手机已成为数据收集的一部分,同时又为人工智能和其他领域当前的发展提供了养料。作为遏制新冠病毒(Covid-19)传播的一种手段,智能手机被用于追踪人们的活动和接触行为,在这方面清晰地展现了其影响力。

还有的研究涉及智能手机和大型公司之间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范畴,如苹果、脸书(Facebook)、腾讯或三星等,⁹³并扩展到更广泛的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的概念。⁹⁴另几项新研究则引起了对原本被忽视群体的关注,例如辅助性职业。莎拉•罗伯茨(Sarah Roberts)的《屏幕背后》(Behind the Screen)⁹⁵揭示了负责内容审核的"模糊劳动力"(obfuscated human labour),这些人需要对内容负责,已成为公司应对道德压力的一部分。

格雷(Gray)和苏里(Suri)合著的书籍中也有类似对于"幽灵工作"(Ghost work)的揭露。%在第九章中我们考虑了另一个重要的外部性,它在近期针对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和监视国家(surveillance state)%兴起的批判性辩论中显现。结合最近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的体验,我们发现在关心和监视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别。同时监视问题又引入了越来越广泛的关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发展研究的文献,大数据和AI也都包含在智能手机的"智能"元素中。%之所以称这些为"外部性"的理由,恰恰正因为它们不应该是外部的,实际上它们应当被理解为智能手机本身的组成部分和其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在我们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中,此类体现可能并不明显,所以本书需要引用上述内容予以补充。

结论

全球智能手机(The Global Smartphone)项目是指我们针对智能手机、基于10个地点民族志开展的比较研究,内容涵盖互联网和资本主义,但它们各自在特定环境中可能大不相同。¹⁰⁰本书中既有个体的独特心声,也有常见或普遍的现象。但有些声音往往不是来自个人,而是家庭或社区的。这些声音包括在爱尔兰和圣地亚哥的不同派别,包括了日本农村和城市、坎帕拉和雅温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社区之间的差异。这些地方的经验一方面也展现了智能手机是全球同质化或泛化的工具,例如视觉形式在交流和关怀中影响力的提升、计步器的广泛使用等等。即使最后一章得出了理论,但普适性概括和抽象性总结之间也受到细微差别的影响,这种差别变化最终还是回溯到家庭或个人身上。通过个体到普世的调节,研究者能够给予地方性和普遍性同等的尊重。

"自下而上的智能"观点聚焦于人们如何创造智能手机,而不仅仅是使用手机,人们所做的绝不仅仅是简单地添加内容。人们可以拒绝使用语音助手等内置组件,可以围绕某些任务重新配置应用程序以适应自己的日常工作,或者针对社交礼仪表达自己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用法时,这些选择都促成了对智能手机的创造。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可能发生在受约束的情况下,比如妇女或中老年人也许没法获取相关知识,有的人负担不起必备的设备,有的公司会刻意助推用户做出能产生利润的选择等等。对一些人来说智能手机的是具有侵入性的,有的人还提及到了成瘾现象。本书会尽少做出论断,而更多地展现全球多样性。正是用户以及这些限制因素的多样性造就了全球智能手机。

注释

- 1 本项目参与学者劳拉·哈皮奥·科克(Laura Haapio-Kirk)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和王心远(Xinyuan Wang)体现了研究的连续性,他们此前都曾在"为什么我们发帖"团队工作,这项针对全球社交媒体的研究同样由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系主持。有关该项目的更多信息可访问链接: https://www.ucl.ac.uk/whywe-post/。
- 2 2019年统计数据。
- 3 2020年移动互联网统计数据。
- 4 Clements 2014.
- 5 "自下而上的智能"一词取自卡特里安·皮佩(Katrien Pype)于 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我们认为在当前关于智能手机和其他数字

技术的民族志研究中,皮佩在金沙萨的工作成绩斐然,本卷的参考书目中引用了她的几篇论文。

- 6 Telegraph 2019.
- 7 此处并非指智能手机没有可借鉴的历史, 引例参见Agar 2013。
- 8 Sarvas and Frohlich 2011.
- 9 关于视觉(和视觉-数字)传播类型更为复杂、具备历史价值的研究,可参见: Mitchel 1992; Friedberg 2006; Dijck 2007; Mirzoeff 2015: Favero 2017。
- 10 Humphreys 2018, 29 49.
- 11 文化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施(Christopher Lasch)认为,现代大众媒体促进了"自恋文化"。在对美国战后社会的开创性研究中,拉施定义了一种据其所称与家庭衰落密切相关的"病态自恋":Lasch 1979。这种批评尤其受到心理学领域当代数字文化的影响,其典型特征为专注现代"自拍文化"与自恋之间的联系,引例参见Weiser 2015; Sorokowski et al. 2015; Barry et al. 2017。
- 12 Frith 2015 and Greschke 2012.
- 13 Bogost 2020.
- 14 Cronin 2013.
- 15 Norman 2015_o
- 16 补充说明,这是一项计划于特立尼达开展的小型后续研究,还未正式启动。
- 17 例如Istepanian et al. 2006 and Donner and Mechael 2013。
- 18 Schaffer et al. 2008.
- 19 Oudshoorn 2011。
- 20 Hingle et al. 2013.
- 21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 22 我们团队目前正在就我们健康相关的项目与观察撰写一本合著,而关于WhatsApp与健康相关的使用的研究,目前已有一书出版。参见Duque 2020。
- 23 关于部分调查点的介绍短片可见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8gpt3 urYwiNuoB83PVJlg
- 24 爱尔兰的两个调查点有着十分相似的人口,两位人类学家也得出了 非常相近的研究结果。因此我们将这两个调查点合并成一个都柏 林"调查点"。尽管库安距离都柏林市有些距离,但库安划片于大 的都柏林地区。
- 25 "社交街"(Social Street)首次于2013年出现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现在已遍布整个意大利。它旨在促进该地区居民之间的社交。参见 Social Street 2020。网址: http://www.socialstreet.it。2016年,随着 洛诺社交区Facebook群组的成立,洛诺社交街这一概念应运而生。
- 26 参见前面关于合并爱尔兰调查点的尾注。
- 27 BBC News 2007.

- 28 Itō et al. 2005.
- 29 Sweeny 2009,各种个人辅助设备也曾成为智能手机元素的前身,例如掌上电脑Palm pilot和诺基亚通信器。
- 30 关于这段历史有用的总结可参见 Woyke 2014。
- 31 Shirky 2015; Gupta and Dhillon 2014; Jia et al. 2018.
- 32 甚至是普通的智能手机。在非洲,移动电话的使用仍然比智能手机 更广泛,尽管后者的使用率在少数群体中有所增长,参见Xinhua 2019;印度地区参见 Counterpoint 2019。
- 33 有关中国廉价智能手机发展的讨论,参见Li Sun et al. 2010; Fu et al. 2018: Liu et al. 2015。
- 34 就此有大量历史研究,引例参见Naughton 2000。
- 35 Web Foundation 2020.
- 36 Tagal 2008.
- 37 Peters 2016.
- 38 Shim and Shin 2016; Serger and Breidne 2007; Feigenbaum 2003; Plantin and de Seta 2019.
- 39 Hughes and Whacker 2003. 如需快速摘要,参见Keane 2020。
- 40 Jia and Winseck 2018.
- 41 Bhardwaj 2018.
- 42 Gadgets Now 2019.
- 43 但针对声称仅售4美元的智能手机仍需谨慎看待,参见Patil 2016. 44. Apple Inc. 2020。
- 44 Apple Inc. 2020.
- 45 Fischer 1992.
- 46 Fischer 1992, 85.
- 47 Fischer 1992, 119.
- 48 Fischer 1992, 266.
- 49 Fischer 1992, 268.
- 50 Miller et al. 2016.
- 51 但技术肯定是主要因素,参见MacKenzie and Wajcman 1999。
- 52 Miller 2016, 183°
- 53 Miller et al. 2016.
- 54 Miller et al. 2016.
- 55 Al-Heeti 2019: Solon 2018.
- 56 Kirkpatrick 2010,在商业研究中使用的"跨越鸿沟"概念恰好引用 该现象,参见Moore 1991。
- 57 例如,米勒认为越来越多地使用"加好友"一词并非是反映出我们如何使用脸书,而是脸书反映了亲属关系和友谊关系之间长期以来的变化。 见米勒 2017。
- 58 参见Katz and Aakhus 2002, 日本方面参见Itō et al. 2005。
- 59 Ling 2004; Ling and Yuri 2002.
- 60 Ling 2004。

- 61 Ling and Yuri 2012.
- 62 Wallis 2013.
- 63 Ling 2004, 123 43.
- 64 Licoppe and Heurtin 2002.
- 65 Kim 2002_o
- 66 Livingstone 2019.
- 67 参见Fortunati 2002; Fortunati, Katz and Ricini 2003。
- 68 引例参见Ling 2004,总结参见Green and Haddon 2009,发展研究可参见Donner 2015。
- 69 Miller and Slater 2000, 1 4.
- 70 Archambault 2017
- 71 Tenhunen 2018.
- 72 The Economist 2019.
- 73 结论与Venkatraman在印度金奈研究社交媒体的影响类似,参见 Venkatraman 2017。
- 74 Doron and Jeffrey 2013.
- 75 Hobbis 2020, 更多关于媒体实践和家庭动态的内容, 参见Hjorth et al. 2020。
- 76 Foster and Horst 2018.
- 77 Digicel自2001年从牙买加开始为加勒比地区的小岛人口提供移动电话,然后该公司自2006年起从萨摩亚切入将这一业务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市场份额达到97%。
- 78 Jorgensen 2018.
- 79 Lipset 2018.
- 80 Wardlow 2018.
- 81 非洲相关案例,参见Hell-Valle and Storm-Mathisen 2020。
- 82 Horst 2013.
- 83 Baym 2010.
- 84 Rainie and Wellman 2014
- 85 Graham and Dutton 2019.
- 86 Papacharissi 2010; Papacharissi 2018.
- 87 引例参见Wilken, Goggin and Horst 2019。
- 88 Postill 2011: Postill 2018.
- 89 Coleman 2013: Coleman 2014.
- 90 Horst 2013.
- 91 Maxwell and Miller 2020.
- 92 Carroll 2020.
- 93 引例参见Garsten 1994; Kirkpatrick 2010。
- 94 Srnicek 2017。
- 95 Roberts 2019.
- 96 Gray and Suri 2019,这些都不是新的问题,印度最近的引例参见 Xiang 2007,如需了解更早的引例,参见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1981。

- 97 Zuboff 2019。
- 98 Greenwald 2014。
- 99 boyd and Crawford 2012.
- 100 Miller 1997. 参见Bolter and Grusin 2003; Sarvas and Frohlich 2011; Dijck 2007; Bunz and Meikle 2017; Halavais 2017; Frith 2015; Duque 2020。

第二章 人们如何看待智能手机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京都及高知—— 日本;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圣地亚哥——智利; 上海——中国:雅温得——喀麦隆

手机的定义本只是让人们可以通过语音或文字进行沟通的设备。到了2021年,智能手机变得极其重要。人们不仅用手机来聊天,而且聊天内容也离不开手机。本章将分析有关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有何重要意义。人们谈论智能手机时,也是在谈论道德问题以及对当代生活的忧虑。我们不仅是从智能手机技术本身及用途分析智能手机的影响,还包括其作为象征和习语的意义。现在我们不仅专注网络用语的细节,也把关于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以及手机本身一同看待成智能手机定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章节里我们的研究表明关于手机的争论其实很少针对手机的实际日常使用。智能手机还有另外的功能,即人们可以通过谈论智能手机来讨论道德问题——智能手机的使用反映了更为宏大的现代生活舆论语境。因此我们要承认以及考虑智能手机舆论语境的重要性,包括手机成瘾、用手机传播虚假消息以及手机信息监视等话题讨论。

当人们从总体谈论智能手机时,舆论语境难免偏向负面;而对于某个手机应用或用途,如定位或拍照时,舆论语境则更为正面。在都柏林调查点,起初老年人都称自己只用智能手机打电话或者发信息。但在我们基于观察他们实际手机使用情况进行更多系统性访谈之后,发现其实他们经常使用的应用及功能有大概25到30个。看来受访者在某种程度上想以此证明自己与沉迷智能手机的年轻人不同。在表明自己只使用手机基本功能后,他们迅速转移话题到手机带来的问题上,如侵犯隐私及假新闻。本章将展开讨论其中的问题。因此将人们对智能手机的总体评价和实际上的日常使用分开讨论显得尤为重要。每种现象形成原因及带来影响都不一样。

强调舆论语境对展开论述上一章中定义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有着重要意义。显而易见,人们对智能手机的看法已经被政府、媒体、公司及其他大型机构,如宗教组织²等庞大组织个体所影响。学术界也算其中之一,包括心理学家、政治理论家等作出的研究,这些学术专家会参与政策法规研讨中。³比如,研究参与者们会抱怨商业利益逐渐渗入社交媒体、为个人隐私和信息监视而感到焦虑、或是担心使用手机对个人健康的影响。人们也会不断引用报纸上心理学家关于智能手机的研究或政府认为人们逐渐对手机上瘾的言论。在对话中,我们几乎可以马上分辨出人们所说的哪些是来自媒体上专家的意见。只要我们表明正在进行关于智能手机的研究,受访者经常就会马上一套套地重述日常读到、听到以及在亲朋好友中谈到的关于智能手机的观点。

国家及媒体

不少国家的政府视数字基础设施为人民福利之重,提倡发展 4G、5G,免费无线上网热点,以及不断扩大网络范围至农村地 区。在日本农村调查点,为解决人口减少问题,当地政府近来工 作重点之一就是安装高速宽带,借此重振经济,吸引外来人口。 政府清楚认识到提供数字基建能为选举带来优势,因为人们日益 认为这属于公共事业且人民有权享有这些设施。

不过,当人们为信息监视感到焦虑时,政府首当其冲受到指责。爱尔兰近来有报道称,政府找了公司对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媒体进行监视,从而得知市民的想法。4虽然社交媒体上大部分内容也算是公共数据,但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此举表明政府也有可能会对私人通讯进行侵入式审查。剑桥分析丑闻(Cambridge Analytica scandal)5爆出政治团体收集用户信息以图利;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国家监听项目等类似消息不断传出,全球争议不断,人们越发担忧。在无线网络和4G的需求日益增加背景下,选举活动同样引发民众对信息监视的担忧。基本上存在正反两种声音,而民众普遍对此有着非常矛盾的心态。

在乌干达,讨论智能手机的道德问题已经成为了代际矛盾的缩影。在卢索齐(Lusozi),由于网络和国际媒体上各种未经审查的信息随手可得,老一辈几十年来积累的个人经验被年轻的网络一代低估且轻视,引起矛盾。老一辈还担忧错误信息、西方化、失去敬老、团结的传统美德,以及对年轻人可能造成的其它形式的伤害。

当地政府也在关注相同问题而且鼓吹这种舆论。2018年,乌 干达总统穆塞韦尼(Museveni)(在2020年为76岁)指控社交媒 体发布假新闻、散布流言蜚语(乌干达语: olugambo)、传播巫 术、色情作品、且普遍绕过运营商提供服务(Over the Top)。 同年七月一日乌干达政府宣布征收社交媒体税(OTT tax),6由 运营商执行,以达到规范"流言"的目的。在当地如果要使用脸 书, WhatsAPP, Instagratm, 推特以及Skype等社交平台, 需要先 额外缴纳每天200乌干达先令(约合0.4元人民币)或者6000先令一 月(约合12元人民币)(图2.1)。7社交媒体税一出,迅速就在 一万五千个WhatsApp用户中广为流传,如此社交媒体税本身也成 了被社交媒体散播的新闻。社交媒体上兴起各种带上"废除此税 (ThisTaxMustGo) "标签的请愿和宣传活动帖子。各种抗议活 动占据乌干达的新闻头条,引起国际关注。现年(2020)38岁的 波比·韦恩(Bobi Wine)也组织了其中一些抗议活动,他从流 行音乐人转变为反对派,宣布代表"乌干达沮丧的年轻一代"。 他时常把社交平台描绘是年轻人得以摆脱年老总统领导的平台。



图2.1 智能手机界面上显示社交媒体税的缴纳选择。用户可选择为自己号码或者别人号码缴纳。研究员夏洛特拍摄。

控制智能手机使用的政治手段包括限制人们上网。中非喀麦隆便是如此,因为英语母语者被占主导地位的法语母语者和政府视为反对派,所以当地政府反对派所在地区断了全部的网络。⁸乌干达政府称这些措施可以保护人们不会被"不良科技"所伤害,所以是有必要的。社区领导和媒体也在不断营造这样的舆论语境。2017年一篇名为《喀麦隆:智能手机与使用价值以外的死亡风险》的文章总结了不同智能手机带来的风险,如"经常接触无线射频",以及"听力衰退、患癌",还有开车时讲电话带来的危险等。⁹作者不仅列举了手机会带来的实质性、物理上的危险,还指出年轻人懒惰,只依赖手机来经营自己的社交网络。另外使用手机还有碰上道路事故,触电或者火灾的风险。¹⁰

中国政府已经从很多方面对网络进行国家管控。中央政府大力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基建和制定相关规则,同时又限制国家搜索引擎的使用。"国家通过"三层过滤"机制管控网络:防火墙,关键词屏蔽和人工审查。"2防火墙封锁黑名单网站,以及包括脸书,推特,谷歌和维基百科等社交媒体服务的访问。第二层过滤为"关键词屏蔽",审查敏感的材料会被自动屏蔽。鉴于网上信息量庞大,第三层内容过滤需要大量人力投入。估计全国有两到五万网络警察和网络监察员,还有二十五到三十万的付费宣传员(俗称"五毛党")。一个独立的网站最多需要自聘一千个常驻审查员来进行"自我审查"。"原因是中国网络公司需要经营许可证,还需要自我审查过滤掉包括色情和政治敏感的不合法内容。

一般来说,许多国家的网络管控工作重心为信息监视。以以色列为例,当地信息监视较为普遍。大部分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都知道国家安全机构在盯着他们,他们在清真寺或者学校里面谈话内容都会被监视。作为重要部门,以色列情报局的实力一直被隐藏着,但是民众都知道其强大。尤其是达拉哈瓦等地区生活的巴勒斯坦人。因为网络和数字平台上的信息都是公开的,跟踪和监视就变得容易多了。142014年很多在以色列的年轻巴勒斯坦人发动攻击之前会在脸书发布声明或者遗书。自此加强对社交媒体活动的监视和筛选显得尤其重要,15因为这让类似的攻击活动减少。结果人们对自己放在在社交媒体上内容可能带来的影响非常敏感。随后新冠病毒大流行,大家渐渐了解到用手机进行接触者追踪非常容易,以色列成为智能手机引起人文关怀与信息监视之间矛盾的典型例子。

在很多调查点,智能手机负面舆论语境形成的重大因素之一就是新闻媒体。可能是因为线上媒体作为有力的竞争对手,断了传统纸媒的财路。此外,不同年龄人群的阅读习惯有着巨大分

歧:中老年人习惯从新闻报纸上获取信息(但他们也开始阅读电子报纸),而年轻人更喜欢在报纸以外的地方获取新闻(如社交媒体)。由此,新闻媒体对于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可能更加保守和负面,且这样的舆论语境更受年长读者喜爱。纸媒普遍认为自己的新闻报道是传统规则和较高标准的结合。越来越多人认为国家和公司进行非法信息监视和收集活动,16此背景下纸媒认为在政治上自己一直都担任着挑战权威的领导角色。大部分纸媒称自己的报道都经过严格的事实查核,相比之下,一些线上新闻平台不负责任,消息也缺乏完整度。某些无法追踪信息来源的线上新闻被视为"虚假新闻"。但由于越来越多传统媒体也在线上发布新闻,线上线下媒体区别越来越小。例如在中国,几乎所有报纸杂志都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但对于那些自认为严肃的受认可的记者来说,他们还在想方设法把自己作品与那些网络新闻区别开来。

在意大利,学术著作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对于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明显呈现出负面与劝告的融合之势。被视为"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的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容易对手机上瘾,成为电子设备的"奴隶"。「媒体特别引用精神病学把对手机上瘾的年轻人描绘成容易出现各种精神失常症状的"高危"人群。「8政治家和媒体在全国范围引起对智能手机成瘾的讨论,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2019年意大利议会收到某法案要求解决"普遍手机成瘾"问题,尤其要针对十五到二十岁的青少年,因报告指出该年龄群组"平均每天要打开手机七十五次"。¹⁹五星运动党(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议员Vittoria Casa表示"(青少年沉迷手机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必须(把这一问题)像上瘾一样对待……这跟赌博问题一样。"²⁰法案建议学校增加有关手机成瘾危险的课程,也要对家长进行相关宣传知识。也有建议开设类似康复中心的健康中心,让年轻人接受"再教育",远离手机,更加"谨慎使用网络和社交平台"。意大利媒体将人们因为无法使用社交平台或者即时通讯应用而感到焦虑形容为"无手机恐惧症"(no- mobile-phone phobia)。还有新闻头条是这么形容的——"总为智能手机疯狂的意大利人——百分之六十一的人在床上刷手机而另外百分之三十四的人在桌旁玩手机"。²¹

2018年九月意大利日报《共和国报》重点报道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状况。引用的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六的老年人经常使用智能手机。新闻摘要指出五十五岁以上的长者渐渐"离不开"电子设备,文章也提到"除了球类和卡牌类游戏,他们还花时间上脸书、推特和Instagram"。²²

公民与共识

在中国人们也是普遍对于智能手机带来的影响持负面态度,但国家、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却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早在网络兴起之初,党国、企业和媒体就达成共识。研究员王心远认为,²³发展新媒体技术已成为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的主要策略之一。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决心要在这两方面领先全球。²⁴这造成中国政府一边倒地强调新媒体潜在的好处,以及所有中国人参与到新媒体发展的过程中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官媒《人民日报》²⁵曾作出以下报道:

互联网日益融入时代的发展,社会不断变革。为了解决让不同年龄段群众接受和适应社会的难题,我们必须要团结合作。我们必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不让他们落后在信息时代,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

2014年主流媒体用积极和振奋人心的口吻报道了年轻人张明的故事。他曾想法设法教父母如何使用他为他们买的新智能手机,却发现父母很难上手,且总忘了张明的指导。²⁶张明回到北京以后,父母打过几次电话给他问要怎么使用。张明意识自己总没空回复,便手绘了九页"微信说明书"讲解如何使用微信。媒体之所以特别关注张明的故事是因为其符合了当下两大主流观点——发展数字技术与尊老的儒家思想。要表达的思想是"帮助长辈跨越数字鸿沟"。

在中国,中老年人群在共产主义思想熏陶下成长,他们拥护一种共产主义的公民理想。人们常说,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密不可分。中老年人大都认同个人和党与国家是密切关联着,是"命运共同体"。不少人认为支持国家推动数字现代化是作为好公民的个人责任。因此中国中老年人对于智能手机的看法与其他国家的非常不一样。在中国,甚至是年轻人抱怨长辈们沉迷手机。大部分人认为虽然岁数大了可能会难以学习某些新技能,但是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永远都不会迟。

在中国很能反映智能手机的政治直接参与度的例子是一款叫"学习强国"的手机应用。应用名字意思就是"学习造就强国",也是"向习主席学习"的双关语。²⁷几个月内这款应用就成了中国大陆苹果应用商店下载榜第一名。下载的人不是共产党员,就是想要成为共产党员的群众。有关习近平的政治智慧的文章、短片和纪录片都能在这款作为信息聚合平台的应用上找到。用户每天登陆应用、阅读文章、发表评论以及做有关党政策的多



图2.2a 和图2.2b 上海受访者在微信上发给研究员王心远的表情包截图。图中卡尔·马克思以超人和勤奋的阅读者的形象出现。

选题来获取"学习积分"。根据最近国家媒体报道,党领导干部需要每天都登陆应用保持高积分。从整体来说,党的宣传增加了对智能手机友好的题材,比如这些描绘卡尔·马克思的微信表情包(图2.2a和图2.2b)。

中国与其他调查点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放在上一段我们将其作为特例与前面论述来做对比。而此节最后要讨论的日本,可以把媒体与国家的影响,与我们将要重点探讨的在普通群众中关于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串联起来。在日本,人们在公共场所使用手机要严格遵循礼仪,比如大家都不喜欢在公共交通上打电话。日本电车上经常挤满了专心玩手机的乘客,如果你一讲电话,就会马上引来周围乘客的怒视。28往返大阪和京都直接的电车有专门给老人和残疾人留的座位,全部都贴上提示语提醒乘客不能在这些区域使用手机,不然他们会过于专注玩手机而注意不到需要让座的时候。京都电车上的标语会指示乘客把设备调至静音模式(也称"礼貌模式")。这只是其中一例,日本的电车上还有很多和礼节行为相关的提示语,比如"有礼貌,好生活"。这些提示语说明公众和国家层面关于个人公众行为的舆论语境,29这也是日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共识。

以上例子都是说明国家层面对智能手机的态度。但智能手机 也给国际关系带来重大影响。比如中美关系恶化对智能手机供应 商巨头华为造成的影响。政治因素同样波及某些应用(如抖音)、 5G发展和智能手机零部件供应问题。

商业:智能手机与应用产业

除了国家及媒体,其他能对智能手机舆论语境产生巨大影响的组织就是相关的商业力量。智能手机与品牌紧密相关。像苹果和三星这些最受欢迎的智能手机品牌的宣传都是铺天盖地,且通常颇具说服力。很多研究讨论这些大品牌和一些新兴品牌如小米是怎么制定自己的商业策略的。30过去十年很多品牌打着最佳"自拍"手机的名号宣传,由此看出,虽然在日本被称为"银币一代(Sliver Yen)31的中老年人购买力更强,年轻用户却是主要是宣传的对象。部分原因是通常中老年人(尤其是七十岁以下的),不喜欢被看作是"老年用户"。市场上也开始出现一些针对中老年人推出的智能手机或者应用,比如瑞典品牌DORO推出的功能更为简单的智能手机。

2019年全球手机用户共下载的应用数量超过两千亿。在购买应用或相关服务方面人均花费是21美元(约138人民币),其中超过五分之一是手游应用。³²尽管多数用户都希望所有应用都是免费的,³³各个调查点的受访者都坚决表明自己不会在手机应用上花钱,但他们可能还是会有隐形应用消费,比如通过应用上的广告购买了服务或者商品。公司制定的以广告收入为主的运营策略带来的收入可能比以付费下载应用为主的策略要带来更高收入。³⁴智能手机逐渐成为当代商业社会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因此公司获取个人隐私信息的成本水涨船高,成为主要开销。许多受访者都知道应用中信息收集的声明与条款列明的获取信息的范围远大于使用应用需要的数据的范围。他们本不乐意接受这些条款,但为了使用应用不得不接受。

中国商业与智能手机已经高度融合,人们几乎不用现金或者银行卡付费,都是通过应用来结算。甚至是一开始比较抗拒的中老年人,现也都接受用微信来付钱,而微信支付需要获取如银行卡信息等重要个人身份信息。35此外,免费增值(freemium,源自单词"免费"(free)和"增值"(premium)服务已经成为智能手机应用开发商的主要商业模式。36下载应用和使用基本功能是免费的,但要使用其他增值功能和服务时就要付费。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免费应用提供"付费内容"。

令人惊讶的是,以现有的手机商业规模来说,对比其他同规模的消费品商业,其广告宣传程度还算低。³⁷直接明显的广告宣传相对较少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在商业世界中有其他许多著有成效的广告方式。比如企业会直接通过赞助大量体育活动来宣传,也会通过直接发讯息给手机用户进行宣传。

最厉害的宣传武器来自其他领域的影响者,他们有方法让不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生活越发困难。推动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关键

因素是——离开了手机,人们无法低价有效地解决日常问题。比如在都柏林,越来越多银行或者订票服务都是通过手机在线完成。推动人们日常使用手机的最重要因素,或许是公共事业、政府机构、零售业和银行部门不断努力节省成本的副产品。所有机构都试图将人工服务和客服中心替换成线上服务。第七章将论述线下服务的减少将造成可怕的数字鸿沟,让大部分人别无他选。他们只能学会使用线上服务,不然就失去正常生活的能力。例如近来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巴西民众要想得到政府的补贴,一定要通过智能手机获得临时密码。38这些案例证明正是指责智能手机带来的各种成瘾和伤害的政府,使得民众离不开手机的日常使用。综上所述,智能手机和平台公司除了在选品成本之外,并不需要其他宣传费用。其他机构已经对智能手机做了非常有效的宣传。

群众舆论语境与矛盾心理

目前为止的例子说明至少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国家和媒体对于智能手机的看法与行动是充满矛盾的。政府视网络服务为公共资源,同时也认为有责任解决年轻人遭受的一系列有害影响,与此同时不间断的基础设施电子化让人们依赖网络服务。报纸等传统媒体一开始把线上媒体视为争取广告收益份额的敌人,也逐渐把未来发展转移到线上。在某些调查点几乎所有线上服务都是通过智能手机来进行,几乎没有人使用电脑或平板。

在普通人对手机的舆论语境方面,本书也容易被偏见影响。除了中国以外的中老年人,我们主要的调查对象都倾向对智能手机进行负面评价。一些中老年人认为自己是信息监视和数据提取的受害者,但也会反过来称年轻人受负面影响最多的群体,也是他们想要批评的群体,相对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对大多负面影响免疫。

在圣地亚哥,中老年人似乎在与"变老"的污名作斗争。他们一边认为新的数字科技有多么"不适合他们",一边又称自己有多么渴望学习使用智能手机。他们总是抱怨智能手机让人们出现各种反社交行为,如"圣地亚哥地铁上的人总是盯着手机,从来不关注真实世界和周围的人"。然而越来越多中老年人用智能手机发一些怀旧的表情包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如下图(图 2.3、2.4和2.5)。³⁹

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从过去积累的知识没有得到尊重,才会强调怀旧。住在本托的某位中老年人为自己能记住圣保罗所



图2.3 圣地亚哥线上广 为流传的一张表情包上面 流行的一张表情 这张表情包上面写 写着"不要抱怨作业难。 这就是我以前用的'谷歌 就是我童年用的 年 没 有 被 科 技 入 搜索'。" 截图由研究 WhatsApp"。截 侵。" 截图由研究 员阿方索提供。



图2.4 同为网上 图2.5 图由研究员阿方 员阿方索提供。 索提供。



网上流行的 包上面写着"这 着"感恩在我的童

有街道而十分自豪。然而位智(Waze)⁴⁰、GPS定位、和谷歌地 图等导航应用和技术的出现使得这一技能变得多余。

米兰的受访者同时也承认使用智能手机的好处。 (mi-serve)"是当地广为人知的短语,说明了智能手机的实用 性,早晨起床、计划日程、远程或跨国家庭交流……都用到手 机。然而当说起智能手机"剥夺"了他们的时间、注意力或与线 下交流时, 评价就变成负面的了。

毫不意外, 大众舆论语境往往采用幽默或反讽的语言来化解 这些矛盾。例如,诺洛的教师安娜经常谈论天气。智能手机成了 她的私人天气预报员,能很好地帮助她的日常生活。因为天气预 报有助于她计划一天,从孩子们的课堂到那天的穿着打扮。安娜 还认为智能手机会偷走我们的时间。晚上在狭小而朴素的公寓 里,她常常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或沙发上浏览脸书或回复 WhatsApp, 一刷就是大半天。她认为自己被智能手机"困住", 并为这样浪费时间感到羞愧。

然而,安娜显然也很喜欢她的智能手机,喜欢它提供海量信 息以及与家人联系的功能。事实上,她需要能"消磨"时间的事 物。自从几年前与丈夫分居后,在米兰寒冷的冬天,安娜每天晚 上都在电视机前织毛衣。她解释道:"我喜欢编织,它能分散我 的注意力,这很重要。"编织能分散安娜的注意力。最关键的 是,安娜十分虔诚、乐于奉献家庭,喜欢烹饪等家务活动,因此 编织符合安娜的道德观和社会准则。智能手机能有效地维持她的 社交活动, 使她与家人、在米兰的孩子以及许多亲戚保持联系。



图2.6 米兰地铁上。研究员希琳拍摄。



图2.7 人们使用智能手机通过WhatsApp等社交媒体平台分享的图,体现典型的对智能手机普遍使用的元评价。截图由研究员希琳提供。



图2.8 短片: 爱尔兰的迪尔德丽。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AxODY3Mg==.html

她WhatsApp群组里与亲戚讨论食谱、聊天,她变得没那么孤独和 无聊。然而智能手机是对陌生的现代产物。因此,智能手机与编 织相比,尽管虽然智能手机能让她和亲朋好友更为亲密,但编织 是母辈传递下来的技能,安娜以此为孩子和孙子孙女造新衣,至 少到目前为止,在她看来玩手机尚没有类似的积极的道德意义。

下面短片中的爱尔兰短片"迪尔德丽"也描述了相似的情况。智能手机提示女主角迪尔德丽每天看手机的时间已经达到六七个小时,这似乎是手机成瘾。但正如片中所述,女主当时面临困境,情况艰难,希望能引起共鸣(图2.8)。

智能手机的出现还形成了不同地区新舆论语境的基础。第八章将更详细论述视频与文字相结合的新型沟通模型。正如麦金托什(McIntosh)⁴¹所描述的肯尼亚个案也与其他地区相关。短信使得新兴及合成的语言体裁和沟通类型出现,它们很好地表达了当地习语。反过来人们又能新语言来表达自己对于智能手机给生活带来的改变的矛盾情绪和其他感觉。

[©] 视频内容描述: (迪尔德丽接受采访我退休时62岁,退休后,我有了追求这些年累积的兴趣爱好的机会,我很享受为当地的戏剧社做戏服。我还开始钻研"血统",比如家谱什么的。有时候我会去"朝圣之路"徒步。我还为当地的社区委员会服务。我有一个园子要打理。我还会花很多时间和孙子待在一起、照顾他。我知道我听上去挺忙的。但实际上,我有时还是会觉得愧疚,好像我做的还不够多,还不够有用。这种时候我就会像其他人一样,拿起手机。有一天我被吓到了,你知道手机会推送那种报告给你,我才发现,我每天玩手机的时间有6到7小时。为什么会这样当时,我碰到了一些很严重的个人问题。后来我发现,至少玩手机纸牌游戏还能给我一点掌控感,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让我暂时远离那些问题和麻烦。玩手机的时候我特别专注,把外面的世界忘得一干二净,这其实有帮到我更好地处理那些问题。

在日本,人们的矛盾情绪也反映了当地历史的特点。许多受访者认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泡沫时代",以索尼等国际公司的崛起为代表,科技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关键。还没退休的受访者就以他们的工作经验为例说明为何他们大都对智能设备持积极开放态度。生于"泡沫年代"后的一代则普遍认为智能手机会带来工作过劳、以及社交压力。话语间我们能感受到国民的矛盾情绪。以下是来自京都的石川女士的一段话:"我认为使用手机的七成时间都是无意义的。刷手机好像吸毒。我女儿就上瘾了,整天机不离身。智能手机对她来说不是机器或者设备,而像是另一种生物。但我不认为这是件坏事。"

起初石川女士认为自己不是那么经常使用手机,也不依赖它。但最后她意识到生活中很多事情都用手机来做,她是多么依赖手机。最后她总结这是上瘾:"或许一开始是我不肯承认或者没有意识到对手机上瘾,但实际上我就是。可我一起床就要用到手机——手机闹铃!"

佐藤女士也有这种矛盾心理,她认为手机是生活的中心,但这意味着她有时会忽视手机社交范围以外的一些本职工作。她说:"我需要智能手机,这不一定是件好事。我会过于专注手机,然后对待我的家务就有点……有点马虎,这是不好的。手机也是我社交生活的中心。"

大多数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的矛盾心理是大众舆论的关键。 我们时常听到参杂各种抱怨的懊恼之词。本托的中老年人称智能 手机可以让他们保持认知活跃度、改善心理健康、和家人更亲 密、减少孤独感。42但同时奥利沃抱怨: "智能手机成为我们第 二个脑袋。智能手机是万能的。我不喜欢人们逐渐依赖手机。特 别是青少年群体,如果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听到不喜欢的话,或者 被霸凌,就很容易产生自杀念头。网络上有很多不良事件,比如 绝交,或者排挤别人。"

本章先前谈到喀麦隆和乌干达政府干预民众上网的权限。许多人对于智能手机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或许是从较为宏观的舆论语境衍生而来的,即这些国家未来对智能手机是怎样的态度。在雅温德,超过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在抱怨智能手机带来不良影响的同时,也认为自己有必要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因其为"现代化"和"开放"的象征,而且也能提升个人能力。普遍来说,中老年人通过批评年轻一代来使自己的矛盾心理得到部分缓解。他们视智能手机为不道德的知识精英操纵年轻一代的手段,也是某位教师口中"(使得)非洲文化丧失独特性"的关键因素。

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民众常常开玩笑用"dotcom(网络)" 来指代现代发展,这体现了他们的矛盾心理。"dotcom"尤指媒 体网络曝光推动下的"西化(Westernisation)"。因为年轻的"dotcom"一代从小就接触这些信息,他们尤其受影响。部分群众忧虑"dotcom"会破坏几代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关系。他们认为"dotcom"不可控,会让年轻人染上不良习惯比如沉迷网络和淫秽作品、或忽视周遭的真实世界。纳弗拉有两个处于青春期的孙子,她认为"dotcom""宠坏小孩",自己不用"dotcom"。她说:"我的生活与"dotcom"无关,我在哪都是自由自在的。我不在乎有没有电视,也不在乎有没有"dotcom"……我真想要的只是收音机。那对我很有用……我不用搜索功能。我只用手机来接打电话。我不想知道……若你不严格限制小孩接触"dotcom",就容易被惯坏。"

但坎帕拉的中老年人也把"dotcom"视为他们想向子女学习的方面。一些受访者感谢子女教他们用智能手机,认为这是尊重。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dotcom"扭转了老一辈和年轻一辈的等级关系。孩子可以向他们爸妈学习这种行为,并支持团结和尊重老人的价值观。这些例子说明人们关于智能手机的矛盾心理,以及智能手机的发展有可能与更广泛的政治和代际紧张相关。

坚定者

本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每个话题的论据都是多样化的。矛盾心理 非常典型,但并不代表每个人的观点,如以下两个例子。

来自埃及亚历山大,现在住在洛诺的卡利玛,从不为长时间刷手机而内疚。她认为这是和亚历山大及米兰的亲朋好友在线上联络的好机会。卡利玛和其他不少女性埃及受访者都觉得线上线下的社交并没有说哪一种更符合道德。智能手机是上天赐予的恩物,之前的型号耗电很快,而现代型号更省电,因此她能更好地进行社交活动。对卡利玛而言更重要的是她能不间断地和埃及朋友们保持不间断的线上线下社交联系,这也是她在米兰的社交网络的核心(图 2.9)。

来自都柏林的奥利维亚尤其直率,她担心射频接触带来的影响。让她更忧虑的是,在手机里面"设置"和"法律规定"里她发现制造商建议起码和设备保持五毫米的距离,而且建议使用免提模式,比如佩戴配套的耳机。奥利维亚开始认真所有和接触辐射和射频副作用有关的信息。她先示找到了医生诊室里的宣传单张,然后阅读相关书籍,以及询问朋友。最后她问了合伙人有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回答是没有,但这也没消除她的疑虑。



图2.9 国际面包节(La Festa del Pane)现场,这是诺洛当地重要的社区活动之一。研究员希琳拍摄。

奥利维亚终于找到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文章暂定辐射和射频接触为可能人类致癌物。她开始办公室和当地学校派发相关宣传单张,心里默默标记了当地有多少移动电话基站。她发现人们对她宣传的回应态度分成两种:要么完全赞同、要么完全反对,没有人是中立的。

虚假新闻

如前所述,媒体已经从各个角度描绘智能手机的负面影响。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将在第九章展开论述的手机监视。另一点就是"虚假新闻",大概是因为媒体本身也担心这一点,所以经常被提起。"虚假新闻"一词潜在的误导是其暗示了之前的传统媒体提供的都是"真实新闻"。巴西的中老年人就成了发布虚假消息的主要群体之一,美国也存在这种情况。⁴³ 这又成了中老年人被污名化的原因之一。⁴⁴中老年人对此有不同应对策略。一些人直接埋怨朋友们不先检查正确性就转发消息,而有些人则尝试耐心等待有相关澄清才转发消息。有受访者这么说,"我会等,过几分钟就会有人在下面评论,我就知道这条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据调查,⁴⁵百分之七十九的巴西市民认同WhatsApp是主要信息来源。

2018年充斥着分歧的选举活动结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后任政府上台以后,虚假新闻的问题引起关注。路透社称为了宣传总统候选人,人们大概新建了一百万个WhatsApp群组。46相应也有大量用来核对事实的新群组出现。在巴西的Projeto Comprova就加入了这么一个群组,群组消息有六万七千条左右。虚假消息还助长了恶意网络诈骗,有百分之六十四的网络诈骗链接都是通过WhatsApp传播的。47

人们并不是随随便便讨论的。在意大利,虚假新闻已经成了媒体报道及热门话题的重要特色。比如在移民比例较高的诺洛于2018年七月发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条在脸书上的公开贴文引起整个意大利甚至全世界社交媒体用户的高度关注。某位用户在脸书上贴出一张图,看似描绘了成千上万的人挤在港口的场景——小船载着人,同时还有很多人涌向周围的码头。标题写着"利比亚的港口……你从前肯定没看到过这些图片……他们已经向意大利启航了"。发布图片的目的就是要让意大利人为这些疑似移民即将"入侵"感到紧张和愤怒。起初图片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发帖者目的达到了。而当时背景是曾任意大利内政部长的右翼政治家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支持广泛的反移民言论。但几个小时后,就有人澄清这是1989年威尼斯举办的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演唱会的照片(图、2.10)。

此图一开始出现在个人脸书账户上,然后被揭发是虚假新闻"骗案",可以看出虚假新闻多么地"荒谬"。在诺洛,自由主义盛行,这张图在社交平台上被改造成人们表达自己对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强烈反对。许多人也认识到智能手机被当作传播错误信息工具的历史根源。毕竟在过去几十年间国内已经有很多成熟的媒体煽动对移民等议题的焦虑,在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时期便是如此。一些人因为他们的家长经历过而且也见证了法西斯时期的宣传,他们不认同曾经存在过以"真新闻"为主的历史时期。

针对舆论语境的学术研究

本书中能辅助我们评估当下主流舆论语境下各种关于智能手机的观点的例证较少。⁴⁸正如第一章介绍所言,我们把舆论语境作为智能手机本身之外的属性,而不是手机实际的使用情况。民族志研究并不能判断这些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偏向集中论述已有大量例证支持的观点,同时也把这些观点应用于各自调查点的道德价

Porto Libico..NON TE LE FARANNO MAI VEDERE QUESTE IMMAGINI..SONO PRONTI TUTTI A SAI PARE IN ITALIA



图2.10 这张被广泛在社交平台上传播的图虚假地描绘了利比亚移民正准备"向意大利启航"。随便被揭穿这是1989年平克弗洛伊德演唱会的场景。截图由研究员希琳提供。

值观讨论中。鉴于这些舆论语境具有深刻意义,以及带来巨大影响,我们简要介绍一些能帮助评估观点的学术研究。

在初期研究智能手机舆论语境的发展历程乃有效的切入点,亚当·伯吉斯(Adam Burgess)对此的研究比较完善。⁴⁹他论证了民众对于早期手机可能会危害健康的各种担忧和焦虑,同时深究了担忧情绪的成因,以及能在一定规模的群体里成主流氛围的缘故。舆论语境发展的研究引发一场关于人们如何认知风险的长期学术讨论,揭示大众对智能手机的担忧存在已久。另外,尽管智能手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担忧还是具有连贯性的。

针对智能手机最广泛的学术争论大概是围绕其政治影响,受访者们也都讨论到这一方面。除一些观点持中的讨论外,50研究者们的观点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情况。比如这些年来学者们一直在争论究竟新媒体是起到"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的作用还是引起"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但这些名词都表明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让我们只能接触到与自己观点相近的政治舆论语

境,而了解不到反对的言论。许多著作谈到新媒体和智能手机的过滤气泡作用显著增强,或许已经到了造成恶劣影响的程度。 ⁵¹但也有其他著作提出反对意见,通过列举例证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⁵²

而关于成瘾(addiction)这个概念的讨论则更为复杂,因为名词本身指代不清。手机用户们常常提到自己"成瘾"。也有许多励志书是针对成瘾者的。⁵³但"智能手机成瘾"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大家当然不会只盯着空白的屏幕,肯定是在浏览某些内容。如此,成瘾可能意味着喜欢玩卡牌游戏、过度关注特朗普新闻、关注Instagram上的名人、或者学生想要知道朋友们是怎么评价自己的。每种成瘾都是有自己的关注点、成因和影响。因此讨论的最佳结论应该不是对智能手机成瘾,而是这证明了智能手机让用户更容易对某种内容或者活动上瘾。Sutton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他提出智能手机"解毒"(detoxing)涉及多种多样的动机以及对成瘾的理解。⁵⁴

总是想要了解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是人们对某种内容成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或许还是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原因之一。55这也是为什么青少年们总是在凌晨三点躲在被窝里刷手机的原因。没有人认为这是健康的行为,老师们也表示这反映了孩子们缺乏自信。56无论是认为这种担忧不正常,或者只关注智能手机本身都是不对的。我们普遍认为我们担忧的是是智能手机本身而不是人,然而并非如此。人们对智能手机看法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是,他们把智能手机作为应对无聊的手段,我们应将成瘾和这一点结合在一起看。57

遗憾的是我们甚少把这些现象和手机成瘾分开。手机成瘾指的是总是想要刷手机,而并没有针对某种内容,所以我们应该将两者分开看待。这种成瘾应被涵盖在范围更广的关于注意(attention)的讨论中——智能手机使人们对手机屏幕以外的生活不上心,或者难以保持注意力。此类忧虑似乎与人们普遍对正念和幸福等概念感兴趣相吻合,正念和幸福的概念旨在促进人专注地慢思考,关注当下的存在和感受。尽管有些讽刺,我们也会常常通过智能手机的应用来进行正念训练,如Headspace(头脑空间)。58

虽然很难得出"手机成瘾"的实际意义,但关注智能手机在何种程度上普遍助长成瘾的研究方向肯定是恰当的。例如,阿尔巴朗·托雷斯(Albarrán Torres)和高吉恩(Goggin)⁵⁹论述了手机赌博的兴起。一方面如都柏林的Paddy Powe等商业公司热衷于通过开发赌博应用来盈利。另一方面由于担心智能手机更能让人沉迷赌博,有人要求国家进行干预和监管。让人忧心的例子

之一是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绕过传统博彩业的商业角色(比如庄家)来对赌,推动了线上赌博社交性的发展,使得企业开发出"社交赌博"的应用。首个赌博应用出现于2013年,成为手机赌博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从这一例子看来,我们可以明确得出智能手机可能与成瘾相关的结论。

之所以选择以下案例作为第三个例子是因为我们在田野调查中最常听到的批评就是智能手机尤其对年轻人有害。《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最近刊登的一篇论文从心理学等学科角度评估社交媒体对年轻人的影响,做出更具有临床性和科学性的研究尝试。总体而言,初期实验的结果是极度负面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是负面与积极影响共存。总体上影响是温和的,尽管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这样。我们应重视数字时代下的儿童和育儿问题的学术讨论,因为通过社会科学的观察、分析、总结,政府可以指定合适的政策,越发焦虑的家长们也可以得到建议,这种研究最具示范性和持续性。通过一系列结合民族志及其它方法的研究,研究人员做了大量工作,以确保我们是从更广泛的语境下理解儿童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行为。

博伊德(boyd)61认为在父母越来越抱怨孩子依赖线上社交 和内容的同时, 他们对孩子在线下公共地区和其他孩子玩的限制 也越来越严格。克拉克(Clark)[©]在美国的研究表明这些有关儿 童行为的代际冲突与更广泛的阶级问题密切相关。利姆(Lim) 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所谓的新加坡"卓越育儿"。63《平等中的第 一位》(Primus Inter Pares)是利文斯顿(Livingstone)64的著 作,她在这一主题上从事了更广泛的研究项目。从更多民族志活 动,如她最近的著作《阶级》(The Class),到欧洲范围内的大 规模比较调查,得出了明智审慎的、多方均衡的研究结果:承认 了智能手机潜在的危害,但也对因家长假定孩子的行为而产生的 预期中的焦虑持谨慎态度。利文斯顿的研究也令人印象深刻,因 为她的工作超越了学术,参与到了大量的政策反馈活动中。此 外,通过创建博客"数字未来下的育儿(Parenting for a Digital Future) " ⁶⁵等新举措, 利文斯顿和同事创造了自己的数字参与 渠道,家长可以直接访问。这些资源让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 了解孩子的网络生活。

之前有关智能手机的辩论中,往往囊括了诸多高度观点化和 具有表演性的论述和干预措施的提议。而这些可能更多地掩盖而 不是说明问题:会激起人们焦虑,而不是提供帮助。因此,我们 有必要在本章结尾,提供一些关于潜在研究更为积极的意见。文 中最后的例子表明,即便是面对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有关智能手机 使用后果的讨论,我们依然可以得出基于有效信息搜集,证据充 足且平衡的评估。我们团队也直接受益于这些全面成熟的研究意见。我们的田野调查长达十六个月,中途会遇到许多焦虑的父母寻求建议。作为研究者,我们得益于能够获得的来自学术界的良好建议,帮助我们更有信心给前来求助的受访者提供合理有效的意见。

结论

本章开头提出了一个或许令人意外的观点:人们通常非常笼统地谈论智能手机,却很少谈及自己实际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在针对智能手机特定用途的访谈中,受访者的回答通常与笼统的论断大相径庭:有人讲自己是如何使用谷歌地图进行医院预约,也有人说起上网听音乐的频率,或在使用网上银行中遇到的困难。矛盾的说法还不止这一处,后面还会被更多地谈及。关于国家影响的讨论始于以下研究角度:一方面,国家政府普遍承诺提供更佳的网络资源,另一方面,这也被视为国家对公民信息监视的根源。许多其它事例表明,智能手机的影响利弊皆有。

民族志的研究早已指出这些明显的矛盾渐渐在普通民众中造成了深刻的矛盾心理。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该结论的矛盾性显得愈发显著。应对这种大流行的关键涉及到使用到手机追踪的功能。人们明显注意到智能手机在信息监视和隐私获取方面的功能被加强了。但同时,智能手机,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技术解决方案,也展现出其承载人文关怀的另一面。从2020年3月开始,我们见证了全球反应的显著差异,以韩国为例,政府的举措更注重分享公共知识而非个人隐私。而美国共和党则坚定认为个人隐私比公共健康数据更重要。归根结底,这种态度的差异在于,平衡人文关怀与信息监视的问题本质是道德问题,而非技术问题。这个例子说明了本章的主要观点,即有关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通常关系到更为广泛的道德和政治问题。

关于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往往是由各利益相关方牵制所形成。政府会谴责人们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因为管控手机使用已经是政府管理的关键。较成熟的传统媒体会格外关注他们读者群的人口结构变化,并努力应对这些变化对其经济生存带来的挑战。有经验的记者还担心智能手机使用对报道质量和评判的影响,及其对严肃的批判报道的挑战。商业力量关注如何维持利润。中老年人也有理由认为,智能手机是年轻人越来越肤浅的证明,他们看到智能手机破坏了年轻人对自己积累多年的知识的尊重。政府和企业想要通过数字化来节省成本,这似乎直接违背了其要限制

智能手机使用的想法。数字化的诱惑压倒了许多关于数字化的担忧。

不同地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国家-公民联盟。在中国,正是中老年人认为,成为好公民意味着要发展自身的数字能力,从而助力中国在数字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在日本,国家更注重沿袭传统,维持社会和谐、避免秩序混乱。在喀麦隆,在政府和民众的舆论中,智能手机的使用都代表着现代化和发展。普通民众对智能手机的评价经常徘徊在消极和积极之间,有时甚至在同一句话里出现两种态度。当有人说智能手机是福也是祸时,他并不是虚伪,也不是无知。因为智能设备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会造成新的问题。本书的每一章都会论述此观点。在如此情形下,也许这是唯一合理的个人反应。本书结尾,我们回到了目前看来最显著的人文关怀和信息监视之间如何平衡的例子,即人们如何看待新冠大流行中智能手机的作用。

关于智能手机影响的舆论语境本身也会带来影响。对人类学研究来说,其中一些影响与社会关系有关。比如,在代际冲突中人们如何运用与智能手机相关的舆论语境。中老年人会藉由年轻人的智能手机使用来批评在他们眼中年轻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下一章会提到年轻人也会刻薄评论中老年人在智能手机使用时如何遇到困难。代际关系紧张不仅关系到谁尊重谁,还涉及到基于年龄的依赖、自主、尊严和不平等这些复杂问题。本章的重点是,这种冲突的大部分原因不在于智能手机本身,而在于人们对它的评价。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将关注更大范围的话题,即从人们如何使用智能手机,而不是怎样看待手机,从而进一步分析智能手机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注释

- 1 McCulloch, 2019.
- 2 关于宗教影响的例证, 见Pype, 2016。
- 3 类似典型的学术论证例子可见Deursen等, 2015, 以及Elhai等, 2020。
- 4 Edwards, 2018。2020年1月15日《爱尔兰时报》的网络编辑David Cochrane在爱尔兰广电总台新闻(RTÉ News at One)也提到百分之六十六的爱尔兰人都有脸书账户,过半是日常使用的活跃用户。他称脸书是候选人拉票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也提到处于对隐私的担忧,在2018年,脸书用户有所减少,但从同年起,脸书用户又再次增加,详见News at One, 2020。
- 5 对冲基金亿万富翁obert Mercer旗下的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在2014年初利用从脸书获取的未经授权的个人信息,

为五千万美国选民建立个人资料简介,以便向他们发布个性化的政治广告。见Cadwalladr和Graham-Harrison 2018。

- 6 Mugerwa和Malaba, 2018。
- 7 Boylan, 2018.
- 8 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 2017。
- 9 Bikoko, 2017.
- 10 Bikoko, 2017.
- 11 Jiang, 2012.
- 12 Wang, 2016, 129 30.
- 13 Chen 和Ang 2011。
- 14 更多概括性论述, 见Morozov 2012。
- 15 Hirshauga 和Sheizaf 2017。
- 16 《卫报》 [社论版] 2013. 政府也采取了法律手段整治大规模信息监视项目和完善现存的信息监控法规。欧洲联盟法院合并审理爱尔兰数字权利组织和以Seitlinger 为代表的奥地利公民的诉讼请求后,对《数据留存指令》的合法性做出了无效裁决。见欧洲联盟法院(2014)。
- 17 De Pasquale et al. 2017.
- 18 Servidio 2019.
- 19 The Local 2019.
- 20 Scancarello 2020.
- 21 Merola 2018.
- 22 Wired Italy 2019。Wired 引用了由易索普公司(Ipsos)实施,安湃声公司(Amplifon)推广的调查报告——《智能时代:科技无年龄》(Smart Ageing: Technology has no age)。
- 23 Wang 2016, 25°
- 24 Hughes 和 Whacker 2003。
- 25 Fan 2018 和 Sina Technology Comprehensive 2019。
- 26 Luo 2014。
- 27 Huang, 2009.
- 28 Ito 2005.
- 29 巴西法律规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用包括手机在内的设备听音乐需要使用耳机。见Prefeitura de Sáo Paulo (Sáo Paulo City Hall) 2013。
- 30 例子见 Shirky 2015。
- 31 Long 2012.
- 32 数据来源为App Annie和爱立信(Ericsson)的报告。见Kemp 2020。 见 Tiongson 2015。
- 33 见 Tiongson 2015。
- 34 Petsas et al. 2013.
- 35 在中国使用社交媒体使必须遵守实名认证规则。
- 36 Kumar 2014.
- 37 这种情况不是所有地区都一致。比如巴西的宣传规模会更大。

- 38 Governo Federal (巴西政府) 2020。 关于评估智能手机的整体影响的书,例子见Carrier 2018. Burgess 2004.
- 39 在本托有相似的表情包。
- 40 Waze是旅游及导航手机应用。 由以色列团队开发,在2012年巴西应用市场上线。见 Grupo Casa 2012.
- 41 见 McIntosh 2010。
- 42 Vieira 2019 或 de Sousa Pinto 2018。
- 43 Guess 等人. 2019 认为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分享的虚假信息数量 是年轻群组的七倍。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巴西的情况也是如此。
- 44 Monnerat 2019.
- 45 DataSenado 2019。
- 46 Reuters Institute and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2019.
- 47 Simoni 2019.
- 48 关于评估智能手机的整体影响的书,例子见Carrier 2018。
- 49 Burgess 2004.
- 50 目前以及由大量报道描绘社交媒体对政治的显著影响。例子见 Bruns et al. 2018 及 Margetts et al. 2016。
- 51 Pariser 2012 有相关例子。如需参考对民主的普遍影响,见 McNamee 2019。
- 52 数学家David Sumpter的著作是其中一个例子, 见Sumpter 2018 或 Bruns 2019。
- 53 例子见 Price 2018 和 Burke 2019。
- 54 见 Sutton 2020。
- 55 Standage 2013.
- 56 Miller作为在某英国农村的社交媒体调查中针对学校的研究。 见Miller 2016, 123 36。
- 57 Jovicic, 评审中。
- 58 Headspace 2020。来自该应用中针对冥想的英美某医疗公司。
- 59 Albarrán-Torres 和 Goggin 2017。
- 60 Denworth 2019.
- 61 boyd 2014.
- 62 Clark 2013.
- 63 Lim 2020_o
- 64 如Livingstone 2009、Livingstone 和 Sefton-Green 2016。
- 65 参见博客 "Parenting for a Digital Future (数字未来下的育儿)"

第三章 情境中的智能手机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 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 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作为实物的智能手机

我们应当先认识到智能手机作为物质性客体的存在,再去探究其作为交流工具的用途。智能手机的物质实体性(tangibility)对不同人群的影响程度和原因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很多意大利人都自知他们以时尚格调著称;「在将智能手机作为时尚单品的研究中,最为有趣的几个都出自于意大利社会学家利奥波第那·福尔图纳托(Leopoldina Fortunati)之手可能并非偶然。²洛诺(NoLo)坐落于意大利米兰,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时尚风格紧密相关。在这里,时尚风格体现在手机的各个方面,比如屏幕显示,外观,配件或者饰品等。而在其他地区,智能手机作为实物的影响更多体现在费用上——不仅仅是手机本身的价格,还有使用数据流量和无线网络连接带来的花销。

住在米兰的独居寡妇莱昂诺拉是个尽心尽责的祖母,她每天都接送两个读幼儿园的孙子上下学,并照顾他们直到晚上7点钟孩子的父母下班回家。这些活动都是她和孩子们的父母通过使用智能手机来相互协调进行的。莱昂诺拉的智能手机就是一座关于她的孙子们的视觉圣殿: 手机壁纸是孙子们度假时的照片,手机背面还贴着他们的其他照片。这些照片的拼贴就像她在冰箱门上的布置。 她的冰箱门上贴满了做成冰箱磁贴的老照片和美好回忆。冰箱让她能够喂养孙子们,智能手机则能让她与家人建立联系,这两个地方都让莱昂诺拉能够看到即使并不在眼前的他们。

在日本,智能手机的保护壳和手机吊坠通常是个人审美的体现。以来自京都、今年六十多岁、穿着华丽的职业歌手绿子女士



图3.1 一位六十多位的职业 歌手用手机吊坠来匹配其特 点。研究员劳拉拍摄。



图3.2 一个让佛教僧侣感到不妥当的红色手机壳。他解释说这个手机壳以前是他的妻子在用。研究员劳拉拍摄。

为例,她选择了一个自觉能够反映她幽默个性和女性气质的黛丝鸭形象的塑料手机壳,还在上面悬挂了一根口红和一只高跟鞋式样的吊坠(图3.1)。日本的中老年人更经常选择的是一种风格严肃、大多为皮质的翻盖手机壳。这种设计的手机壳能起到保护到手机屏幕的作用,他们还常常把名片塞到手机壳的内袋里。另一位六十来岁的女士解释道,她绝不会买一些她感觉和她年龄不相称的亮色或者年轻化的衣服,而她纯色的翻盖的手机壳也正是这种审美观的外延体现。

不分男女,许多参与者都有这种上了年纪就希望不要表现得太夸张的想法。下面这张图片是来自京都的六十多岁的佛教僧侣泽田先生在脸书上发表的一则动态。他在其中向他的朋友们解释为什么他新换了一个在他看来过于"招摇"的大红色的智能手机保护壳(图3.2)。他写道,这个壳原本是他妻子的,但是因为他之前的蓝色手机壳实在太过破旧了,他现在只好用这个红色的来代替。他已经贴上了一些用来装订书籍的胶带来让这个手机壳看起来低调一些,也请求看到他使用这个手机壳的人们予以理解。

卢索兹警察奥诺诺的智能手机上的装饰与其基督教信仰有关。他将耶稣像设为手机背景,以期"获得保护"。他补充道:"如果你遇到什么麻烦,就把手机打开然后保持屏幕常亮"。他是从谷歌商店中选的这个壁纸,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则会选用一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图片以求得到更多的保护。奥诺诺总



图3.3 研究参与者艾丽莎所组装的设备,此装置一半是座机听筒,一半是可以上网的智能手机。研究员希琳拍摄。

是随着时节的更替来更换手机背景(比如在圣诞或者复活节的时候)。如果他做了噩梦,或者收到了死讯以及其他什么不好的消息的时候,他还会把耶稣像放在他的床上。

人们还能想出非常有趣而且别出心裁的点子来。住在米兰洛诺的艾丽莎实验性地将她的智能手机和一个固定电话的老式听筒结合在了一起(图3.3)。对于她而言,这一结合将人们通过即时通讯应用WhatsApp进行无限时通话的可能和对座机的熟悉感切实地联系在了一起。

以上各个例子都分别代表了一种对智能手机的本土化审美,³使之更像是一个时尚配件。作为实物,智能手机对人们还造成了另外一种可能是负担的影响:在人们使用智能手机、或者仅仅是随身携带它们的时候,智能手机都需被妥善地安放。对于原籍埃及,现在住在洛诺的蒂娜来说,她的一项日常活动就是在照顾她4岁大的儿子、或者推着购物车走路的同时,拿着手机给她的亲戚朋友们打电话。和其他住在洛诺的戴头巾的妇女一样,蒂娜也有把手机塞到她的头巾里的习惯,这样她就可以一边打电话,一边给她的宝宝喂奶或者使用缝纫机了。

智能手机与身份地位

在邻近巴西圣保罗的本托,研究员玛莉亚开设了WhatsApp即时通讯应用学习课程。洋子是唯一一个带苹果手机来上课的人。在课堂上,这部手机被显眼地放在桌子上展示。因其高端的设计、良好的口碑以及高昂的价格,洋子的苹果手机感觉像是成为了某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但这一象征却对洋子造成了困扰——她觉得她因此必须要非常熟练地使用苹果手机才能配得上这部手机的地位。对此,洋子的解决方法是让大家知道这部苹果智能手机并不是她自己购买的。与绝大多数使用苹果手机的本托中老年人一样,洋子的手机也是从她的儿女那里"继承"过来的。

在雅温得,大多数人都有两部智能手机,其部分原因在于喀麦隆境内有多家网络通信运营商,其提供的通讯质量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一位雅温得的高中教师做出解释: "在某些街区,你仅仅只能找到两家主要的电信运营商,也就是Orange和MTN。但有时候,你又不得不使用第三家的服务,可以是Nextel,或者甚至是Camtel。我的有些朋友拥有两三张手机卡,他们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拥有多部智能手机可以彰显个人财富并且赢得尊重,但这仅仅是在至少其中一部手机是高档品牌的情况下。而对于和洋子一样,主要是使用儿女因为换新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的中老年人来说,使用高档手机也并不能意味着什么。在雅温得,把智能手机展示给大家看是件很寻常的事情,很多行动不便的中老年人都把手机放在桌子或者其他容易够到的台面上。对于更在意手机的外观,常常把他们自己的照片打印在手机保护壳上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把手机拿在手上、或者是放在兜里带着走的这一习惯,可能助长了这座城市中手机扒窃案件的高发。

曾是老师的雅温得寡妇玛丽发现"继承"而来的旧手机可能并不是很可靠。她的9个子女已经送了她5部手机,但是这些旧手机很快就变成了累赘,特别是在她孙辈借去手机还弄坏了的情况下。这些不可靠的旧手机成了玛丽尝试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的一大障碍,而且手机坏掉或不能正常工作对玛丽来说也是个麻烦事,因为那时玛丽已经开始依赖手机的诸多功能,包括闹钟(对其服药安排至关重要)、即时通讯聊天(WhatsApp和Skype)以及图片储存等。

手机可能还能反映除了身份地位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在21世纪初就有了可联网手机的日本,可上网的翻盖手机(garakei)在参与研究的中老年人中仍然很流行。4参与者们对智能手机的接纳程度与性别也有关系,女性参与者一般拥有除工作外更广泛的、由家人和朋友所构建的社交网络,她们也更愿意更新换代智

能手机,并参加智能手机的培训课程。与之相反,男性参与者更有可能继续使用传统的翻盖手机,或者甚至以座机作为沟通首选。一位六十多岁,来自京都的男士解释说,即使他已经有了一部智能手机,他还是继续使用着他的翻盖手机,因为那个手机上存着关乎他专业身份的所有的工作联系人信息。

智能手机的费用

智能手机正在变得越来越普及,但一道巨大的数字鸿沟还是横亘在买得起智能手机和买不起的人之间。如图3.4所示,在卢索兹204个平均年龄为51岁的研究参与者中,许多人还是仅仅只拥有普通移动电话而非智能手机。在19个没有手机的参与者中,有15个人的手机被偷了,而另外4个则从未拥有过手机。

是否卖得起智能手机是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在智能手机是人们上网的主要渠道时。5 只有百分之三的卢索兹家庭拥有一台能正常运行的电脑。6但是现在有一小部分人可以负担便宜的智能手机(比如售价仅在12.5英镑左右的中国传音公司旗下泰衡诺品牌的手机),而且这一人群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这些便宜的智能手机也就成为了人们能够接触到网络最便宜的方式。7但是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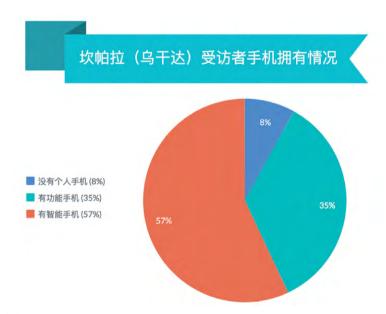


图3.4 本图根据研究员夏洛特·霍金斯在卢索兹的问卷调查结果制成。依据204位参与者的数据。

智能手机还有后续花费,而且这些便宜的手机机型可能只提供有限的信息和照片存储空间。研究表明,智能手机拥有方式的差异与更广泛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有关,这些因素包括了年纪,性别⁸以及人们的居住地点——城里还是乡下。⁹

一项全球性的调查表明,¹⁰喀麦隆有1910万(相当于其总人口的76%)的手机用户。得益于智能手机的价格一路走低,从2014年的均价54英镑(约为480元人民币)下降到2018年的36英镑(约320元人民币),很多中产阶级的喀麦隆人现在都拥有了一部智能手机,尽管这些手机可能是二手的,或者质量不佳。手机的耐用性因此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人们偶尔会把他们的手机叫做"throronko",意思是不靠谱的的杂牌。有时人们发现,虽然买便宜手机一开始是省了钱,但算上后续的花费反而很不划算。但是这些基本款的智能手机确实为人们提供了接触到WhatsApp即时通讯、谷歌还有YouTube来获得信息的机会。可以上网很重要,因为中老年人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他们的手机上看视频。

比如在卢索兹,只有使用低端智能手机的人才可能会遇到手机内存不足的问题,这限制了他们接触到最新软件和手机应用的机会。一个现在使用苹果手机的大学教师指出,以前当他装上了他最喜欢的包括脸书,WhatsApp即时通讯,一个Instagram图片拼贴软件,Photogrid照片编辑器,领英消息,雅虎和Gmail邮箱等在内的几个应用之后,他的手机就没有剩余空间了。

因为费用问题而无法使用的现象不仅限于以上两个调查点。 在巴西,自从2013年摩托罗拉的Moto G平价手机系列发布之后, 使用智能手机的低收入人群才大增。在日本,智能手机的月花费 也是不少研究参与者对智能手机望而却步的原因。

在京都出台了一项致力于降低手机的费用的政府法案,许多店家因此推出了非常优惠的智能手机购买折扣,这让人们在很多手机店前大排长龙。"日本政府正推进一套能够将个人的经济、医疗和社会安全数据紧密起来的数字社会安全和税收号码新系统(又名"我的号码"系统),以此增强社会监管,这恰与其大力助推智能手机的举措相吻合。最后,在诸如都柏林这样的一些研究点,高端的苹果和三星手机随处可见。因为几乎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些高端手机,所以也就没有必要通过攀比手机来竞争社会地位。

手机网络服务的获取难题

一旦拥有了智能手机随之而来的是手机上网和购买流量的花销, 而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了数码使用的鸿沟。在喀麦降, 一个每天

提供1GB流量的手机套餐一周的价格是14英镑(约合人民币125元)。一般来说,参与研究的喀麦隆人里低收入者每月花3.5英镑在网络服务获取上,中产阶级参与者的这一数据则是在10英镑左右。而在诸如圣地亚哥一类的调查点,无线网络在包括地铁站、公共图书馆和广场在内的很多地方都是免费提供的。在都柏林,虽然中老年人们可以很轻松地负担起手机的每月消费套餐,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数据流量和无线网络之间的区别却不甚了解。当被问起其中差异时,他们经常说他们不会在家用无线网络下电影,因为他们觉得那样肯定会带来额外的费用。在该地,以年龄划分的数字鸿沟不仅仅是体现在人的收入上,而更多的是在是否拥有对手机网络服务的相关知识上。

对于一些参与研究的卢索兹人来说,他们另一个没有手机的原因是考虑到了其高昂的维修或换新费用。当地把手机话费叫做"airtime",在一项针对50个拥有手机的当地人的调查中,74%的人每天按需充值手机话费,他们一般买最便宜的(价格在20到40便士之间)的套餐。只有一个参与者按月充值话费,每月的费用在20英镑左右。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绝大多数拥有智能手机的当地人而言,每天至少有一会儿他们是不能使用手机通话和上网服务的。鉴于这些限制的存在,人们常常是限量、定量地来使用手机网络服务。他们可能会避免在WhatsApp即时通讯软件上组群,而更倾向于使用数据流量消耗更少的聊天方式。他们也几乎不使用Instagram和YouTube视频这些应用,而且只在真正需要使用流量的时候才打开手机的流量服务。

在进行本书的田野研究之时,乌干达的电信商已经停止了以 刮卡的形式销售手机话费。而在此之前,刮卡是人们充值手机话 费的主要方式,在乡下地区尤其如此。在50个参与了研究者夏洛 特的调查的人中,有30个人都认为充值形式的改变对他们而言是 一项挑战。该情况引发的评论包括"充值手机话费很不容易,特 别是在晚上的时候",以及"这事儿太糟糕了,你必须走很远才 能找到给手机充值的地方"。住在村子里的亲戚们每次想要给手 机充值都只能前往最近的贸易中心。

很多参与研究的卢索兹人家里都通了电。家里没通电的人们可以花大约11便士来使用商店、手机维修店或者咖啡店里的充电座,他们中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在工作的地方充电。老式移动电话的电池待机时间比较长,这一点常常为当地人所称赞。一位中老年男性就将他的智能手机换成了一个"小手机",他解释说他宁愿换手机,也不希望去担心充电的事情。在乌干达北部,村民们需要排队等待使用太阳能电池板来给手机充电,这种电池板是当地主要的电力来源。比如说,当地一位女士使用手机主要是为

了与儿女和亲戚们保持联系,她花了11英镑(约100人民币)买来了一块太阳能电板专门给手机充电,每次充电要花2到3个小时。

手机网络服务难以获取同样也是在雅温得的中产阶级所遇到的问题。许多参与研究的当地人喜欢玩手机游戏,但是要下载这些游戏就需要稳定的网络连接和足够的耐心。在喀麦隆所属的中非地区,网络的覆盖率十分低下,截止2018年1月,因特网的渗透率仅仅只有25%。12虽然喀麦隆的网络普及率高于该地区的平均水平,但其仍然还是落后于非洲其他大多数地方。13要使用诸如谷歌和苹果等应用商店里都需要有账号,但有的智能手机使用者可能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操作,特别是有的时候他们发现喀麦隆并不在某个应用的"授权使用区域"中。14在下载过程中,他们需要填写信用卡号码、苹果账户信息以及另外一些他们可能没有的东西,而这一系列操作流程对他们来说都是"太高科技,太漫长,太难了"。在道路交叉口和商场这些地方,人们可以找到一些"下载处"(法语名graveurs,意为刻录点),这些地方不仅可以维修坏掉的手机,还能提供定位在法国而非喀麦隆的假账号以获取更多下载应用和使用网络服务的机会。

身患残疾可能也会影响到人们获得使用手机网络服务的机会。本书作者之一、来自耶路撒冷东部达拉哈瓦的莱拉•阿贝得•哈珀(Laila Abed Rabho)自小就因患有眼疾而失明,她已经几乎不记得她看不见之前的事了。失明后,莱拉很快就学会了使用盲文来阅读和写作,从大学毕业后,她还继续攻读并获得了博士学位。直到一年前,莱拉都还在使用一个没有网络连接服务、操作简单的"傻瓜"手机。她通过自学学会了如何使用这部手机的各个按钮来给人们打电话、发消息;但是当有人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她就老是只能靠猜是谁在呼叫她了。尽管如此,这部手机还是让她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了,即使出门在外,有需要的话她也还是可以和家人交流,或者打电话(而非发短信)去预约出租车。但是这部手机能提供的功能也仅限于此了。

莱拉在参与研究本项目前不久刚刚购入了她人生中第一部智能手机。她最终选择苹果手机是因为苹果手机内置有一套出色的专为盲人设计的声音辅助软件。买下这部手机所花的钱一部分来自她自己的积蓄,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一项由以色列政府向盲人提供的资助。政府的补助还让她有资格免费获得专家针对残疾人如何使用电子设备而提供的指导。这位专家一共到莱拉家里去了八次,每次上两个小时的课程。这样的培训并不简单,因为你必须非常耐心地等到手机播报出莱拉点击按键以激活的内容。每次在屏幕显示和语音播报之间都有几秒很明显的停顿,这让人很难适应,因为对其他人来说,他们的手机都是能够即时反应的。

有些时候莱拉无法忍受辅助软件发出的声音,通过双击苹果 手机屏幕上的"播放"按钮,她把声音关掉了很多次。手机的播 报声有时候会不顺,而且其中经常包括一些对莱拉而言不甚重要 的内容,比如与Gmail邮件中一些与主题无关的标识等等。尽管 有些缺陷, 但是这部苹果手机还是改变了她的生活, 让她可以轻 松地与其他同专业学者以及盲人同胞们聊天。不管是在短信还是 邮件中,声音辅助软件的朗读和语音转文字功能都十分好用。但 是显然, 莱拉是看不见图片的, 所以她遇到的问题还是在于智能 手机的视觉方面。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 "我没有Instagram,我 也不想用它,有意义吗?"然而,在莱拉的WhatsApp即时通讯软 件的群组聊天中, 群友们包括了一些仍有残存视力的盲人, 他们 会在群里分享一些图片。莱拉无法看见这些图片,只能让群友们 描述出来,这让她颇感沮丧。莱拉说:"虽然现在通过手机我听 《可兰经》或者在谷歌上搜索一些诸如新闻之类的资料都更方便 了,但是我还是不懂要怎么用我的苹果手机来拍照。"智能手机 上另外一个对莱拉帮助很大的软件是字典,就像莱拉所解释的那 样, "如果我想知道一个英文或阿拉伯文的单词的意思,我就可 以用字典来查"。在下面这则短片中,莱拉谈及了在与另一位研 究者玛雅一起为本项目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她使用智能手机的经历 (图35)。

"如果我不小心按错或者按多了键,突然间我点开的就成了苹果云服务而不是我想要的Gmail邮箱,这时我的弟妹就需要过来帮我调整,按下对的按键。有时候我找不到WhatsApp,我也要找人帮忙搞定。

很显然,对于莱拉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她能够靠自己的能力使用智能手机来继续进行她的研究和其他操作,而不是每次遇到手机功能需要重设、或者看不到屏幕就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些状况时都必须去寻求他人的帮助。莱拉发现其实各种手机里的软件比手机本身更好用,这是因为她感觉在苹果智能手机主页的交互功能做得不够好,如果她按错了键或者弄错了其他什么操作,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她就退不回之前的页面。无论如何,虽然在此之前她主要使用的都是电脑,而且有时使用智能手机会受挫,现阶段她还是很喜欢她的新手机。

在本章中,我们在讨论了智能手机的实物性之后接着探讨了各地的人们获取智能手机及其网络服务的费用以及机会,其原因正是因为这些费用让智能手机的实物性尤为突出。学者霍比斯(Hobbis)在所罗门群岛马莱塔省上名为"Lau"的礁湖区域开展的针对智能手机使用的研究¹⁵表明,研究人与手机关系的关键在于理解手机中的那张小的SD存储卡。在《可得性之外》



图3.5 短片: "莱拉的智能手机"。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 show/id XNTg2MzAzOTkzMg==.html

(After Access)一书中,作者唐纳(Donner)记录下了人们为自己使用智能手机的花销买单所带来的影响,其中包括当人们不断认识到使用手机设备的花销在逐渐增加的时候,他们所产生的"计量思维模式"(metered mindset)。16即人们为了减少数据使用,在上网时仅是浅尝辄止,而并不对网络世界进行深入探索。举例来说,即使如今在雅温得和坎帕拉的市区,手机充值点已经随处可见了,但是在卢索兹,很多参与者还是告诉研究人员,他们是如何调整他们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以减少数据流量的使用的。在听到莱拉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了按错一个手机按键可能会带来的麻烦,以及手机交互功能的基础技术的待改进空间。面对与手机实物性相关的问题,普通人往往只能意识到,但无法对其进行改善。这些关于实物性的讨论也影响了我

[®] 视频内容描述: (研究员玛雅采访研究员莱拉) - 莱拉,智能手机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谢天谢地它可帮大忙了,我开始用WhatsApp和Facebook读邮件、收发邮件,我还用WhatsApp发信息、发语音。不过直到不久前,我都还不太会用Zoom,每次收到会议邀请链接,我都得让侄子或者弟媳帮忙。 - 说说三年前吧,你的旧手机使用感怎么样?比起智能手机,旧手机当然差太多了,我想出门,去学校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的时候,很难用它和人交流。比方说,我既不能用WhatsApp也不能查邮件,那会儿我全靠电脑。 - 但你用手机不是用看的,而是用听的,对吗?没错,我会听到邮件或消息的提示音。然后我会让手机播一下内容,听了再回复。 - 在使用这些音频应用程序时,你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吗?没有,我从来没碰到过什么问题。收到文字消息时会有提示音,比方说,我收到的你发来的文字消息,WhatsApp会直接帮我读出来。我都不用专门打开那些程序,所以真的很容易使用。

们对于智能手机本身的看法,即我们不再仅仅将其看作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平台,而是一种工具。人们对自身通讯需要进行仔细排序,以使用这一工具达到特定的交流目的。

屏幕生态(Screen Ecology)

本书下两节都源于我们之前将民族志研究视为对整体情境的探讨的介绍。首先,屏幕生态将智能手机与其他的诸如平板电脑、笔记本/台式电脑和智能电视一类的屏幕联系起来。其次,对"社交生态"(social ecology)的考察则阐明了智能手机所有者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也可能存在多人共用一个智能手机的情况。在本书大多数研究点中,人们都有接触到一系列不同屏幕的机会,基于在洛诺(30名参与者)和日本京都市和高知县(146名参与者)进行的两项问卷调查结果所绘制而成的信息图都支持了这一观点(图3.6和3.7)。



图3.6 米兰洛诺的数码设备使用情况。该图显示了位于洛诺的研究对象中使用多个设备的人数与总人数的比例,该图数据基于由希琳开展的一项涉及当地30名参与者的问卷调查,参与者的年龄在45岁到75岁之间。



图3.7 京都及高知县设备使用情况。该信息图显示了在本研究位于日本的调查点(京都及高知县)中研究对象中使用多个设备的人数与总人数的比例。该图数据基于由劳拉开展的一项涉及当地146名参与者的问卷调查。

在位于都柏林的研究点,许多研究对象除了拥有智能手机之外,还拥有一个平板电脑以及一部或是笔记本、或是台式的计算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还拥有了智能电视。当被问及如何在各个屏幕之间选择时,研究对象们给出的最常见的答案是根据屏幕的尺寸——因为有的老年的研究参与者因为有视力问题,所以屏幕的大小就变得很重要。不过人们的习惯也同样重要。虽然人们声称智能手机不适合用来看电视节目,但是实际上人们还是用智能手机看视频。智能手机在移动便携性上也有明显的优势,这让它成为了可能是唯一能够让人们出门在外时也能观看重要的体育比赛的设备。

在都柏林,苹果的平板电脑在当地中老年人中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数码设备。即使是那些此前拒绝使用任何形式的电脑的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在有了平板电脑后,也很快开始用其与亲戚们联络以及制作电子相册。但是到了2019年,平板电脑日渐式微;¹⁷因为与新一代大尺寸的智能手机相比,后者更加的移动便携。玛娅虽然还留着她的苹果牌平板电脑用来进行创意写作,但她现在都是用苹果手机来与人们进行视频通话了。而另外一些人则与玛娅不同,他们开始更多地使用平板而非智能手机。以埃蒙为例,

他既把他的苹果牌平板电脑当作相机用,也把它当作手机用。埃蒙年纪大了,手指没那么灵活了,他现在更青睐平板电脑上更大的屏幕和显示图标。不管是在汽车里还是火车上,埃蒙都随身携带他的平板电脑。为了达到他让平板"一机通用"的目的,埃蒙还将其观看包括网飞(Netflix)在内的电视节目的屏幕从电视转移到了平板。对于其他在都柏林的研究参与者而言,笔记本电脑占据了其绝大多数的屏幕使用时间,因为在笔记本电脑上使用网上银行、在线购物和连接到其他常规网页比起在智能手机上的使用相关的应用要简单得多。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发现手机的应用使用起来很笨拙、不方便,还不如在电脑上打开相应的网页来操作,所以她避免使用几乎所有的手机应用。

对于另外一些在都柏林的研究对象来说, 他们的屏幕选择则 迁移到了智能电视上。他们不光可以用智能电视来收看电视直播 节目,还能够观看其他在大屏幕上播放效果更好的内容,包括度 假或者婚礼时拍摄的视频以及相片。总的来说,对于个人而言, 他们可以只专注于使用单一设备(比如平板或者笔记本电脑)来 上网, 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很少发生, 因为大多数人根据所涉及的 事项的不同, 会在不同设备中来回切换。随着电脑云储存服务和 自动数据同步功能的逐渐发展,人们也无缝衔接地在不同场合使 用不同的设备——外出时使用电脑、在床上准备休息时使用平 板、当需要持续写作时使用笔记本电脑、和家人进行Skype视频 通话活动时则使用智能电视。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每种"屏 幕生态"中涉及到的设备都是带屏幕的。无屏幕的固定电话对于 许多在爱尔兰的中老年人而言还是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主 要是因为其中有些中老年人的父母还在世,而这些九十多岁的老 人这辈子不会再去使用除了座机以外的任何通讯设备。与爱尔兰 的情况相反, 在本托, 因为大家的日常交流都转移到 了"WhatsApp"即时通讯平台上,加之人们也厌倦了无休无止的 电话营销,于是干脆将固定电话停用了。

上文中,我们提到了在雅温得的人通常会拥有两部智能手机以相应地使用当地两家主要的通讯供应商提供的手机网络服务。不仅如此,他们可能还会分别在两部手机上使用不同的功能。以当地的退休老人为例,他们常常会留着一个手机来专门使用WhatsApp即时通讯,而在另一个手机上则使用其他的社交网络媒体,比如脸书(Facebook)等。此外,中老年人们几乎人人都有一台尺寸不小的电视,而且他们还一般都有收音机。但是只有寥寥几人拥有笔记本或者台式计算机,而且即便有,电脑也仅仅只是被用来储存或者传输诸如照片或者视频一类的文件,其起到的作用和一个传统相册差不多。在当地,电视屏幕在人们的生活中

占主导地位。电视被看作是家庭共有而非个人专属的设备。一般 来说,只要在人们醒来做完了祷告或者运动之后,他们似乎就会 条件反射地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打开电视。

在雅温得,大卫和埃西有每天早上6点去了教堂回来后就把电视打开的习惯,除此之外,家庭成员之间还会互相传递着分享使用各种屏幕。这对夫妇在他们一个做医生的儿子送给他们的平板电脑上主要玩诸如祖玛和纸牌一类的游戏,而他们的小儿子则喜欢用这个平板来玩赛车游戏或者进行网上购物。就其他设备的共同使用而言,每个家庭成员一般都自己用自己的智能手机,但他们可能会合用电视,其中一个儿子有两部电视。从分享的角度来看,智能手机主要是被大家用来传递着一起看视频和图片,就像在看电视一样,亲戚朋友们常常在茶余饭后谈起手机上这些内容。可以经常听到有人说"诶,你看过这个……了吗?"或者"你对某个朋友刚发过来的这个视频怎么看?"在这个约莫有十来个人的房间里,人们会不停地传递智能手机,聊天围绕着手机上的内容。

屏幕生态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家庭之内的屏幕传递和共享。接下来的案例来自上海,它说明了屏幕生态可能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家庭本身的性质。在太太的催促声中,黄先生快速浏览完了手机微信上正在阅读的文章,来到晚餐餐桌前。吃晚饭的时候,电视的新闻频道会一直开着当背景音(图3.8)。电视新闻里提到了最近的鲜花展,黄先生立马点开高德地图查了展览的位置,同时,黄太太查了一下天气。搜索结果显示,如果坐地铁或者公交到展览的地方,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在这时,放在厨房操作台上的平板电脑响了起来。黄太太 开心地喊道: "肯定是小涛!"她跑去厨房,拿来平板放在餐桌 上,和他们的外孙小涛通话。他们的女婿在北京工作,外孙也跟 着住在北京。虽然一家人每三个月才会来上海探望老两口一次, 但是他们的女儿给了黄太太这个平板电脑,让父母能够在更大的 屏幕上和女儿一家进行微信视频聊天。黄先生时不时地给正在和 小涛快乐地聊天的黄太太拍下几张照片,然后发到微信上的家庭 群里。黄太太和小涛这边还正在说着话,小涛的奶奶就已经在群 里回复了一个 "拍得好"的微信动态表情。因为奶奶正在小涛 家小住,她就可以从另一边拍下小涛和外婆的视频聊天的场景发 到微信群里。黄太太转手把这些照片发送到了她微信上的"姐妹 群",和群里三个闺蜜一同分享。

以上仅仅是上海普通人家晚餐的场景,但是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这样一个无甚特别的场景却至少涉及到了三个地点和八个 屏幕。其间拍下的照片也为这对退休夫妇和他们外孙培养感情的



图3.8 上海人家的"屏幕生态"案例(鸟瞰图)。黄氏夫妇在上海的家中的用餐区域示意图展现了不同屏幕在其家中的摆放位置。研究员王心远制图。

珍贵时刻留下了纪念。仔细观察这些屏幕所处位置,我们发现,这些屏幕不仅强化了不同室内空间的用途,更将不同的亲属关系镶嵌进室内空间中。在过去,把家人的照片放在房间各处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而现在得益于这些屏幕,就感觉像是这些照片活过来了一样。这一家庭内的屏幕生态系统相当复杂,黄氏夫妇的卧室里还有另外一台电视机,以及现在主要是黄先生在用的、从他们女儿那里"继承"过来的一个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台式电脑,有些时候他们的猫也会趴在上面打个盹。

下午的时候,如果天好,夫妇俩就会拿上各自的手机,坐在阳台上喝茶。拥有平板电脑意味着黄太太可以要么在阳台上看剧,要么拿着平板去厨房一边煮饭一边继续追剧。在煮饭的过程中,黄太太有时会用"下厨房"应用来看视频菜谱,以及在全球最大的在线视频播放平台之一"爱奇艺"上看节目(爱奇艺也被称作"中国网飞",其每月的视频播放总时长达到了60亿个小时)。晚饭后,这对夫妇则更喜欢用台式电脑来下中国象棋、网上购物以及查看股市情况。黄太太使用智能手机的烦恼是,她总忍不住时不时在手机应用里查看股票涨跌,后来她干脆把股票应



图3.9 黄家室内布局图(两个卧室及阳台)。研究员王心远制图。

用从手机上删除了。黄太太对此说: "我的脑子都被这个应用控制了,就像上瘾一样,那段时间我都觉得我没以前那么开心了。"虽然在夫妇俩的卧室里还有一台电视,但是他们在这个房间里最经常使用的带屏设备还是智能手机。包括在他们半小时的睡前阅读时间里,也穿插着对于手机的使用——黄太太会浏览朋友们的微信朋友圈,而黄先生则会用喜马拉雅电台应用收听历史类播客。

以上这些调查结果展示了复媒体(polymedia)¹⁸的当代经验,即多数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情景中,他们手边总是有多个媒介,而且各个媒介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其中的每一个媒介都在整体环境中发展出其各自的"生态"位。比如在前文中提到的雅温得的例子中,人们在看电视的同时也在看他们自己的智能手机,但"一直都开着的"电视象征了家庭作为整体的存在。这说明把智能手机作为孤立的事物看待是行不通的。因为在真实生活中,人们对于智能手机的定义和体验都与其他同时出现的、可以替代的屏幕有关,又与人们认为哪个屏幕更适合用来做什么事有关。

社交生态

正如智能手机只有在与其他屏幕相联系在一起时才展现出其意义,我们必须要思考手机所有者与其他人的关系,这也是社会生态学中最重要的观点。¹⁹在卢索兹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例子,在50个参与研究的人中,只有4个人单独使用自己的手机,而剩下的参与者平均和可能包括孩子、兄弟姐妹、伴侣、邻居或者朋友在内的另外三个人共用一台手机,这些与受访者共用手机的人们会用手机来打游戏、拍照、给朋友打电话以及播放音乐。有时候一些受访者抱怨其他人"乱用手机",比如偷用了话费、占用手机内存,或者在半夜打电话。在这些不愉快之后,他们就不会借手机给那些有使用劣迹的人。

在当地的研究发现,有30名调查对象(占研究总人数的66%)都说他们在近六个月里和他们的亲友共享了手机话费,且有30人(占比60%)表示他们收到过亲友帮他们充的话费,这说明人们和其亲戚朋友共同承担了电话花销。在当地,"响两声就挂"的行为也非常的普遍,即当一个人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拨出电话只响一两声就挂掉,然后希望对方花钱回电。这些做法都可使资源在不同社交网络中传递,反过来,这也加强了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性。

在卢索兹, 纳吉托和她的儿子合伙拥有并且经营一家美发沙 龙(图3.10)。她虽然拥有一部用来打工作电话的功能"小手 机",却没有足够的钱来为自己买一部智能手机,所以她现在和 儿子合用一部。每隔一周,他们给手机改密码、换背景图,轮流 成为这部智能手机的主要使用者。这样一来,纳吉托和她的儿子 既都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对于手机的独立使用权, 又能够随时在现 有的手机主要使用者的允许下使用这部手机。在手机里有些特定 的应用是只有其中一个人会用到的, 比如纳吉托的儿子会用到有 个叫做"爱之物语"的应用,他会在应用里挑选一些浪漫的爱情 语句发给他的女朋友。纳吉托的儿子也是两个人中那个知道怎么 给手机下载新歌的人, 他和妈妈会定期更新手机歌单, 在听到广 播里的一些他们喜欢的新歌的时候尤其如此。在纳吉托主要使用 手机的那个星期,她就会在手机上找属于她的、她挚爱的干达歌 曲。20他们在手机上的图片是共享通用的,里面主要是纳吉托给 她年幼的孙子孙女拍的照片,特别是在比如她生日之类的特殊的 场合,她都会通过给他们拍照来"留下美好回忆"。

而在其他关于合用手机的例子里,人们的分享既不是相互的,也并不平等。在乌干达其他地区做研究的布瑞尔(Burrell)²¹探讨了分享手机是如何助长了当地的等级制度的。



图3.10 纳吉托在其美发店与儿子、孙子合影。研究员夏洛特拍摄。

以在卢索兹的单身母亲埃森为例,埃森听到过因特网的存在,因为她时常听到其他人说,通过网络,一个人就能了解到发生在乌干达之外的事情,但是她却从不知道网络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埃森没有上过学,工作不稳定,加之孩子的父亲还不帮忙,所以她每天都在为了房租和学费奔波,也买不起属于自己的手机。一个月有那么一两次,她会把话费充到邻居的手机上,给她在农村老家的亲戚们打电话,而每一次,她的邻居都必须要先向她演示怎么拨号和打出去。通常,埃森打电话是为了确认她的亲戚们是不是一切安好,有没有哪一个人病了或者有没有缺什么东西。如果埃森的亲戚需要跟她讲电话,他们则可以把电话打到她邻居的手机上。上次和亲戚通话时,他们告诉埃森她的妈妈病了。埃森本想亲自返回村中去看看她如何了,但因为没有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而没能成行,于是她转而给亲戚汇了钱回去。

在接受采访时,埃森还在等待着关于她妈妈的健康状况的最新消息,因为在那次电话之后,埃森就再也没能给亲戚们打上电话——她在找邻居借手机这件事上遇到了麻烦。她曾经无意中听到邻居们在看到她走过去时抱怨"她过来就是来打扰我们的",这让埃森现在不敢开口求借了。埃森也试过转而向另外一个邻居借手机,但是这位邻居"当场就彻底地拒绝了"——邻居宣称她

的手机没有电了,而且她经常不在家。这些经历让埃森感觉到 "彻底的无望",但是因为她现在是给她的孩子们"既当妈又当 爹",她还是下定决心要坚强。

在卢索兹,人们常常说他们为在农村家中的老人买了手机,以便和他们保持联系,方便远距离照顾他们。这和在达拉哈瓦的巴基斯坦人的情况很像——当地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的手机都不是自己买的,而是家中成员送给他们的。虽然莱拉和玛雅分别在两地的研究都是针对单身寡妇,但是两个研究中的主要研究对象都不是一个人独自生活的。一直以来,这里存在着个人要和其核心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同住的社会期待。不管这个成员是父母,孩子或者兄弟姐妹,这种期待转而又影响了智能手机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因为大多数的中老年人都住在家中,所以他们经常会参与照顾第三代。因为他们的孙辈会在他们的手机上看儿童节目,这意味着在照顾过程中,这些中老年人们的智能手机是处于在被分享的状态中。虽然这些祖父祖母们并非总是乐意同小孩子们分享,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小朋友似乎总有能哄得大人给他们手机玩的令人惊叹的本领。

在那些已经不怎么存在大家庭的地方,仍然存在着配偶之间 共用一部手机的例子。在都柏林,一个在原则上没有手机的男人 有时候会留他妻子的电话作为他的联系方式,或者在开车的时候 让他的妻子调出她手机上的谷歌地图。但是反过来,他也会在家 用电脑上操作他们夫妻的银行业务以及处理别的他妻子不感兴趣 的事情。传统的性别分工是该问题的关键,如果智能手机被构想 成为一个让人们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的设备,使用手机这件事就 会落到妻子这个角色的头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虽然下面这种 例子并不常见,但是配偶之间可能会将他们的手机视为是可混用 的一一他们知道彼此的密码,而且在手机响起来的时候,如果他 们当时正好离手机更近,就会直接把电话接起来。一个位于都柏 林研究点的女性还坦诚道,她会通过渲染自己不会用手机这件事 来恭维她孩子们熟练的手机使用技巧。"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并不 介意表现得更无知一点,让孩子们来操作。有点像是扮演一个角 色,你对他们说'你更厉害些,还是你来吧'。"

图3.11提供了更详细的关于配偶之间共用手机情况的研究,该信息图按照年龄组划分,基于对于上海12对配偶的采访绘制而成。目前来看,越年长的配偶所使用的应用的数量也越少。四十来岁的受访配偶常常同样拥有诸如十分受欢迎的大众点评(又被称为"中国版Yelp")在内的消费推荐及评价应用软件,因为这个年龄群组更有可能会出去尝试新的餐馆或者不太熟悉的地方,他们也会共享一些关于支付和旅游信息的功能性应用。五六十岁

上海不同年龄段十二对夫妻的手机应用使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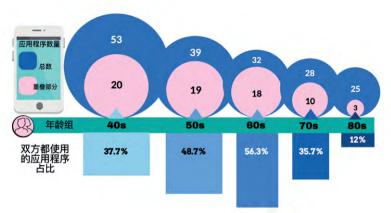


图3.11 上海不同年龄段十二对夫妻的手机应用使用情况。研究员王心远制图。

的受访者因为彼此分享退休后的休闲生活,他们同样拥有是则更经常是一些比如视频和游戏之类的应用。虽然问卷显示,70岁以上的配偶中,两个人同样都拥有的应用数量更少一些,但深入采访的结果揭示了其实事实恰好相反。因为这些更年老的配偶变得更加互相依赖,而且更经常一起行动,所以他们分享使用手机的情况更为普遍,以至于没有什么必要在两个手机上都装上同样的应用。比如说,在七十多岁这个年龄段的夫妇中,常常只有一个人的智能手机里是有"滴滴打车"软件的,而在线购物应用"淘宝"、"拼多多"则只会被下载到妻子的手机里,因为传统意义上妻子是需要负责购物的那个。通过这种方式,藉由智能手机,人们表达他们关于"何为夫妻"不断变化的观念。

社会生态既可以指配偶之间的联系,也可以指隔代亲人之间的联系。在对中老年人进行的调查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他们的智能手机里的铃声或者游戏都是他们的子孙辈借去手机后下载的。在圣地亚哥,在研究员阿方索开设的智能手机课堂上,有一个学生经常会因为她孙子未经允许拿了她的手机而生气。有一次,她让阿方索删掉她孙子下到她手机上的一个她觉得"令人作呕"的视频,还让他把一些游戏和其他应用也给删掉;她孙子已经在这些应用上花了她大概60英镑,而且其中包含的都是关于女生的一些游戏以及其他内容。这件事情的关键在于该学生的孙子已经把自己的指纹录入进了她的手机里,而且还知道她的手机密码,所以阿方索得教她如何更改她手机的安全设置。

网络

本章中关于"屏幕生态"和"社会生态"的研究都阐明了一个道理,即为什么将智能手机研究仅仅视为对手机与其个人所有者之间关系的探讨是具有误导性的。即使是单户家庭也不足以作为该研究中的基础分析单位。比如,和黄先生一家通过屏幕相连的另一户家庭中也相应地也拥有一系列的屏幕。智能手机因而常常是将社会网络而非个人联系起来。在本研究开始之前,两位资深的社会学家在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著作《联网》(Networked)22一书中提出,随着互联网兴起和新的通讯科技的发展,我们不应过多思考人类是如何居住在群体之中,或者其与邻近社区之间的关系,而应当更多地去关注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因为个人则是网络中的不同的中枢。然而,我们之前基于社交媒体使用和影响的人类学研究《我们为什么发帖》(Why We Post)则得出与该论述不同的意见。我们的研究发现,社交网络经常会被用来修补或者维护传统的诸如家庭和社区在内的人类群体。23

而当涉及到比社交媒体多了很多功能的智能手机时,则很难将我们的研究发现与任何特定的社会走向相适配。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做出如下论断: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协调前文中提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个人网络的转向与传统群组的修复这两者可能同时成立。一方面,智能手机在社交网络中不断被用作人与人联系的中枢。比如,无论我们的亲友身在何方,智能手机都将我们与他们联系了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在诸如米兰和都柏林一类的调查点发现,社交媒体"脸书"成为了一大社区站点,人们在上面发布包括社区共进早餐、当地社区园地动态,体育赛事或者"卫生城市大评选"24等活动的帖子。在"屏幕生态"一节中,我们例证了智能手机是如何巩固了家庭内部的联系并拓宽了家庭的意义,而并非取代了人与其所属群体之间的联系。当网络的概念指代的并非仅仅是个人与网络的联结,而是如同在中国的例子中展现出来的那样,是智能手机与网络之间的联结时,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网络这一概念。

同理,我们从关注智能手机如何让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结,转而关注其如何作为一个联结事物的枢纽。几十年来,人们总在说我们的生活即将迎来重大变化,马上就会体验到某种叫"物联网"²⁵的事物。但这也导致我们对其中潜在的安全问题产生新的担忧。²⁶虽然很多关于"物联网"的说法都是商业噱头,"物联网"才刚刚起步,但是在都柏林我们也开始观察到了一些端倪。都柏林的人们曾经很少会用智能手机控制家中的设备,比如在回家前提前打开供暖系统,或者使其能在出国的时候检查家中的安

保系统。如今,可视门铃的安装还正在普及中。在都柏林,通过蓝牙连接手机和汽车,以便在开车时通话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比如,一位男士总会在探望年迈的父亲后,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和他姐妹通话,做详尽汇报。手机的语音助手仍未被广泛用来连接手机和其他设备,虽然有些人会用到Siri。但是甚至连大多数都柏林人都拥有的亚马逊语音助手Alexa在实际生活中都几乎沦为了声控广播(更不要提智能手机了)。虽然"物联网"的使用还十分受限,但其的确说明,智能手机作为远程控制枢纽注定会在其与其他科技进行互动、形成一张网络的过程中逐增其重要性。

结语

在此章题目中使用"情境"一词并不是想让其听起来像是本书的背景介绍,或是在进入正题前的开胃小菜。事实上,同第二章一样,本章其中所呈现的内容也阐述了影响智能手机的性质及其流行原因的重要因素。此章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智能手机作为物质性客体的影响,即手机的价值既可能会被用来彰显人们的身份地位,也可能让他们处于被偷的风险之下;使用智能手机的花销可能对于低收入人群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此外,对于有的手机用户来说,智能手机也改变了他们和其他包括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以及电视在内的手机的"姊妹"屏幕的关系。

当人们共享智能手机时,这些手机有助于在配偶或其他人之间 形成一种相互的关系,这些关系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对民族志作为 对整体性情境的研究的定义如此重要。"整体性情境"明确地表明 情境是相互的:不仅仅是人们在使用智能手机,反过来,智能手机 也在影响人际关系的构成。在我们理解智能手机的使用时,夫妻之 间的关系可能为此问题提供了情境;但是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其本身就成了配偶之间建立联系的情境。在上 海黄家的这个例子中,其重点并不仅仅在于简单地分析有多少个屏 幕在被使用,而是通过理解这些设备之间的内在联系,来理解家庭 关系的本质,以及家庭运作方式的变化,因为这些屏幕使得人们把 不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际关系也囊括进来了。

此前,住宅空间的四面墙将住在家里和家外的亲人们划分开来,摆出的亲人照片是更大范围的"家庭"的证明。而如今,人们利用多媒体,通过多个屏幕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够出现在他们的家居空间以内——当人们点开微信或者视频,这些亲人就会出现在屏幕上。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问题,即这种将大家庭囊括进来的情况是否是最近才兴起的,或者其仅仅只是又转回到

了人们在向城市移民之前经历过的更为传统的大家庭生活?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屏幕生态"和"社会生态"同样都对解释家庭多样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与之相似,智能手机及其服务的高昂花销和获取难题并不单纯 是经济原因,对其影响的理解也不应仅限于什么样的人能w用上什 么样的手机及服务。这两者既反映了更广泛的不平等和权力之间的 关系,也对这一关系造成影响。比方说,依赖邻居来给手机充电或 者获得使用手机的机会可能会为人们引来攻击和羞辱。数字鸿沟可 能会变成数字裂痕, 裂痕的一侧是那些获得了手机和手机服务的 人,他们因此可以成为国际交流的一份子——通过让移民家庭中的 不论身在何方的人们都联结起来,智能手机使得国际交流成为可 能。而在裂痕的另一侧,是那些负担不起手机及其服务,以及欠缺 使用手机必要知识技能的人。面对科技发展,他们并非是在原地路 步, 而是和同龄人相比起来被科技发展变成了处于社会底层的数码 文盲。本托的情况则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人若是买不起手 机或者欠缺相关知识技能,他们就要向他们的朋友求助,大家团结 一致、相互依存、形成了正向的关怀网络。对于像智能手机这样的 设备,对其情境的考量尤为重要,因为智能手机可以变成某种控制 中枢,以此为中点,其他科技和人有组织地扩散开来。能像智能手 机一样深深嵌入我们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东西十分少见,所以我 们对于其使用情境的考量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 1 人类学家尼克勒素(Nicolescu)在南意大利针对社交媒体进行的研究表明了时尚风格和外表在当地是如何几乎被看作是一项维护意大利声誉的公民义务,而非仅仅是一件个人的事。
- 2 Fortunati 2013.
- 3 "驯化"(domestication)一词也涉及"媒体驯化"这一更宽泛的理论,详见Silverstone and Morley 1992, 16 22。
- 4 Holroyd 2017.
- 5 乌干达国家信息技术管理局(NITA), 2018。
- 6 乌干达国家信息技术管理局(NITA), 2018。
- 7 参见 Deloitte 2016, 4。
- 8 研究者夏洛特在2018年9月到12月针对50名研究对象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平均每户人口为5.6人的家庭中,平均1个男性和0.65个女性拥有移动手机,且0.9个男性和0.6个女性拥有智能手机。相比平均年龄为38岁的移动手机用户,家庭中智能手机用户的平均年龄为31岁。

- 9 相比农村地区,坎帕拉拥有更好的电讯、电力以及因特网基础设施。见Namatovu and Saebo 2015. 38。
- 10 WeAreSocial 2018
- 11 日本共同通讯社, 2019。
- 12 WeAreSocial 2018
- 13 2008年开展的喀麦隆因特网使用调查详见WeAreSocial, 2018, 以及 Mumbere 2018(文中第二张幻灯片)。
- 14 由于苹果商店的地域限制,其商店中某些应用软件不会在所有国家都上架。如果用户并非来自"上架国家",他们则不能下载、使用相关游戏或应用,此事常常让这些地区的用户受挫。
- 15 Hobbis 2020_o
- 16 Donner 2015, 215.
- 17 Spadafora 2018.
- 18 Madianou and Miller 2012, 125 39.
- 19 此处"社会生态"一词为本书中的专门用法,并无意参照其他研究中对于该词的使用(如: Ling, 2012)。
- 20 干达人是布干达土著民族,布干达是现今乌干达境内最大的古老王国。干达也指由乌干达人发展起来的一种音乐文化。
- 21 Burrell (2010) 的民族志研究位于乌干达西南部农村。
- 22 Rainie and Wellman 2014.
- 23 Miller et al. 2016, 181 92.
- 24 "卫生城市大评选"是爱尔兰国家级年度竞赛,环境最良好的参赛 小镇会被授予该奖项,奖励其为改善本地居民生活质量而做出的努力。
- 25 有一刊物叫作"物联网"(IEEE),此处详见物联网,2020,其网站访问地址为: https://ieeexplore.ieee.org/xpl/RecentIssue.jsp?punumber=6488907
- 26 Li et al. 2017.

第四章 从手机应用到日常生活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引言: 从手机应用之外谈起

在对智能手机进行研究时,我们很自然会把手机想象成一部手机应用的机器,也就是将智能手机看作其所包含的各种应用的总和。而反过来,手机应用则被视为机器上的各类装置,各司其职。如此,回答"什么是手机应用?"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回答本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智能手机?"。然而,民族志研究给出的答案是基于观察到的实际使用情况,而非潜在的使用情况。本章将要展开介绍的是,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任务场景中使用手机,而非如何使用某一个具体的手机应用。在不同的任务场景中,人们会因势使用不同的手机应用组合。1

本章还将考虑一些明显相关的外部因素。比如手机应用开发者,其本身或许并不是我们研究的直接对象,但他们对于应用的创造和任务场景的设想,在智能手机的使用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同时,我们还会延续第3章中关于智能手机作为物品的讨论。手机应用也是物质客体,它们以图标形式展示在智能手机屏幕上,一旦触碰就能激活;手机应用的图标,可以迁移到不同的屏幕,也可以根据特定的兴趣、功能或使用频率归入到不同的文件夹。同时,在智能手机使用中,手机应用是作为综合的还是单一用途的组成要素,也存在巨大差异。本章也会讨论这种差异。

本章从手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任务展开,而这条轨迹也反映了着重对手机应用进行全面了解的研究路径。正因如此,研究结果往往以类似于故事的块状形式呈现,而非彼此割裂的数据与分析。在这样的叙事中,手机应用不仅仅是手机里相互独立的功

能,而是镶嵌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之中。沿此轨迹,本章将进一步聚焦与健康相关的应用场景,加深对手机应用在日常生活用途中的理解。以此得到的进一步结论,将强化我们从有效运用,而非从技术特性,来理解手机应用的观点。我们发现在实际使用中,和健康有关的应用大多不是专门为健康而设计开发的。但这并不代表手机应用的使用功能与其设计初衷对立,我们希望揭示的是,许多应用以及智能手机本身都蕴含了一种开放性,用户正是通过这样的开放性对手机使用进行再次创造,由此,充分发挥手机应用中蕴藏的各种可能性。

手机应用采访

在项目筹备阶段,团队成员已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每个人都将深入采访至少 25 名参与者,了解有关他们智能手机应用的情况。采访以非常具体的方式进行,我们不会抽象而笼统与人们谈论智能手机的使用情况,而是让他们打开智能手机,以便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屏幕上显示的每个手机应用,然后逐一进行讨论(图4.1)。



图4.1 典型的展示了不同应用的三星手机屏幕。研究员丹尼尔拍摄。

这种采访的方式很有必要,因为在浏览手机应用时,参与者 经常表示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使用过这个或是那个应用。就像人 们会很快对日常生活会习以为常一样。所以,人们对于手机使用 的记忆需要被激活,有时往往只需在点开某个应用,就能够让受 访者想起具体的故事或打开话匣子。如果不实际地逐个检查 手机应用,我们就无法全面地了解手机应用使用的各种情境与各 类任务。这一方法还让我们了解到真实使用的手机应用有多少, 是哪些。

图4.2展示了在上海调查点平均年龄59岁、共计30位参与者的数据。图表显示,参与者年龄越大、使用的手机应用越少,但随着目前中老年群体的年龄进一步增长,这些差异有可能会缩小。总体来看,这一群体真正使用的手机应用数量平均为24.5个。图4.2将真正使用的手机应用与年龄和性别进行比较,而图4.3则展示了哪些应用最为常见。

再以都柏林为例,当地两个调查点共进行了57次这样的采访,参与者的年龄从40多岁到80多岁不等。与上海一样,调查范围只涵盖参与者真正使用的手机应用,而不包括那些仅仅装载在手机上的应用。在考虑手机应用本身之前,智能手机具有几乎每个人都会使用的内置功能,包括相机、时钟/闹钟功能、手电筒、语音电话和短信等;至少80%用户会使用的手机应用,包括WhatsApp即时通讯应用、电子邮件应用(如Gmail邮箱)、日历应用和浏览器应用(如Chrome浏览器或Safari浏览器)。

受访者中半数以上、80%以会使用的手机应用包括:交通应用如都柏林巴士(Dublin Bus)和爱尔兰铁路(Irish Rail),新闻应用如爱尔兰广电总台新闻(RTÉ news)、Journal新闻网

上海不同年龄段与性别组所使用手机应用的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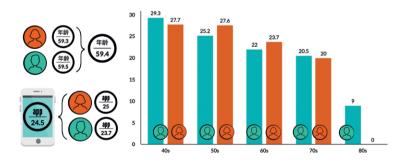


图4.2 上海调查点不同年龄和性别群体使用手机应用的平均应用数量(2018)。研究员王心远制图。



图4.3 上海调查点30名参与者中最常使用的前十手机应用。²研究员王心远制图。

(Journal. ie)、英国广播公司(BBC)、爱尔兰时报(The Irish Times)、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卫报(the Guardian),天气应用如爱尔兰气象局(Met Eireann)、YR天气,照片应用如Gallery图库、谷歌相册(Google Photos),广播应用如爱尔兰广电总台广播(RTÉ radio),航空应用如瑞安航空(RyanAir)、爱尔兰航空(Aer Lingus),网络摄像应用如Skype即时通讯、Facetime视频聊天,音乐应用如声田(Spotify)、iTunes播放器,地图应用如谷歌地图(Google Maps),以及脸书(Facebook)、脸书即时通(Facebook Messenger)和YouTube视频;其他不太常用的手机应用示例可参见于下文的图表(图4.4)。

通常来说,中老年用户会使用的手机应用为 25至30 个,但在同一调查点,年轻人活跃使用的手机应用则可多达 100 个,并且对于之前列出的常见手机应用,年轻人的使用频率比也会更高。

我们曾打算展示更多类似的量化结果,但随着研究推进,调研团队认为将这些量化结果理解为定性观察的一种可视化呈现方式更为合理。因为此类采访的真正成效在于获取真实深入的故事和实际情境中使用状况。至于量化的数字,则很可能会产生误导。首先,造成误导原因包括很难准确定义手机应用究竟有没有被使用。例如,某个应用可能是被自己的孩子安装在手机上,多数情况仅被下载、使用过一次,然后再也没有使用;即便后来它可能又被使用了两三次,但人们往往对此含糊不清,他们也许会



图4.4 爱尔兰调查点57名参与者最常用的应用精选。乔治亚娜•穆拉留制图。

说自己没有用过,然后又突然想起某些使用过的场景。其次,手机应用可能只是多种访问形式的其中一种渠道,如果一个人在手机上安装了猫途鹰(TripAdvisor)旅游应用,但随后表示自己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浏览器直接访问猫途鹰,而不是通过手机应用,那么这是否应该被记录为对猫途鹰应用的使用呢?

第三个原因在于第三章提及的"社会生态"(social ecology)和"屏幕生态"(screen ecology)的复杂性。比如,一个人的手机上没有银行应用的原因是其配偶帮忙处理了银行业务,这是否是手机上银行应用的替代存在?如果人们在iPad平板而不是手机上使用应用,这也算手机应用么?还是应该将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区别对待?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本例还是本书中,我们对具体的量化结果都抱有谨慎使用的态度,并且更信任定性方面的结论。因为我们研究的关键是要理解人们如何在具体场景中使用手机应用,以及手机应用产生了何种影响,而不是试图给出智能手机应用的标准化定义,也不是精确计算出在这一小样本人群中各种手机应用使用的精确占比。

可调控解决主义 (Scalable Solutionism)

所有个这些都让我们更迫切地想知道手机应用究竟是什么。手机应用这个词本身在某些方面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涵盖了太多不同的"物种"。往往一款手机应用更像是一个动物园,而不是单个动物。《手机应用分类大全》(Appified)3一书给出了更详尽的解释。此书共30章,每章介绍一款手机应用,并以此作为章节命名。其中有一章名为"今天是星期二吗?"(Is it Tuesday?)。4这款应用简直是一本正经地开玩笑,因为它唯一能做事就是回答"今天是星期二吗?"这个问题(图4.5),不过,到目前为止都是相当准确的。这款应用折射出人们用幽默和讽刺应对新兴的手机应用文化(app culture),无论何种情况,人们脑子里想的就是"看看有什么应用可以……"。正如该章节的作者所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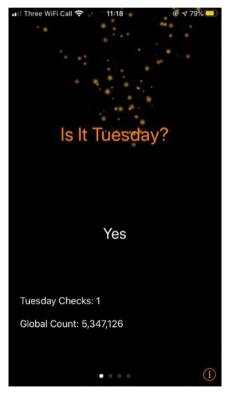


图4.5 iPhone版"今天是星期二吗?"应用的屏幕截图。屏幕显示用户确认今天是否是星期二的次数,以及当天全球确认的总次数。截屏乔治亚娜·穆拉留提供。

到的,对拿着锤子的人来说,一切都像钉子。那么,对于应用开发人员来说,一切都像是可以通过应用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观察基础上,作者展开对诸如微功能性和解决主义等主题的探讨。

与"星期二"应用正好相反的是本书另一章将讨论的中国的 微信(WeChat)。5从社交媒体到支付水费账单,微信可谓是手机应用界的终极瑞士军刀,具有比脸书等社交媒体广泛得多的功能。该章节的作者认为,基于文本的通讯软件成功的背后往往是持续初步增量的功能。这类应用的底层基础架构,能够不断地根据用户的潜在需要更新迭代,从支付到预约医生,再到可能的数百种其他手机应用功能。而在其他场景下,实际每个功能都代表一款独立的应用。

更注重技术分析的的文献更强调可用性(affordance),指的是手机应用的设计本身引导使人们以某种特定方式使用它。而,从人类学更注重人们在实际应用中如何使用应用。因此观察相反的过程同样重要,从复杂到简单。就如同,一把瑞士军刀在一些喝酒的人手中只发挥了开瓶器的功能。例如,在圣地亚哥教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时,研究员阿方索发现对一些学生而言,YouTube视频的日常使用功能只有单一的播放音乐;同时,研究员玛莉亚在巴西本托的一名受访者仅仅将脸书用记别人的生日。

我们用"可调控解决主义"一词来指代这两种路径。首先,"今天是星期二吗?"和微信这两款应用代表了两个极端:具有单一微功能的应用和意图涵盖一切用途的应用。大多数手机应用介于两者之间,是"可调控解决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这一词也适用于描述上述段落中讨论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即手机应用不仅是其设计者的创造和意图,大多数情况下,个人用户脑海中都有某个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或某个特定的任务,对他们而言,手机应用只在于与个人关注相关的一部分潜在功能,也可以说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手机应用的全部。

选择"解决主义"这个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该词反应了手机应用文化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影响。人类学家卡特里安·皮佩(Katrien Pype)有关数字基础设施和初创企业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沙萨(Kinshasa)的研究不仅仅观察人们如何创造和使用手机应用。皮佩认为数字技术的兴起,对人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让解决主义的理念更深入人心。金沙萨目前存在"可解决性"的一整套舆论语境,这一概念与经济发展与经济援助的语境相共鸣,已被内化成为一种共识,即任何城市发展的困境都将会有对应的数字解决方案。皮佩的研究可以说是真罗佐夫(Morozov)的《技术至

死》(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⁷的本土案例,揭示了这种技术解决主义的全球趋势。

这一认识回应了我们在第二章中所强调的,智能手机的某些重要影响在于语境而非具体使用。数字技术领域的发展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和一系列期望,人们现在更倾向于通过解决问题的视角和"过得更好(vivre mieux)"的想象力来看待世界,这根植于对技术的官方舆论语境和"智慧城市"的理念之中。然而,设想置身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所处的情境,薄弱的基础设施、受限的互联网访问,这种乌托邦式的愿景与人们的实际体验相去甚远。因此皮佩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即在寻找实际解决方案时人们转向"自下而上的智能"(smart from below)。

世界如何改变手机应用

从"自下而上的智能"这一视角出发,一个明显的结论体现在手机应用的地域与社会差异。人类学研究"我们为什么发帖(Why We Post)"项目此前出版了一本比较研究,书名为《世界如何改变社交媒体》(How the World Changed Social Media),⁸研究观察到社交媒体远非使世界同质化,每个调查点都能看到同一社交平台完全不同的用途。该项目之前还有一本较早出版的书籍《脸书传奇》(Tales from Facebook),⁹书中通过研究特立尼达人如何用使用脸书来了解什么是脸书。脸书在当地融入了特立尼达社会许多非常具体的特征,因此除非人们能够明白'commess'、

'bacchanal' 等地道的当地词汇(指特立尼达特有的八卦和丑闻传播方式),否则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特立尼达的脸书究竟是什么样子。

通过直接比较在特立尼达和英格兰这两个地区的人们在脸书上发布的照片图像,这种差异会更加明显。10 "我们为什么发帖"项目研究的所有调查点也都显示出类似的多样性。例如,低收入的巴西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在游泳池和健身房附近的照片以表达自己的抱负,而低收入的智利人则反其道行之,他们将脸书视为展示真实生活的平台。11 文化差异也深深影响着社交媒体使用,在智能手机的使用中同样如此。这种差异不仅仅在于一个地区使用WhatsApp,而另一个地区使用微信,即便是使用同一平台(比如脸书)的方式也存在着地区差异,因此在实际田野调查中,研究员面对的是复数的脸书,而非单一脸书应用。

除了单个手机应用使用的差异外,多样性还体现在人们在执 行任务时组合手机应用的方式。在对中老年人进行调研时,摆脱 对手机应用本身的关注尤为重要。以在本托的受访者费尔南达为例,她非常有条理,掌管着家庭和她个人企业的财务,她会将整个"待办事项"清单放入自己的日历,其中包括要支付的账单,这些账单大多数通过电子邮件送达,当付款日到来时,她会登录自己的银行应用进行付款并使用 WhatsApp应用共享收据给其他人,比如房东。

上述操作基本在常规预料之中,但有些人会绕过明显可用的手机应用来完成这些任务,整个过程会以更迂回的方式进行。例如,从委内瑞拉移居圣地亚哥的苏珊娜就不使用银行应用,当她想要支付账单时,她会使用谷歌搜索银行名称,然后访问银行网站并付款。埃内斯蒂娜的操作则更复杂,她原本需要通过电子邮件将账单转发给姐姐,但她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所以她实际上选择的是从电子邮件应用中截取账单,然后使用Gallery图片应用并通过 WhatsApp应用与姐姐分享这个截屏。现实通常是中老年人不了解如何"正确地"使用一款应用,却也导致他们在适应应用时具有高度创造力。透过他们,我们更可以理解,为何仅列出单个手机应用的功能可用性无法让调研深入,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手机应用本身,而是如何支付账单。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们通过手机应用本身,而是如何支付账单。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们通过手机应用开发人员最初未曾设想的方式组合使用应用。当然,这些是相对特殊的案例,为了更普适地说明这一点,接下来的部分将深入研究一种类型的手机应用使用情况。

健康应用:超越解决主义

本研究最开始有志为移动健康(mHealth)提供建设性意见。因此,我们也涉猎了许多相关文献,¹²此类文献主要关注当前智能手机定制应用的开发,通常包括症状检查应用、康复锻炼应用、改善睡眠或健身的应用等等。换句话说,移动健康是解决主义的典型例子,它的期望在于:每个健康问题都有一款潜在的应用至少可以提供一种解决方案。项目这部分的结果将在其他地方发表,但作为民族志研究者,我们的发现实地调查很快就打破了最初的设想。

我们对移动健康领域的关注源于我们研究所针对的受访者年龄为中老年,并越来越受到健康问题的影响。但在研究中,我们很快发现,中老年人群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与需求并不代表他们会使用任何类型的移动健康应用。例如,阿方索在圣地亚哥一处老年人文化中心发现,在 64 名参与者中总共有52 人(占比81%)没有使用定制的移动健康应用,而在确实使用与健康相关应用的

人群中,所使用的没有一款是通常被视为移动健康的生物医学应用。在多个调查点,人们所使用的与健康相关的应用,几乎都可以被视为 "软健康",例如计步、冥想和饮食相关的应用。在达拉哈瓦,莱拉和玛雅也发现接受采访的27名女性(年龄均超过40岁)中没有一人使用移动健康应用,尽管她们隐约听说过,比如调查对象哈拉知道当地健康诊所有一款手机应用,她也会使用智能手机与诊所联系,但她觉得没有理由下载他们的应用,因为自己就住在附近。

但实际上,这些中老年人因健康问题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的实 际次数其实比我们设想的还要多。只不过,他们没有遵循解决主 义的路线寻找专为特定健康问题设计的手机应用而已。相反,他 们将用于其他目的的应用进行了调整、组合并使其相关联。在雅 温得的65名研究参与者中有19人(占比29%)表示他们经常使用 与健康相关的应用,这些应用可能是手机自带的定制应用,例如 计步器, 但多数情况下, 人们使用的是并非为健康定制的通用型 手机应用。一般来说,智能手机的健康用途分为三类:营养相 关、运动和健身相关以及医疗任务相关,例如用于睡眠追踪或药 物治疗的应用。智能手机有一个常见的用途是在谷歌浏览器和 YouTube视频上搜索药用植物和其他与健康相关的信息。人们研 究的植物种类繁多,比如有一位女性用"草药之王"之称的罗勒 叶治疗皮肤问题、用香茅和棕榈油治疗胃痛,还有另一位女性使 用番石榴叶治疗甲状腺问题。有位曾任职行政主管的调研参与者 经常在他的 WhatsApp聊天小组咨询有关风湿病和前列腺癌的信 息和建议,这两种都是该类职业人群中最常见的健康问题。图 4.6中的短片展示了人们如何使用智能手机购买传统药物。

在达拉哈瓦也有类似现象,当地长者主要使用的"健康"应用是WhatsApp群组,他们会在群组里转发有关中老年人适当饮食和运动的消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¹³糖尿病发病率比较高,所以群里也会传播关于糖尿病的信息,而且在各种假期前可能传播量会更大,因为这时候人们按传统倾向于吃糖果和节日食物。

在部分调查点,人们会使用由医疗保险机构提供的健康应用,例如,有些地方机构允许通过应用发送发票照片以加快理赔速度,在都柏林等地能观察到人们使用这种功能。但相比之下,在本托,使用类似功能的应用就麻烦得多,人们只有通过使用其他的应用来找到解决办法。比如本托的桑德拉在使用巴西统一医疗保险(Unified Health System ,简称SUS)时,尝试过使用"议程易"(Agenda Fácil)这款应用,功能介绍上它既可以在公共网络上进行预约,还可以生成电子国民健康卡,但因为桑德拉觉得这款应用使用起来有些困难,所以她给自己的健康卡拍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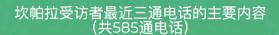
图4.6 短片: 雅温得的医疗保险。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 show/id XNTg2MzEyNDc3Ng==.html

张照片,并将图像保存到Google云端硬盘的一个文件夹中,当她 前去机构预约时,她会打开文件并在手机上出示卡片。

另外还些与健康相关的应用甚至根本不是为了健康而专门设计开发的。在卢索兹,手机与健康关联的重要影响来自于金钱的流动,语音通话和移动支付是手机最普遍的用途,通常会将人们与远方村庄的亲人联系起来,他们通过电话确认亲人的状况或请求资金支援,然后通过移动支付进行转账。

在两次独立的调查中,研究员夏洛特询问了受访者最近3次通话的情况:通话的对象、通话的目的和通话持续的时间,总共有195:名受访者回复了合计约585次通话的情况。下图

[©]视频内容描述:雅温德的居民既使用生物医学疗法,也使用更传统的草药疗法。碰到疟疾或糖尿病等,很多人会优先寻求生物医学治疗。但如果是伤寒等其他病症,我的许多受访者就会专门寻求传统治疗。最近几年,选择传统疗法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现象的背景是,喀麦隆医疗体系极不平等。仅有不到10%的人口享有医疗保险。病人不得不自付医疗费用。威廉是一位47岁的大学教员,他正在喝一种"可以帮助减肥"的草药茶。配方则是他在网上找来的。我的许多受访者都会上YouTube搜索医疗健康信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视频说的更有可行性。虽然传统医疗方面的寻医问药往往在网上就能进行,一个人是否偏好这些疗法则取决于信任程度、价值观和传统观念。玛丽,雅温德一位54岁的店主,用YouTube获取营养和饮食方面的最新信息,还有健身方面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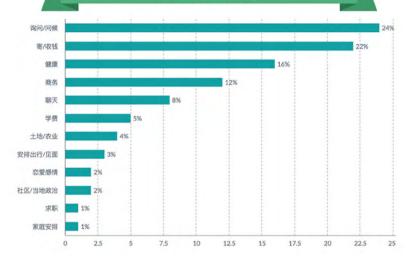


图4.7 坎帕拉受访者最近三通电话的主要内容。由研究员夏洛特调查。

(图 4.7) 对这些通话的主要目的进行了细分,很多人打电话都是寻求或给予"帮助",有时是金钱、有时是食物;人们受访时解释道"他希望我帮助他"或"她打电话给我姐姐寄钱回家"。前述两类探亲或汇款的电话中多数都与健康有关,此外有16%通话完全出于健康目的,其中有60通电话是更新了解家人的健康状况:"她病了,所以我打电话问她醒来后感觉如何"或"他告诉我关于他父亲的病情",另有23通电话直接拨打给医疗专业人士,包括15位医生和8位护士,此类通话被描述为"进行随访"、"打电话确认药物"或者"了解我的健康状况是否有所改善"。

移动钱包(mobile money),作为技术适应"自下而上"需求的典型例子,广受称赞。它提供了财务的灵活性和联通性。 14在卢索兹移动支付已融入日常生活,例如,远程支持年迈父母的健康管理。几乎所有的研究参与者都使用移动支付,仅卢索兹就有33家移动支付供应商,是最方便的金融转账和银行业务形式,汇款人将现金交给代理人,代理人会安排通过手机向收款人的电话号码转账。夏洛特还询问了受访者最近3次发出或接收转账的情况,在记录的130笔汇款中,有37笔(占28%)出于"帮助"的目的,其中包括维修、食物、"零用"或礼物等任何需要用钱的事情,其次有32 笔汇款(25%)是用于健康目的,其中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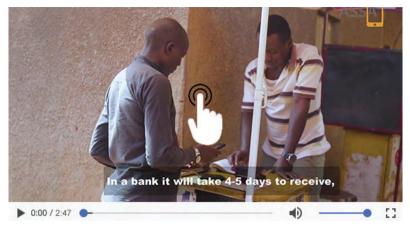


图4.8 短片: 乌干达的移动钱包。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 show/id XNTg2MjU0OTA5Ng==.html

括医院账单、药品、前往医院的交通费和手术费。此处短片展示了移动支付的使用方式(图 4.8)。

有观点认为网络技术滋生了个人主义和自私主义,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证据使这种假设变得复杂化,因为我们观察到互联网能促进家庭义务的履行并增进家庭成员间的尊重,即便是以远程的形式。有一位女士解释称她是家里唯一有钱能提供给父母的人,最近母亲患了胃溃疡,所以她转了钱给母亲去医院。有一位村里的老人提到,"现在有了手机,生活更加轻松",因为他们可以将家里的问题传达给城里的亲人,以"调动"必要的资金。

WhatsApp在坎帕拉也普遍适用于健康目的,用于共享信息的大型 WhatsApp群组在社区或者护理等服务行业中很常见,在

②视频内容描述: 移动钱包业务经营者和客户的采访 在戈当地区做移动钱包代理要靠好的服务,一开始客人就一个人,第二天这个客人介绍他的朋友来,朋友再带朋友的朋友来。生意好的时候我一天能有80移动钱包的客户。我叫欧凯达 我 42岁了。我用移动钱包是因为它又快又便捷 。我叫欧凯达住在戈当,我是个摩托出租车骑手。我会去赌坊,好多人都挤在那赌钱。所以我会选人在哪、就能在哪用的服务。这里是贫民窟,大家都没几个钱。所以大家都用手机不用银行,银行太远了 。而且在手机上你可以随时取钱,银行六点就关门了,手机比较方便。银行转账一般要 4 到 5 天才能收到,而且村里没有银行。我都是去找移动钱包代理,把钱存进我的户头,就可以转出去了。我一般这样付电视费、水费、其他杂费。我付电费,有时候也要付学费,因为学校也有点远。

卢索济最近爆发霍乱期间,卫生部不仅向受灾地区的民众发送广播和电视公告还发送短信,这些信息随后也在WhatsApp上传播。在政府医院,所有员工都是用以发布公告的WhatsApp群组成员,每个部门也有自己的 WhatsApp 群组,可以通过该群组告知彼此是否可能需要临时请假,或提供有关患者和医疗用品的最新信息;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医院外的WhatsApp群组在网络上传播消息。如一位电工所称,"在我的那个群里,有是老师的,有是医生的……所以他们中任何人获取的任何信息,我在群里也不会错过"。有一位女士说明到,她从WhatsApp上"学到了很多"关于健康的知识,例如如何检查乳腺癌以及其他的营养资讯。

我们的项目重点关注中老年人而非老年人, 因此常见的健康 问题包括需要照顾可能已经九十多岁的年迈虚弱的父母。15在浏 览来自爱尔兰的弗朗西丝的电话历史记录时,能明显看到所有收 到和发送的语音电话和短信中,大约80%与如何安排照顾她虚弱 的父亲有关。由于最近摔倒,她父亲几乎卧床不起,需要有人换 洗衣服和在身边照料,政府要求弗朗西斯完成每周10小时的护 理,但这已成为她的全职工作,对她的退休梦想来说负担甚重, 仅上个月她就发送了270条有关照顾父亲的短信。这种需求渗透 到所有她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中,例如,弗朗西丝有一个录音机 可以记录她所有的电话, 然后当医疗部门对她关于承诺护理的主 张提出异议时,她可以使用这些证据来证明她与医疗部门的对 话:她还随身携带一个移动电源,以确保她的手机永远不会耗尽 电池; 在她的四个WhatsApp群组中, 两个是关于她父亲护理安排 的家庭群,另外两个关于她热衷的帆船运动。她的父亲有一部 Doro牌手机(一种专为老年人设计的简单手机,以便他可以与他 的姐姐通话,不过基于姐姐处在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阶段,他们之 间可能都是些不着边际的长时间对话:另一名研究参与者斯蒂芬 妮也为她89岁的岳母购买了同一款手机。弗朗西斯几乎完全出于 健康目的使用的这部智能手机, 但手机上几乎没有任何专门的健 康类应用, 相反, 正是弗朗西斯的创造力让她将日常使用的智能 手机改造成照顾她的父亲的有效工具。

最后,日本的田野研究表明,在未来,智能手机可能用于更广泛的健康技术。这里的技术指的是日本为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和护理人员短缺现象而纳入国家战略前沿的技术。设备生态系统包括可穿戴装置、警报器和运动传感器在内,旨在延长老年人可以继续在家中生活的时间,减轻家庭和当地医疗机构的负担¹⁶。在经过复杂的、基于实际需求的评估后,医疗护理技术所花费的支出由当地政府长期医疗保险系统进行报销,该政策敦促通过技术强化而非取代面对面的护理。

独居高知县的 85 岁老人川村先生在床头上方的天花板上安装了一个运动传感器,当出现任何异常的运动时能够提醒当地的护理服务;他还有一个紧急警报按钮,如果摔倒了可以按下这个按钮。川村先生目前还算强壮,能够砍柴加热室外澡堂用来晚上洗澡,但当地社会福利办公室人员的定期访问仍不可或缺,以尽可能长久地确保他能得到继续独立生活所需的支持。京都的鸟山先生也有着类似情况,他与78岁的母亲住在一起,在日本传统医学(汉方)和日常家庭监测血压仪的帮助下,母亲已经能够完全戒掉降压药。在鸟山先生的鼓励下,母亲每天散步并注重健康饮食,她的健康状况有了积极转变。

手机应用和屏幕

通过各种不同使用方式的案例,人类学田野调查展现了为何研究重点是日常任务而不是手机应用本身。研究重点发生转移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智能手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性。智能手机的设计促进了手机应用的重新配置组合,它们在智能手机屏幕上显示为相邻的图标,所以人们可以轻松地在应用之间切换。因此,了解人们如何排列并归类应用非常重要,这通常是他们在购买后对智能手机进行个人化的一部分。手机应用的排列通常是所有者将自己的智能手机变成一种控制枢纽的核心方式,该控制枢纽可以将相关应用编组在一起,使它们的使用变得特别方便,实际上存在两种这样的控制枢纽:一种是第三章讨论的与"物联网"相关的远程控制枢纽,一种则是此处考虑的更聚焦于内部的控制枢纽,它以智能手机中应用的排列配置为基础。

创建这个控制枢纽并非易事。这牵扯到复杂的屏幕生态(Screen ecology),有些人实际上使用的是分布在不同设备屏幕上的应用,包括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以及智能手机。我们可以观察到三种主要的应用排列的变化:第一种是删除未使用的应用并在主屏幕上排列最常用的应用。第二种是围绕特定功能嵌套应用(图4.9),许多用户都有一个新闻图标,里面包括所有与新闻有关的应用,类似的使用方式还有体育图标、旅行图标或金融图标等等。第三种是简单地将应用并列放置,通常因为它们经常一起使用。但是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比如,洛诺的亚历山德拉会将她手机上的应用仔细按字母顺序排布起来,而在米兰的布鲁诺是一位来自撒丁岛的退休建筑师,他则会按照应用图标的颜色来排列位置。

在对中老年人进行研究时,他们的屏幕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解读。总体而言,我们发现参与调研的中老年人与年轻人相比,并不太了解如何布局他们的屏幕;然而一旦他们渐渐熟悉了应用的操



图4.9 嵌套图标方式有助于将排列布局完成后的智能手机变成一种控制枢纽。乔治亚娜·穆拉留制图。

作,很快就能赶上。一些中老年人在单个屏幕上只有一个应用,因为没有人向他们展示如何整合手机应用,在达拉哈瓦的智能手机课上,玛雅专门用了一整堂来教授智能手机上的多个屏幕以及"主屏幕"是什么,学生们在课堂上经常难以找到特定的应用。大多数参与者都需要帮助才能下载一款常用的地图应用Waze,他们得先熟悉如何在手机上找到这款应用,才能使用它在城市中找路。在本托的一次采访中,丽塔说她只能认出主屏幕上一半的应用,并且只使用智能手机上45个应用中的23个。17爱德华多作为一名会计师有104个应用,其中他会使用70个,这意味着另外34个他要么不使用、要么不知道如何使用。然而从比例来看,亚拉比之更甚,她几乎不了解自己手机上近三分之二(即55个中的35个)的应用。

相比之下, 现居住在圣地亚哥的秘鲁移民, 成功的商人埃斯特 班则是手机应用的佼佼者。他非常细致地布局了他的三个主屏幕页 面, 手机应用严格按照使用频率出现, 使用率下降或用途冗余的应 用会挪到右侧较少使用的屏幕上,接下来是第三页的淘汰区,里面 包含着迟早要被删除的应用。埃斯特班还会根据用途布局应用文件 夹,在讨论他的智能手机时,他解释道"旅行/出租车"文件夹里 面的应用包括缤客网(Booking. com)、拉塔姆航空 (latamuhangk)、猫途鹰(Tripadvisor)、爱彼迎(Airbnb)、 Despegar (拉美在线旅游公司)、好订网 (Hoteles. com)、Latam Play (拉塔姆机上娱乐应用)和Wallet(谷歌手机钱包),同时他 打算趁此机会将打车应用Cabify从该文件夹移动到"地图"文件夹 中, 里面包含了谷歌地球(Google Earth)、苹果地图(Apple Maps)、谷歌地图(Google Maps)、位智(Waze)和优步 (Uber)。埃斯特班重点突出了主屏幕上"最重要的应用",即 ATP巡回赛(ATP Tour),因为他计划明年前往欧洲观看网球锦标 赛。他还提到了自己"最重要的"文件夹专门用于"音乐",其中 包括泛美广播秘鲁频道(Peruvian radio)、秘鲁电台(Peru Radio)、 A la carta (一款电视应用)、声破天 (Spotify)、音乐播放器 (Music Player)、无线电联盟(Radio Union) 和绿洲调频(Oasis FM,一款带有音乐和极少新闻的智利电台应用(埃斯特班表示不 想听到"令人沮丧的事情")。他也有几款健康相关的应用,因患 有心脏病,其中一款用于提醒他吃药。埃斯特班还设置了iPhone紧 急呼叫功能,他只需要按下音量按钮和"解锁"按钮。

多数参与者不是"收纳管家"就是"囤积者","收纳管家"掌控手机应用的布局以保持智能手机页面整洁,而"囤积者"则可能会被手机上应用的激增所淹没而失去控制。我们还发现人们不同的时间概念,会产生对手机应用的不同感受,有些人提到下载应用是因为他们设想了未来的需求,而另一些人则只在必须时才下载应用,有些人会在不再需要某个应用时立即将其删除,但也有人会保留该应用以备再次需要时使用。

手机应用来自哪里?

手机应用并非凭空出现,它们由主要寻求利润的公司创建和所有,在手机应用业务中客户和用户之间存在区别,客户是为手机应用的开发和维护付费的群体,用户也可以为应用付费,但如今最常用的应用通常面向用户免费。全球遍布使用的免费手机应用包括 LINE、微信、脸书、Messenger 、WhatsApp,¹⁸以及与Google 套件搭配的应用,例如Google云端硬盘(Google Drive)。

当然它们并不是完全是"免费"的,因为用户为了服务交换了自己的隐私,19当用户第一次使用这些应用时,强制性使用条款就已经完成了这项交易。20手机应用背后的商业顾虑只是短暂地暴露出来,但这些条款和条件如此繁多,以至于几乎没有人会去阅读,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没什么动力去阅读,因为这些内容不可协商:如果您不接受条款和条件,则无法使用该应用。21在我们调研的田野点中,大多数用户几乎不知道或不关心谁是应用或平台的所有方,或者他们使用的是否是源自相同商业机构所属的应用。对他们来说,脸书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他们并不太关心同一家公司是否还拥有Instagram和WhatsApp,他们只想下载自己所选择的应用,并按自己的意愿自由使用。

我们的大多数参与者完全反对为应用付费。在中国的受访者似乎对应用付费更宽容一些,但这有可能受到手机付费的普及²²以及社会认同²³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与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用户并不清楚开发者的身份,他们只是搜索推荐应用,注重的是手机应用的实用性而非商标,按上海退休出租车司机魏巍的说法,"我关心的是鸡蛋,而不是鸡。"在所有调查点,除了脸书和微信等最知名的手机应用外,大多数人无法分辨他们使用大部分应用的所有者是谁。谷歌的一份市场报告显示,尽管应用商城仍然是寻找新应用的流行方式,但也有四分之一的顾客会通过直接搜索来发现新应用。²⁴例如,上海的钱女士在一家很受欢迎的餐厅外等位时,安装了餐厅预订管理应用"美味不用等",现在有关餐位的信息可以推送到她的智能手机,类似地,可能也有人在查询地图时,发现了共享单车的应用。

然而,有些公司在努力对抗这种对应用商标的无感,并试图将人们留存在自己的商业体系内,智能手机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苹果公司。他们的确能做到通过应用商城对iPhone上使用的应用进行一些控制,而且还倾向于将数据自动同步到同一用户拥有的其他苹果设备,无论是iPad平板还是Mac电脑。苹果的这种控制始于"应用审核(App Review)",即开发人员如果要在应用商城发布应用必须遵守一套严格的指南,苹果应用商城的指南包括设计、失效链接、数据提取、使用和保护等事项,25数据安全使这些措施具有合理性。26安卓(Android)则采用相对开源的方式,尽管最近谷歌也会开始审查新的开发者,27但对于成熟的开发者来说,整个过程仍然非常简单快捷。28

在本章前文,可调控解决主义的概念用于考虑手机应用的范围,然而在行业中,"可调控性"是指手机应用调控用户数量或用户请求数量的能力²⁹——该术语描述了手机应用创建或适应不断增长的需求的能力。同时,"增长"是指用户数量的扩展或手

机应用功能的扩展,而两者明显相关,因为新功能可能会带来新用户并保持手机应用的与时俱进。同样,用户可能会以开发人员未预料到的方式开始使用某个功能,从而促使开发人员拓展该功能。这种动态变化在脸书的发展中非常明显,正如第一章所述,脸书最初仅限于哈佛学生,接着拓展到其他大学的学生,随后马克·扎克伯格非常成功地利用该平台的广告用途,但这一切都基于人们对社交的渴望,以及他们并不在意脸书初创时的定位。

脸书后来的增长不仅仅是数量和盈利能力,平台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每年都会发布数量惊人的功能。自2007年以来,脸书陆续推出的功能包括交易市场(Marketplace)、开发者后台(the Facebook Application Developer)、假新闻标签(the False News Story Flag)、情绪反馈(Facebook Reactions)和即时文章(Instant Articles)等等。30有时一项新功能会在某个市场发布,然后再扩展到其他市场,例如脸书约会(Facebook Dating)是一项类似红娘的功能,首先在哥伦比亚进行了测试,然后发布到阿根廷、加拿大、泰国和墨西哥,还将计划进一步拓展。31脸书公司还会借鉴在某个当地市场观察到的用法,并扩展到其他市场,比如脸书2014年发布的"安全确认(Safety Check)"功能,源自脸书的日本工程师对于2011年海啸期间沿海社区如何使用脸书平台的观察。32

手机应用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既定技术。用户和开发人员之间存在循环和持续不断的交互。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探讨几个企业根据使用情况调研而开发的应用,例如在中国一款以亲缘关系为主导的应用。由于我们并不过多强调应用或平台,本章的讨论就可以超越应用本身。这种变化已经在发生,未来将有更多传统应用的替代方案(例如小程序)对智能手机进行重新布局。

腾讯集团旗下的微信,是中国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目前已发展成为一种嵌套在应用商城之中的应用商城。自2017年起,微信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即允许在平台内使用小程序,在一年之内有72%的微信用户使用了小程序。³³小程序的使用减少了手机内存的消耗,它允许用户无需安装即可访问应用,并提供优惠券、折扣以及与其他微信用户更便捷的沟通渠道。微信小程序主要有四个类别:游戏、新闻、公共服务和电子商务。³⁴在此我们举两个例子:"跳一跳"是一款手游小程序,上线三天达到4亿玩家,部分原因在于它记录了微信好友的玩家得分;³⁵于2019年3月推出的"水电费"小程序则仅在三个月内就达到了1.47亿月活用户。³⁶小程序此后迅速传播到其他领域,例如用于当地公共交通的应用。基于庞大的用户群体,小程序成功吸引了大量开发者,在不到两年时间,微信中可用的小程序数量大约是苹果应用商城中可用应用数量的一半。而这些都建立在微信所具备另一重

要特质之上: "超级粘性",微信成为一款没有人想离开的应用。³⁷

在中国以外,苹果和谷歌也开发了类似的微信小程序,其中包括健康和钱包应用。谷歌以"一个账户,尽享谷歌全部"等口号促进其应用在谷歌套件中更大程度的集成,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³⁸但是手机公司在推动自己的应用方面并没有那么成功,例如大多数智能手机都预装了应用,但这些应用有时非常失败,我们观察到大多数用户并不使用这些预装的应用,如果系统允许,他们甚至会选择删除应用,最明显的败笔是三星的语音助手Bixby,常常被认为是个麻烦。

结论

这些复杂的互动正是我们再本章开篇中所提到的智能手机真实的使用。当人们描述起某个手机应用的来源、为什么会保留它,又是如何实际使用它的时候,日常生活中令人难以置信的错综复杂逐渐展现。如前所述,手机上的应用可以是被其他人下载的,当来自本托的卡拉将手机借给她的孙女,手机在归还的时候多了9个应用,其中包括冥想、快递、银行和语言学习。

装载使用一款手机应用的压力还可能来自公司以外的机构, 巴西和智利政府目前都在努力地提供国家级数字服务以实现无纸 化³⁹,就像在其他调查点观察到的一样。这意味着为了获取政府 服务,某些应用实际上可能存在强制性,而大多数参与调研的中 老年人都不太喜欢因为此类进程导致的应用激增。人们出于健康 目的使用应用时会选择通用应用而非定制应用,原因之一是为了 控制智能手机上的应用数量。每个年龄段都有许多人倾向于删除 那些要么根本不使用、要么只使用一两次的应用,有时,这些应 用可能占据了手机上所有应用总量的一半。⁴⁰

人们有兴趣对特定的应用展开详细讨论。比如,他们乐忠于比较不同的地图应用在导航方面的优劣、或者哪个天气应用更准确;也会很高兴地向彼此介绍他们因特定兴趣而发现的新应用,例如识别鸟鸣或植物名称的应用。可一旦我们进入用智能手机处理日常事务的纷繁世界,例如与健康有关的事情,就会看到信息、图像、保险单和监控各种创造性的重新配置以及随之而来其他活动的加入。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甚至是,与任何专门针对健康打造的应用相比,汇款对健康的效益更大。在理想的移动医疗和移动健康的世界中,自然将会有越来越多明确定制的应用以满足特定的健康和福利要求。但在有关智能手机如何用于健康的人

类学田野调查中,我们更可能发现的是应用的组合,它们并非专门为健康目的设计,而是放在一起帮助照顾体弱的年迈父母,无论他们是住在都柏林的同一所房子里还是乌干达的偏远村庄。

如果专业类应用的激增会产生什么影响,那这种影响更可能来自于它们所代表的问题解决路径,而非具体的使用方式。其深层逻辑是"解决主义"。本章还认识到用户世界和开发者世界之间没有简单的划分,了解到苹果、谷歌和腾讯等公司如何制定策略来让人们参与他们开发的应用。例如,应用的个体单元正在被腾讯创建的小程序所取代,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本书指出智能手机不仅仅是一部应用机器。

注释

- 1 这就像是科学家团队之间巧妙协同的机制。参见 Vertesi 2014。
- 2 王心远在上海调查点的结果显示了研究参与者智能手机上最常用的应用: 1) 微信(多功能社交媒体)100%; 2) 百度(搜索引擎)87%; 3) 百度地图(地图)60%; 4) 今日头条(新闻)/QQ(社交媒体)57%; 5) 喜马拉雅(音频播放器)/腾讯新闻(新闻)/支付宝(支付)53%; 6)360卫士(安全)/淘宝(购物)50%; 7)美图秀秀(图像编辑)/QQ手机浏览器(手机浏览器)/爰奇艺(视频)46%; 8)拼多多(购物)/滴滴(打车)/高德地图(地图)43%; 9)美篇(博客)/饿了么(外卖)/大众点评(意见反馈)/京东(购物)35%; 10) UC浏览器(浏览器)/美颜相机(图像编辑)/同花顺(股票)15%
- 3 Morris and Murray 2018.
- 4 Morris 2018.
- 5 Brunton 2018.
- 6 Pype 2017。
- 7 Morozov 2013.
- 8 Miller 2016.
- 9 Miller 2011。
- 10 Miller and Sinanan 2017.
- 11 Spyer 2017, 63 82; Haynes 2016, 63 87.
- 12 Istepanian et al. 2006: Donner and Mechael 2013.
- 13 参见Taub Center 2017。
- 14 Kusimba et al. 2016, 266; Maurer 2012, 589.
- 15 WhatsApp等平台越来越多地用于聚合"护理团体"以帮助照顾虚弱的父母,参见Ahlin 2018。
- 16 Yong and Saito 2012.
- 17 这里的"主屏幕"是指在安卓智能手机上打开的屏幕,而不是需要 用户转到后台应用抽屉的屏幕。

- 18 WhatsApp过去年订阅费约为69美分/便士,但该政策于2016年已废弃,参见 BBC 2016。
- 19 Couldry and Mejias 2019.
- 20 Nissenbaum 2010.
- 21 Duque Pereira 2018.
- 22 Ku et al. 2017。
- 23 Wu et al. 2017。
- 24 参见Tiongson 2015。
- 25 参见Apple Inc. 2020。
- 26 Leswing 2019.
- 27 Samat 2019.
- 28 Mohan 2019。
- 29 Williams and Smith 2005.
- 30 Boyd 2019.
- 31 Lavado 2019.
- 32 Kedmey 2014.
- 33 参见Parulis Cook 2019。
- 34 Lui 2019。
- 35 Jao 2018_o
- 36 Lui 2019。
- 37 关于微信的重要讨论可以查阅Chen et al. 2018, 里面包含了可能的 其他用词, 例如"超级应用"和"大型平台"。
- 38 当用户退出其谷歌帐户时,此标语通常会显示在登录页面上,也可通过accounts. google. com > ServiceLogin (如果有谷歌帐户) 获得。
- 39 Otaegui 2019. For Brazil see Governo Do Brazil (Government of Brazil) 2020.
- 40 这一说法的证据来源除了田野调查,还有教学实践。在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开设的选修课上,作为实践作业,学生对他们的受访者的手机使用进行采访。

第五章 无限机会主义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 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 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第四章追溯了手机应用(APP)如何从智能手机的基本单元,发展为更繁杂的日常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智能手机关乎解决主义(solutionism)的一种形式,但这一概念并不是简单地指"每个问题都其对应的解决应用"。相反,我们首先着眼于各调查点中人们面临的不同任务,然后介绍了个人是如何找出适合自己的手机应用与功能组合。在第四章的结语中,我们认为智能手机的设计对这一过程至关重要。把相关手机应用的图标放在一起能使切换应用变得轻松自如。这一点也与第3章中关于智能手机如何成为一种远程控制枢纽的讨论有关——这可能对于组织外部对象,如"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具有潜在价值,但本章的关注重点在于人们的社会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将智能手机的这些内部特性与其最明显的外部属性联系起来了。作为一种移动电话(mobile phone),它小到可以装在口袋或手提包里,因此从一个人起床到睡下,它都很容易出现在视线中。我们称之为移动性,但手机最重要的特性可能恰恰相反。它能被带到不同地方,但又能一直待在一个地方——我们身边,因此也总是能被立即掏出。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了一些主要结论,其中"便携传送之家"(Transportal Home)这一概念将在第九章中展开讨论。而这一章的主旨是讨论"无限机会主义"(Perpetual Opportunism)。

"无限机会主义"一词脱胎于于之前的一部学术著作。 《无限联系》(Perpetual Contact),「是一本关于手机研究影响 广泛的学术著作,这里的"无限"意指手机让我们能够不间断地 与他人联系。例如,用于给老年人在摔倒时紧急求助的红色按 钮,就正在被智能手机取代。这一例子表明无限联系能带来安全感的同时,也带来了压力。青少年因此可能有与父母随时保持联系的压力,或者发现自己无法摆脱一种恐惧,那就是他们视为朋友的人此时可能正在网上说自己的坏话。

其次,林(Ling)²的相关研究表明了手机是如何改变了我们与空间及时间的关系,比如我们由此拥有了微观协调能力(micro-coordination)。从前我们与人见面必须依事前计划行事,因为对方将无从得知我们临时的计划。有了手机,我们可以就见面时间和地点先达成一个模糊的约定,然后随事态发展再定细节。比如,我们共同计划某天晚上在某个酒吧见面。接着第一个到达的人可能发现这里太拥挤了,于是大家会使用WhatsApp联系每个人去另一个酒吧。

无限联系理论所探讨的是"移动电话"——一种仍然主要用于人际交谈或短信联系的设备。然而,本章所讨论的智能手机的使用领域,却没有一个是主要关于智能手机作为电话的功能。这些领域包括智能手机的娱乐、旅行、信息获取和摄影功能。因此无限联系理论不再适用于去描述智能手机的使用。

体现这一关键特性的替代词为机会主义(opportunism)。不为别的,就因为智能手机一直伴随着我们,它使得人人都可能成为"机会主义者"。但重要的是,我们发现,用户不仅乐见这种可能性,且会发展出更加"机会主义"的生活态度。本章的第一节展示了智能手机是如何改变摄影的。改变的关键就在于拍照和即时分享相片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同样的,在排队或是其他时候,我们可能单纯因为感到无聊而刷新闻或听歌。因此,在改变人类活动和旅行这一方面,无限机会所造成的影响远超无限联系。

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想要全面详尽地讨论智能手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已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本章只集中讨论四个不同的领域,由此来观察调查点中智能手机使用的多样性和共性。然而每一个领域都不仅局限于讨论无限机会主义产生的影响。我们将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内容涉及与这些手机使用功能相关的任何其他因素。

摄影中的机会主义

关于人们智能手机应用的采访表明,在所有调查点中,照相功能都是人们最常用的功能之一。但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将智能手机上的这个应用称为"相机"是一种误导;它暗示着智能手机摄影不过是之前摄影的一个手机版本。诚然智能手机上的相机是用来拍照

的,但如果我们看得更仔细一些,就会发现,智能手机照相的优势 在它与之前摄影的区别,而非相似。其中一个明显区别就是规模的 不同。一旦人们拥有了智能手机,个人所拍摄、传播、展示和存储 的相片数量就远远超过了胶片摄影甚至数码摄影时代。³

一些全新的摄影形态也涌现了出来,比如第一章提到的"功能性摄影"(functional photography)。这是指现在人们很习惯用拍照来记录某个想买的东西、商店橱窗上的营业时间,或市政厅里瑜伽课的海报。⁴功能摄影是智能手机成为控制枢纽的一个最好例证:拍摄这些相片通常是安排时间和任务的第一步。这个例子同时也能展示,智能手机是如何利用屏幕上排版紧凑的图标来实现这些新用途的。我们先拍下一张相片,然后立马就能把它转移到其他手机应用上,比如日历或某个社交媒体平台,让其他人也知道这件事。⁵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摄影产生的变化映射了我们在获取与共享信息、地理定位、使用日历以及数字化记忆方面产生的变化。⁶

智能手机摄影的出现也得益于其他新技术成果,包括尺寸更 小的ipeg格式和具有大存储空间的硬件设备。除了手机本身,如 今人们还能轻松用上云储存,这意味着一夜之间拍摄和存储相片 的"成本"有了断崖式下降。数码相机现在也可以配备蓝 牙、Wi-Fi和GPS功能,用以地理定位和即时共享。然而,智能手 机摄影是数码摄影中的一个特例。关键区别就在于机会主义,它 对摄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期摄影的主导理念在于长期存储和 建档: 它是一种捕捉与保存人、地方和事物的图像的手段。7摄影 是关乎持续性或永久性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当代智能手 机摄影已转瞬即逝的表征,手机摄影的主要平台之一Snapchat便 是这种短暂性的终极体现。8这意味,着有史以来第一次摄影图像 也可用于日常对话中:相片就像口头交流一样转瞬即逝。大多数 相片都是通过WhatsApp、Instagram或Facebook进行分享的,通常 这些照片只会被关注一两天, 然后就被新的相片取代。从最初的 持久存档,摄影的意义有了180度的大转变。曾经的主要目的是 确保持久性,现在却追求即时性。图示和存档仍然是摄影的目 的, 但往往是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

并非所有地方的变化程度或方式都是一致的。中老年人更有可能将传统和新的可能性结合起来。一个人的创造力可能正是通过结合智能手机摄影与胶片摄影来体现的。拍摄于都柏林的这则短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图5.1)。现在,拍照已然成为雅温德退休人群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里,人们尝试并将每一个难忘的瞬间都转化为图像。实际上,人们正通过智能手机来"追踪"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图5.1 短片: 退休生活中的摄影。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 show/id XNTg2MzE4NDk0OA==.html

中老年人手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便是花时间看相片和视频:有子孙们发在WhatsApp家庭群里的,还有其他亲朋好友发来的。如果说,年轻人拍照的密度大幅增加了,那么同样的,老年人看相片的密度也急剧上升了。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老年人频繁地翻阅社交媒体上的相片,而使用实体相册、装裱相片和布置家庭相片墙的行为则变得更偶尔为之。⁹

大多数时候浏览相片是短暂的,中老年人还是会想要存档。 为此,一个负责整理和保存家庭相片的新角色出现了。例如,来 自本托的罗杰已经成为了家里的"记忆守护者"。他负责在谷歌 云盘中整理家庭相册,以主要事件来命名文件夹,但有时也会以 姓名、年份或家庭成员类别来归档相片。此外,他还会用他手机 和电脑上的两个应用软件来给相片加滤镜。如果想要家里的某张 相片,家人就会去找罗杰。

[°]视频内容描述: (一位男士接受采访) 我叫比尔,73岁。退休8年了,我以前在保险行业工作。我本来以为退休后会有很多空闲时间。没想到我比以前更忙了,忙着打理花园、散步、管理教区中心。我们每个月会举办一次观影会,这对大家,特别是年长的教众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他们不太会专门去城里看电影。我家倒是有台很不错的笔记本电脑,我太太比较喜欢用它处理日常事务。我更倾向于用智能手机,它反应更快。我用手机Google处理银行账务之类的。因为我喜欢摄影,我也经常用手机拍照片。退休以后我还做过一件事,嗯,也是用智能手机完成的。就是试图找个能帮我修复相机底片的人,毕竟这些底片都50多年前的。我还真的找到了这么一个人。后来,我又用手机搜索,看谁能把这些照片编册出版。这件事也成了。算是第一次尝试和出版社合作,这本书被我们命名为《都柏林另一面》(A Different Dublin)。

通过改变人与图像的关系,智能手机中的相机不仅强化了胶片摄影到数字摄影的转变,它对我们如何看待周围世界也产生了同样深远的影响。¹⁰拍照时的取景就是我们给目之所及的周围环境加上一个框,使其与那些框外的事物区分开来。¹¹至少可以说,摄影通过设置框架(framing)将艺术与非艺术进行了区隔,或是将不凡从凡俗中区分开来。对取景框架的理解,可以解释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人们在分享许多相片的同时,也会拍摄大量永远都不会被别人看到的相片。那又何必拍下这些相片呢?想要了解智能手机摄影,不仅需要关注人们如何看相片,还需要关注人们为何在明知相片不会被看的情况下还要拍照。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是平淡无奇的。但我们还是不时地看到一些我们觉得不同寻常的事情。¹²它可能被计划好的,也可能是某个仪式,比如小孩的生日聚会,或是一场旅途;也可能仅仅是意料之外的某处风景。仅仅是拥有这样一台提供无限机会的设备,便能随时拍下我们觉得不寻常的事情,就足以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我们一时兴起拍下这些相片: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它们。就像在艺术领域,¹³拍照能瞬间将事物置于框架之中,区别于周遭;因此镜头下的事物,至少以一种微小的形式,被打上了记号:它是不同寻常的。我们可能不会再去翻阅这张相片或与他人分享。但在当下那一刻,我们就是觉得无法错过那只蝴蝶、那颗滑稽的石头、那位朋友的表情,必须得点开手机,将他们定格在照相框中。

正如,一位名叫佐田三的日本女士正在京都的一座寺庙里散步,她一边透过一扇框架完美的窗户观察一座花园,一边说到,"日本人热衷于用框架把东西框起来。这是我们的文化。"14传统日式花园的设计理念为透过寺庙或住宅的固定窗口,而不是置身其中去观赏花园。智能手机将这种艺术家和园林设计师的框架活动推广至普通大众的日常。无论我们是选择拍下一餐饭,还是一棵开着花的树,用框架去定格一个画面,不仅体现我们注意到了某样事物,同时也宣称了自己的存在;15不仅仅是"我曾来过",更是"我就在这里,此时此刻,实实在在地感受着这一切"。16作为一种至少是短暂的神圣化行为,智能手机摄影与艺术、宗教,或许还有正念(mindfulness)之间的联系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更加紧密。

在圣地亚戈的秘鲁移民中,摄影与宗教有着清晰而明确的联系。在这里,大部分的调查工作都是在一个天主教兄弟会中进行的,这个兄弟会致力于一年一度的供奉奇迹之神(The Lord of Miracles)的宗教游行。在时长八小时的游行过程中,很多人都在拍照,整场游行都被对准圣像的智能手机屏幕照亮了。同样



图5.2 位于智利圣地亚戈的秘鲁移民正在直播奇迹之神。研究员阿方索拍摄。

地,任何一场pollada(一种用于筹款的鸡肉晚餐)上也点缀着来自手机相机的闪光灯。秘鲁国庆日(National Peruvian Day)庆祝活动收到了上百条手机预约。几乎所有活动,无论是否与宗教相关,最终都通过Skype或Facebook传播开来(图5.2)。

在耶路撒冷的达拉哈瓦,宗教对于摄像更多的是一种约束。 在这里,成为拍摄对象,尤其是女性成为拍摄对象,会对家族名 声造成威胁。一个女人抽烟或不戴头巾的相片一旦被传出去,就 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¹⁷尽管女性随着结婚生子、年龄渐长,在 遵守妇道方面的压力会有所减小。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通常拍照 或被照更多的体现了自己活力满满、生活丰富多彩,女性可以与 家人朋友分享这些照片。

社区中心的大多数成员每年都会参加几次到达拉哈瓦以外的旅游团。这种参观体验活动由社区中心组织及资助。在一次前往以色列西北部城镇阿克里(Acre)的旅行中,有智能手机的人不停地拍照,没有智能手机的人也同样能留下纪念照。组织者安排了集体照环节。所有的相片都通过WhatsApp传回给了留在达拉哈瓦的老人们,他们或是因为生病或是有其他安排没能一同出游。这些相片得到了积极的反馈,比如"照顾好自己","哦,大海真美",这些互动让未能成行的人在社区活动中也获得了一些存在感。

将摄影视为一种记忆方式,从而获得存在感——一个尚未完全消失的传统概念。希芭在WhatsApp上的头像相片是一张年轻女



图5.3 阿克里之旅中在船上拍摄的一张相片。图片由研究员玛雅提供。

孩的黑白照,相片中的女孩同样身着黑衣配白领扣衬衫。这张相片能让别人看到,同时也能让她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以及对曾经那段生活的美好回忆。对她来说相片是一种记忆唤醒,当她翻阅相片时,便能想起自己曾做过什么、去过哪里。她的Facebook相册里还有其他类似的相片。因此,在讲授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的课程中,课堂氛围最活跃的大概就是摄影课了,尤其是在学习自拍的时候。

摄影的这些用法表明,技艺不再局限于拍摄相片。对技艺的要求也体现在对相片的加工、分享与消费。下面这个例子就展示了在Instagram上挑选、编辑和发布相片时所运用的技艺。不论是将不同的调查点进行对比,还是在同一个调查点中进行比较,Instagram的使用情况都有所不同。有些人用它来制作具有"艺术感"的相片,用于比如日本的插花展上;另一些人则跟用Facebook一样,把Instagram也当作分享日常生活的平台。通过在该平台上分享自己参加过的活动相片或朋友和家人的相片,参与调查的人们大都认可Instagram,认为它是一种大众化的工具,几乎每个家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在大多数调查点,人们在Instagram上浏览相片的时间远超过上传相片的时间。来自大阪的小松解释道,摄影也可以增进家庭关系。在Instagram上,她最喜欢看的就

是儿媳妇的动态,因为儿媳妇会定期发布她孙子的相片。儿子一家住在城市的另一边,而小松大概一个月才能见他们一次。

这类技艺发展的一个例子是使用智能手机来拍摄人像。在上海,人们认为相机是手机硬件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应用软件。一项针对200名年龄在50至80岁之间的人口调查表明,对大多数人而言,现如今手机相机是他们唯一的相机。因此,手机相机的质量成为华为和OPPO等更中高端手机品牌的关键卖点。对于上了年纪的上海人来说,这种对摄影的敬畏感很自然地从上一个年代演变而来,当时摄影成本高昂,只能用于特别重要的时刻。普通人买不起相机,只能租借相机。

现在摄影不再罕见或昂贵,但在吃饭前给食物拍张相片俨然成为了一种仪式。在一些场合,给食物拍照已然成为了餐前的重要环节,在心远的调查点,甚至有一位厨师因为儿子和准儿媳在吃饭前没有先给自己做的食物拍照而感觉受到了冒犯。在微信上的不间断分享已经司空见惯了,但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什么值得拍照,什么又值得拍照后上传。其整个过程都是一场价值评估。比如,度假相片成为社交媒体上的常见话题的之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度假本身是一场需要被看见的消费行为。

寿先生总是用"仪式感"一词来强调每一次摄影的重要性。他认为他在老年人群体中开展的非营利性摄影项目是对长者的敬重。正如他所说: "很多人直到去世都没有一张像样的相片。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有一张像样的肖像照。我想做的不仅仅是拍照,而是为这个人留下美好的回忆。我是满怀敬意去做这件事的,人们也能感到一种仪式感。生活需要仪式感,你说对吗?"

88岁的胡老将智能手机摄影看作一种严肃而专业的爱好。在他最新的OPPO智能手机上,一个半的屏幕都填满了相片有关的手机应用。胡老的一个柜子里装满了昂贵的摄像设备,比如尼康的红外长焦镜头。在他的小公寓里它们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图5.4a和5.4b),但鉴于老先生已发现了智能手机摄影这一新大陆,他并不介意那些设备上已落满灰尘。

前几章对上海用户手机应用的调查显示,在前十大热门应用中就有两款专门用于相片编辑的应用。正如花花女士所说,关键就在于其强大的美颜效果立竿见影(图5.5a和5.5b)。

花花称这是一种"安全、免费、无痛且无需任何代价的整容手术"。皱纹、痘痘、疤痕、黑眼圈和老年斑都可以通过"一键美容"全部消除。这款手机应用还有"数字化妆"的功能,比如添加口红、腮红、假睫毛和眼影,画眉,及调整眉形。

在上海,人们通常不会简单地认为花花经过自我修图后的相 片就是"假的",因为她用自己的方式把相机变成了一种手工技





图5.4a和图5.4b 胡老的专业相机镜头(5.4a);胡老在他的单 间公寓里(5.4b)。研究员王心远拍摄。





图5.5a和图5.5b 相片主人原貌(图5.5a);相片主人在经过 磨皮、美白、隆鼻、嘴角调整等一系列手机屏幕上操作后的样貌 (图5.5b)。图片来自"2015华盛顿中国文化节",由S.帕克瑞 (S. Pakhrin) 拍摄, 经CC BY 2.0授权使用。

艺,就像胡老所做的那样。因此,评判花花的标准在于她是否能把相片美化到恰到好处,从而创造出一幅理想相片。毕竟在现实世界中,改变外貌这一行为早已日常化。化妆和注重衣着并不会被认为是虚伪的,而是一种符合社会期待的个人装扮技巧。人们可能会因为采用了不好的方式而受到谴责,却不会因为在最初尝试做这些事情而受到谴责。正如花花女士所说:"我并没有特别自恋——我只是在努力照着社会审美去做出好看,发在微信上的相片。"

与此同时,第三位研究参与者李先生却有些郁闷,因为似乎没有一款能够修饰男性发际线的手机应用。在上海,¹⁸对外表的关注不会被直接贬为肤浅。它被看作是人们可以展示自己审美技巧的地方,去证明他们是谁和他们可能拥有的能力。

上面的例子与前述雅温德的老年人如何看待摄影的例子形成了明显对比。在雅温德,人们更有可能将整件事情视为外貌造假。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在"形象塑造"这方面并没有投入过多精力;他们更关注的是消费相片的新方式。要说有哪里不同的话,在雅温德,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觉得,智能手机逐渐强大的拍照功能更多地带来了焦虑。埃图是一名退休机械工(图5.6),他说道:"你点开相机,以为自己在拍照,其实点到了录像。真难搞懂。年纪大了,手抖了。拍照不抖很难。稍微一动,就毁了。我有第一个智能手机的时候,尽管我的孩子和孙子们都有帮我,但一开始的好几个礼拜我都还是没法拍一张清楚的照片。我最后放弃了。还有,整理相片和视频也很麻烦。有时你试着去整理,结果不小心删了,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这真的很烦人。你就想把手机摔了。真的很烦。"

雅温德的老年人对自己相片在网上的流传也很敏感。由于不 具备修图技巧,那些纪实相片只会提醒他们自己年老了多少,这 可能与他们对自己仍然年轻的自我感觉不符。一些老年人可能会 拒绝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相册,认为这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他们会 感觉受到了打扰,也不喜欢别人坚持要给自己拍照。

当然即便在上海,一些中老年人也不愿别人转发自己的相 片。令人伤感的是,对许多中老年人来说,并不是照片让人觉得 假,而是容颜老去本身让自己觉得不真实。

来自京都的藤原女士指出了另一个关于美颜滤镜的问题。她 认为,创建这样经过大量编辑的理想化图像,设定了一种非自然 的高标准,这是未经修饰的相片无法企及的。如果每个人都用滤 镜,你就会觉得自己也必须要用,从而产生了竞争。如果只是为 了好玩,也没那么糟,就像下面这张研究员劳拉在新冠疫情期间 收到的自拍(图5.7)。尝试妆容滤镜不过是公交旅途中的一件



图5.6 研究员帕特里克在雅温德的一位研究参与者埃图先生。图片由帕特里克提供。

趣事,这一对好友在测试是否可以给自己加上眼影,以及戴上口罩后是否还能认出对方。

地图/活动/旅行

用于旅行和交通的手机应用通常是智能手机的主要组成部分。本节内容将从与当地交通相关的手机用途进行切入,包括探讨优步(Uber)是如何与无限机会主义挂钩的。继而转向讨论假期及出国旅行。关于当地交通,以下这张信息图(图5.8)显示了在洛诺的研究参与者使用各种交通相关手机应用的百分比。对于这类应用的特别需求在一些调查点可能还会有所上升。

对于本托的老年人来说,谷歌地图(Google Maps)和优步这两款主要应用与WhatsApp的结合扩展了他们的社交圈。由这三款应用组成的城市交通锦囊组合,让中老年人得以与好友在城市里自主活动与消费。



图5.7 戴上口罩后妆容滤镜还是能识别人脸。图片来自匿名研究参与者。

这是人们放弃私家车,转而寻求公共交通的时代,如今在很多地方,60岁以上的人群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退休后才开始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的。他们通过一款叫做Moovit的手机应用以及谷歌地图来获得公共交通信息。对此费尔南达是这么说的: "我爱它!我先看一眼应用,然后再去公交车站——通常不超过五分钟公交车就来了。"

优步则是对公共交通的一种补充。这款应用通常在夜晚才会被点开。它也促进了无限机会主义,帮助中老年人拥有夜生活。 作为一名舞蹈老师,毛罗如今不再接受他的女学生们出于安全考虑借口不上晚课。"拜托叫辆优步吧。"他会这么说。在圣地亚戈,埃内斯蒂纳的丈夫被诊断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如今被禁止开车。她自己的驾照也已经过期了,又因为眼睛不太好,她很快就开始依赖优步提供的出租车服务。第三章提到了"控制枢纽"这一概念,优步的使用也是智能手机应用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只是这次是关于劳动市场的一个枢纽,它背后有着复杂精细的组织与审计网络。



图5.8 洛诺(米兰)常用的交通类手机应用。数据来自研究员希琳。

因为担心自己的位置会被追踪,圣地亚戈的一些中老年人不愿使用GPS——确实如果没有设置"禁用"的话,谷歌会默认跟踪定位。他们更倾向于把路线记在脑子里,不过他们也喜欢用那种能看到公交车什么时候到的应用,这样就不用花很长时间等车了。一些更年轻的用户,比如秘鲁的研究参与者,最关注的是Waze地图相较于谷歌地图所具备的优势,通过前者更能了解到当地的路况。与许多城市一样,圣地亚戈正变得越来越拥堵。只需看一眼费德里科的苹果手机,就能理解旅行应用对于这位生活在智利的秘鲁企业家来说有多重要。他手机屏幕首页的所有板块布满了爱彼迎(Airbnb)和当地航空公司LATAM等旅行应用;另一板块则主要是各种当地交通应用(图5.9)。费德里科手机里的相关应用还远不止这些(图5.10)。他还有Flightradar24,一款可以实时显示世界上任何民航飞机定位的手机应用。在机场候机时,有时他会打开这款应



图5.9 费德里科手机上的"旅行/出租车"应用栏。图片由研究员阿方索提供。



图5.10 费德里科手机上的地图应用栏。图片由研究员阿方索提供。

用,看看自己的飞机到了哪里,甚至会出于好奇查看其他航班的动态。

在上海,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是两款最受欢迎的地图应用。 在实际生活中,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少使用这些地图,因为上了 年纪的人较少涉足新领地,对自己也更有信心,认为没有手机导 航也能行。"我家附近这一带就印在我脑子里。我的脑子比地图 好使。"芝慧如是说。虽然她从不使用百度地图来寻路,但在每 两周她儿子全家开车来看她时,百度地图就变得很重要了。通过 查看百度地图上的实时路况,芝慧可以知道儿子一家人何时能 到,大概时候开始该做饭。她说:"有一次高架桥上发生了交通 事故,我儿子的车被堵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们打电话给我,说 会晚到,但我说我已经知道他们会晚半个小时了,因为我正用百 度地图沿着这条线查看路况,看到这条线已经从通常的绿色和橙 色变成了红色。"这里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无限机会主义的例子, 即利用实时信息的能力。

所有这些都会经历一个接受和适应的过程。中老年人可能一开始会抵触谷歌地图;他们可能会把它当作传统地图一样使用,将细节熟记于脑中或是打印出来。许多老年人慢慢会习惯在开车时使用地图导航,或是在莫斯科或里斯本旅行时发现,地图在步行的时候也用得上。之后,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反映当地文化兴趣的点。例如,谷歌地图在爱尔兰用于导航参加葬礼的频率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调查点都要高。这是因为在爱尔兰社会人们通常要参加很多葬礼以表示对逝者家人的支持,哪怕逝者是他们几乎不认识的人。在人们浏览完网站"愿灵安息"(RIP. ie)之后,谷歌地图就开始派上用场了。这一网站会列出任意一天中在爱尔兰举行的全部葬礼信息,并提供路线指引,以及相关活动如守灵或弥撒的举办时间。

对于爱尔兰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旅行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再怎么夸大也不为过。假期是所有交谈中最常见的话题之一,中产阶级通常在国外拥有房产。其他人则可能会定期去英国过周末,可能去利物浦看一场赛马,或者去看望在英国工作的孩子;还有一些人就简单地去国内另一个地方来趟短途旅行。这些活动通常涉及到一系列特定的手机应用。其中一些主要用于度假,特别是猫途鹰(Tripadvisor)、缤客网(Booking.com)或亿客行(Expedia)。大多数研究参与者似乎都能自如地使用智能手机办理登机手续,无论是远程登机还是抵达机场后登机。在出发之前,他们可能还会使用多邻国(Duolingo)或收听当地电台来温习自己的外语技能。



图5.11 利亚姆正戴着他的奥克鲁斯眼镜"周游"美国。研究员丹尼尔拍摄。

一旦出国度假,人们便可能会使用谷歌翻译和能查汇率的手机应用。社交媒体和视频通话成为与家人保持联系和传相片的重要工具;天气预报应用也可能会被用上。如果是徒步旅行,计步器就要登场了,人们将以此证明自己在利用假期保持健康。有了GPS,中老年人在陌生的地方徒步探险时会感到更自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太可能完全迷路。智能手机还可以用于体验预想中的旅行或替代现实旅行。最惹人注目的案例便来自爱尔兰的利亚姆(图5.11)。

利亚姆将他的奥克鲁斯(Oculus)眼镜连接上一款虚拟现实(VR)应用,使他得以到美国一些他可能永远不会亲临的地方"旅行"。¹⁹有了这副眼睛,即便是遥远的太空也不是问题:他带着VR眼睛享受了一次环绕空间站的"旅行"。他还曾使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浏览世界各地,规划去意大利参加婚礼的行程,以及重温曾经去过的度假地点。²⁰

新闻和信息

本节简述智能手机在新闻和信息方面的使用情况,从个体用户开始,进而到社区传播,最后以在国家层面的信息传播的一个案例结束。如今在全球许多地区,"谷歌一下"已经等同于在线搜索几乎所有话题。实际上,这个词可能在各地都有着不同的延伸,已经远超出了谷歌本身的搜索引擎这一定位。对于圣地亚戈的许多中老年人来说,谷歌作为手机应用、网站或搜索引擎并没有实质区别。同样地,在许多人看来,"互联网"就是谷歌。

如果说谷歌的意义由搜索引擎有所延伸,那么YouTube则是延伸成了一个搜索引擎。有时人们将YouTube看作主流信息之外的信息来源地。例如,圣地亚戈的一位秘鲁裔天主教兄弟就利用了YouTube来查找反堕胎的非宗教论点。YouTube也可以用于重拾家乡特色。在洛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当地埃及裔移民在YouTube上的歌单,以及西西里移民的视频菜谱。例如,玛丽亚在圣露西亚节这天用手机在网上找到了一份Cuccia食谱。在这天吃Cuccia是西西里传统,它由煮熟的小麦浆果加糖制成,是典型的西西里美食。玛丽亚接着在Facebook和WhatsApp上与家人朋友分享这个食谱和做好的Cuccia相片;她做了好些Cuccia,与在米兰的女儿们以及她在洛诺附近的邻居们分享。

无限机会主义的一个影响是潜在的成瘾性——尽管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人们往往不太清楚这个术语的含义。在爱尔兰,有人认为年轻人都对智能手机"上瘾"了,因为年轻人总想看朋友——或讨厌的人——如何评论自己,如果看手机的间隔时间过长,他们显然就会有点"焦躁不安"。而如果是上了年纪的人看起来有些焦躁不安,最常见的原因似乎是对新闻"上瘾",尤其是政治新闻,当然对于年纪较大的人来说也可能是体育新闻。很多人表示他们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在智能手机上看新闻,通常是因为他们被某一个政治局势所吸引。在我们调查期间,关注热点通常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或是英国脱欧。没有人对爱尔兰本土政治局势表现出类似的兴趣。

安妮就是个例子,她每天会花两到三个小时关注特朗普新闻。她来回浏览谷歌和各类新闻手机应用,包括《华盛顿邮报》、《半岛电视台》和《卫报》,还有爱尔兰当地报刊和各种广播媒体,包括福克斯新闻(Fox News)等美国电台。此外,她也在YouTube上观看各种政治讽刺节目或阅读《洋葱报》(The Onion)上的政治讽刺推文,还有其他人在Facebook上分享的新消息。早上安妮会戴着耳机听新闻,以免吵醒丈夫。在这一调查

点,大部分老年人很有可能早上睁眼就在床上用手机看新闻,晚 上关灯前也还会看新闻。

人们有很多方法来判断什么新闻是可信的。在社交媒体上,这更多关乎人们对转发该新闻的人的可信度判断。更普遍的是,人们如何看待在线新闻也经常与对传统新闻媒体,如报纸、广播和电视台的看法有关。在一项更为详细的关于都柏林人如何看待保健信息的调查中,人们提供了许多明确的真伪评判标准,比如人们不信任来自任何可购物网站的信息,都会被排除。在其他的调查点,人们往往对来自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新闻报道更感兴趣,这取决于他们对当地政治的看法。

在智能手机作为新闻媒体来使用的有关新闻报道中,主要关注点都在于假新闻。然而,对于好几个调查点的研究参与者而言,智能手机上的新闻主要就是通过分享网友吐槽和其他笑话来嘲讽政治及政客。比如下面这个表情包就在洛诺的WhatsApp群里疯传(图5.12)。图片中,意大利前任总理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正对彼时的极右翼内政部长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耳语道:"对于经济衰退我TMD不知道还能说啥了,你能去封个船来转移人们注意力吗?"

这个梗指的是2018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当时萨尔维尼封锁了一艘来自利比亚的移民船,禁止船上的600名移民登上意大利



图5.12 在洛诺WhatsApp群组中被分享的政治讽刺表情包。

兰佩杜萨岛(Lampedusa),引发了争议。这一举措占据了当时的新闻头条。

事实证明,受大环境影响,政治梗在洛诺特别受欢迎,这里 经常会爆发线上、线下抗议活动,反对萨尔维尼及其对移民采取 的敌对政策。

分享玩笑体现了新闻消费更强的共通性。例如在雅温德,YouTube已成为各种体育团体内部社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是搞笑视频。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认为分享的笑话有助于形成一种愉快的良好氛围。分享可能从一大早就开始了。只要群里其中一个人醒来了,他们就会找到数百个搞笑视频和图片来传阅和评论。这类活动据说是雅温德退休人士的最爱之一,有时甚至超过了在家看电视。一位女士表示,她每天至少花三个小时看亲戚们在各个WhatsApp群组里分享的视频。她觉得它们很有趣。她补充道,她自己从不给别人发这些视频,但她很感谢有人会主动与她分享,认为这是一种关心。此外,幽默在人们传播政治新闻的过程中不可或缺一一这是大家参与政治讨论的一种方式,从中获得了积极参与感,而不再感觉自己只是新闻宣传的被动接受者。

幽默也在达拉哈瓦人通过WhatsApp交流时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过内容通常是静态的图片而不是视频。信息和新闻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达。一般情况下某条讯息得到的回应会是一张搞笑的图片或 "哈哈哈哈哈"。然而,比搞笑内容更受欢迎的一种类型是谜语。谜语包括关于伊斯兰教的、关于某个地方的、关于某幅特别的"难以捉摸"的图片的,甚至是关于数学问题的(图5.13)。与笑话相比,这些谜语在WhatsApp群组中获得了更多关注。

伴随着谁将第一个给出正确答案的比赛,这些谜语使对话变得更密集。这与莱拉和玛娅在老年人俱乐部的线下活动中所观察到的情况相一致,竞赛游戏是这里日常活动的一部分。活动通常由在这里实习的年轻大学生们组织。活动氛围总体来说十分积极,因为人们能感到比赛让每个人都神经紧绷。显然WhatsApp群聊是这类活动目标延伸到线上的版本。

在乌干达,人们也会利用大型WhatsApp群组分享信息。例如在古卢(Gulu),来自卢索兹的女议员的兄弟就加入了市议会的WhatsApp群,由市议会资助,群成员可以优惠价格使用手机运营商Airtel提供的手机流量。他还能从群里了解到市议会举办的健康宣传会信息,并动员社区成员参与。作为信息共享平台,这些WhatsApp群能"带来新闻",带来人们通常喜欢听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单身奶奶弗洛西就是这样,她早上听本地传教士

كام قلم في الصور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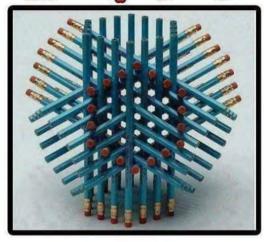


图5.13 研究员莱拉和玛雅与达拉哈瓦研究参与者分享的谜语的 截屏。文本内容: "你能从图中看到几只铅笔?谁是知道答案的聪明人?"

和牧师布道,晚上就听来自英国的BBC新闻。奥奇达是一位圣经咨询师,他对英国新闻尤为感兴趣:"我爱BBC。我非常关注你们的脱欧进展······我们曾是你们的殖民地,所以我们依然利益相关。当你们那边一团糟的时候······当你们那边人们过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点慌!"

夏洛特在卢索兹上门拜访研究参与者时,经常会在人们家里看到一台正在放广播的小手机。有时是音乐,有时是国内外新闻,最常见的则是圣经福音。伊曼纽尔是一位重拾信仰的基督徒,对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能用来传布福音感到十分高兴。他也会通过手机收听福音广播,尤其关注美国之声(Voice of America)和有关以色列的新闻: "多了解以色列是好的,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末世。如果那里发生了什么,你可以从《圣经》的预言中得到验证。"

阿蒂姆在家里与女儿共用一部手机,手机是她的,SIM卡则是她女儿的。大多数时候手机的作用在于,村里的亲戚们可以给她们打电话,把难题告诉她们,并向她们要一些经济支持,比如姨妈最近去医院看病。她们也喜欢收听福音,但担心这样会耗尽手机电量,因为家里没有电,所以她们不得不在教堂办公室给手机充电。在那里手机充电每次限制在20到30分钟以内,

因为"他们总是担心电量",尤其是"一旦充电过度,就会烧到充电器"。

最后,就像个体用户与社区会通过手机获取新闻与信息,国家也可以直接将手机用作新闻传播媒介。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政府通过手机发布紧急避险通告。²¹经历了2011年3月发生的大灾难后,日本政府开始启用手机发布政府通知,这场集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的三重灾难,以"3/11"为人们所熟知。在灾难发生后的几年里,日本政府一直因其对事件处理不当而饱受指责,其中许多批判都在社交媒体上流传。²²

在日本,强震、台风和暴雨等自然灾害每年都会发生。智能手机已成为许多人的第一道防线,在这个对政府信任度很低的时代,它让人们得以做好自我防备与保护。²³住在高知县的一名男子表示,他每天早上都会用智能手机查看县区网站上关于自然灾害的消息。这不是一款手机应用,但他给网站设了标签,所以只需在主屏幕上点一下就可以打开该网站。他能在网站上了解海平面和洋流情况。如果出现退潮,他就知道要做好地震的准备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购买应急食品,不再前往市区。"我觉得自己查比等政府警报快多了……我想说潮汐这回事只是我的一个假设,但了解情况总是更好的。我认为政府的"紧急避险通告"很好,但总是只能提前5到10分钟,根本来不及……我也担心高知县会是最后一个被照顾到的。还有一些县比高知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早点知道,这样我就可以更快地撤离。"

官方避险通告面临的问题是,因通知频率过高,甚至小到轻 微地震也要通知,它们反而基本上都被忽略了。在2018年夏季的 暴雨和洪涝期间,很常见的一幅景象就是在餐厅里听到大家的手机同时响起避难通告的提示铃声,把食客们都逗乐了。一些研究参与者认为,这是因为政府不希望被认为没有尽到提醒人们任何潜在灾难的义务。结果这造成了一种"狼来了"综合症,误报数量的增多可能会使预警的效果大打折扣(图5.14)。

另一方面,随着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密切接触者追踪技术的 出现,通过智能手机短信直接预警潜在感染风险已成为一个全球 问题。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对这一发展趋势进行讨论。

音频娱乐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²⁴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 回顾过去,全球范围内人们上网的主要诱因可能在于娱乐活动。 ²⁵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娱乐通常指一种非连续性的活动,比如



图5.14 Instagram上一张显示频繁收到避难通告的截图,来自京都的一位研究参与者。配文则是对于此类预警频繁发布的评论。

看电视剧或通过传统媒体收听广播节目。然而,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无限机会主义,已经使娱乐变成了一种潜在的持续性活动,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一段时间里进行。在等车的五分钟里,一个人可以查看视频博主的主页,翻阅朋友们转发的一些有趣的表情包,听一首新歌,看看某位朋友在做什么,或者看看政府正在做什么。如果他们错过了最喜欢的广播连续剧,他们可以随时补看。

这对人们的生活来说是一个重大改变,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一个人在哪一天的哪一个时间会感到无聊、沮丧或情绪低落。在这种无限机会主义出现之前,他们在那一特殊时间点可能没有电视或广播消解情绪。智能手机也丰富了人们的娱乐内容;比如甲想通过广播听足球比赛的比分,乙可以跟着广播哼唱最爱的颂歌。A看体育新闻;B看名人新闻;C看政治新闻。一个人的关注点可能在于政治表情包,而另一个人可能喜欢猫咪表情包,对第三个人来说可能是淘气的孙辈。

鉴于娱乐是这样一个庞大的话题,下面的讨论仅限于其中一 个小点, 人们听音乐和其他音频内容的方式。在卢索兹的一项调 查中,35名研究参与者中有24人会使用手机上的音乐播放应用, 有4人下载了Shazam等音乐搜索应用。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 人们前往当地三大提供音乐、电视剧和电影下载服务的供应商门 店获取音乐资源。顾客自带或购买存储卡或"闪存卡"(flash), 然后从供应商定期更新的下载内容中选择自己喜欢的类型。供应 商会尽量保证最新资源,通过音响外放新歌来吸引顾客。正如一 位供应商所说,"进店的人,尤其是那些紧跟潮流的人……他们 都先在外面被引起了兴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年轻人负责选 好音乐, 存入闪存盘, 然后拿给上了年纪的亲戚用。26他指出, 年纪较大的顾客"非常少见……他们偶尔会来找找老歌",比如 福音歌、林加拉语歌(Lingala)或传统的阿乔利语歌(Acholi), "这让他们很开心",这位卖家补充道。在皮佩(Pvpe)²⁷针对 金沙萨(Kinshasa)老年人和流行媒体的分析报告中,在一个娱 乐活动往往以年轻人为中心的城市环境中, 老年人可以通过他们 对音乐的了解与当代社会重新建立联系。

人们一般会在月底拿到工资后去购买音乐。花上大约4英镑(约32元人民币)买一张内存4G的存储卡,就可以下载大约500首歌,然后通过蓝牙传到手机上。他们可以选择花大约4便士买单首歌,或花21便士买一个包含5首歌的歌包。供应商也卖视频,标价每条6便士,或者作为赠品回馈给老客户。"人们想要视频,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有家的人,"一位供应商说道。音乐供应商一般都会提供喜剧、系列片、动作片以及来自好莱坞、尼日利亚和加纳的电影。

"喜马拉雅"成立于2013年,总部位于上海,是中国最受欢迎的播客(Podcasts)和有声书平台之一,拥有约5亿注册账户。²⁸播客,即可下载或转发的数字音频,已在中国的老年人中迅速流行起来。²⁹在这个即时点播的时代,可能每一种口味和需求播客都能满足。来自艾媒咨询(iMedia Research)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播客听众总数飙升至4. 25亿。普通用户每天花150分钟使用"喜马拉雅"。³⁰

对那些开始有阅读困难的老年人来说,这类音频选项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他们也是听着广播长大的一代,用起来也不会感到不自在。童奶奶是"喜马拉雅"的超级粉丝,对此她解释道,"它就像手机上的收音机,但内容更多。"童奶奶会一边做家务,一边收听儿童教育节目(她负责在工作日里照顾孙子)。她不记得上一次坐下来看新出的电视剧是什么时候了,因为她现在只用iPad看爱奇艺上的电视剧。她也不记得最近一次通过地面

电台听广播是什么时候了。因为收音机先是被电视所取代,接着两年前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她开始听"喜马拉雅"。

在一些调查点,另一个常用于寻找音乐资源的是YouTube。 玛格丽塔是圣地亚戈的一名退休护士,当YouTube成为她主要的 音乐来源时,她卖掉了自己的收音机,买了一个蓝牙音 箱。YouTube还能让老年人重新听到现在很难找到的老歌。在圣 地亚戈,上了年纪的人们时不时会通过WhatsApp群组分享曾经美 好岁月的金曲链接。同样地,在洛诺,埃及裔的女性研究参与者 将YouTube视为收听埃及语和阿拉伯语歌曲的一种渠道。或是通 过智能手机或是通过扬声器,他们都会在比如标志着斋月结束的 开斋节等节庆活动、派对和邻居聚会上大声外放些歌曲。

最后,智能手机也可以在音乐制作、收听等方面发挥作用。 布伦丹在都柏林成立了一个尤克里里乐队并向公众推广。他手机 上唯一的音乐应用就是尤克里里调音器。不过参与尤克里里群组 讨论现在成了他用WhatsApp的主要原因,群里目前非常活跃,有 70多名群成员,群里每天都有帖子和留言。布兰登会先从 YouTube上下载一首歌,然后将其转换成MP3格式;这样他就可 以把歌曲传到蓝牙音箱上,在尤克里里乐队练习时使用。

Facebook也是布兰登与爱尔兰及其他地方的尤克里里乐队进行互动的主要平台。他会通过短信和电话进行更详细的安排,比如乐队要在某场活动或是养老院进行演出,这一情况很常见。他还会用手机地图来查找拟定的演出地点,用手机日历来安排各项活动。他的音乐应用里存储了成千上万首歌曲。对这些手机应用的使用中有许多是相对较新的,但都是因为他弹尤克里里才被使用。因此尽管布兰登可能只有一款特定的尤克里里应用,但显然经过一段时间后,他已经把整个智能手机变成了一款"尤克里里应用"。这一例子再次力证了第四章中提到的观点,即我们应把关注重点放在整体任务而不是某个单独的专属应用上。

结语

本章开篇就指出,智能手机在使用方式上的许多发展都是源于两种属性的结合。一是其内部设计,手机应用以密集丛聚,方便了不同应用间的组合使用。二是其既移动又恒定。智能手机能被带到各处,但在这一过程中它又始终都在用户身边。这两个方面共同赋予了手机在本章重点讨论的性质,我们将其称为"无限机会主义"。

它对摄影的本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单单是说我们对相机和相片的使用有所改变。智能手机摄影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发展

出与传统摄影相反的特质。起初相机就像一头巨大的野兽,需经重重工序组装而成;而相片本身也需要时间来处理,这一切都使得摄影过程变得相当漫长、严肃,成本高昂。随着越来越多便携式相机的出现,拍照变得容易多了。数字化对人们如何处理相片的影响,不亚于其对人们如何拍摄相片所产生的影响。除了相册、壁炉架上的家庭相片墙、鞋盒和陈列性肖像,³¹人们如今多了许多新选择。今天人们拍摄的绝大多数相片都是为了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即时分享,这已成为对话与日常交流的一部分。抛开我们怀古的情怀,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传统的摄影中,限制人们的不仅仅是笨拙的相机。

相比之下,智能手机相机则与无限机会主义完美贴合。连孩童也能不断意识到,在他们走在路边或穿过田野时,都有可能捕捉到意料之外的非常适合发到Instagram上的相片。我们永远不知道那只蝴蝶什么时候能展翅,而背景同时又配合得刚刚好,或者孙子哪一时刻会表现得特别可爱。多亏了无限机会主义,场景只消维持上几秒钟,便足够人们掏出手机按下快门,画面就这样被捕捉下来并得到普遍认可。这一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无需成本。相片的拍摄、存储、挑选、删除和替换,一系列操作都很简单。拍照作为一种设置框架的行为具有升华的效果,即通过取景将屏幕外的平凡日常隔绝开来。这通常是一种社交活动,例如达拉哈瓦的人们与那些无法加入同游的人分享相片,以此让整个社区都获得参与感。32

在本章讨论的每个领域中智能手机的使用都体现了无限机会主义。就在司机感到迷路的时候,GPS应用就在他们的手机上。 当你在度假时,有人不停地跟你说些什么,但你却不知所以也不知所云,这时候翻译应用就派上用场了。本托的老年人在退休后 更有可能使用公共交通,也不再需要严格制定夜生活计划了;如 今任何时候想回家了,他们都可以用手机叫一辆车回去。圣地亚 戈的一位秘鲁移民可以在做某道秘鲁美食的中途上YouTube查看 食谱。它们就在那里,得来全不费工夫。有句和音乐有关老话说 得好: "凭着耳朵弹奏吧(playing it by ear)" 即,随机应 变。多亏了智能手机,这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生活日常。

一如既往地,智能手机功能扩展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不那么好的后果。³³ "机会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有负面含义。无限机会主义的另一面是无限脆弱(perpetual vulnerability)。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被跟踪到。在WhatsApp通知发信人(也许还是你的老板)信息"已读"的情况下,你就没有理由不回消息。还有一些亲戚显然希望你能秒回消息。前文中我们提到了一位总是担心别人如何议论自己的学生。他们可能会因此失眠,鉴于现在他们可

以在凌晨3点从枕头下掏出智能手机,确认是否错过了自己害怕的辱骂或泄密。因此我们发现,无限机会主义也能让人们体验到无限压力。雇主可以在任意一天的任意时间向员工提出要求。智能手机使"零工"经济(gig economy)成为可能,"零工"经济极大地改变了工作模式,按需工作已成为如今工作形式的基础。

因此伴随着无限机会主义的出现,人们关于从智能手机中解脱出来或"数字排毒"的呼声越来越高。³⁴如果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使用智能手机,那么我们就会想要一直使用它。我们总能想到另一个要打电话的人,另一件要用手机查的事。无限机会主义因此助长了第2章中讨论的手机瘾。反过来看,所有这些不良影响也有可能被夸大了。无限机会主义不是智能手机独有的:人类的声音也是一种无限的机会。一些人总是不得不"咬住舌头",努力克制住想插嘴的冲动,或是再说最后一句,尽管我们明知想说的话不合时宜,又或是本该轮到别人说话了。人类总是与各种形式的无限诱惑生活在一起,并努力让自己适应。关于这一点,本章更侧重于展现人们是如何根据自己的目的来使用智能手机,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智能手机带来的各种可能性。

无限机会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变得肤浅或短视。智能手机能用于即时满足,也能用于长远规划。在爱尔兰,人们热衷于提前好几个月通过猫途鹰、谷歌地球和缤客网规划假期旅行,³⁵或者通过多邻国学习一门外语。无限机会主义随处可见,但本章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人们对这种可能性的不同利用方式。每个调查点的人们都通过智能手机听音乐,但坎帕拉和雅温德的人们通过供应商购买音乐的方式,与在都柏林和耶路撒冷的人们获取音乐的方式就十分不同。日本政府通过智能手机向人民发布紧急避险语境也是本国独有的现象。机会可能总是存在的,但在每个地区,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些机会。这就解释了下一章的标题——"精雕细刻"。

注释

- 1 Katz and Aakhus 2002.
- 2 Ling 2004; Ling and Yttri 2003.
- 3 Sarvas and Frohlich 2011.
- 4 相机在十九世纪也被用于早期的影像与文件记录。参见Pinney 2012。 然而,当时的设备与智能手机相机完全不同,并不属于此处描述的 功能摄影的范畴。参见Gómez Cruz and Meyer 2012。
- 5 Morosanu Firth et al. 2020.
- 6 关于数码相片的使用与影响的一系列文章可参见Gómez Cruz and Lehmuskallio 2016。关于其与记忆方面的联系可参见Dijck 2007。

- 7 在十九世纪,这类图像被认为比早期的视觉作品,如绘画和艺术,要更"科学"与"真实"。参见Walton 2016。
- 8 Miller 2015.
- 9 Drazin and Frohlich 2007.
- 10 参见Mirzoeff 2015。
- 11 关于取景(设置框架)带来的影响,更全面的论述请参见Goffman 1972。
- 12 参见苏珊·穆瑞(Susan Murray)关于"日常美学"的文章,作者 强调日常美学是数码摄影日常的核心。Murray2008。
- 13 关于这一类比,最著名的艺术史学家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为此写了一部重要作品《秩序感》(the Sense of Order)。该书无关艺术,而是讲述了放置图像的外框。他认为,让人们停下来思考的可能不是框内的作品,而是设置框架这一动作本身。同样地,这里想要论述的是,摄像本身就是一种为自然景象或其他事物设框的行为;正是设置框架这一行为,而不是框架内的东西,决定了人们感知的变化。参见Gombrich 1984。
- 14 Hendry 1995.
- 15 参见Favero 2018。
- 16 Bell and Lyall 2005, 136.
- 17 对于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知道自己家人会一直 关注他们发了什么。参见de Vries,审稿中。
- 18 在特立尼达岛也一样。参见Miller 1995。
- 19 在充满想象力的漫长的"房内旅行"(room travel)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虚拟现实(VR)头盔进行虚拟旅行,标志着"房内旅行"(room travel)数码技术时代的到来。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贵族韦泽尔·德·迈斯特(Xavier de Maistre, 1763-1852)在作品《绕着我的房间航行》(Voyage Around my Room, 1794)中提出。这是一本充满讽刺的自传体小说,讲述了一位年轻官员被囚禁在自己房间里六个星期的故事。作品灵感来源于他自己在都灵因决斗而被软禁的经历。参见Maistre and Sartarelli 1994。
- 20 更多关于利亚姆的短片介绍可点击https://v.youku.com/v_show/id_ XNTg2NjE0NjkyMA==.html
- 21 另一则关于灾难预警的案例详情请见Madianou 2015。
- 22 也许,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电话。在最初电话作为一种设备被发明出来时,它的发明者认为它将主要用于信息传播,而不是社交。参见 Fischer 1992。
- 23 参见Slater et al. 2012: "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26分,一场9.0级的地震袭击了日本。几分钟后,一波又一波巨大的海啸吞噬了整个太平洋海岸。天灾似乎还不够,当天下午3点35分,高达15米的海啸带来的海水破坏了福岛第一核电站(Fukushima Daiichi Reactor)的反应堆,关于大规模核污染的谣言和恐惧铺天盖地地卷来(Ito, 2012, pp. 34-35)。几乎我们现在所

能知道的一切,特别是地震和海啸发生数小时后甚至数天内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都被社交媒体深深影响。确切地说,信息及影像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与迄今为止的任何其他事件相比,社交媒体此时不仅反映了我们对灾难的体验,更是我们体验灾难的直接媒介。如果说越南战争是人类第一次通过电视全面体验的战争(Anderegg,1991),那么3/11则是人们透过社交媒体如此完整体验的第一场'自然'灾难。这是由一系列因素促成的结果,一方面是日本在方面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可移动的手持媒体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源于人群在危难时刻的特有反应。但社交媒体也不仅仅是信息来源;它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行动的工具。"

- 24 参见《经济学人》2019。
- 25 更多关于手机音乐的论文请见Gopinath and Stanyek 2014。
- 26 Pype 2015.
- 27 Pype 2017。
- 28 Abacus News 2019。一位用户可能有多个账号。
- 29 Abacus News 2019。
- 30 Shuken 2019.
- 31 更多关于人们如何使用胶片摄影的内容请参见人类学佳作Drazin and Frohlich 2007。
- 32 参见Jurgenson 2019。
- 33 Jovicic, 审稿中。
- 34 Sutton 2017.
- 35 Costa 2018.

第六章 精雕细刻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 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 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精雕细刻:智能手机与生活的技艺变革

如前文所述,本书是基于系列专著的比较文献。该系列的几位作者都提到了一个词: "精雕细刻"(Crafting)。该词不仅用于形容人们如何使用和塑造智能手机,也用于描述那些关于塑造生活本身的更大的命题。生活是门艺术这一理念十分适用于以退休生活为研究重心的调查点——到了这一人生阶段,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已不再只有例行工作和家庭义务。这种自由可能使他们更积极地去把握生活日常与节奏。智能手机与衰老体验的结合将是第七章的主题。但首先,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精雕细刻"这个词。作为本章的核心,该词体现了人们是如何使智能手机协调个人生活、社交生活及社区互动。

精雕细刻也体现了第一章中介绍的"自下而上的智能"。购买一部智能手机只是一系列形变的开始,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看到的手机皆由这一系列性别塑造而来。我们有理由尊重这种形变,将其视为一种工艺。当人,塑造智能手机或生活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地使用手机,或在生活中随心所欲。手工匠也会受限于手中物品的物质属性。他们必须根据材料的自然属性和可塑性,小心翼翼地去除某些元素,再添加或模塑其他元素。但不同于艺术品,智能手机的塑造关乎其使用场景和用途。这不是塑造某个遗世独立的艺术品。这一塑造过程更准确地说是为了使智能手机更好地融入日常生活。

本章内容将就此展开讨论。首先我们将思考个人与智能手机 之间的关系:智能手机为适应个人需求是如何被塑造的?转而我 们讨论智能手机是如何融入人际关系的:为适应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博弈它又经历了怎样的塑造?最后我们将范围扩大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讨论智能手机如何反映更普世的文化价值并促进其传播。尽管这一系列话题呈线性展开,但行至文末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循环。毕竟个人在被教养和教育的过程中,会依次被来自社会的规范、价值观和期望所塑造,并受到宗教或其他道德力量的约束。因此"精雕细刻"的影响范围远不止个人性格。在塑造智能手机的过程中,人们也在塑造他们与自己所处的广阔世界之间的关系;同时又被世界所塑造。于是,智能手机成为了我们日常习惯的一部分,人类学家称之为惯习(habitus)。

塑造个人

埃莉诺来自我们在爱尔兰的调查点,她的苹果手机堪称奇迹;她有效地将它变成了一本生活手册。她的屏幕上没有哪个手机应用的图标是单独显示:所有的图标都被放进了文件夹,按金融、体育、新闻和实用工具等不同领域,或基于与工作相关的不同功能进行分组。这是纵向整理,她还充分利用了不同应用间的关联进行了横向整理。例如埃莉诺会在日历上记下某个物业账单还款事项。她会把待办事项记在记事本上。在这个记事本上,她记录了关于支付物业费的详细步骤,包括登录密码和相关网址等信息,这些记录可能长达好几页。接着她向我们描述了,如何使用手机上的一个办公应用关联上她在一次参会时收集的所有PPT文件,这些PPT演示了如何最有效地完成某项工作。此外,埃莉诺还利用了视觉上的辅助工具让相关信息更好找。这包括使用一系列表情符号,比如大头针表示医疗信息,小汽车表示交通,闪光灯表示某笔账单当日必须完成支付。她声称不论何时,不论何事,只消用手指轻触三四下手机屏幕,她就能找到相关流程说明,然后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任务。

其中一个例子体现在埃莉诺如何使用医疗保险公司Laya提供的一款手机应用。她表示她会立即拍下医生给的任何收据,然后把照片通过这款应用发给保险公司;公司随即向她保证10天内能收到赔偿。为了更方便地整理和分享照片,她给它们都标上了日期。她的相机也成为了这一组织活动的核心,她将它视为收集和存储信息的主要设备。这些相片可能与某次汽车维修相关,或者用作她水中有氧运动的时间表。她不仅用手机闹铃提醒自己该起床了,还用它提醒自己该打针了,或是该出门办事了。埃莉诺的智能手机上有一整个版块都是用于理财的。尽管存款不多,她仍然喜欢频繁地调动资金,让钱活起来。

埃莉诺从清洁、组织和家务管理的角度谈论她的手机。手机上大量的PPT和其他照片很容易变得杂乱无章。因此,她需要不断地对其进行编辑、清理和重新排序,以保证它们随时可用,而这正是她想通过智能手机获得的便利。她还不断更新自己的日程表。所有数据信息都被安全地备份在云盘中,因此尽管她认为自己的整个生活都存在于智能手机中,但当她的手机最近在西班牙被盗时,她还是能立即摆脱手机对自己的影响。在安全备份了数据后,她发现自己可以很快地把全部内容重新导入一部新手机中。她始终无法适应的便是手机助手Siri。²她分别尝试过给它设置成男声和女声,但都感觉不太舒服。的确,她不仅讨厌Siri的干扰,也讨厌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信息推送的整个大趋势。她不喜欢网飞公司(Netflix)根据她的观影记录给她推送"猜你喜欢",认为"这是在瞎帮忙"。

埃莉诺对手机的塑造似乎符合某种模式。在现今这一阶段,她对自己工作或健康的掌控程度低于自身期望,而在手机上创造一种严格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人生掌控力的减弱。她认为自己的苹果手机是她能掌控的少数东西之一。因此她对于这一控制权的竞争感到厌恶也就不足为奇了,她对手机设计本身(例如Siri)的态度便充分体现了一点。

我们选择由埃莉诺的故事开启本章,并不只是因为它展现了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生活指引手册。更是因为显然她通过塑造自己的手机,表明了自己是一位组织能力完美的专业人士。她穷尽整个职业生涯试图获得一个能充分施展这些能力的职位。不幸的是,这一切却没能实现:她的大多数雇主都没能欣赏到这些品质,她始终都没能找到机会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最终她主要是通过智能手机,至少向她自己,展现了什么是她想成为的样子和什么是真正的自己。埃莉诺和她智能手机的故事看上去像是个例,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一案例反映了一种较普遍的秩序感,一种与"专业"或"有序"等术语相关联的生活方式。这种秩序感是文化上的,也是个人情感上的,不论是通过仔细观察埃莉诺的智能手机,还是观察她本人,这种秩序感都同样显而易见。在这一过程中被塑造的是两者间的协调融合性。

这一点也体现在同样来自爱尔兰的埃蒙身上,他的家族从事捕鱼行业已有150年。这位粗犷、务实的汉子看上去自信满满,一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形象。比如他很固执,坚持认为自己无需其他人或电视的陪伴,因为不论是运动还是干活,他从不感到无聊,总是活力十足。他对于智能手机的每一次使用都严格遵照必要性准则。埃蒙仅在女儿留学澳洲的两年间使用Skype与其保持联系,他坚称在此之前没用过Skype,之后也一直没再用。智能

手机升级带来的一个好处是,他不再需要总是打电话了,这是他不喜欢的;比如关于火车何时到站这样的事情,他可以用简短的短信代替电话沟通。在这一案例中,埃蒙的审美体现了一种特别的极简主义社交,这源于其对男子气概所持有的传统刻板印象。无独有偶,这位男性和他的智能手机也呈现出了一致的风格。如今在爱尔兰,这样的生活理念主要仅存于中老年男性群体中,总体上它已经被更现代的性别观念所取代。

在其他的一些例子中,个人的秩序感与文化规范的联系并没有那么明显——人们可能因此会被认为有些古怪。格特鲁德是一名运动理疗师,她有两部手机。因为她总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看到一些需要用手机拍下来的场景或构图,然后立即发到Instagram上,有时也发到Facebook和Twitter上。它可能是一处风景,一张某个特殊场合下的自拍,或是一组颜色。这种情绪在今天非常普遍,但通常不会发展到如此极端的程度。格特鲁德表示她很怕因为手机没电而无法捕捉到某一珍贵的瞬间。所以她不仅随身带着她的两部苹果手机,还带了一个适配器(以防没有无线网络)和一个备用的电池充电器。

格特鲁德总是带着两部手机——但当另一位来自爱尔兰的研究参与者梅尔文掏出他的夹克口袋时,他拿出了不下四部诺基亚手机,外加一部华为手机(图6.1)。在这里关注重点从摄影变成了音乐。梅尔文一直有录制传统爱尔兰音乐即兴演奏和现场表演的习惯,这些活动通常是在酒吧进行;当一部手机没电时,他就会接着用另一部。

梅尔文还经常去英国和科西嘉岛等地旅游。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换一部手机购买当地的手机话费套餐用于与本地人保持联系。因为担心手机丢失或被盗,他还会将信息备份,并随身携带备用电池。梅尔文已经习惯了人们在各方面都把他看作一个怪胎。显然他很享受迎合认识他的人对他的期望,并喜欢做出奢侈、慷慨的姿态。全观都柏林的两个调查点,他可能是兜里装着五部手机但最不让人意外的人。

在迄今为止的每一个案例中,主人公的特质都是在拥有智能手机之前就具备了的。智能手机既没有突出也没有压抑他们的个性。梅尔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古怪的人,而埃莉诺同样乐于成为人们眼中的整理达人。这些都没有影响他们发挥对手机的非凡塑造能力——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像智能手机那样有效地匹配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故事展现了这一设备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有多么亲密,也表明每部智能手机都可以通过个性化的重塑让设备与用户完美融合。

通过教授智能手机课程,阿方索可以很好地观察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方式是如何体现他们对设备本身的态度的。以弗朗西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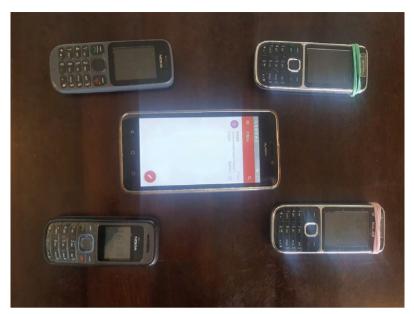


图6.1 梅尔文夹克口袋里的五部手机。研究员丹尼尔拍摄。

科为例,他是一个来自智利的学生,天性严肃,容易对那些态度 较为轻率的同学发脾气,但同时他也是念旧的,且没有一丁点幽 默感。他非常喜欢小玩意和机械设备,尤其是那些他可以拆开、 修理然后再次组装的东西;这样做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 可以说明自己依然一切正常。作为一名学生,弗朗西斯科警惕性 很强,并倾向于安装所有相关手机应用。然而,他是一个持怀疑 态度的实用主义者,这意味着他更倾向于采用传统方法,除非他 能被完全说服某个数字化的方式更好。他不认为这是个问题,比 如他觉得智能手机上的日历就并不比传统的纸质日历强。

弗朗西斯科异常警惕智能手机的跟踪能力,比如GPS定位功能,以至于他拒绝执行任何基于GPS的课堂任务。他最近遭遇了抢劫,智能手机也被偷了,此后他便开始担心任何可能会让人跟踪他的事情。谷歌地图提醒他已经在公园呆了三个小时,由此暴露了它的追踪能力,随后他便关掉了GPS。重点在于,弗朗西斯科的恐惧源于他认为自己是理性的,自己的结论都建立在观察之上。他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抢劫,了解了谷歌地图的运作方式,由此他推断盗贼团伙一定是在利用谷歌地图来抢劫人们。尽管在别人眼中自己行为怪异,但他还是更愿意继续相信自己的推理。

爱尔兰的彼得是一名工程师,他非常喜欢自己曾经的诺基亚 手机:它可靠、耐用、设计精良、使用方便。他觉得自己拿起智 能手机的那一刻背叛了它,为了智能手机那些花哨的噱头抛弃了 一个真正的朋友。然而彼得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工程师,所以他决定重塑他的智能手机。通过禁止手机自带的一些核心应用在后台运转,他使得自己的三星Galaxy手机在不充电的情况下可以续航120小时。他还为手机设定了一个程序,只要他在家,所有来电都可以转接到他的座机上,这样一来智能手机就可以收进抽屉里了。事实上,他把新的智能手机变成了旧诺基亚手机的复制品。

爱尔兰调查点的最后一个案例十分重要,因为它说明智能手机可能并不会全面反映一个人的整体性格,而是只反映了他们的主要兴趣。马蒂斯从立陶宛来到爱尔兰定居,他确实在这里站稳了脚跟。鉴于他对汽车倾注了毕生的热爱,他目前的工作堪称完美。他在一家墨西哥餐厅工作,只要倒完垃圾、摆完餐桌并处理完其他交代的事情后,他就可以全身心专注于修复老板的老爷车了,他的老板也同样热爱汽车。

马蒂斯早在2008年就带着妻子儿孙到爱尔兰定居了。因此与汽车零部件相关的手机应用在他的智能手机屏幕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包括Donedeal(爱尔兰一家汽车买卖数字市场)和Mister Auto(一家汽车零部件商店)。同样重要的还有YouTube上其他汽车爱好者分享的关于如何处理某个特定问题视频。相机也很重要,因为专业买家希望能得到包含每一个修复阶段的完整照片记录,这样的修复过程可能耗时一整年。马蒂斯自豪地提到,他的老板驾驶着他修复的上一辆经典赛车,行驶了1500公里往返意大利,全程没出一点岔子。他的手机上附有一根电线,连接着一个微型手电筒,同时也是一个照相机。他把这个当作内窥镜,在动手修复前将其伸进汽车的裂缝中检查某一特定部位的状态。多亏了内窥镜上的闪光灯,传回智能手机上的照片可以清晰地展示借助手电筒也没法看清的地方。这个小玩意是马蒂斯在中国淘到的。他向我们展示它如何使用,那喜悦的样子仿佛手里拿的是奥运火炬。

与塑造智能手机对应的便是使用智能手机进行自我塑造。来自本托的费尔南多就是这样做的,她注意到自己的记忆力有所下降。与许多中老年人一样,她表示自己不害怕死亡,但害怕变得痴呆。当她感到部分记忆丧失时(这是中老年人都有的体验),她开始进行大脑训练。人们通常认为这样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和延长寿命。因此,她每天都通过诸如"空当接龙"(Freecell)、"开动脑筋"(Lumosity)、"木块拼图"(Wood Block Puzzle)和"交叉解谜"(Codecross)这样的游戏应用锻炼自己的大脑。她还通过"英语对话"(English Conversation)和"谷歌课堂"(Google Classroom)这样的手机应用学习英语,在应用上提交和更正习题答案,由此刺激她的认知功能。她最近还下载安装了

"多邻国"(Duolingo)来学习意大利语,因为她儿子目前在与一位意大利姑娘约会。

费尔南达曾经是一家食品公司的员工,退休后她计划自己创业。她最近受朋友邀请,共同创办了一家以关爱中老年人为宗旨的远程医疗公司。在此之前,她已经认识到了与智能手机共建认知的好处与坏处: "没了智能手机,就没了生活。太棒了,全都在手机里。你的生活都在手机里。我害怕失去手机。没了它,我就记不住东西。我现在跟你说着话,到了明天我就会想"昨天她说了什么?"所以我不能没有手机。"

费尔南达正在将诸如记忆之类的认知能力让渡给智能手机,她目前在寻找方法让她的智能手机能够修复或至少是维护记忆。通过手机来保存记忆对京都的鸟山女士来说也十分重要。她虽然现在用着智能手机,但仍然保留着旧的翻盖机(garakei),即使不再使用,也要每天晚上给它充电,那是因为,鸟山女士说"我不想让它死掉"。她怕如果让旧手机"死了",那些曾经用手机拍下的照片以及背后的回忆将会永远消失。日本调查点的其他几位研究参与者也表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从没想过扔掉自己的旧手机,而是宁愿把它们安全地存放在抽屉里。这种让手机成为记忆仓库的感情很复杂,智能手机被认为具有认知功能,让人觉得它是一个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例子都有明显的个人主义的色彩。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退休的马里奥。马里奥热爱园艺,是一位骄傲的环保主义者。他解释道:"我记得我从小就这样。对社区,对我们生活的环境,对人,以及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总是感到好奇。"马里奥用他的智能手机管理当地的一个社区农圃(图6.2)。他还参与了社交活动的组织,活动包括参观他们在园地里饲养的蜜蜂和蜂蜜采集(深受当地儿童欢迎),还有社区共享晚宴,即社区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带着各自国家的传统美食在露天花园里与大家共同分享。

他还喜欢使用一款能够鉴别植物的手机应用"PictureThis"。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没能融入马里奥日常生活的手机应用都被卸载了。马里奥的例子也体现了第二章所讨论的舆论语境带来的矛盾。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他并不觉得自己特别依赖智能手机。与此同时,通过使用智能手机,马里奥得以推广他所珍视的社区和环境价值。在下面的短片中(图6.3),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智能手机在洛诺是如何融入到个体生活中的例子。

最后我们回到讨论的原点,即如何利用智能手机塑造退休生活。在本托,研究员玛莉亚正观察着爱德华多的智能手机,就在这次交谈的前两周,爱德华多刚刚退休。以前工作的时候,他每



图6.2 洛诺的一个社区农圃。研究员希琳拍摄。

天凌晨4点就需要起床,因此时钟和闹钟对他来说至关重。但退休后,他发现自己很难让身体适应新的作息表,只好把闹钟收了起来,也开始逃避时钟。如今他用智能手机来学习食谱和做饭教程,这样就可以做一桌美味的晚餐让太太高兴。通过手机上的谷歌,爱德华多现在研究起了铁艺装饰,他打算把这发展为自己的第二爱好。此外,智能手机还让他结识了一群基督教教友,他们共同计划在圣保罗的内城区建立他们自己的教堂,他的女儿和外孙就住在那里。

在他的手机应用中,有关于唱诗的,有关于学习圣经的,还有帮助他组织教堂捐款的——包括用于计算款项的Calculadora,以及用于存款的信用卡应用Payeven Chip。为了推进设想中的新生活,爱德华多在有意识地通过这一切重塑他的智能手机。

这些案例的影响将在第九章中进一步探讨。在最后一个更理论化的章节中,我们将智能手机视为"超越类人主义"的东西。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相似性,智能手机看起来更像是部分身体或认知的某种替代品,3因此失去智能手机就等于失去了一个人的一部分。智能手机已被证明在多方面扩展了个人的能力,但显然这是一项风险投资。当阅读这些个案的时候,你或许很难再想到之前的任何一种设备已经与人达成了这种潜在的亲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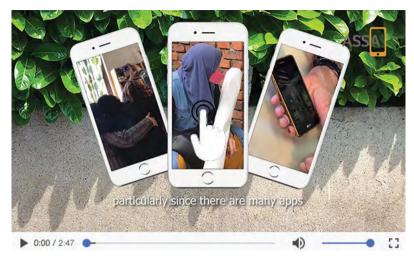


图 6.3 短片: 意大利案例,我的智能手机。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 show/id XNTg2MzgzNjA3Mg==.html

人际关系

第三章已对只关注智能手机与其使用者个人间的关系进行了批判。"社交生态"一词由此被提出,它表明手机也体现了不同的人际关系——例如在坎帕拉,家人或邻里可以共用手机。第四章则以上海为例,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透过手机应用观察夫妻关系。得益于约会应用的出现,智能手机在交友领域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智能手机映射了不同的人际关系,而不仅仅是使用者个人。 来自都柏林的瑞秋是一位私人助理,她的女上司出差繁忙,苦恼 于如何平衡家庭与繁重的工作。共事数十年来,她们之间已没有 了惯常的工作界限。即便是在晚上10点,瑞秋可能都还会替上司

[®]视频内容描述: (多位研究参与者接受采访)每天早上我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查WhatsApp消息。这样我能及时知道附近都发生了什么。还可以在Facebook上看看老家有什么新闻。对我来说,智能手机是一种沟通手段,我用它买票,买飞机票等等,什么都买。我用WhatsApp和家人保持联系,他们离我很远。我家人都在印度尼西亚,我是家里唯一一个住在意大利的。我刚来的那几年,想联系他们很难。不像现在有智能手机,特别是有那么多App。能让我觉得和家人很亲近。智能手机让我又快乐又痛苦。快乐是因为可以和家人保持联系。可以联络朋友、参与许多事情。痛苦是因为你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我只要一拿起智能手机,就好像时间都不存在了。它能帮我做很多很多事情。

处理一些个人事务,比如为上司小孩提出的某个问题搜索答案。 但她认为自己对上司的不懈支持是出于忠诚和友谊,她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且没有退休的意愿。她的智能手机依此种工作形式而被形塑。如果手机没有保持开机,她就会觉得自己辜负了上司的信任。手机也能帮助她有效化解上司对出差和顾家产生的焦虑。

尽管这是瑞秋的私人手机,其主要用途却在于工作。然而,对于智能手机与工作关系紧密契合的这种状态,她感到非常满意,并强调她觉得自己实现了想要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事实上,瑞秋用智能手机处理一切工作上的事务,除此以外她几乎不用手机。在工作之余她依然乐于手写个人目记。智能手机仅被划为工作上的利器。

智能手机也可能随时间参与到家庭关系的转变中。这一点可能会在第八章中更加清晰,在群体身份和群体构成方面,LINE、微信和WhatsApp似乎是关键的手机应用。以日本为例,"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智能手机重塑;很多人都在LINE上建立了直系亲属间的家族群。然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总是不断变化的。来自京都的山下女士已到花甲之年,与四十多岁的女儿住在一起;山下的丈夫去世后,母女俩与夫家亲戚就疏远了。她在LINE上建了一个名为"家族"(ファミリ)的群,群里有她和她的女儿,以及少数密友。

宗族家庭(patriarchal family) 在历史上曾是日本家庭生活 和社会的核心。19世纪末,随着明治政府推行国家现代化,核 心家庭(nuclear family)开始崭露头角。4时至今日,随着家庭 人口缩减,许多人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由亲密朋友组成 的"自选"家庭('chosen' families)对一些人来说变得越来 越重要。LINE上的朋友群已成为人们,尤其是女性成员获得朋 友支持的重要来源。年纪越大,人们就越珍视这类老友群。群 成员通常都是高中老友或前同事, 人们一般会同时拥有好几个 老友群。同样来自京都的和田女士自丈夫去世后开始独自生 活,而她的女儿和孙辈则住在东京。为此她自创了一套表情包 代码来对智能手机上的LINE联系人进行分类。和田女士通过表 情包来描述如何认识这些联系人的,并以此对智能手机上不同 的"家人"进行直观的划分。比如她曾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 因此所有老同事的备注名都加了一个飞机的表情; 直系亲属们 则是加了一个房子的表情。和田女士以这种方式形塑智能手 机,让她得以快速准确地看出自己与每个联系人的亲疏远近。 某种意义上,她构建了一套可视家谱,在智能手机上创建了与 每个人的联系分支。

宗教

本章导语提到,最好将本章的线性叙述结构视为一个循环。以埃蒙为例,我们说这位爱尔兰渔民后裔是个粗犷硬汉。表面上这是在描述一个独立个体,但同时也体现了传统审美对男子形象认知的影响。同样地,上一个案例有关在日本人们通过智能手机将朋友纳入到"类家庭"(pseudo-family)关系中。这实际反映了日本社会中更广泛的一些变化。如果个人在塑造智能手机,那么反过来他们也受这些更广泛的价值观所塑造。提到强加和维护文化价值,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宗教,因为它通常是最显而易见的。

罗萨尔巴来自意大利南部一个村庄。于她而言智能手机就是她的物质伴侣,甚至比一本好书更重要。她用智能手机最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刷谷歌,尤其是用谷歌查菜谱——通常是她所在地区的传统菜谱。不过罗萨尔巴是一个狂热的搜索者,她也经常用谷歌搜索别的信息。她常挂在嘴边的就是"问问他吧",这个"他"指的就是谷歌。在罗萨尔巴看来,动动指头就能获取信息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她在乡下的一个大农庄长大,父亲是一个果商,她将自己的童年描述为"另一个时空中的另一个世界——学校和教堂便是一个人交谈时的核心信息来源"。家里好多年都没有一台电视,她从小就和同龄的兄弟及表亲们在地里玩耍。

相比之下,多亏了谷歌,如今只需几秒就能在家里舒舒服服地获取信息。她用谷歌搜索保健信息,每当在电视上听到想进一步了解的事情,她就会去"问他"。她最近在平板电脑上安装了一款可以测量脉搏的软件。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罗萨尔巴将科技视为一股无处不在的力量,予她陪伴,为她解惑,赐她灵感,给她指引。与此同时,实实在在的祷告和每周(周日)的教堂礼拜仍是她生活的主要部分。

在圣地亚戈的天主教秘鲁移民中,显然智能手机的个性化形塑有助于将人们笼罩在宗教的氛围里。这一群体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对秘鲁圣女和守护神的忠诚。拿马塞洛来说,他会在步行或坐地铁上班时用智能手机收听玫瑰经(Rosary)祷告。他会浏览圣母骑士(Knights of the Virgin,西语: Caballeros de la Virgen)网页,包括收听网页上人们祷告的录音。他也会头戴耳机在心中默念祷词。在天主教中,玫瑰经是以对话形式诵读的。另一名研究参与者托马斯的天主教信仰则没有那么外露——他智能手机上的壁纸不是常见的紫袍基督(即奇迹之王,the Lord of Miracles)或波雷斯的圣马丁(Saint Martin of Porres),而是动漫《七龙珠Z》里的悟空。在上下班途中,托马斯喜欢玩一款类似于《太空入侵者》(Space Invaders)的游戏。他的宗教信仰更





图6.4 谷歌应用商店里的Salatuk应用。作为"手边的宣礼师",该应用用于祷告提醒。

多地体现在观看基督教电视剧和电影。"我喜欢能够传达某种信息的电视剧或电影。"托马斯说道。

在达拉哈瓦,智能手机通常被视为"手边的宣礼师",因为大多数人都会下载一个手机应用用于提醒自己进行祷告。在伊斯兰教中,一天需祷告五次。该应用可以根据当地时区设定提醒,提示音为宣礼师的录音(图6.4)。

主至高无上(真主至上); 吾证明安拉乃唯一真神。吾证明 穆罕默德乃主派来的先知。来祷告吧。来救赎吧。主至高无 上。安拉乃唯一真神。

如果一个人所处的地方听不到清真寺的提醒,这一数字版本就能派上用场了。对大多数人而言提示音只需几秒足矣。对达拉阿瓦的许多人来说,尤其是那些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的中老年人,祈祷召唤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款手机应用操作简单,无需密码。在那些担心错过祈祷时间的职场年轻人中也很流行。

这些关于受宗教影响而形塑智能手机的案例相对私人化。但 再一次地,这同样适用于人际关系,而不仅仅是个人。许多爱尔 兰人都参加了沿西班牙北部而行的传统朝圣之旅,这条路被称为圣地亚戈朝圣之路(Camino de Santiago)。5这一传统已延续了几个世纪,近年来人数大幅增加。传统上来说,即便对那些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徒而言,朝圣是一种与精神冥想相关的活动。因此这很可能让人产生一种脱离或至少远离世俗的感觉,尽管旅途包含了很强的社交成分,因为人们会结伴而行,或是在过夜的旅馆中相遇攀谈。人类学家南希·弗雷(Nancy Frey)认为,6传统朝圣的基础价值已经被智能手机破坏了,因为手机创造了一种与外界保持联系的不变模式。来自都柏林其中一个调查点的朝圣者们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尽管必须承认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特别虔诚的教徒。无论哪一年,当这群人中只有一两个人有时间或预算去朝圣时,他们都乐于与远在都柏林的亲友分享这段旅程,每天都发送信息并更新自己的进程。朝圣的人认为这种传达友情的行为合乎道德,算不上对个人心灵净化的亵渎。

文化规范

对虔诚的信徒来说,宗教信仰决定了自己如何看待和使用智能手机,要说明这一点,相对而言并不难。宗教本身也倾向于突显其在文化价值影响方面扮演的角色。但人类学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影响更为广泛的规范性(normativity)。这一术语显然与"正常"(normal)这个词相关——它用于形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自然秩序,除此之外的行为则被视为"不正常"(abnormal)。大多数规范并不是通过宗教操纵,甚至教育教学实现的。它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向一个人微妙地暗示另一个人的行为中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的。对于甲和乙站得太近了,或是丙怎么穿了这样一件衣服等事情,他们会显得很震惊或意外。各地的道德压力指数不尽相同,但来自日本的研究参与者频频表示,意识到社交行为得体的重要性对于成为一个"日本人"是多么不可或缺。

在日本的许多研究参与者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善于"读懂空气"(kuuki ga yomenai),行为举止不成体统,那么被欺凌和排斥是常有的事。学生们从小就开始领悟在社交中读懂言外之意的重要性。然而,通过智能手机发短信使得这种建立在多层交流上的互动方式变得复杂。来自高知的17岁女孩由美这样说道:"因为很难读懂短信的言外之意,老师一直在提高我们对短信霸凌的意识。误会一旦传开,就可能是霸凌的开始。坏事传千里,有时这会在青少年间形成一种不好的氛围。你懂的,就会引发争

吵和谣言。你会感觉自己被排挤了。比方说你在一个小集体里犯 了错,然后就有可能被踢出群。这不是身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 上的伤害。"

由美也曾用过Facebook和Twitter。但一年半前她把它们卸载了,因为它们带来了太大压力,她感觉受到了社会的监视。一位60多岁的来自京都的女士认为,这些问题并不仅存于青少年间。"我认为日本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人们会觉得有义务给别人的帖子评论或点赞。在这里你不得不忠实于人并回应他们的帖子。你觉得自己有义理》(giri)赞美他人。如果这是你认识并敬仰的人,或者你想给对方留下好印象,那你就得给这个人点赞。有时我觉得人们的赞只是"义理赞"(giri-iine)。我不喜欢"义理赞"。如果人们是真心点赞,我会更开心。我想有些人就是厌倦这一套了,所以卸载了Facebook。我有些朋友觉得老是"赞赞赞"太麻烦了。他们不喜欢这种压力。"

这里的大多数研究参与者都不会发表任何有争议的东西,比如政治观点,因为"你不想树敌,或是与别人起冲突。不要制造冲突——甚至当面起冲突。人们喜欢闲聊关于天气、食物或是保健的话题。"这就是许多参与者创建了多个匿名Twitter和Instagram账户的原因,这样他们就能够不受关注地参与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因此在日本,智能手机展现了人们真实想法与人前言论的区别。这一区别很好地体现在"本音"(honne)和"建前"(tatemae)这对文化概念上,它被这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视为日本社会规范的核心。7

前文讨论了智能手机与使用者个人和人际关系间的联系,我们也可以看到智能手机是如何表达文化规范的。然而,智能手机同样也可以被视为社会变革和新社会规范发展的影响因素。以雅温德为例,研究员帕特里克的研究重点在于新兴的中产阶级。"新兴"意味着它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由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提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最初以欧洲以例,是研究中产阶级形成的最佳学术切入点之一。他讨论了欧洲历史某一时期的新兴场所(如咖啡馆)是如何推动公共辩论的发展的。这一发展变化反过来又催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建立在新兴中产阶级讨论之上的政治形式。随后有大量研究探讨了媒体成为公共领域后续发展形态的可能性。"帕特里克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同样以激烈的政治讨论为特征,喀麦隆的新兴中产阶级在网络世界中创建了他们自己的公共领域。

[©]译者注:义理,日语原文giri,属日本社会独有的道德义务范畴。义理有别于 义务,尤其指不愿意做但又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会受到批判甚至谴责。



图6.5 在喀麦隆WhatsApp群里流传的战争图片。图片由研究员帕特里克提供。

在喀麦隆,这类讨论始终围绕几个关键话题。其中包括喀麦隆英语区与占主导地位的法语区之间的长期斗争。此外,自2014年以来,圣战恐怖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也在该国北部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这两个话题通过智能手机在社交网络上被不断讨论发酵。雅温德的居民生活每天都充斥着暴力图片,以及记者关于这些图片、个人视频和冲突不断的紧张日常的报道。这些信息都在WhatsApp群里流传。紧接着,最初在喀麦隆境内流传的信息和讨论通过本国侨民流传至法国、德国、美国和英国,其中包括一些最后被证明是伪造的图像(图6.5)。基于智能手机的公共领域的出现同时体现了连续性与非连续性。10智能手机在当今关键话题的不断讨论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智能手机可以提供相对自由的信息获取和辩论途径,因而具备天然的吸引力。中产阶级将此视为"信息公民" (informational citizenship)的一种体现形式,表示他们认为自己 有责任对这些话题发表见解。¹¹新闻和政治似乎每天都会闯入他们的智能手机,即便有时他们并不想要了解这些信息。向新媒体的转变同时也带来了其他后果。例如,图片的不断传播导致喀麦隆政府禁止军方使用智能手机,因为后者参与了对博科圣地的镇压行动和分裂主义运动。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消息激起了民众诸多反应,这也需要国家做出回应。

事态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打击虚假信息及谣言散播行为在疫情期间变得日益重要。卫生部长因此开始在Twitter上发布死亡人数等细节和政府正在采取的措施等信息。对于一个倾向于秘密工作的政府来说,部长和公众之间的这种直接联系堪称前所未有。而相关细节在WhatsApp上的进一步流传,为政府问责和信息的进一步民主化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新兴的公共领域应运而生,从前封锁信息是常态,如今网络传播带来了透明化。随后这往往会导致新的紧张局势。

这些影响可能是十分深远的。研究员王心远的专著重点介绍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对中国中老年的影响。即便在几十年后,文革仍然对这代人如何看待智能手机产生了关键影响。每个人都必须通过不断自我革新¹²来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观念与如今日益高涨的"技术民族主义"一脉相承。¹³中老年人认为助力祖国实现"数字跃进"是公民责任,这也解释了第二章中提到的,为何中国的中老年对智能手机怀抱更积极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中所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观烙印在人们身上,滋生出人们对智能手机使用的责任感。上海的民族志显示,中老年人很自然地将智能手机视为一个在"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的传统中塑造生活的机会,让自己在科技的帮助下继续努力成为时代的"新人"。总之,党不断鼓励人民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塑造个人生活。人们对智能手机的塑造也与之融为一体。

结语

本章的开头提出,精雕细刻的概念应该同时适用于形容人们塑造智能手机和寻求塑造生活的方式。但这实际上是一个三角关系,因为这两个过程的背后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体现在人们和他们的智能手机上。粗犷、务实的爱尔兰渔民后裔和他的极简主义智能手机都体现了爱尔兰男性阳刚的古老文化传统。而本章最后来自上海的观察有其不同寻常之处,在这里,人们会明确地被一种设定好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理念所感召,并努力做出个人贡献,这是一种显性的社会文化压力。

当人们将智能手机用于表达宗教原则时,其面临的文化压力也是 类似的。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内在联系并不明显。它们都是微妙且含蓄的。只有通过长期的人类学研究,我们才能将其拼凑完整。最初我们的关注重点是那些最显而易见的,即使用者个人和他们的智能手机之间的亲密结合。一系列来自爱尔兰的案例说明了这一过程,其中包括埃莉诺的故事。我们还提及了弗朗西斯科的案例,在他身上研究员阿方索观察到了智能手机是如何被塑造成适合特定的某个人;还有爱德华多的故事,在他身上研究员马莉亚目睹了一款智能手机被用于进一步打造其主人的退休生活。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本章因而探讨了人们对此的反思——这种关系是亲密无间的,智能手机成为了外置记忆让人依赖——同时人们也会感到脆弱,因为这也意味着自己的部分记忆可能会丢失。

本章由对个人的观察进而研究了智能手机是如何融入人际关系的。列举了包括一位职员与其上司的关系,以及日本的家庭关系。接着我们转向探索更大层面上的社会规范,此处的案例反映了更普遍的规范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这两者在日本社会都尤其明显。智能手机对于价值观的呈现并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一些例子表明,智能手机在新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智能手机被用来传播政治讨论的例子可以充分体现这一点,这是智能手机之所以能在雅温德新兴的中产阶级当中形塑新的公共领域的关键因素。

个人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平衡走向会带来非常不同的结果。一方面,在一些案例中,即便是他们本人也会觉得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个怪咖,比如梅尔文决定在夹克里放5部手机。而在一个宗教社区,或是在多数人服从于社会共识的地方,情况可能完全相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众是一种道德要求。

我们也应该感谢智能手机的设计者,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最大的贡献是他们的谦虚。为什么说谦虚呢?本章所讨论的精雕细刻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在算法和人工智能的运用领域中发现的最前沿的技术可能性并没有被用于智能手机的设计。算法和人工智能已经开发了一些自主学习的能力。但真正重要的是,智能手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创造了出来,让其可以应对目后的变化。设计者赋予了智能手机一个足够开放的基础架构,使其可以被塑造为无数种甚至是设计者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形式。2008年,克里斯·凯尔蒂(Chris Kelty)在其著作《二比特》(Two Bits)¹⁴中指出,开放源代码软件(Open Source)通过赋予一代又一代的软件设计师更多自由,可以让数

字技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更具想象力的民主化发展。此外,克莱·舍基(Clay Shirky)于同年发表新书《人人都来了》(Here Comes everyone)。¹⁵书中设想人们聚在一起,通过群众外包(crowdsourcing)的协作形式来共享这些新的可能性。两位作者的设想在现实中都没有实现。相反,智能手机实际上促成了一场更温和的革命。它已经将开源这一软件设计领域的概念通过智能手机的后续消费使用转变为无数精雕细刻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成为了现实,不是通过某种新型的大众合作模式,而是通过已有的社交和文化规范,以及个人身上所体现的文化价值。¹⁶

在大多数调查点中,很少人会使用手机上内置应用,他们更喜欢使用自己选择下载的手机应用。其结果便是智能手机得以实现真正的个性化,这不仅体现在手机应用方面,还包括这些应用的组织形式及其使用方式。在埃莉诺的故事中,真正让她的智能手机与众不同的是内容——她耐心写出的所有指令,并与各种功能相关联。正是埃莉诺的智慧和手艺让她的手机与众不同。设计者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而之后的"自下而上"的智能过程才塑造了手机最终的样子。

注释

- 《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是人类学历史上 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作者系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86)。书中他探讨了"惯习"(habitus)这一 概念,如今这个术语被普遍用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该词显然 与"习惯"(habit)这一概念有关——习惯是一种无需思考就行动 的行为模式。布迪厄认为,"惯习"指多方面习惯联结而成的一种 深层规范。布迪厄研究了生活在北非的柏柏族人(Berber),他可 以从当地人的一系列活动中辨别出这种规范,从维系亲属关系到组 织农务活动,再到安排日历。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身上很可能就 反映了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范秩序。在诸如当代伦敦这样的地方, 人口更加多元化。然而,在《人类学与个体》(Anthropology and the Individual) 一书中,米勒 (Miller, 2009) 认为,即使是在个体 的层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深层规范,这种规范可能体现在 人们所参与的不同事务和活动中; 在其他人看来, 这就是我们通常 认为的一个人的性格。所以惯习的概念不仅适用于广泛的社会层 面, 也适用于个人。
- 2 Siri是苹果手机内置的语音助手。
- 3 参见Lury 1996。
- 4 Daniels 2015.
- 5 Frey 1998.

- 6 Frey 2017.
- 7 Benedict 1946; Doi 1985; Hendry 1995.
- 8 Habermas 1989.
- 9 Garnham 1986; Couldry et al. 2007.
- 10 Schafer 2015.
- 11 更多关于数字时代下信息公民的讨论,参见Bernal2014。作者在书中探讨了"信息政治"(infopolitics)——即"通过沟通和控制媒体、交通、监审和授权来行使和表达权力"的方式(第8页)。这"在政府与民众关系中尤为重要"(第54页),并使政府公民互动和政府承诺产生了改变。
- 12 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可追溯到孔子。参见Cheng 2009。
- 13 Wang 2014.
- 14 Kelty 2008.
- 15 Shirky 2008.
- 16 对智能手机的消费实现了黑格尔哲学所提出的文化可能性。参见 Miller 1987。

第七章 年龄与智能手机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 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 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似乎出乎人们的意料,本书重点研究对象是中老年人而不是青年人。本书的"中老年人"(older people)主要指年龄中段的人群,自觉自己不老也不年轻的人群。实际上不同调查点的研究对象年龄差距很大。研究对象大多为成年人,而青少年反而占少数。本书大部分章节对于研究人群的年龄结构不做过多解释。与年龄和智能手机使用相关的详尽探讨将在本章专门展开。

我们的讨论从青少年开始进入代际关系的讨论。接下来我们 关注中老年人在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时经常碰到的困难,以及其他 普遍的问题。最后我们关注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而开发的手机应 用。本章也意在触及一些更大的叙述:从理解社会的角度来研究 智能手机。此章节也可以说是关于性别或阶级的讨论。每一社会 生活的要素都影响着本章所得出的结论。

青少年以及代际关系

无论是正努力构建自己身份的青少年,还是将要退休的中老年人,智能手机都是他们用以表达对年龄逐增的体验的媒介。诺洛的年轻人强烈依恋着由智能手机等设备推动的网络世界。共同具有某种特性的人群,比如父母是外国人的年轻一代("移民二代"),建立起相关的社交媒体群组。这些群组成为年轻人共同探讨群组身份等话题的地方。类似话题是提高社会政治意识和推动各种形式行动主义的基础。「在意大利被称为"移民二代"²或者"新意大利人"³的年轻人从小就对其他意大利人排外行为非常敏感。

"移民二代"还有着对父母家乡的归属感。例如十几二十来岁的埃及人后代就喜欢用说唱音乐来表达自己与埃及和意大利流行文化的关系。他们在当地公园等公共场所聚会,用智能手机听、说唱和录制阿拉伯语和意大利语的歌曲。在米兰,诗歌已成为哈扎拉难民和阿富汗移民表达关于身份和包容、排外等主题思考的首选体裁。创作者年龄介于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说着哈扎拉吉语。'无论是在工作间隙、在外就餐时,或者在公交地铁上,智能手机的笔记本功能让人们可以便捷地交替着用波斯语或意大利语数字化自己的想法。哈扎拉人民在阿富汗不断地受到迫害,而网络上有对此的行动主义和提高相关意识的活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九章将谈到 "便携传送之家" (Transportal Home):当青少年对自己的居所有着深刻的矛盾心理时,智能手机便具有了重大意义。尽管朋友、亲戚或者志同道合的陌生人住在在不同的城市或不同国家,智能手机都可以让他们在网络上相聚。相比其他有可能找到"家"的感觉的地方,这种特性让智能手机成为更舒适的,能让自己在其中"生活"的空间。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租房和买房对许多年轻人来说都是挑战。对于移民及其子女来说,能有一个产生共鸣的空间非常重要。当下充斥着有关合法公民权的排他性的讨论,5尤其是,无论官方舆论和大众舆论都在界定着哪些人才是在这个民族的"家"里受"欢迎"的人。6在此背景下这个空间更是珍贵。

相比之下, 智能手机对中老年人来说可能反而是破坏和破裂 的工具。在雅温得的传统社会秩序中, 人的资历和对长辈的尊重 最为重要。之前,人的知识随着年龄增长。在农业社会,经验很 重要, 年轻人得向老年人学习。但学校教育的兴起打破了这种基 于年龄的秩序。而在智能手机方面,中老年人不再被视为知识的 宝库。相反,他们不得不经常向年轻人学习(图7.1)。如今在 雅温得已经退休的中老年人得依赖年轻人学习使用智能手机—— 不管是孙子孙女,还是在街上遇到的年轻人,他们普遍承认"因 年轻人的灵巧而感到窘迫"。我们的受访者中有一位五十九岁的 高中教师,对这种技术代沟有着深刻的体验。他解释他们这些上 了年纪的人是如何认识到自己必须先掌握电脑, 然后是学会上 网,到如今学习使用智能手机。而其中每个阶段,年轻人都比他 们早掌握技术。当老师不得不向社会上最年轻的人学习时,长辈 们必然会感到没面子。起码在一开始的时候,许多中老年人对于 这种教育地位反转颇感别扭。但卢索兹的中老年人或许觉得, 年 轻人肯花时间教长辈们何使用智能手机, 也是尊重长辈的一 种形式。



图7.1 在雅温得,祖父汤姆正在孙子的帮助下学习使用新买的智能手机。研究员帕特里克拍摄。

一些从前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习得精通的技能,正因为智能手机而变得不再重要。都柏林的一名女受访者在为某花店送花多年后,积累了很多在乡间找路的经验。但因为谷歌地图的出现,她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也能找到路的技能变得多余了。日本的中老年人过去因心算等核心技能得到年轻人尊重,而今他们为智能手机贬低了这些技能而感到痛惜。如今智能手机上语音输入具有预测性,能提示正确的日本汉字(kanji),他们担忧年轻一代会忘记如何书写。中老年人还记得自己在学校花了大量时间来记住正确的笔画顺序和连续几个小时练习书法学习汉字的经历,而这些来之不易的知识现在有可能会消失。

在其他田野调查点,中老年人抱怨年轻人没有耐心教他们用智能手机。智利一位六十三岁女士的说法非常典型:"我女儿送了我手机,在第一天教我怎么用。但那之后我再问,她就会说'我已经教过你了'!"

圣地亚哥一位六十七岁的老先生谈到经常会碰到的问题: "如果你问他们(年轻人)怎么用某些功能,他们就很快操作好,'啪,啪,啪,搞定了。'但他们从来不告诉你是怎么做到的。"

儿女和孙子孙女常常不理解父母和祖父母遇到的困难。以本托的受访者为例,他们声称父母和祖父母曾从事过技术类工作,说 "你(父母)从事过技术工作,怎会不懂得如何使用呢?"实际上,许多中老年人或许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退休了。很多中老年人也害怕成为家庭的负担,因此决定不寻求帮助。他们默默接受事实:孩子们努力工作,还有很多事在忙。正如本托的一位七十一岁的女士说:"想到这些(孩子们很忙),你认为我还会打扰他们吗?"⁷

很多时候,年轻人也帮不上忙。圣城的受访者阿布扎基遇到了一些智能手机技术问题,他用的是儿子购买新手机后淘汰给他的旧三星Galaxy系列手机。Dar al-Hawa的中老年人使用被年轻的家庭成员淘汰下来的旧款智能手机是很常见的。阿布扎基抱怨孙子们在手机上下载了太多游戏,他又不知道如何卸载,年轻人根本不会帮他。一些中老年人甚至没有信心对记住自己的号码(图7.2)。



图7.2 圣城的一名女性正拍摄现场音乐表演的视频。手机号码塞在了手机壳里。图为研究员玛雅拍摄。

反过来在都柏林,年轻人常常声称教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很有挫败感。长辈们学得慢,需要别人不断地重复。年轻人为中老年人的学习困难感到惊讶,因为在他们看来智能手机是"可以直接上手的"。然而,当后来我们团队成员决定教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时,很快就明白了这一说法有多么地不正确。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人来说,它并不是直观的。例如,中老年人被告知要下载一个应用程序。他们看到手机上有一个叫"下载"的图标,他们马上按了,结果一无所获。他们怎么会猜到正确的图标叫做"Play Store(字面意思为玩商城)"?为什么他们不能按逻辑推理出这是专门下载游戏而不是能下载银行应用的的地方?他们应该如何得知软件包、云或(某些应用系统)崩溃的新含义?所有这些术语都与以前使用的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而且因为这些词语有自己字面的含义,所以更容易使人误解。

在另一例子中,我们让中老年人"上网"。他们看到手机上一个叫做"互联网"的图标,随后想起年轻人教过他们通过Chrome、Google或Firefox等浏览器应用访问互联网的。但没有人费心解释这些都能用来上网的应用之间有何区别。如预装图标"Gallery"和应用"Google Photos"有什么不同?智能手机是有很多特性,但直观性并不是其中之一。

智能手机使人年轻化

就算经历了最初学习的艰辛、体验了潜在的传统角色反转、儿孙辈的不耐心以及有悖常理的设计,中老年人还是会想法设法使用智能手机。他们为何如此努力来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玩意儿'?在这个项目开始阶段,不同调查点的许多受访者仍然认为智能手机对年轻人(所谓的"数字原居民")来说更"自然"。这样背景下智能手机代表了一个加强年龄差别的边界标志——一种基于年龄的数字鸿沟。老年人之所以坚持不懈,是因为智能手机不仅提供了新功能。使用与年轻人联系如此密切的设备,实际上可以让老年人感到年轻。一旦他们掌握了智能手机的使用,智能手机就从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障碍转变成为代表着这一数字鸿沟瓦解的标志。在"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eing)"的时代,拥抱这种新设备和它所带来的所有可能性相当于保持活跃和不断重塑自己。

本书每位作者都有各自以《智能手机背景下的老龄化》 (Ageing with Smartphones)为主标题的专著。在不同的调查点, 老龄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相比于按时间顺序排列来划分年龄 层,个人的感受或形象更为重要。如前所述,在坎帕拉,四十岁

以上的人可能会被认为是中老年人,而在日本,八十岁的人都不 会觉得自己老。在巴勒斯坦, 人们到了按理来说还算年轻的四五 十岁阶段时,往往会改变自己的穿着,给自己加上中老年人的标 志,比如妇女会穿深色的长裙、戴上深色头巾等。

然而这些专著表明,在大多数田野调查点,人们的老龄化体验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甲壳虫乐队想象中的变老就是老人坐在摇椅 上,周围都是六十多岁的孙子孙女,但这种传统的老年人形象已经 不复存在了。一些受访者说,他们本以为在六十、七十或八十岁生 日时会觉得自己老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年轻与年老的分水岭是与 健康相对的虚弱感, 无论在什么年龄, 这种打击会连续影响以后几 十年。一些调查点的中老年人也会继续听滚石乐队的音乐, 但现在 是用Spotify(音乐应用)来听,也还会想约会,尽管现在是在Plentv of Fishix样的网站来找对象。中老年人认为掌握智能手机就能让自 己变年轻,这正好从整体上反映老龄化体验广泛的变化模式。这一 变化在上海尤为明显,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 上海的中老年人觉 得自己从来没有过能够探索生活可能性的青少年时期。只有到了退 休的时候,在智能手机的帮助下,他们才能开始过年轻人的生活。

人们老龄化体验变化这一更宏大的语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智能手机的影响。在爱尔兰,智能手机让人们感到更年轻,部分 因为富裕的退休人员在许多方面显然能减慢老龄化过程。比如, 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保养身体,或者积极从事绿色环保事业。具体 而言,这种可持续性发展既有利于中老年人,也有利于地球。然 而巴勒斯坦人往往更愿意遵循尊重资历和年龄的传统,相应地, 他们的行为表现也有所不同。

最后,我们讲述的变化是,传统老龄化标志(比如成为祖 母)仍然存在,但数字化给其带来了新的变化或者增添活力。意 大利的Nonna (祖母)概念内涵的变化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流 行文化中,尤其是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Nonna"已经成为习 语, 传代表当地尊重统、顾家、爱烹饪和善于照料家人的理想化 形象。它作为"正宗意大利"的标志在广告中被广泛使用。如今 在意大利,祖母们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积极照顾孙子,以及为家庭 提供实际的经济社会支持。诺洛的很多女性在六七十岁时积极扮 演祖母的角色,她们要么搬到他们成年子女附近,要么已经住得 离他们很近。智能手机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工具。比如她们 很多人使用WhatsApp来安排日程和事务,在家人和朋友之间共享 照片和视频,培养个人兴趣和参与活动。例子详见短片"意大利 的祖母"(Nonnas)(图7.3)。在以上例子中,智能手机只是 让传统类型的"中老年人"更加适应当代生活,但他们由此感到 年轻化的程度不会很高。



图7.3 短片: 意大利的祖母。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4NDUyMA==.html

智能手机的教与学

使用智能手机需要何种技能? Dijk和Deursen[®]总结了发展数字素养所需的六个层次的技能:

- 1) 操作技能(Operational skills),如怎样使用某按钮
- 2) 正式技能(Formal skills),包括理解何使用各种界面,如菜单结构或超链接
- 3) 信息技能(Information skills),如搜索能力
- 4) 沟通技能(Communication skills),如社交媒体的使用
- 5) 内容创作(Content creation),如创建自己的音乐播放列表
- 6) 战略性技能(Strategic skills),如运用智能手机达成个人或 职业目标

©视频内容描述:标准意大利语中,"祖母"被叫做noma。在流行文化中,特别是意大利以外的地方,"noma"则作为俚语有了新的意义。指当地传统、家庭氛围、菜肴等方面的理想状态。我在诺洛做研究时,遇到了来自意大利各个地区的"奶奶"们。大家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各种方式为社会、经济做出过重要贡献。如今,意大利"奶奶"们承担的主要职责。是积极地照看孩子们。为家庭提供经济、社会方面的实用性支持。这对拥有欧洲最低生育率、老龄化严重的意大利来说非常重要,在社会经济层面也不可或缺。特别是该国父母都要长时间工作,生活和育儿成本都很高。智能手机已经普遍融入了诺洛(NoLo)"奶奶"们的日常与职责。WhatsApp被用来管理日程和事务。与家人朋友分享照片和视频。并被用于追求个人兴趣爱好。

任一种技能的水平差异都可能导致用户之间出现新的数字鸿沟。 唐纳(Donner)在他的《可得性之外》(Beyond Access)。一书中 详细考量了这点,这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如今普通民众都 能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的结束。若人们只 掌握其中某层次的技能,对智能手机后续使用的了解程度不一, 只会加重其它方面的限制和分歧。

以下论述能让前述观点更加清晰。我们的研究还包括很多 开始经历老龄化带来的脆弱感的人群。他们认知能力下降、患 关节炎、手指颤抖、视力受损,这些也会影响他们使用智能手 机。一方面,智能手机增加了使用难度,加重技能障碍;另一 方面,中老年人渐渐失去身体的灵活性。在我们观察人们的日 常生活时,这些现象就已被察觉,不过在我们教授中老年人使 用智能手机的过程中,这些现象更为突显。更广泛的研究语境 包括考虑老年人学习智能手机的动机;日常使用智能手机的场 景;尤其是获取、学习和规划使用智能手机的状况;这些场景 经常涉及更广泛的代际关系和代际矛盾。最后,我们也得出了 从第二章开始便每章重申的结论——人们对智能手机存在着矛 盾心理。

研究团队中有研究员专门教授有关智能手机使用的课程,也有人专门教授如何使用WhatsApp,其中有的课程持续超过一年。来上课的学生关注的方面和学习目的都是多种多样的。在圣地亚哥,有女士想拍摄HDR(高动态范围成像)照片,然后在Instagram上发布;而一位男士想下载应用程序来扫描传单上的二维码。有的学生觉得(付费)移动数据服务和(免费)Wi-Fi热点的区别很难理解,也很难明白"云"的概念;而有的学生又觉得难以理解触摸屏界面。造成他们使用困难和形成学习目的的因素包括,对手机使用的熟悉程度、所在家庭的支持水平、教育水平、运动技能以及退休的早晚。10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对美国老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中老年人在使用如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时不太自信,甚至没有自信。由此四分之三的人称自己需要帮助来安装和使用新设备。研究员玛莉亚Marília教的一名学生当时72岁,称害怕犯错是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主要区别。他解释说:如果年轻人看到自己犯错,他们会自嘲,因为他们被允许犯错误。然而,人们对中老年人却不那么宽容。12

他说,正因如此很多朋友操作失败时都会感到非常尴尬,不敢再尝试。他们还担心设备"充电过度"、"重要信息被删除"或者"按下错误的按钮"等问题,担心弄坏智能手机。他们将智能手机当作机器,认为若智能手机卡住的话,就是坏了。很难理

解年轻人说的,手机是弄不坏的,只需要返回前几个步骤,换个 地方试试之类的话。

通常这种恐惧与更广义的因年老而被污名化的感觉相关,新技术对他们来说不是"正常的"。老年人认为他们遇到困难才是"正常的",说"我不懂技术"或"我的头脑不适合这个",并坚持认为除非老师站在他们旁边看着,不然什么都做不了。但也有人一接触,或者使用过一段时间就能大胆用智能手机。皮尤调查还指出,一旦老年人上网,就开始"高水平地使用数字设备和创作内容"。例如,在拥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中,百分之七十六的人一天要上网好几次。

年长的学生普遍反映对智能手机上大量的菜单、手势和能做同样事情的不同方式感到不知所措。¹³通常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和功能的编排并没有明确或有逻辑的层次结构。许多使用安卓手机的学生不知道主屏幕和应用程文件夹之间的区别,尤其是墙纸相同都时候。学生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难题就是选择太多。例如,在相册中选择图片后尝试分享图片时,屏幕上显示各种各样的功能图标,包括一颗心、三个垂直点、三个相交的圆圈、带箭头的正方形、带笑脸的正方形和一个T、颜料盘、三个点组成的V,和"垃圾桶"图标(图7.4)。哪个才代表"分享"?

此外许多年长学生很难区分"轻点"和"长按"。人们自信不足,总想要跟按门铃一样长按按钮,以确保已被按下。然而长按和轻拍得到的效果通常完全不一样。他们也很难准确点击功能区,可能会再次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圣地亚哥当地关于瓦莱里亚的电影里的例子能说明这些问题(图7.5)。

学生们学习动机不一,但大多数人希望学会使用WhatsApp。圣地亚哥七十岁的玛丽亚·特蕾莎描述如何作出购买智能手机的决定时说: "我买手机是因为WhatsApp,每个人都用它,我觉得自己成了局外人,所以我不得不买了。"事实上,本托当地的某些老年人购买的是"WhatsApp设备",而不是智能手机。由于学生那么渴望学习WhatsApp,最终研究员玛莉亚的全套课程,研究员阿方索开设课程的大约四分之三,还有研究员玛雅的一些工作坊,都是专门教学生如何使用WhatsApp。14

虽然努拉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但当玛雅在达拉哈瓦开设智能手机使用课程时,努拉立即表示想要报名。努拉精通希伯来语和一些英语,能在课程中帮其他学生将相关材料翻译成阿拉伯语。努拉在教WhatsApp方面特别帮得上忙,让学生们学会了WhatsApp各种功能,从录音到发送位置、共享联系人和图像以及备份等。有一次,在解释如何备份文件和文件夹时,努拉不小心卸载了WhatsApp,找了几分钟没找着后就激动地求助。显然努拉



图7.4 哪个图标才是分享? 截图由研究员阿方索提供。

对不得不离开WhatsApp几分钟而感到深深的沮丧。她认为自己什么都没学到,也不想留在课堂上,"弄丢"应用程序后的她既沮丧又愤怒。起初,玛雅也帮不了她,因为智能手机的内存已满。终于在清除了许多WhatsApp备份文件夹,创建了足够空间之后,她们再次下载WhatsApp,一切恢复正常。努拉才放松了,舒了一口气。

例中努拉的压力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她与亲戚、朋友和社交活动的联系可能被斩断。第二是她自己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暴露出她对如今她视为生活基础的事物的运作还不完全清楚。这种经历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即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依赖他人。这是智能手机另一个矛盾的方面: 学会使用智能手机能增强个人自主性,但也往往也会让人产生新的依赖。

最后,我们来说一个案例,这个案例说明几乎每个人都能与 智能手机产生互动。来自坎帕拉的玛丽五十多岁了,没有任何读 写基础。她拥有一部三星智能手机,这彰显了她,作为前夫赡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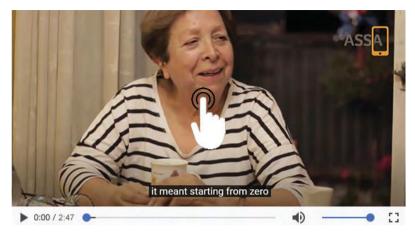


图7.5 短片: 智利的瓦莱丽娅。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 show/id XNTg2MzI1NjA0MA==.html

费受益人,相对被优待的地位。她的两个孩子都快十几岁了,都称教过她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玛丽说,除了使用WhatsApp之外,她很少上网,但每天都会为WhatsApp购买数据包。大多数应用程序她都不用了,但她会听朋友们通过蓝牙给她发送的音乐,现在手机上有一百多首歌曲。孩子们在寄宿学校时,玛丽经常一个人在家。当她觉得无聊的时候,她还会用手机玩一个需要照顾、喂食和清洁虚拟小猫的游戏。是她十六岁的女儿为她下载的。正如之前在《我们为何发帖》(Why We Post)项目中所指出的,15文盲在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时碰到的障碍比预期的要小。

本节主要遵循了Dijk和Deursen最初提出的六层次技能来展开论述。我们首先展示了人们为掌握基本运动技能所做的努力。最后令人惊喜的是虽然每个人能力水平不一,但都有自己不同的方法来让智能手机帮助自己培养兴趣、完成任务。智能手机不一定能减少不平等,但可以帮助人们适应协调生活中的不平等。

②视频内容描述: 瓦莱丽娅接受采访我从来都没想过"这是给年轻人用的"。还是有点怕,怕把手机搞坏了,或者不小心把手机锁掉了。还有一点是,人一旦"专业人士"做久了,就很不愿意被周围的人……当成傻子。所以我不得不从零开始学。我用WhatsApp做很多事。Email也很重要,我会用它收邮件,毕竟我在英国还有要联系的人,都靠电子邮件来维系。之前我什么事都是用WhatsApp处理的。我不觉得自己"已经过时了"。有些说法我很难承认,说我们已经"老了","年纪大了。



图7.6 多罗手机屏幕上展示了能致电重要联系人的快捷键。研究员丹尼尔拍摄。

专门应用程序与设备

考虑到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现在一些最富裕国家,自然会有人为中老年人开发相关技术。其中之一就是罗多8040智能手机(图7.6)。该手机的主屏幕包括四个可填充选定联系人的照片的圆圈。某位九十一岁高龄的虚弱的女士极度恐惧技术,完全搞不定智能手机,更不用说拨号打电话。多亏了这一设计,她可以经常和屏幕上显示的四位近亲保持联系。

除了专门的智能手机外,还有针对中老年人的应用程序。比如在上海广泛使用的美篇,字面意思是"美丽的篇章",指的是应用程序在编辑照片和模板时的用途。这款应用拥有1.5亿活跃用户,年龄大多在四十到六十岁之间,他们手头宽裕,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和表达自己的愿望。¹⁶据研究员王心远的采访,美篇是中老年用户中最受欢迎的应用之一。上海的受访者沈女士每周都会在她的微信上分享至少两条美篇。在社区老年人学校的介绍适合中

老年人使用的便捷应用程序的课上,她学会了如何使用美篇。微信只允许一条朋友圈发九张照片,而美篇最多允许发100张照片。这吸引了沈女士,她说:"我想要好好地完整地记录下经历的美好时光······通常两天的短途旅游,我会拍几百张照片。"

在中国,中老年人普遍希望"好好地完整地记录生活",还普遍认为网上发帖具有类似于出版物的意义。他们态度与那些在社交网站上发布日常"意识流"式的状态的人截然不同。另一位受访者者施先生强调了两者的区别:"有一次,我的小儿子说,没有人会对网上发东西上心。但我告诉他,我相信我分享的每一个字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是认真的。"

老一辈人成长在缺乏能持续展现日常生活的沟通工具的时代。个人要想表现自我只能通过广播、电视或报纸等受到高度限制的大众媒体。因此,他们认为任何公开的自我展示都需要仔细考虑。此外,美篇的主要收入来源还包括,将用户发布的博客内容印刷成册的增值服务。这项服务越来越受到中老年人的欢迎。当朱女士收到一本印刷精美,以她孙子照片为封面的美篇"集"时,惊呼道:"我从没想过我能用智能手机写书!"

美篇的使用状况,不禁让我们想起之前提到的中国与其他调查点之间的对比。在巴西和智利,中老年人经常把使用智能手机的困难视为变老的"正常"结果。他们认为任何包括视力下降和手抖等身体问题,证明了他们能力下降,从而认知功能变差。他们认为自己对技术恐惧很正常,因为他们不是智能手机的天然用户,年轻人才是。

与之相反的是,正如我们可以在文中短片中(图7.7)看到的,在上海的丹在退休生活中开拓了全新的空间。比如,她在全民K歌上录歌拥有自己的粉丝。智能手机对丹来说意义非凡,她甚至想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在世了,家人可以把她的手机烧给她。

如第二章所述,提高使用数字媒体的技能在中国被视为好公民、有贡献的公民的职责, 也是中老年人对建设现代中国做出的贡献。在上海,中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人更痴迷于智能手机。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有一部分中老年人认为使用智能手机是很正常的,那么巴西和智利的中老年人真正面临问题,可能是为变老感到羞耻。当然,在他们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和相关技术时,这种羞耻感就会降低他们的学习能力。

智能手机的利与弊

老龄化还在其他更普遍的方面影响着人们与智能手机的关系。一 是中老年人更害怕被抢劫。正如在本托的受访者所说,"如果你 有一头白发,你就已经成了犯罪对象。"67岁的海伦,为无法把



图7.7 短片: 手机里有我一生的爱。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jE1MzMxMg==.html

智能手机上存放的孙子照片展现给研究员玛莉亚而沮丧。"我什么都没带来,这里不安全。"她说,作为圣保罗市政厅提供的两百个免费Wi-Fi投放点的一个大广场上,每天都有人来散步和锻炼,也有一些女性聊天。但大部分巴西的受访者都认为在街上接听电话或者发短信是不安全的。

他们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担心。2019年第一季度圣保罗每个小时都有手机被盗走,手机盗窃案占市里登记在案的盗窃罪中占百分之六十三。¹⁷ 2018 年4月里与玛莉亚交流的六十名受访者中超过一半自己或亲人有过手机被偷走的经历。

因此,人们制定了不同的在公共场所保护自己和智能手机的策略。如65岁的露西说自己永远不会在街上接电话: "我就让它一直响着"。67岁的丽丽说也会有特殊处理的情况: "我飞快地瞟了瞟包里面的手机。如果是孩子打来的电话,我就走进旁边的商店,这样我就可以接电话了"。有的人甚至把智能手机留在家里。72岁的

[°]视频内容描述: 2018年,中国的老年移民多达1800万。其中43%都是为了照看孙辈移居的。62岁的丹就是其中之一。上海对丹来说是未知的城市,她很想念家乡的老朋友们,智能手机对丹来说意义重大。我觉得手机不在身边,就像灵魂不在身边一样。因为这个手机太重要了。有这个手机了,朋友,再远也还是像很近一样的。丹也通过智能手机交到了新朋友。丹会把自己的歌上传到"全民K歌"App上。我也有些粉丝在这里面,要对他们负责。他们喜欢听,我就要最好的歌拿出去,让他们听起来舒服。如果有天不在了,丹想让家里人"烧个智能手机"给她。中国人认为,把东西"烧掉"就是将它们寄给了故人。"我唱的这个"全民K歌",这么多歌在里面。以后等我"牺牲"了,我说,这手机就给我送进来。因为这手机里面有我,全部的歌声在里面,是我一生的爱在里面。

荷西便是如此:他从不把苹果手机带出门,更喜欢带着便宜的安卓手机出门。还有策略就是尽可能不换手机,希望小偷不会看上旧设备。59岁的比亚就采用了这种策略,说:"这手机太老了,没有人想要"。最不常见的选择是在包里放被称为"小偷的手机"的第二个设备。这个老方法尤其受会开车的女性欢迎。如果司机开着车被抢劫,他们就会交出专门为这种情况准备的假包。街头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不仅仅是巴西。一位智利的受访者称自己不愿意在公共场合查看智能手机,结果就是:"我就让它在我的口袋里嗡嗡响。唯有我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画廊,我才拿它出来看看。"

相反,在日本京都的田野调查中,由于犯罪率很低,公众往往常常掏出手机来使用。受访者并不害怕小偷小摸,手机经常放在背包的外口袋和裤子的后口袋里。在京都,无论是国际游客还是日本游客,都经常在城里租和服穿上,在风景名胜区可以看到女性将智能手机塞进宽腰带里(obi),方便随时拿出来自拍。

人们更普遍地担忧隐私的丧失,以及已知的、部分了解到的的技术监视或入侵等问题。在达拉哈瓦的智能手机课程中,关于连接开放Wi-Fi网络的教学显示,十五名参与者中只有三人知道连接Wi-Fi上网是免费的。他们之前只使用过移动公司提供的网络。当人们了解到这种额外的资源时,他们担心其安全性。74岁的阿米尼亚在研究员玛雅的帮助下连接了社区中心的Wi-Fi,她问自己回家后是否还能用这个Wi-Fi上网。如上所述,很多人在付费方面混淆了Wi-Fi和移动数据。

另一类基于年龄的数字鸿沟,表现在我们之前章节提到的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只支持线上服务。例如,智利参议院最近通过了一项名为"州内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State)的法案,¹⁸该法案旨在使大多数州的政务服务数字化。如果沟通时需要用到纸质文件复印,他/她必须请求使用这一服务,并需要证明要求的合理性。2017年,以色列也开始了一场建立在地方和州两级政府服务数字化的基础上、旨在创建数字国家的大规模改革。改革支持者称,改革将带来从"加快经济增长"到"缩小社会经济差距,使政府更智能、更快、更容易为公民所接受,使以色列成为数字领域的全球领导者"等诸多好处,¹⁹研究者莱拉和玛雅意识到,达拉哈瓦的年长和年轻的巴勒斯坦成年人都被这一愿景的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要么缺乏数字素养,要么是不懂希伯来语,要么两者都是(图7.8)。

不仅仅是政府持有这样的态度。在上海,某大型国有医院宣布,一个最受欢迎的科室将不再提供"现场"医院预约服务。 人们只能线上预约。医院认为这可以解决过度拥挤和排长队问题。然而这类政策可能会使那些缺乏网上预约所需要的必要数字技能的人感到恐慌,往往是中老年人或经济不宽裕的人。



图7.8 为中老年人开发的应急提醒的应用程序。界面只有希伯来语,不能选择阿拉伯语。图为研究员玛雅提供。

如此发展下去,人们越来越依赖智能手机,一些中年人可能会对此感到不满,认为这是一种基于年龄的排斥。来自都柏林田野调查的受访者莎拉沮丧地说,在生孩子之前,她在电脑方面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不幸的是,生孩子那段漫长时间,科技取得了巨大进步,使她面临困境。她似乎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区,被禁止完全参与当下。一些堂兄弟邀请她加入Facebook时,她则更想让他们来喝杯咖啡。

莎拉知道家人和朋友会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她,她觉得这很丢脸。莎拉的丈夫是银行高管,如果她想要旅行,她得依赖丈夫在外出期间预订他航班并与家人沟通。她知道这种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并难以缩小。然而,她的朋友奥菲努力帮助她重新加入数字世界。奥菲密切关注WhatsApp上关于书友会的信息,不然莎拉可能会错过这些信息。莎拉现在想去上课学习这些技能,但不想一个人去。幸运的是奥菲主动提出和她一起参加。

我们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与犯罪也相关。中老年人往往是诈骗、网络攻击和欺诈的主要目标。以巴西为例,2018年上半年,每天有近两万六千人企图进行网络诈骗。²⁰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五

花八门,从点击链接到免费赎回,再到提供职位机会或福利待遇。²¹骗子作出虚假承诺以敲诈,或获取方便以后作案的银行信息。除了成为主要目标外,中老年人往往会分享朋友、邻居或家人受骗的故事。所有因素导致人们普遍恐惧新技术,并助长了类似第二章所提及的负面舆论。他们担心,虽然他们能学到足够的知识来使用智能手机与人联系,但他们可能无法学得足够精通使得自己不受骗上当。²²

罗列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中老年人尤其会受到影响。但智能手机对中老年人也带来了同样多的好处。这在健康领域最为突出,因为中老年人可能受到虚弱、残疾或各种行动不便的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爱尔兰的克里斯时年67岁,身体残障,从小在社会福利房区长大。他12岁时就不得不到建筑工地上打工。2005年他成了残障人士,只能骑着轻便小型摩托车外出。

克里斯把他那安装了四十多个活跃应用程序的智能手机视为生命线。因为库安(都柏林的其中一个调查点)没有便宜的服装店,手机对他尤为重要的功能是网上购物。克里斯安装的应用可以让他从美国淘衣服,他同时还使用了名为Wish的中国电子商务平台应用。他真正喜欢的是卡罗琳电台——这是他在建筑工地工作时经常收听的老式海盗船电台。卡罗琳电台一直都有三个频道:一个是当代音乐频道,另外两个分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音乐频道。克里斯还会上脸书Facebook和收听都柏林当地社区广播。通过曼联的应用,他关注如当地的飞镖队等体育运动,还会使用谷歌街景"浏览"一些地方。克里斯在医院呆了相当长的时间,经常会在谷歌上搜索各种如生物医学和辅助治疗等健康信息。克里斯还能用智能手机叫来出租车送他去医院。

曾两次丧偶的卡米拉现年79岁,没有孩子,独自生活在达拉哈瓦的两室的一楼公寓里。卡米拉清楚意识到自己很容易受伤害,所以不让任何人进入她的家。直到最近她才买了智能手机,刚刚开始学习使用的过程很慢。卡米拉了解到这个设备可以让她轻易地与住一小时车程外的姐姐联系。卡米拉最喜欢使用WhatsApp,多亏了它,她才能多和别人聊天。她第二喜欢的是YouTube,可以让她观看Burda时装杂志频道,学习新的设计。缝纫、编织和做糕点是她的主要爱好,她总是在寻找新的创作想法和灵感。以前卡米拉不知道可以使用YouTube应用程序,要看视频的时候就打开浏览器搜索YouTube。在参加了智能手机工作坊之后,她才开始使用专门的应用程序。

本书不同章节也会提到类似的有关智能手机能为人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带来好处的例子。新冠大流行期间的封城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让很多人了解到到了为什么在线交流对缺乏行动能力的中老年人来说如此重要。几个月来,人们缺少了面对面的接触

和拥抱,线下的交流有着无法替代的好处。但是,人们也根本不敢想象,如果封城期间没有线上的交流和沟通,那生活会更糟成什么样。这一系列消极和积极影响似乎再次清晰说明了,人们矛盾的心理不表明反应的不一致;这反而是我们对智能手机所带来的影响唯一理性的回应。

结论

在导言中,我们将民族志的研究路径称为"整体语境化"(holistic contextualisation)。我们试图将智能手机理解为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如此,我们就可能就选择论述智能手机与其它更普遍的社会生活要素(例如阶级或性别)之间的关系。选择年龄作为例子是因为它是本研究项目所着重关注的社会生活要素。结合上一章关于智能手机的个人、人际关系和社会背景的例证,这两章揭示了这些背景因素带来的复杂性。我们经常倾向于使用诸如"表达"、"表征"或"代表"之类的词汇,但也需要深入研究语境的特征。

对某些案例最好的描述是协同进化(co-evolution)。正如,意大利"移民二代"青年群体正在同时探索他们与智能手机以及与更广泛身份认同的关系。协同进化还适用于智能手机是如何与其他生活变化协调工作的,比如人们经历从全职工作过渡到退休的重大变化。智能手机或许会成为组织这种新生活方式的关键。本书列出的几本专著中有以"精雕细刻(crafting)"为题的章节详细描述人们退休时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的。

当智能手机不是作为技术,而是作为习语表达被人们使用时,所扮演的角色就完全不一样了。从这个角度看,它代表着与年龄本身的某种关系。尽管学习智能手机很艰巨,中老年人还是选择学习,其中的原因更好地说明的这一点。除了技术能力之外,这颠覆了智能手机本身的含义。在上我们的课之前,智能手机代表了被排除在外的中老年人与作为"数字原居民"的年轻人之间的数字鸿沟。然而,一旦中老年人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就代表了年轻心态。中老年人可能会因为使用智能手机感到更年轻,因为这代表着他们也能使用年轻的技术。他们或许会在Spotify上找到自己最喜欢的摇滚乐,但更重要的是,智能手机可能会让他们与当代世界建立更直接的联系。

当我们把智能手机置于代际关系中考虑时,第三种语境就很容易得出了。这涉及关于权力的更广泛领域。从前大多数社会中智慧是被认为和资历完全挂钩的,但经过几十年经验和知识的累积,这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变。如今智能手机使得智慧逐渐与数

字知识挂钩,中老年人不得不接受年轻人的教育——人们或许会抱怨这种依赖,但也不一定。证据表明年轻人在教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时往往表现得不屑一顾、不耐烦、不情愿,这与权力有关;他们似乎不愿意放弃在代际关系中的优势。本章中,权力也被视为中老年人学习智能手机的障碍之一。即使中老年人有了智能手机并且学习了如何使用,他们也可能会在后续使用的过程中遇到新的障碍,例如如何得知在哪里获得信息或如何具有战略性地安排智能手机的使用。这会产生新的数字鸿沟。

第四种特征尤为特别,在某种背景下人们认为学习智能手机是难事一桩。理解中老年人如何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最具代表性。这个教学实践揭示了智能手机的许多功能对一些老年人来说很难掌握。患有关节炎的手指很难准确点击图标,并且无法轻松地从长按切换到请按。问题不在于权力,而在于中老年人的脆弱和缺乏灵活性。这也可能与记忆力下降有关,还有他们必须学习一些从未接触到的设备知识,比如手机往往在没有损坏的情况下就无法工作。对许多中老年人来说,这些因素似乎与羞耻感和缺乏信心的问题密不可分。然而,我们在中国的田野调查发现,许多中老年人并没有因为这些问题而气馁,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中老年人与新技术的分离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然的"。

最后,本章讨论了与智能手机和年龄之间的关系同样相关的一些更广泛的因素。例如本托的中老年人认为智能手机会招来抢劫犯,因此很危险。另外是商业力量的介入,有公司专门为中老年人开发相应的应用程序或手机。由于中老年人不善使用智能手机,在不同程度地被排除在政府线上服务对象之外,数字鸿沟也随之扩大。

总之,本章重点讨论了年龄这一主要社会生活参数,以探讨我们如何将智能手机置于其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中。而我们得出的结论很可能适用于其它社会参数。而且也可以从以前的许多其他学术研究中得到证明。这些之前的研究也让我们的研究受益匪浅,例如第二章中提到的有关年轻人数字生活的出色研究。²³

本章所提出的五个视角,分别强调了整体语境化的不同方面。还有一个因素使得研究更加复杂,而且适用于所有事情:高速的变化。每年我们与智能手机的交互的复杂性和深度都不断加强。无论是本章开头讨论的关于青年身份认同的协同进化,还是末尾例举的关于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新规定,智能手机与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发展过程都是非常动态的。

注释

1 例如推特主页 'Yalla Italia' (网址: https://twitter.com/yallaitalia), 或诺洛中部同名非政府营利组织的年轻意大利穆斯林脸书群组 (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GiovaniMusulmanidItaliaGMI/)。

- 2 参见 Clough Marinaro 和Walston 2010。
- 3 参见Antonsich等人总结的关于新意大利人的欧盟报告。http://newitalians.eu/en/。
- 4 哈扎拉吉语(Hazāragi)是在阿富汗的哈扎拉人和哈扎拉全球侨民所说的语言。它是波斯语方言之一,与阿富汗主要语言达里语密切相关。哈扎拉吉与达里语区别不大。见《伊朗学百科全书(网络版)》(Encyclopaedia Iranica Online),2020。
- 5 移民的子女在18岁前不被授予意大利公民身份,如今意大利的许多年轻人仍然感到受到这些法律的排斥,他们在网上论坛和通过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团体等其他渠道对此提出质疑。见Andall 2002。
- 6 国见Giordano 2014。
- 7 见Accessa 2018的"RG033-Resultados-POnline 2017"调查。这是将数字融入圣保罗的倡议,提供免费互联网接入和许多免费课程,以帮助用户提高数字技能。研究发现,超过七成受者通过自学或参加课程学习上网;只有4%的人能得到亲戚的帮助。
- 8 Diik 和 Deursen 2014, 6-7。
- 9 Donner 2015.
- 10 这背后意味着人们的老龄化体验的多样性,详见Thumala 2017 和 Villalobos 2017。
- 11 Anderson 和 Perrin 2017, 3。
- 12 参见Leung et al. 2012。
- 13 Kurniawan 2006_°
- 14 Duque 和 Lima 2019。
- 15 Miller et al. 2016, 170, 207。利维斯顿(Sonia Livingstone的)相 关研究和其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参见第二章的尾注。
- 16 Zhao 2018。
- 17 Henrique 2019.
- 18 这项名为 'Transformación Digital en el Estado'的提案目的是为了节省纸张和时间。总统认为此举是为了"使国家运作现代化。现在已经2018年,我们却还用纸质文件处理公务"。见 Mensaje Presidencial de S. E. el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Sebastián Piñera Echenique, en su Cuenta Pública ante el Congreso Nacional,下载路径: https:// prensa.presidencia.cl/ lfi- content/ uploads/ 2018/ 06/jun012018arm- cuenta- publica- presidencial 3.pdf。
- 19 见以色列社会平等部门, 2020。
- 20 Travezuk 2018.
- 21 O Globo 2018°
- 22 有关诈骗犯的研究见Burrell 2012。
- 23 利维斯顿(Sonia Livingstone的)相关研究和其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参见第二章的尾注。

第八章 智能手机的心脏:LINE, 微信和WhatsApp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 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 利: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为什么本章会专门介绍LINE、微信和WhatsApp?将它们描述为"智能手机的心脏"又有什么含义呢?首先,因为我们的调研显示,对于大部分地区的多数用户而言,存在一款单独的应用目前能够代表智能手机为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这类应用可能会在日常使用中占主导地位,以至于几乎成为智能手机本身的同义词。如第七章所述,对于一些巴西人来说,智能手机只是一种使用WhatsApp的设备,同时日本的用户则将他们的智能手机称为"我的LINE"。

其次,这几款应用被称为"智能手机的心脏"是因为它们通常成为人们向自己最关心的人表达关爱的工具。对多数人而言,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与我们保持核心关系的人:孩子、父母、伴侣以及挚友,而这些应用则成为展示核心关系的平台,比如兄弟姐妹相聚照顾年迈的父母、满怀自豪的宝爸宝妈不间断式晒娃、移民后与家人重建联系等等。可以说通过这些方式,即便生活在另一个国家也不妨碍人们体会当上祖父母的感受。但所有上述用途都伴随着监视、依赖和压力等问题,本章的第一部分将关注这种情感维度,"情感"一词此处所指为心情、感受、情绪和态度,均侧面体现了应用平台实现情感和关怀能力的某种方式。「

本章尤为重要的第三个原因也在于本章第二部分呈现的内容。正是这些内容为民族志研究观点提出了最有力的论据。此处探讨的三款应用通常主导了更亲近和更私密的交流,尤其是在家人之间,这使它们不仅成为最重要、同时也是最难访问和研究的

应用。为了深入了解此类亲密交流方式及其影响,我们需要经历数月与受访者建立起信任和友谊,并作出匿名调研的保证。其他研究途径很难取得更深入的成果。

本章第二部分指出,此类核心应用预示着过去被习惯称之为"社交媒体"的独立应用类别即将终结。 "为什么我们发帖"项目在概念上取得的进展之一是提出"可调控社交"的观点,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人们通常有两种主要的交流方式: 私密的沟通或公开的大众传播,前者如打电话,后者如公众广播。最早的社交媒体缩小了广播的范围,使人们可以在脸书(Facebook)或推特(twitter)上发帖,对象限定在几百人或仅仅20人; 而随后出现的社交媒体,包括本章讨论的这三种,也都是由私人信息服务发展而来,先触及到少数人然后再扩展到更多的受众,最终结果是产生可调控社交: 平台可以从最小群组到最大群组、从最私密到最公开。到2021年,社交媒体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本章讨论的三款应用在相当程度上与智能手机的其他短信、消息、语音通话和网络摄像头元素融合,最终使得所谓的社交媒体已几乎不再独立存在,存在的只是智能手机的传播功能。

另一重要发展在于目前微信等应用平台整合了广泛多元化的服务,而这些服务可能曾经都是独立的应用。我们会感觉微信和LINE本身更像是一种智能手机,如第三章所述,微信正在用自己的小程序部分取代了手机应用,而LINE也成为了一款超级应用。²本章第三部分,即最后一部分的内容,通过对这些变化的认识来理解占主导地位手机应用的多功能性及其影响力,并再次强调这其中也必然包含了商业力量的影响力。

应用背景简介

LINE由韩国互联网集团NHN于2011年在日本推出,当时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对日本电信网络造成严重破坏,这款软件最初设计是提供消息服务,让公司员工能继续保持通讯。3在灾难期间电话线路中断,但数据通道仍保持畅通,因此成为了保持联系的最有效方式。该应用随后在2011年6月向公众发布,发展至2013年已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络服务。4到2018年,LINE已拥有7800万日本用户,5全球月活用户为1.65亿,并在泰国、中国台湾和印度尼西亚建立主要市场。6因访问方式为平板电脑,在日本LINE的普及率高于智能手机。研究员劳拉的受访者中没人能离开LINE,从支付账单、追踪新闻再到阅读漫画,多数人会使用LINE满足相当广范围的服务。

而在研究员王心远的调查中,微信是当代中国最流行和最常用的手机应用。微信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推出的一款基于智能手机的多功能社交媒体应用。腾讯旗下还拥有腾讯QQ。"前些年,在王心远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中,腾讯QQ这款社交媒体应用在受访人群中占主导地位。目前,在上海的受访者中,腾讯QQ仍是第四大常用手机应用。

微信提供了文本和音频消息、音频和视频通话、位置共享、多媒体共享和支付服务(图8.1),同时涵盖叫车、网上购物等其他更广泛的功能。微信的增长速度惊人,2014年成为亚太地区最受欢迎的消息应用。⁸至2018年4月微信月活用户总数已突破10亿。

微信还有一个称为"公众号"的功能,属于微信提供的"官方账号",组织、企业和个体都可以在公众号创建页面进行新闻传播、电商网站推送及其他服务。用户可以从超过1000万个账号上订阅信息,账号内容跨度由媒体渠道延展到个人博客。在微信上的信息可存储且可搜索,2015年微信用户平均每天阅读5.86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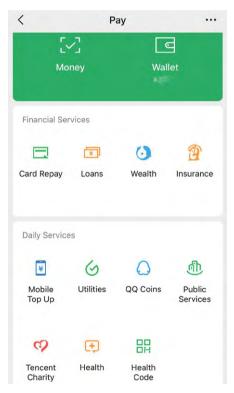


图8.1 微信支付功能。研究员王心远截图。

文章,这意味着微信也成为了一款"阅读应用",另外微信通过 小程序进行的扩展则在第三章中讨论。

WhatsApp在2009年由两名前雅虎员工创立,2011年达到每日发送消息10亿条,102013年收获2.5亿用户。112014年被脸书以190亿美元价格收购。12在2016 年WhatsApp取消收取年费,13到2017年底拥有了15亿月活用户。14自2016年以来,WhatsApp宣称从端到端将完全加密,至少截至目前仍不含任何广告,同时它也从文本短信发展到电话和视频通话。它还有一个关键功能是应用内能够显示消息已收到,改变了历来消息传递的规矩。虽然这些是其技术上的可能性,但实际在配置方式上的大部分发展来自用户自己的创造力。例如,研究员玛莉亚所出版的关于WhatsApp在巴西如何应用于健康管理的案例,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5此外,研究受访者几乎从未提及WhatsApp归脸书所有,这可能是为了保护对WhatsApp基本正面的看法,避免受到脸书及其公司越来越多负面消息的影响。

情感与关怀的视觉表达

社交媒体已经改变了人类对话的基础形式。尽管过去视觉交流一直存在,但我们通常认为的对话往往是口头的,且近来又有对话式短信进行补充。社交媒体添加了一个视觉组件,正如一款在年轻人中流行的手机应用的名称所概括,"Snapchat",字面意思就是通过照片交谈,这些照片可能只是面部图像以表达用户的感受。相当长时间以来,日本一直处于全球视觉数字通信的最前沿,具体体现在1990年代后期表情符号的发展,以及近年来"表情贴纸"(Stickers,增强版表情符号)的出现。16贴纸可以在LINE主题套装中进行下载,截至2019年4月,LINE贴纸商城可提供约470万套表情包,根据公司2015年发布数据,LINE用户每日发送多达24亿个表情和表情符号。17表情贴纸传达了广泛的含义,其中48%表达了快乐,其余则反映了悲伤(10%)、愤怒(6%)和惊讶(5%)等情绪。18

日本城市和农村的受访者都强调了通过LINE展示日常关怀时,表情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图 8.2),他们提供了自己大量使用表情的几个原因。首先,受访者解释了表情如何成为一种更轻松的交流方式,你不必仔细检查它们是否有令人尴尬的错误或错别字,这些都很可能会导致沟通不畅。尤其对于不太熟悉触摸屏键盘的中老年用户来说,表情真正的闪光点在于能够通过流露极端情绪的角色来表达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情,无论是深深的忧伤,还是以退为进的嘲讽,又或是欣喜若狂。



图8.2 表达"晚安"祝福的LINE贴纸示例。研究员劳拉截图。

其次,许多受访者表示表情包可以让他们与远距离生活的家人和朋友之间保持日常亲密感。相比单一的文本,恰当的表情使用使信息变得更"温暖",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和感受。19这种"预热氛围"交流成为"远距离照顾"的重要一环。以此,人们得以与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年迈父母保持定期联系,表情和照片的日常输送让人们可以发送一些"无关紧要的生活点滴",使关怀在变得更加即时的同时也能减轻沟通负担。一位八十多岁的受访者通过一套自己下载的表情包向女儿报备她的日常活动,这套表情包的形象是一位她颇为认同的一个具有幽默感的祖母角色(图 8.3)。除了发短信和偶尔打电话外,她会给女儿发一个表情告知她自己醒了,并全天与女儿保持连线。她的女儿认为,表情使她们母女之间能够全天保持顺畅沟通,这也构成了她远距离进行照顾母亲的一部分。

中年妇女承担着照料家庭的责任,与女性朋友的亲密联系益处良多,在她们非常需要支持时,这种以表情形式展现的同伴支持尤其受欢迎,能够快速有效地表达她们的感受。正如居住在京都六十出头的佐藤小姐所说:"如果我和妈妈度过了特别艰难的



图8.3 LINE贴图商城(Ushiromae作品)截图。研究员劳拉截图。

一天,智能手机可以快速地给我一个窗口联系到朋友并得到安慰,能够在需要时立即联系到某人,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事情,能收到告诉我"没关系!"的表情也很棒。"

在洛诺,来自西西里岛的受访者喜欢使用WhatsApp语音留言,大多数内容是家庭交流,通常会以充沛的情感表达问候和进行寒暄。例如,一位西西里的母亲问候孩子们时,会以"我亲爱的宝贝,你好吗?"的语音信息作为开头,然后是事无巨细的每日汇报,比如生日的提醒和孙子在幼儿园发生的事。这也反映了一个人线下交流的风格,是如何用各种手段(声音与视觉)绘声绘色地描述事情。

在洛诺的流行的表情包中能够看到一种新的视觉维度,一种可以让人们在同一图像上不断叠加信息的视觉"梗"(meme)(图 8.4 和图 8.5),埃琳娜尤其喜欢通过WhatsApp上传播的表情包进行社交沟通,也可以说正是通过在 WhatsApp上传播的表情包让她变得特别享受社交和沟通。她说:"我每天最多发7到8个这种流行的表情,主要是发给朋友,但有时也发给特定的家庭成员,是住在国外的一个表姐。"



图 8.4 洛诺流行的问候表情包,文字写道:"你好/早上好,来个大大的拥抱"。研究员希琳截图。



图 8.5 在洛诺发送的表情包,文字写道:"承认吧,你在等我的早安!!!"。研究员希琳截图。

这些表情包,或者说"图像梗"(meme),传达的内容混合了幽默、反语和讽刺、爱和友谊,有时还有关人生的终极关怀。 埃琳娜发这些的目的也不是非要有回复,仅仅是借由此表达自己 她就很开心了(图 8.4)。

无论是在书桌前、在地铁上、还是夜晚在家和猫蜷缩沙发 里,埃琳娜都习惯了这种轻松而有意义的交流方式。

视觉和语音的蓬勃发展与文本或口头交流并不冲突,后者也可持续发展。WhatsApp的广泛流行让所有电话都能"免费"呼叫,也意味着视觉和语音有了进一步扩展的可能。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用WhatsApp通话或使用网络摄像头功能,尤其是与异地的朋友和亲戚联系时,这在许多调查点都显示出意义非凡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远程关怀。我们不常在本书中提及"全球"这个笼统的概念,但在下述这个来自中国的例子中蕴含着一种超越地域,全球的普适性。

2019年9月13日,英国时间上午11点,在中国已是傍晚,上海的金薇女士给远在伦敦的心远发了一个微信动态表情,画面上一轮明亮的满月被三只蹦蹦跳跳的兔子环绕,愉悦地说着"中秋快乐!"(图8.6)。这只是中国的中秋节当天,微信上在朋友和家人之间传播的数百个与满月或月饼相关的表情、动态表情、短视频或影音画之一(图8.7)。

中秋节可以说是继中国农历新年之后第二个注重团圆的传统 节日。当日传统习俗中,家庭成员会聚集在一起为敬拜月亮(例



图8.6 2019年研究员王心远收到的微信表情"中秋节快乐!"



图 8.7 王心远与朋友和研究参与者们的聊天信息。王心远截图。

如吃月饼),并表达对远方家人和朋友的思念和感情,然而,何为"远方"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正如受访者李果先生所说:"就算是住在同一个城市,朋友也往往只通过微信联系,所以不管住得远或近,只要对方也用微信,那就没多大影响了,毕竟咱们可以微信见。"

这个问题会在最后一章研究超越物理距离的关怀时进行探讨。在2019年,中国人无论身处何地,都依然可以回味900年前中国的伟大诗人苏轼写下的动人诗句。正是通过微信,全球的中国人分享着彼此的思念之情,汇聚在同一种渴望团圆的情绪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在达拉哈瓦,表情包也是 WhatsApp流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宗教社群中,关怀常常通过祈祷文来表达,最受欢迎的图像是 早安祝福和古兰经中经文的结合。大概凌晨4点左右,宣礼师开始召集人们进行晨礼,接着WhatsApp群组会不断涌入消息,包括 鲜花、茶或咖啡的图片以及各种形容早晨光辉美丽的积极文字, 里面常常伴随着"早上好"的祝福(图8.8a至8.8e)。这些通常是 互相分享的通用图片,而不是社群自己创作的图片。

在一天中的特定时间问候别人,然后对方也做出类似回应,这两种行为已成为常态。因此,在研究员莱拉和玛雅所关注的两



图8.8a至8.8e 通过达拉哈瓦老年人俱乐部WhatsApp群组传播的清晨问候表情包。

个 WhatsApp 群组中,此类内容能引发大量的回复,其中有的是相似的图片,但也有的是文字信息,尽管有些中老年人已经会感到在智能手机上打字颇为费力。面对这个问题,语音消息被寄予了厚望。但实际上,语音也会引出其他问题,因为还有存在听力障碍的人。WhatsApp的优势之一是可以使用的媒体范围很广而且渠道免费,正如 77 岁的拉马所说:

"智能手机真的很有帮助,它把所有人聚集在一起。我可以与在安曼的兄弟交流,也可以与在拉马拉的我姐姐和她女儿交流。"

通过 WhatsApp发送宗教表情包适合于表达社群信仰的强烈和虔诚。他们会坚持每天礼拜五次,全天努力以信奉真主和遵守诫命的方式行事,并且相信每个人的行为会被记载在自己的"书"中,以便真主能够决定这个人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42岁的研究参与者伊曼表示: "随着人慢慢变老,面对真主的倒计时就开始了,所以会在意去做信奉神灵的事,比如敬拜、善待他人。也许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何时会结束,所以他们必须为任何事情做好准备。当我们听到猝死时,会想也许如果一个人敬畏真主,他就会保护自己并避免许多事情,例如那些生活中会给他、他的孩子或他的家人带来惩罚的事情。这类事情非常多但它们都取决于人们的想法,比如他们是否有宗教信仰,是否受过教育,如何看待生活、来世,以及对惩罚、恐吓、天堂等了解多少,所有这些都与人们的思维方式有关。"

与上述观点一致的看法是,通过WhatsApp分享的许多表情包旨在鼓励其他人进行宗教实践。这些行为都经过了细致的特别设计,不仅结合着一天中的特定时间,而且有精心绘制的宗教图片,例如第一个插图底部画的手象征着祷告。在这个社群中,人们将这种对宗教的劝诫视为表达彼此关心的最佳方式,以期在今生和来世都能相互照顾。

与其他调查点一样,在雅温得围绕 WhatsApp等平台发展出整个表情包和贴纸文化,但这些贴纸偏"非洲化"以更好地反映出当地的情感表达。它们在年轻人中非常普遍,目前也正征服中老年人的网络世界,69岁的玛丽曾任教师,因为在她的WhatsApp家庭群中孩子们大量使用表情贴纸,促使她也采用了表情。玛丽解释说:"一开始,当讨论以某种方式变得激烈时,为了保持良好的氛围,孩子们通常会开始扔各种有趣的小图片来缓解气氛。小孩的搞笑照片最有趣,也经常让整群人都发笑,所以就算出现紧张冲突,你也不得不放松下来。"

这些贴纸似乎为用户自创,但很难追踪到源头,其中有的角色出现在尼日利亚电影中(图 8.9a),还有一些衍生于个人的表情包也传播开来(图8.9b至8.9f)。

另外一些表情更具有地方性特征因为它们源自政治和公众生活,并因此成为在私人网络中日常传播和讽刺的一部分。当中有的可能源自于跨国政治和流行文化,如贝拉克·奥巴马,有的源自于国际体育人物,如法国足球运动员保罗·博格巴(图 8.10a 至8.10b)。

幽默是通过视图表达情感关怀的一个重要方面。²⁰在大多数调查点,幽默为人际交流提供了附加的情感维度。例如,波琳在都柏林发现,源源不断传播的笑话中经常包含一种积极向上的元素。有时候,重要的甚至不是内容,而是事实上存在这种持续的幽默交流以及交流的绝对频率。坦贾·阿林(Tanja Ahlin)在考虑跨国关怀时也提出了这一点,只需要发送一条消息就能人们不再感到那么孤独或孤立,这是他们加入WhatsApp群组的首要考虑。²¹尽管,人们也时常抱怨手机上没完没了的信息打扰了生活,但很显然如果他们被排除在群组之外,他们的感受会更糟。

通常在家庭情境中这种感受最为强烈,来自都柏林的西尼德在母亲节时随身携带她的智能手机,因为也许她的女儿会联系她。她的手机保持开机,一整天的电都满格,就放在外套口袋里,却没有收到消息。"我知道她不会打电话,"西尼德后来说"很多年前,当我将她经常喝酒的父亲赶出家门以后,女儿就不想跟我说话了。"但她的手机仍然给了她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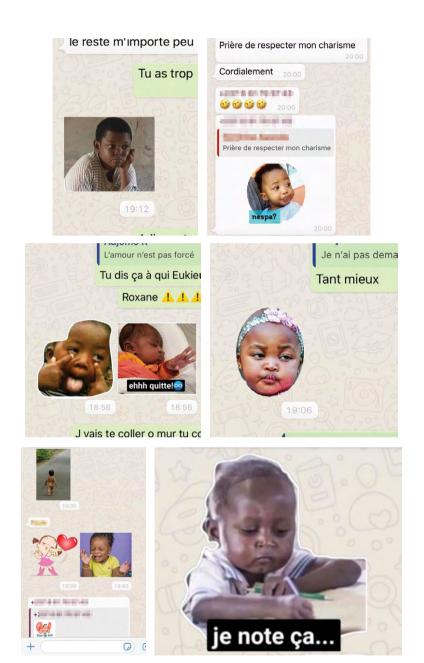


图8.9a到8.9f 喀麦隆WhatsApp群组中使用的用户自创表情。研究员帕特里克截屏。





图8.10a 和 8.10b 在喀麦隆WhatsApp群组中使用的用户自创表情贴纸,贝拉克·奥巴马和保罗·博格巴的肖像描绘。研究员帕特里克截屏。

上述案例展示了视觉图像和此类手机应用在试图传达关怀和情感时发挥的效果,有时甚至超过了语言文字的能力。然而,这些媒体不应被视为彼此对立,正如冈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所说,通过语音、书籍中的文本和屏幕上的图像进行对话的世界是一个多模态世界。²²表情包这类重要的形式,能够涵盖组合多种媒体。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们如何表达关怀和感情,而是他们所关心的人以某种方式得到被支持的感觉。然而,关怀也存在着矛盾和困难,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家庭的转变

从之前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这几款应用具备深度交流的能力,如关怀和情感表达、转换情绪、影响社会关系的潜在氛围,以及作为关系维持的主要依据。而在交流广度上,从私密社交到公共社交,即此前所描述的 "可调控社交",也突出体现在这几款应用中。它们的群组范围很广,既有相当大的协会群(例如参加某项运动的人员),也有三两挚友之间的私密小群,既有长期群(例如兄弟姐妹的群),也有特定目的临时群(例如参与安排生日聚会的一群人)。本节的展开将遵循可调控社交原则,以家庭作为初始研究对象,然后再向外扩展考虑社区和更大的群体。

在都柏林的参与调研的18个人中,大多数都拥有不少 WhatsApp群组,如下图所示(图8.11)。首先,几乎每个人都至 少有一个家庭群,有些人可能有四五个,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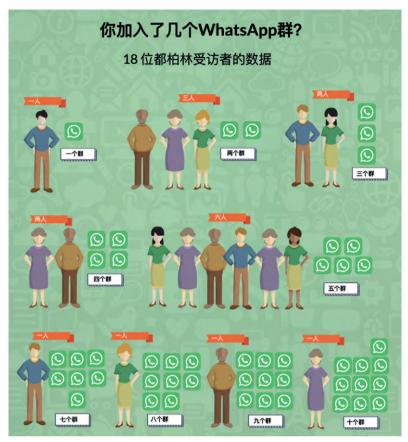


图8.11 都柏林每位参与者手机上WhatsApp群组的数量细分。取自研究员丹尼尔在都柏林地区的实地调研。

子,有的群是想多看看孙辈,有的群用来照顾年迈的父母,还有的只是将大家庭中每个人加到了群里,里面有的人可能身在更远的地方,例如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堂兄弟们。另一个最常见的群组类别是朋友,例如一些定期在镇上见面或彼此庆祝各自生日的女性朋友。同样常见的还有运动群组,尤其是高尔夫、游泳和铁人三项,此外也有散步小组。其他的群组则包括好兄弟组建的群、结谊城市群、课程群等。

这些群组反映了研究对象的人口结构,他们多数是已经有孙辈而且参加各种休闲活动的退休人员。他们通常将WhatsApp群组视为促进人际交往能力和避免重述消息的便利工具。但有时也会存在负面看法,研究参与者经常抱怨每天收到的WhatsApp消息过多。当然,他们通常觉得活跃的群代表了这个团体很有活力和凝

聚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提到每当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发消息说孩子在足球比赛中进球时,每个人都觉得有必要做出赞赏的评论。但大量的通知或累积的消息不免会另一部人感到厌烦。类似地,在镇委会也有人抱怨称某些成员绑架小组话题,偏离了群组主要目的,利用群组展示自己最近的假期。

家庭关系领域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在多数调查点,家庭仍然代表着社会的基本单位。在本托等调查点,WhatsApp促成了诸如叔婶兄侄、远房表亲等大家庭成员的回归,扭转了此前家庭缩小为核心家庭的情况。过去,大家庭成员的相聚往往是在复活节、圣诞节和生日等讲究礼节的特殊日期,交流的整体基调相对正式,而使用 WhatsApp则让联系变得稳定频繁,因此可以表现得更为日常。WhatsApp将早安问候、笑话、用餐照片和生活报告等从重要节日搬到平常随意的接触中,改变了大家庭的本质。

以贝特的WhatsApp家庭群的建立为例,当时建群的目的是为组织圣诞晚餐,方便分配每道菜的责任。但当圣诞节过后,群内仍然活跃,大家也保留了"圣诞晚餐"的群名。随着在大城市乘车出行逐渐成为噩梦,生活在大城市的不同区域也可能导致亲人见面减少和联系渐疏。家庭群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群成员可以随时保持联系并分享日常发生的事情,而不用困在同时期的圣保罗忍受无止境的交通堵塞。在第三章中,上海的黄先生和夫人在讨论"屏幕生态"时也提出了类似观点,那里提到他们通过使用多种数码设备与住在国外的家人互动,从而大大缩小了同住和未同住家人之间的差别。

一个几代人的大家庭是一个多元群体,存在自身的问题是无法避免的。人们也会抱怨在家庭群中传播信息的数量和类型。中老年人习惯于扮演转发有关家庭消息的枢纽角色,他们发现这项数码技术仿佛就是为这个角色量身打造:操作简单、以视觉消息为主、可以随意转发,即使是新手也很容易掌握。家庭中的年轻成员则可能会对这种家庭闲聊感到有些尴尬,本托的罗杰抱怨说长辈分享的是他10年前就在电子邮件中看过的笑话,但他不想奚落姑姥姥的笑话。他也意识到,到了特定的年纪,人们会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去承担家庭枢纽的角色。

但是,在这些WhatsApp家庭群中有些话题属于禁忌,一般来说不会讨论政治、足球和宗教。子女信奉其他基督教教派而非追随父母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宗教话题会是个痛点。在巴西,聊政治也有毒,比如2016年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遭弹劾下台、2017年曾广受欢迎的前前任总统卢拉(Lula)被判监禁、2019年极具争议的雅伊尔·梅西亚斯(Jair Bolsonaro)竞选就任总统等等,一切都可以轻易地撕裂脆弱的家

庭社会关系。不少受访者都有过家庭成员因政治言论不得不退出WhatsApp群或引发严重家庭冲突的经验。

从家庭到社区

WhatsApp能使中老年人所扮演的家庭社交枢纽的角色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交层面。在职业生涯中具备一定建树的人通常都拥有过滤信息,和筛选合适的信息接受对象的技能。在都柏林的调查点,几乎每个人好像都有几个从事医疗服务的亲戚,可以在必要时联系咨询。个人也可能成为公共生活的信息搬运工,通过群组让周围的人了解身边的大事和公共生活的重要信息。在本托有一个和教育资源有关的例子。在那里的学校,每个班级最初都会创建一个WhatsApp小组来支持教学,但在实践中,学生们很快就会利用这个空间来分享其他信息,例如新课程的详细情况,由此会增加更多的WhatsApp群组。社交扩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发生在退休时。人们此刻有时间重新联系在中学或大学认识的人,因此WhatsApp现在也被视为一台时光机,让人们能够与遥远的过去重新建立联系。最后,WhatsApp还用于保留与前同事的联系,这对于退休人员来说通常非常重要。23

在洛诺,这种由家庭向外扩展的联系很容易传播到更广泛的社区。希琳的研究参与者上将WhatsApp视为自己最常用的应用,这也反映了跨越了各种社会文化背景人们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交意愿。在洛诺,家庭群和社区群的使用不可能分开,当社区在脸书上宣布举办活动,WhatsApp群组一马当先就准备开始组织,涉及的不仅是家庭群,还有其他相关的兴趣群、孩子学校群、工作群、娱乐群和志愿群等等。截至目前,几乎任何规模的活动都会组建一个WhatsApp群,范围从相对公开的活动群组如健身课、意大利语课、针织小组和文化小组(如"西西里人"或"米兰的埃及人"),延伸到社区限额群和半私人住宅公寓群。

例如,洛诺调查点的吉尔安娜感到退休生活非常难熬,与她作为一名公立中学教师时的积极生活截然不同,退居家庭的日常生活乍一看有点像待在监狱,不过是相对舒适些。对比过去眼界广阔、吵吵闹闹,身边围绕着多代人的工作环境,她觉得自己现在身处充满孤独和寂寞的空间。而当一位同事建议她加入女子合唱团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吉尔安娜起初犹豫不决,后来却很快发现这个群体充满活力且亲切友好,虽然她们每周只见一次面,但她能够享受WhatsApp群组中超过40名成员不停的消息震动提

醒,她们会分享照片、视频和歌词,分享充满爱心、鲜花、流星、笑脸、哭泣和拥抱的表情符号。

此外,群管理员还让这里成为一个相当活跃的政治空间,用于表达自由主义观点,歌唱/游行反对种族主义和意大利难民潮困境。正如一位合唱团成员所说,"广场就是我们的天然舞台!"。这个女性团体和相关活动赋予了吉尔安娜新的生命,她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唱歌和政治。现在看来,退休像是成为了一件她可以参与和塑造的事情,为她自己和她的社交需求开辟空间,拓宽她的社会和政治视野,在吉尔安娜即将七十岁的年纪,WhatsApp群帮助她解决了焦虑和忧郁感。

如果说吉尔安娜代表了退休的刚开始阶段,那么70多岁的彼得罗则代表了更年长一些的人群如何使用 WhatsApp。彼得罗的行走存在严重困难,所以很少离开公寓,他经常把智能手机系在脖子上,这样就可以随时不离开它。WhatsApp已成为彼得罗联系外部广阔世界的主要窗口之一,他会定期查看来自家人、朋友和家庭医生的消息,聊上几句,然后一边再抽一支烟,一边读《意大利晚邮报》或继续看小说直到午餐时间。接着,彼得罗也已退休且目前在当地社区做志愿者的妻子玛丽亚将为两人准备午餐。下午他会打个盹,继续看看书,在书房的家用电脑上上网,晚上用完晚餐再看看电视。

彼得罗被拉进了一个新的 WhatsApp 群,是夫妇俩已经住了30年的这栋公寓楼住户群,但夫妇两人对加入其中的反应各不相同。玛丽亚乐于拓宽社交范围,享受邻居间在实际问题方面进行有效交流。例如,对公共空间和共用走廊问题的讨论,或者其他需要共享和讨论的议题。而彼得罗最初对这种陌生的社交模式更多的是感到不舒服,尤其是住户群的功能很快从预想的信息互换,转变成更宽泛地发布各种表情符号、表情包甚至诗歌。但与此同时,他在手机上收到的消息包括新闻通知,又给他带来一整天的快乐,让他感觉与存在于真实世界的某种喧闹相联结,尽管因身体状况他被迫逐渐远离了那个世界。

但并非每个地区都以使用这些应用为主,帕特里克在雅温得的调查显示,参与者中78.2%使用简单的语音电话联系亲人,只有18.6%使用 WhatsApp进行通话。总体来看这反映出代际鸿沟:在该调查点,16-35岁年龄段人群的电话多多少少已被 WhatsApp取代,但WhatsApp还没有真正普及到中老年人。²⁴目前,中年人群体处在过渡阶段,他们越来越多地提问"你有在用 WhatsApp吗?",而不是之前关于不同手机通信运营商的问题,"你想要我的MTN号码还是我的Orange号码?"。此外,WhatsApp在雅温得还存在一定阶级特征。随着年轻人或负担不起电话费用的人



图8.12 短片: 智能手机的使用。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Q1MzUyOA==.html

迅速占据WhatsApp,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用户开始将使用WhatsApp视为没有能力支付"正常"语音通话费用。WhatsApp的使用似乎暗示了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至少目前而言,不仅仅是老年人,相对富裕的人也可能会较少使用 WhatsApp。然而这应该只是一个短期的发展阶段,毕竟事实证明 WhatsApp确实用途多多,很难做到完全不使用它。比如WhatsApp对于活跃在雅温得的社群成员的内部交流越来越重要,各个社群起源于喀麦隆的不同特定区域。但目前WhatsApp在雅温得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与全球其他调查点比起来来,WhatsApp的地位也相对较低。

尽管如此,WhatsApp在社群中的使用仍有所增长。在雅温得,社群团体之间经常相互联系。例如,名为"巴福特退伍军人"的运动和休闲社群,最初由来自喀麦隆西部巴福特地区的人创建,此类社群主要通过设立共同基金如扶轮社和信贷协会的形式,逐步成为相互支持、相互团结的组织。在非洲多数地区,这

[◎]视频内容描述:在诺洛这样的城市环境中,人们会参与各式各样的社区活动。从政治活动到女声合唱团,应有尽有。在这段影像中,一群女性正一起弹奏尤克里里。所有事似乎都是通过WhatsApp组织的。不管是要在老人院内举办一场演奏会,还是决定谁为每周的排练活动带牛奶来。在非洲各地,"信贷基金CreditSchemes)"的周转是最重要的社区活动之一。每个月,大家都会把钱放进一个"罐子",到月底时,有一名成员可以获得"罐子"里所有的钱。在喀麦隆雅温得,这被称为"唐提共同基金"这些基金小组的成员和体育爱好小组、教会组织也有一定重叠。大家都日渐趋向于用WhatsApp来组织活动。

些组织成为最常见的项目融资方式之一。²⁵因为当地能够获得信贷的机会有限,所以他们将民族交往和休闲活动(如体育)与经济支持结合起来,成为文化认同的基础。

虽然刚开始会有些问题,但上文提及的退伍军人社群主席明确肯定了WhatsApp在雅温得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该社群共有83名成员,而且已经设立33年了。退休工程师辛先生提到WhatsApp通过促进大家在群组中分享新闻和其他项目的意愿,从而增强成员的归属感。过去,他们有在体育活动后去喝一杯的传统,而目前其中72名成员也会共享一个WhatsApp群组,每天都在里面传播信息和有趣的视频。图 8.12的短片展示了社群中的 WhatsApp和智能手机使用。

WhatsApp与宗教

手机应用拓展的轨迹可以从家庭到社群再到更广泛的群体。在应 用蓬勃发展下,通常能达到顶峰的最大领域是宗教领域。 WhatsApp在雅温得持续增长的组织功能之一是为祷告组服务。迪 迪是一名退休教师, 也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四年前她与在喀麦降 军队担任上校的前夫分居,如今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而其中 大部分都投入在教会。尽管迪迪有智能手机,但她在2018年前一 直拒绝使用WhatsApp,担心社交媒体会导致"基准丧失"以及 "抑制道德和基督教价值观"。在过去五年,她一直是信奉圣母 玛利亚的宗教网络"伊科安·玛丽亚(ekoan Maria)"的成员, 并逐渐负责雅温得教区内整个区域。因此,WhatsApp作为该宗教 团体协调活动的主要方式,她不得不开始参与其中。她几乎每天 都为雅温得天主教教区内的宗教网络发布议程,还会使用 WhatsApp发送各种消息,包括周日弥撒的讯息,有时可能是阅读 和讲道(一种讨论经文特定部分的诫示或演讲),有时也可能是 完整的弥撒仪式。此外, 迪迪不仅会分享一些图片(图 8.13a 和 8.13b, 多数代表圣母玛利亚形象), 还会分享更多教区的基本 信息, 例如宗教性质的新闻稿。

在圣地亚哥的多元化移民社群中,秘鲁人的数量仅次于委内瑞拉人。²⁶许多秘鲁人忠于自己的宗教,而圣地亚哥的拉丁美洲教会以欢迎和支持移民闻名,因此成为了他们共同的聚集地。在所有秘鲁基督教兄弟会中,Hermandad del Señor de los Milagros(奇迹之主兄弟会)在地区起源方面最具多样性,其中还包含非秘鲁人,该兄弟会由3个男士营和3个女士营组成,它们都有各自的WhatsApp群组。



Bonne rentrée sous la protection de notre Seigneur à nos enfants, les enseignants, le personnel scolaire et à Tous les parents! Force, intelligence, sagesse et surtout la faveur pour réussir cette année scolaire!



图8.13a和8.13b 迪迪在雅温得通过WhatsApp群组分享的照片示例。图片文字: "祝所有母亲节日快乐! (图 8.13a)" "在主的保护下,欢迎我们的孩子、老师、学校教务人员和所有父母回归! 祝愿你拥有力量、聪明和智慧,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学年取得成功"(图 8.13b)。左边的表情包是母亲节特别发送的信息。

研究员阿方索加入的营会每天都会发送WhatsApp群组消息,最常见的用法是发送每日阅读经文,同时WhatsApp群组也用于组织筹款活动、安排游行和举行会议。为某个成员或其亲属祈祷的祷告链也常常通过WhatsApp群组进行传递,每个接收到的人都回应以祝福和充满希望的信息。恩里克是营会的会长,田野调查开展时他已经在智利生活了将近10年,月复一月他的工作时间也在变化,有时他不得不凌晨4点就醒来,于是在办公桌上阅读圣经,然后准备一条信息发送给营会的弟兄们。恩里克会用谷歌搜索"每日新约读经",复制粘贴搜索结果(图8.14a和8.14b),还会搜索基督或圣母玛利亚的图像作为附加,然后截屏粘贴到WhatsApp消息中,一旦收到信息,大多数弟兄都会回应"阿们"。

翻看圣地亚哥秘鲁移民的WhatsApp群组实际上是在回溯他们的生活故事和了解他们在侨民中的地位。首先,多数人都有来自秘鲁的高中和大学朋友的WhatsApp群组,在他们回到利马时可能会不时联系见面。其次,他们也有众多的家庭群组,比如里外表亲的本地核心家庭群、至亲兄弟姐妹群(通过群协调照顾年迈的父母)以及各种各样的大家庭群。第三,他们还有"职业群组",里面包括所有的职场同事,这个群组扩展到涵盖秘鲁人以外的成员。最后,还有基督教兄弟会或秘鲁城市俱乐部等社会群





图8.14a和8.14b 恩里克将通过WhatsApp发送的消息类型示例。 左图(图8.14a)是一条"下午好"的信息,接着是一段圣经经 文并附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图像。 右图(图8.14b)发送于秘鲁 国庆日(7月28日),文字写道: "我未曾祈求生于秘鲁,惟赖 上帝保佑。

组。WhatsApp与Skype和Facebook Messenger一起,让离居在外的侨民整体生活体验更加顺畅,他们现在不仅可以与在秘鲁当地的其他人,还可以与移居日本或美国的秘鲁人保持联系。人们经常会回想起1990年代初期,当时只能依靠昂贵且低频的通讯方式,必须去往阿马斯广场(Plaza de Armas,圣地亚哥主广场)旁边蜗牛画廊(Snail Gallery)里的电话亭。对于与心之所爱分开生活的人们而言,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本节的展开呼应了更具理论意义的可调控社交论述。正如圣地亚哥的最后一个例子,WhatsApp不仅对个人家庭、社区和宗教团体很重要,而且对于促进这些团体相互融合也很重要。然而这种广泛的使用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名为"语境崩溃(context collapse)",²⁷我们可以在宗教领域之外举一个来自中国的例子。在中国,同样涉及大规模使用范围的应用微信,带来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信息泄漏。例如,在上海调查点,卢筠女士发现自己在微信上被女儿晴"屏蔽"时,心情非常糟糕。但事实上,晴并没有真正屏蔽她,而是应用了最严格的微信隐私设置,"朋友圈三天可见",即所有的微信联系人都只能查看她最近三天发布在朋友圈的内容。与"屏蔽"部分联系人不同,这种设置不差别对待联系人。即使用户只想屏蔽少数联系人,也无法将"三天可见"只应用于这些少数人。而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最近参加了一个大型行业会议,刚刚在微信联系人中添加了

几位与会者,她解释道: "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太多关于私人生活的东西,包括我几年前度蜜月的照片和我儿子的照片,我真的不想让刚刚认识的职场同行有机会了解我这么多。但是,如果我真的屏蔽他们,又显得很没礼貌。"

晴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保护隐私的同时与工作场所的新朋友保持友好,而微信提供的"仅限三天"的隐私设置恰好拯救了她。²⁸正是因为该设置应用于所有联系人,大多数人不会放在心上(或至少不会过于在意)。当然晴的母亲确实因为误会而格外在意这一点。这个问题会出现,反应了在此类应用上,将家人和更广社交圈完全区分开来,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有用的手机应用

截止目前我们的探讨尚未凸显这三款应用,尤其是LINE和微信,最具意义价值的方面。那就是通过尽可能多地整合不同功能以进行扩展,这种方式正在取代智能手机基于应用的布局。前两节强调了这三款应用在通讯交流中的角色,本节将论证此类核心应用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发展:即它们如何成为智能手机潜在效用的中枢。这三款应用日益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的途径,为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两个来自健康领域的案例,因为本项目在研究智能手机适用更多应用目的的潜在用途时,重点关注的正是该领域。

2019年1月,LINE与日本最大的医疗平台M3合作,推出了面向日本的远程医疗咨询服务。²⁹LINE作为健康干预媒介的可能性,成为研究员劳拉与大阪大学社会营养学研究员木村博士(Dr. Kimura)合作进行的应用研究课题。与语音通话相比,LINE 的潜在优势包括增强消息的隐私性,尤其针对与家人邻近同住的情况,也包括减少联系精神病诊所带来的耻辱感。在东京附近的神奈川县,当地报纸近期刊登的广告印证了这一点,说明LINE还可以用于其他备受污名的话题(图8.15),广告宣布市议会将启动提供针对育儿、单亲、家庭暴力和社交退缩(如隐蔽青年,hikikomori)等话题的LINE咨询窗口。

这则广告的定位对象为找不到工作或社交困难的39岁以下年轻人,但因家人倾向于隐瞒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准确计算出蛰居在家的社交退缩人数。根据日本政府2019年3月进行的调查估测,日本蛰居族超过100万人,其中613,000人年龄在40至64岁之间。30

阿方索的研究发现,应用项目则体现了WhatsApp也具备在公共健康方面的类似的功能。他的研究也在圣地亚哥一家公立医院肿瘤中心进行。作为圣地亚哥唯一一家实施了"导航护士"医



图8.15 报纸刊登广告宣布针对日本家庭暴力和社交退缩等话题 进开放LINE咨询。研究员劳拉拍摄。

疗保健模式的公立医院,导航护士在肿瘤患者之间担任调解人,为他们提供在公立医院内常见医疗系统和官方系统的导航帮助。

癌症治疗使患者需要面对两个复杂的体系:首先是医学上的复杂性,不同的癌症治疗手段会对身体的不同系统产生多种影响,因此应对治疗本身就意味着处理一大堆信息;其次,基于一系列就诊程序(如影像检查、化疗、血液检查等)的治疗,需要开具处方和进行预约,而且必须在一定时间内按特定顺序执行,在这方面处理不当会降低治疗成功的可能性。导航护士具备处理治疗本身和行政流程复杂性的专业知识,并且能够将两方面的讯息都传达给患者。因此,护士不仅需要完成预约检查、验血等类似涉及大量文书的工作,还需要与患者保持联系以免患者有疑问或问题。在这个层面上,这些敬业的护士构成了医疗保健中任何智能手机应用都无法替代的人为因素,但同时他们也是迄今为止使用WhatsApp最广泛和最具创造性的群体。

根据护士们的说法,WhatsApp非常适合发展出各种针对个体患者特性和需求的交流方式。比如有的患者倾向打电话,有的更愿意查看短信中的文字信息,有的看到处方图片或医学检查的要求才会放心,还有的患者则需要接收语音信息,可以重复听上几遍以了解表达的意思,他们当中大多数收入较低且受教育程度

非常有限。WhatsApp已成为导航护士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导航护士能够随时随地为患者解答疑问、提供安抚宽慰并保持必要的社交关系以支持远程治疗和护理,这种关系可能会持续数年。

如前几章所述,我们在手机应用在健康方面的研究,从最初关注定制健康应用程序转为关注通用应用在健康医疗领域的潜力。我们再举第三个例子来说明之一转变。在这部短片(图 8.16)中,研究员玛莉亚讨论了她对 WhatsApp 在改善圣保罗健康沟通和护理的潜力方面的了解。

商业与公司

商业是另一个对核心手机应用产生越来越重要影响的领域。中国的微信在该领域显然已走在前列。在"为什么我们发帖"系列中,我们观察到微信已经开始在支付和电子商务中发挥重要作用。³¹如今,中国最常用的移动支付应用程是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上海45岁至70岁的受访者中,大多数人(占比72%)将移动支付作为日常支付的首选,³²超过90%的人曾通过智能手机付款。只要有智能手机,人们外出时不再携带任何现金或银行卡的现象非常普遍。心远所在小区的便利店工作人员反映,该店的日常收入中现金收入不足10%。

微信货币化的起点是2014年1月28日。当时微信推出了"微信红包",一个允许用户向在线微信联系人发送"数字红包"的计划。微信红包将中国悠久的以现金红包作为节日或仪式礼物的传统延伸到在线活动中。并使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有趣。如今通过微信支付,服务号可以为用户提供直接的应用内支付服务,顾客可以在应用程序内的网页上支付商品或服务,也可以通过扫描微信二维码在店内支付(图8.17)。

2015年,微信推出"城市服务"项目进一步扩大了服务范围,允许用户支付水电费、预约看病、给朋友汇款、获取地理定位优惠券等。微信在中国电子商务更广泛的发展中也变得重要,除商业机构外,所有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在微信上销售产品或服务,前文所讨论的许多小程序都用于电子商务,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33

商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企业。虽然我们没有研究企业本身,但在考虑这些应用的发展时,不得不承认背后创造出它们的力量,这种力量还推进应用被用户所采用和适应。 本章中描述的大多数用途,尤其是本节讨论的高度货币化用途,很可能是从企业发展而来,因为不仅是人类学家,企业也会研究用户如何



图8.16 短片: 我们从WhatsApp的健康应用中学到什么。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Q3MDYzNg==.html

采用和调整它们的产品。企业自然关注如何让旗下的应用跟得上 它们实际使用方式的任何发展。

比如,腾讯(创建并拥有微信的中国企业)目前尝试开发的功能,反映公司对中国社会关系运作方式的理解。这点在2018年6月,微信支付推出名为"亲情卡"的新功能时得以体现,该功能允许人们将微信支付功能与最多四个亲戚(包括父母和两个孩子)绑定。34"亲情卡"出现,还将原本不在移动支付使用者行列的老年人与儿童纳入了移动支付的服务范围。这些人群可能还没有银行账户,或是对使用移动支付缺乏信任。而亲情卡受赠人无需向微信提供银行卡信息,因为发卡人会通过微信确认付款。这种操作符合了中国亲属关系的一些原则,为父母买单被视为一

[®]视频内容描述:有时人们会走出与道路设计者意图截然不同的小路。这些无法预测的小路就是"期望路径"(Desire Paths)。代表人们的需求或偏好。我在巴西圣保罗做研究时,我以为人们会使用专门的移动健康App。而实际上,我发现类似WhatsApp这样的App,在医疗保健方面竟然更为常用。例如,我观察到WhatsApp群组被用于,向亲人、朋友提供照护。他们在WhatsApp群组中讨论日常需求,管理药物的购买,以及安排每个人的职责。WhatsApp让孩子们得以监控年长父母的健康状况,让父母可以继续住在自己家。在安全的前提下享有自主性。WhatsApp的设计初衷并非医疗保健,但人们选择这样使用它。因此,从中总结经验,可以为医疗干预和服务节省资源与时间。我在书中对这些发现进行了总结,书名为《从WhatsApp中学习医疗"最佳实践"》。



图8.17 图片展示了街头小吃摊提供的各种支付二维码,绿色的是微信支付。研究员王心远拍摄。

种孝顺的表现,而且它还建立在此前的微信红包功能的基础上(图 8.18)。

受访者钟女士谈及被亲属卡所吸引的理由,部分是出于经济上的安全考虑,因为支付人可以随时检查每一笔费用。此前,她也常常担心母亲会遭受网络欺诈。在有亲情卡之前,钟女士每个月都会向母亲的微信支付账户转账2,500人民币,现在她则会直接根据这个预算设置好亲情卡链接,亲情卡额度上限在4,500人民币左右,足够母亲日常开支,同时能避免发生重大欺诈。同样面对亲情卡这一新功能,背着房贷的郭先生则有些苦衷。一开始,郭先生的母亲主动向他要求开通亲情卡,他当下不禁担心手头会更紧张。可是他发现母亲第一个月只是象征性地通过亲情卡花了大约20块钱,这才松了口气。他解释说: "然后我发现了,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只是想显得我也很孝顺,我妈不想在她闺蜜面前"丢脸",因为她们当中有些人的小孩为她们开了亲情卡。"

最近有一本书将用户与微信之间的关系描述为"超级粘性",³⁵指的是用户一旦进入这个大型平台就很难离开。具备超级粘性的微信响应了中国用户的需求和中国既定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此过程中,它还在其移动界面上重塑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³⁶

事实上,"超级粘性"的微信能够有效将人们"粘"到应用程序,至少部分是因为应用开发人员采取的设计和策略与人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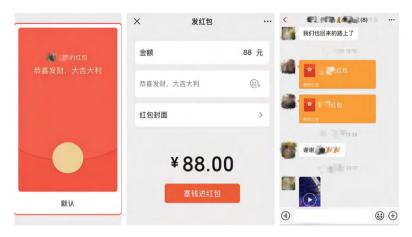


图8.18 微信上的数字红包复制了人们传统上装现金的实体红包。研究员王心远截图。

研究类似:两者都试图了解智能手机的使用如何更充分契合中国 人所习惯的社会关系模式。因此,不仅仅是用户在使用中不断创 新了由商业设计出的设备使用模式,反过来,企业也可以从人们 实际的使用中学习,并将这些具有创见的使用商业化。

结论

我们从对这几款应用的研究中学到了什么呢?正如本章在开头将它们描述为当代智能手机的"心脏",此处有三个主要结论:第一,它们或许很好地反映出了智能手机本身发展的行进方向;第二,它们当前的核心地位是通过广泛的使用积累获得的;第三,它们证明了使用的深度与广度同等重要。

首先,有关发展行进的轨迹。LINE、微信和WhatsApp都可以称为超级应用程序或平台,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类应用程序模拟的实际上是手机本身,即满足各种目的的单一设备。尤其是微信,它借由小程序已经展示了微信本身如何取代所有应用的潜力。正如在部分章节所提到,有很多人也主要将智能手机视为WhatsApp或LINE设备。发展行进的方向看起来类似于微软Windows或其Office套件所建立的霸权地位。期间也会产生竞争对手,比如苹果之于微软。但如果这一类比成立,那么这几款应用预示着某个特定界面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这又与当今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激增形成鲜明对比。

显然,这样的发展恰恰符合这几款应用背后的大企业的意愿。例如腾讯和刚刚更名为Meta的Facebook。尽管大多数人本身对一种特定的应用程序文化并不感兴趣,但也有证据表明大企业至少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正如第四章所述,用户只关注易用性。如果这意味着需要通过某个单一的霸权公司实现,尽管口头上他们会对该企业的权力提出抗议,但大多数人似乎已准备好了默许这种支配地位。应用程序文化很可能只是通信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

应用发展在广度方面的拓展由两个主要元素组成:第一个要素是能够尽可能多地整合不同功能。这类应用在健康和福利等领域变得非常重要,是本章讨论实用性的主要例子。另外在宗教领域的探讨也有助于说明同一点;第二个要素在于本章中所称的可调控社交,这类应用能够跨越从最小群组和最私密的交流到最公开的交流。我们的讨论也从家庭到群组再展开到社区应用程序的使用情况。在此情况下宗教所代表的信徒群体延展到社区以外,形成一种巨型社区的概念。

当我们反思是什么创造了这种"超级粘性"时会发现,深度和广度一样重要。这三款应用的核心都是社交交流,它们利用或承载了我们最基本的人性依赖,即彼此之间互相依靠的感觉。只要将智能手机看成促进交流,它的缺点和弱点就会消退,因为它成为了让生活变得有意义的媒介。本章开头的大部分内容都有关于爱,第五章中引入的"无限机会主义"(perpetual opportunism)一词也与此有关:无限永久联系的状态是一种关怀的体现。37应用程序这种潜在始终保持联系的功能,带给人们对持续守望与支持的渴望,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经济上。本章中的一个案例是扶轮信贷计划(在喀麦隆称为唐提基金),这在乌干达雅温得和卢索齐都是民族志研究的重点。在雅温得,这些计划无缝结合了社会和财政支持,随后又扩展涵盖到更多的领域,从通信开始,每个应用程序都因此演变成为"生活的技能"之一。38

第一部分讨论的主要例子是视觉图像的使用。人的思维具有 天生保守的一面,如果能够先面对面,我们必定会认为更加 "自然"。但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不存在自然的或非中介的关 系,正如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³⁹所称,面对面的谈话总是 涉及到决定什么是合适或不合适的文化规则。面对面的交流常常 被礼仪、行为表现、对尴尬的恐惧和其他文化框架所限制,很难 真正说点什么。就如同,随便走进任何一个伦敦的酒吧,你会发 现大部分交谈似乎都是陈词滥调或戏谑调侃。⁴⁰

从这个角度来看,视觉图像完全有理由成为更"自然"的媒介,有时可能比直接讲话更温暖。社交媒体上的视觉图像可以传

达人们面对面时无法说出的东西,或者像在日本一样,它们成为面对面交流的补充。反过来,如今人们已经发展出一整套适用于智能手机视觉传播的新的礼仪和规范。41 在各个田野点,视觉图像并不被看做次要的或肤浅的存在,它也有能力达成心与心的交流。

深度的重要性也建立在第七章的结论上。人们通过一系列应 用更好地融入家庭生活中的亲密沟通,凭这点,我们或许就可以 说,深度是人们对这三款应用形成高度依赖的关键。关于家庭部 分的论证更接近第七章关于共同进化的结论,这类应用不仅仅反 映家庭的关系和沟通,它们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家庭的理解 和体验。延续着这些章节的结论,下一章和最后一章将转向更广 泛、更理论性的讨论。

注释

- 1 参见Ahmed 2004。
- 2 Steinberg 2020.
- 3 Bushey 2014.
- 4 Akimoto 2013.
- 5 Smith 2020.
- 6 Russell 2019。
- 7 Wang 2016, 28 37_o
- 8 Cecilia 2014.
- 9 Graziani 2019.
- 10 Iqbal 2019.
- 11 Fiegerman 2013.
- 12 BBC News 2014。
- 13 Drozdiak 2016°
- 14 Iqbal 2019。
- 15 Duque 2020.
- 16 表情符号1998年由日本通讯公司NTT Docomo一名员工发明。
- 17 参见Linecorp 2019。
- 18 Shu 2015.
- 19 有关表情符号能够在不同商业环境中顺畅沟通的其他方式,请参阅 Stark and Crawford 2015。
- 20 Shifman 2013, 78 81, 156 70.
- 21 Ahlin 2018a.
- 22 Kress 2003.
- 23 丹尼米勒亲自证实,自己曾经完全失去联系、现在都已退休的中学和大学校友,如今都提议再次见面。

- 24 基于帕特里克 阿旺田野点调查结果,调研对象共65人。
- 25 这些在世界许多其他地区都很重要, 见 Ardener 1964。
- 26 国家统计局2019。
- 27 参见Marwick and boyd 2010。
- 28 除了"三天可见"的设置外,还可以将隐私级别设置为"半年可见",意味着联系人只能看到他们过去6个月发布的帖子。
- 29 Pulse News KR 2019.
- 30 Kyodo News Agency 2019.
- 31 McDonald 2016, 169 70 and Wang 2016, 37 50.
- 32 数据源于针对年龄45岁以上共220人使用移动支付情况的调查,由王 心远于2018年 4月至2018年6月在上海期间进行。
- 33 Sheng 2020.
- 34 需要明确的是,此功能的开发并没有我们研究的影响,但其显然受益于对中国亲属关系的理解和阐释。
- 35 Chen et al. 2018.
- 36 Chen et al. 2018, 107_o
- 37 参见辛格(Singh)发表在普伦德加斯特(Prendergast)和加拉蒂尼(Garattini)2015年主编书籍中的文章。她解释称,只要有一个点显示有人也在同时使用手机,对于老年人来说就算得上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社交联系。Singh 2015。
- 38 Cruz and Harindranath 2020.
- 39 Goffman 1971.
- 40 Fox 2014, 88 108°
- 41 Horst and Miller 2012, 28 30.

第九章 整体归纳与理论反思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 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 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言导

本书旨在将一系列更具普遍性和理论性的结论融入各章。在前面的若干章节中,我们更侧重于从组织角度去研究作为新科技的智能手机,包括其结构、应用软件以及手机与其他设备的关系等。然而,在结论章节中,我们更侧重于探讨智能手机对人类的影响。因为归根结底,作为人类学者,我们更感兴趣的不是科技本身——关于智能手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智能手机的研究来探索个体、社会和文化,从而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人类的理解。

让我们先对前面的章节进行一些回顾。第一章开篇阐明了"自上而下的智能"这一观点,并指出:虽然英文中将智能手机称之为"智能电话"(smartphone),但是智能手机这一设备在绝大多数方面都和传统的电话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而且智能手机也不是由目标宏大、具有机器自主学习性质的"智能"(S. M. A. R. T,中文全称为"自我监测、分析及报告技术")所主导的。第二章探索了有关智能手机的热门话题。该章表明,与其说有关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为智能手机使用情况及其影响提供了实证依据,不如说这些舆论语境常利用智能手机,将其作为介入当代社会各种道德评判的一种方式。

第三章探讨了智能手机的实体性,并将智能手机置于一系列的情境之中。该章的研究涉及到"屏幕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概念,前者定义是指智能手机与其他带屏设备之间的联系,后者

则是指共用智能手机及其应用软件所涉及到的社会关系;这两个概念对于了解智能手机本身都十分重要。该章也将智能手机与其他网络联系起来,在其中,智能手机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的、也可能成了"物联网"内的一个远程控制枢纽。

第四章研究了智能手机以完成任务为导向的使用方式,也探索了这一方式对于理解手机应用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其是如何展开的。该章介绍了"可调控解决主义"(Scalable Solutionism),其范围内小到有一个应用对应一种具体功能(所谓"万物皆有应有"),大到有如同瑞士军刀一般、力求包罗万象的微信和LINE,这些软件功能十分强大,可谓有求必"应"。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用户在使用一款具更广泛潜力的应用时,可能仅仅只使用其中的单一功能。第五章讨论了包括拍照、交通指引、看新闻以及用于娱乐在内的若干不同的智能手机使用方式,"无限机会主义"这一观点构成了该章的基础。

无论是智能手机上的应用图标,还是这些应用涉及到的操作,都具有多样性。因此,在本书书中,我们没有将"应用软件"或"平台"作为本书立论的基础。相反,本书立足于智能手机的日常使用,让焦点从科技转移到智能手机用户的日常生活上来。从第六章开始,这一以人、而非以智能手机设备本身为重点的转向便已基本提出;该章探讨了对人们对智能手机的塑造如何反映出个人、人际关系以及更广泛的文化价值观。

第七章思考了人们塑造智能手机的同时,也使手机与社会要素紧密相连——此章中主要讨论的社会要素是"年龄"。第八章认为,最重要的手机应用就是那些最深刻地嵌入到社会关系中的,比如表达关心与情感、或者联系家庭和社区的应用,因此应将三个应用软件(或称为平台)视为智能手机的核心。第六章到第八章也为本书最后的结论提供了主要论据。

基于"便携传送之家"这一概念,本书结论首先试图重新引导我们去认识人类对智能手机的使用体验。然后,我们介绍了"超越类人主义"这一概念,更深入地探索了有关人与手机的亲密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似性的一些问题。我们从"关系化的智能手机"展开,总结了智能手机如何参与、甚至有时改变社会关系。之后在本章第四小节中,我们首先讨论了普遍存在的大众对智能手机的矛盾情绪和摇摆不定的态度。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则让人们对智能手机的矛盾态度更清晰地浮出水面,比如争论智能手机究竟是关怀救助的工具,还是实时监控的工具,而这两者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在讨论的最后,我们又回到了本书的出发点:"自下而上的智能"。

便携传送之家 (The Transportal home)

将因特网以及网上世界视作某种家园这一观点已有许多先例。比如说,社会学家海克•莫妮卡•格雷施克(Heike Mónika Greschke)的一篇论文名为"网络空间中是否存在一个家?"但是,这里提出的"便携移动之家"这一概念远远超出了之前有关"网上家园"的隐喻或论证的范畴。本节从一个立论出发,即:我们最好不仅仅把智能手机理解为一部用于交流的设备,而是将其看作是一个我们现在居住在其中的地方。在使用智能手机时,人们总是有"在家"般自在的感觉。²我们变成了人型蜗牛,将家放入口袋里随身携带。就我们在醒着的时候栖息在其中的时间长度而言,智能手机的存在可能是第一次对房屋本身(可能还有办公室)的意义提出了挑战。便携移动之家这一概念由多个要素组成:除了有家的隐喻,也将智能手机视作是一扇方便我们在不同空间切换的传送门,最后,它也将智能手机视为交通工具,是我们移动的载体。

让我们思考在本书第二章中提及的、大家经常针对智能手机 发出的这样一个指控: 当人们在餐厅中和同伴坐在一起时,同伴 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在陪伴他们, 而是专注与自己的智能手机, 很 多人为此感到十分恼火。现在的情况是这些玩手机的人实际上是 回家了——他们用手机传送自己, 走神离开他们所坐着的地方,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在这里,他们可以进行包括娱乐、制定行 程、以及发信息或者用视媒体来为亲朋好友舒压放松等在内的多 种他们所熟悉的行为。在此之前,我们完全尊重大家离场回自己 家的权利; 但是, 当某些人明明看起来是和你坐在一起, 实质上 却招呼也不打一个, 突然就退回到了某些将我们被拒之门外的地 方的时候,这就令人烦扰了。这些人虽然从物理意义上说还是在 陪伴着我们,但是他们的思绪其实已经飘走。我们开始习惯于网 络带来的"距离的消亡"³ (Death of Distance) 这一概念,但是 现在智能手机似乎涉及到了与之并行的"邻近的消亡"(Death of Proximity)。一个人不管身在何处,他实际上都可以回到他的 便携传送之家当中。该情况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前对于"公"与 "私"的传统观念。而这,也反过来引发了对本段中这一与传统 社交礼节公开决裂的反对。

便携传送之家的重要性不仅仅与传统意义上的"家"的日益脆弱有关,同样重要的是,智能手机还能弥补前者的不足⁴。随着移民潮、工作方式的改变、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其他多重因素的影响⁵,世界变得忙碌无休。我们在米兰洛诺的调查点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意大利各地以及国外的移民。这些人已经看到了作为

单一地理位置的传统概念上的"家"的局限性:这一传统概念会将他们与许多亲人,以及其成长社会文化背景分隔开来。对于住在米兰的西西里岛人来说,智能手机帮助他们将米兰接纳为他们常住的地方,因为他们同时也可以留在"他们的岛"(mia terra)上,那里承载了他们的回忆和梦想。

二十世纪后半叶,日本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移民浪潮使得农村人口剧减。但是研究员劳拉在当地的研究记录了当代社会从城市到农村的反向流动。随着2011年3月11日由地震引发海啸和核泄露的三重大灾的发生,这样的流动愈发加强了。灾难发生后,人们对于国家基础设施的信任降低,他们对城市感到陌生,觉得自己像无根的浮萍;为这种情绪所驱使,人们重新回到了农村地区。在日本的城市和农村的调查点中,很多人都同意这样一个说法:智能手机现在是他们生活的核心,其不但使得他们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也将他们与许多每日活动联系起来。

与本研究在意大利或智利的遇到的许多作为移民相反,日本的研究对象并不一定觉得智能手机就是好的。很多人在反思是不是自己在智能手机上花了太多时间,但同时,他们认为智能手机确实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与常常是住在远方的朋友、儿女和孙辈保持紧密的联系。虽然他们可能是不久前才拥有了智能手机,而且那时候他们可能已经年纪不小了,但是他们对智能手机的依赖却是在与日俱增。这一部分是因为智能手机是他们许多的日常活动的核心,另一部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于智能手机之外的世界有一种不断增长的疏离感,这反过来又是由社区人口减少所导致的。

在第一章中我们援引了博古斯特(Bogost)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现在正住在一个没有地方性(placelessness)的世界当中——这也是人类学家欧杰⁷(Augé)认为的愈发普遍的"非地方性"经历的另外一种说法。但是便捷传送之家的概念颠覆了这一论调:我们发现我们绝不可能是非地方性的。只要我们准备好将智能手机看作固定的地点——我们的家,我们就总是能够知道我们住在哪里,也知道家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何汇集起来的。此处重要的是要理解手机是如何总是固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的。

上一段的观点既涉及到时间层面,也涉及到空间层面。在上海的调查点,我们发现中老年人搬到上海来照顾他们的孙辈这一现象十分普遍,他们从之前的社交网络和故土的社会支持中剥离出来,可能会觉得难以融入在上海的新生活。这些中老年人现在依赖于能够让他们有家的感觉、处于其中有安全感的事物,并寄希望于此后这个事物能够成为他们的家。

当我们转向欧洲年轻人的处境时,把智能手机当作家的替代这一行为就变得更加有意义了。在诸如米兰或者都柏林一类的地

方,以前的时候,上一代人至少在想要成家时都能够买得起属于自己的房子;但今时不同往日,买房成了当地年轻人的一大焦虑来源。这件事情的关键在于人类预期寿命的增加,加之当地却未能建造足够多的额外住房来应对相应的房屋短缺问题,而且国家的福利房也卖光了。这样一来,很多年轻人基本无望在成家之前就能置下房产;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今后是否能够迈出这一步、买下自己的房子。是以这些年轻人也渐渐对这样一个家产生了相应的情感依赖:他们能够买得起这个家,而且这个家至少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他们能够常常处于其间、有固定的地址、并且属于他们的地方。当中老年人们批评年轻人离不开他们的手机屏幕时,年轻人可以反过来有理有据地对这些批评他们的人指出一点,即:这些发出批评的人基本上都有自己买的或者租的房子,而在另一方面,年轻人却因为关注他们真正拥有的家——他们的智能手机——而受到谴责。

人们搬离了父母家后,所处环境的不稳定性让以下这一切更为重要,即:智能手机能够将我们住的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都集于一处。如果我们总是待在智能手机上的"家里",大家的生活都会更轻松,而且我们也可以随时保持联络畅通了。在WhatsApp上,通常信息显示后会有勾,这是为了给出确切的信息:我们在家,并且收到了这则通讯。在其他时候,智能手机和传统的家一样,可能成为一个让人们觉得是比较隐私的地方——在这里不仅仅可以独自思考,也可以不被别人看见,做一些隐蔽的事情。

在许多地区,居家环境往往由多个功能不同房间的房间组成。比如卧室、厨房以及进行社交和看电视的起居室。这个家的整体有能量的循环,常规化的时间安排以及专门的空间,就像某种器官在进行工作一样。如下图(图9.1)所示,便携传送之家与物理意义上的家有许多类似的特质。与实体居所一样,便携传送之家也划分为多个区域,其中每个区域提供了不同的生活场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图标按键进入一个我们可以在里面打游戏或者看电视的地方,还有一个图标则可以将我们传送去做研究和学习的地点,另外一个图标则能够让我们边听音乐边做一些诸如采购和处理银行业务之类的家务。

就如同在住在一个更宽敞的家中一样,我们可以呆在各种不同的应用或者空间中。这可能是我们对保护隐私感十分上心的一个原因。这种对隐私的重视在传统上与我们在居所内的感受相关。而现在很多人担心智能手机会背叛他们,将他们的隐私作为商业数据收集起来并传播出去。智能手机能够提供许多隐私空间,比如,周围的人一般无法他人在用微信/LINE/WhatsApp聊



图9.1 便携传送之家概念。乔治亚娜•穆拉雷制图。

天时的内容;也不会知道手机上是否存了成人影片。但是,我们也可以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大家一起聊八卦,推荐风靡的健康饮食,或分享有趣的事物。

与之相似,我们可以将智能手机看作一个家居空间,其中打扫和整理都是常规任务。比如说,在圣地亚哥的苏珊娜就与研究员分享了她如何打理手机的心得:"我每个月都要把手机的照片上传一次。我要清除图片,还要清除视频。我每天都要清理,每、一、天!"

另一位受访者厄尼斯蒂娜喜欢用Outlook应用,因为她可以在上面轻松地清理邮件,而且这个应用中"回收站"的设置也有助于支持我们对智能手机和家居空间进行的类比。当厄尼斯蒂娜对此解释说:"我喜欢让手机保持整洁"时,研究员阿方索不禁注意到她公寓的起居室也十分整洁。智能手机可以变得很杂乱,我们可以与这样的杂乱共存,或者对此采取行动:删掉垃圾,把放错地方的东西归位,用更好的应用替代原来的那个,为系统升级。谈及居家整理,在上海的调查点,有些受访者会用到一个词"断舍离",即:一个人为了保持家的整洁,需要拒绝购买更多的东西,而且还要把不需要的东西也扔掉。但是在当地进行的田野调查中,研究员王心远发现"断舍离"这个词最常用在与智能手机的清理有关的事情中。比如,受访者光华说:"从2016年开始,我都会定期在我的微信上做断舍离。在删掉了很多非必要的微信联系人之后,我往往会感觉很爽。"

在雅温得,类似的表达是"faire le ménage",其本来的意思是指做家务,但是现在已经延展到了智能手机身上:"清理我的联系人"(faire le ménage dans mes contacts)以及"清理我的屏幕"(faire le ménage sur mon écran)。甚至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在没有提及他们生活起居的家,而是说到智能手机的时候,也会使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我是不会让这个人再来我家的"(il y'a des gens que je ne veux plus laisser entrer chez moi)。

我们也能在便携传送之家中发现很多传统的家的特质。就如同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所认为的那样,*家是我们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对空间进行布置的地方;赋予家可靠性的不是"家中坚实的四壁",而是"事物协调的复杂性"。家是我们协调分配我们对于他人的注意力,精细商定我们应该同谁联络、何时联络的地方;家是我们制定日常生活计划来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的地方;家也是我们最常受到他人监视和控制的地方。在智能手机中,我们编辑了我们所感受到的世界,对我们选择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什么,又选择维持什么对什么进行调整。就像在下节中所说明的那样,这让智能手机成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进行自我雕琢的一个重要场所。

颇为令人惊讶的是,便携传送之家还可能进一步占领传统意义上的家。便携传送之家与传统意义上的家常常不是分离的,而是对后者的一种扩充,⁹本书第三章中关于在上海调查点的屏幕生态的讨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多种不同尺寸的屏幕,以适应不通的便携性与易读性的需求。智能手机是各设备中最为移动便携的,但是后来我们也有了功能愈发完善的平板、笔记本电脑、以及智能电视。有的人在家

里时候都会用智能电视来阅读电子邮件。在上海黄先生家中,到处都有智能手机和智能手机更大的"姊妹"设备。如此,黄先生一家在家中的每个房间都能够享受到由这个或那个屏幕带来的传送特质。屏幕实际上在这里成为了房屋的窗户,透过这样的窗户,住户可以看到从实体窗户中无法看到的景色。智能手机也改变了家中各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本托,伴侣们的同居生活更融洽了:多亏两人各用一部手机,他们就不再因为谁能够得到娱乐系统的使用权,或者谁能够给别人打电话而发生冲突了。

屏幕生态也与家庭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有关。这在应对新冠大流行的封城阶段变得尤为明显。疫情封锁让我们意识到,得益于电子通讯,不光是工作,社交、购物、娱乐以及我们的总体生活都能够在被迫困在家中的情况下以多种形式继续下去。这样的经历虽然将仅限线上进行的社交的缺点全都暴露了出来,其中包括在工作场合缺乏寒暄,以及我们无法拥抱到所爱之人等;但是人们也同样地达成了一个普遍共识,认为在疫情发生之后如果没有在线通讯,事情会变得更加糟糕。在某些地区,电脑是使用Zoom或其他通讯平台的主力,而智能手机只是其辅助;但本项目也涉及到一些情况不同的地区,在那里,几乎人人都有一台电脑,但所有的通讯几乎都依赖于智能手机。

上文中描述到的事情并不都是积极正面的,比如说,被用来维持、甚至是创造了隐私感的手机其实是监视资本主义¹⁰(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间谍。手机将人们的私密信息泄露给陌生人。同为隐私之所,便携传送之家的这个"家"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家那样神圣不可侵犯。在其他方面,智能手机可能会减弱传统意义上的家以前作为避风港所带来的体验。如今,雇员即使已经下班回到了家,也可能被期待要时刻保持与工作有关的联系;而一个在学校被其他同学霸凌的孩子现在可能会发现,即使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也很难得到片刻喘息。

在新冠封城中,人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拥抱他人的机会,在Zoom上进行聚会或者举行庆祝仪式也远远无法替代线下的聚会。线上约会或者性行为与线下的显然不同,前者可能仅仅是被看作是后者的不完全替代品。智能手机上也不会有一个花园让你去耕耘或者有烤面包的工具。可能还有上百个其他的例子可以将仅限线上的生活的匮乏之处展现出来;但历数智能手机的局限性和危险性并无法洗白传统意义上的家早已存在的问题。后者也有从家庭内部监视到幽闭恐惧,再到家庭暴力等重重问题。没有哪种家是十全十美的。

便携传送之家与传统意义上的家的另一重大不同在于"传送性"。实体的房子是固定的:因为其本体缺乏至关重要的流动

性,实体房屋与更广阔的世界的互动能力也受到限制。与之相反,便携传送之家¹¹则能轻松快速地联通另一个世界:我们可以往其他国家打Skype视频电话,在线上商城进行购物,或者进入游戏构造出来的另一个世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智能手机。¹²从使用触摸屏和滚动屏幕的触觉体验,到摸到手机好好躺在口袋里的安全感,智能手机与我们的感觉和情感自有相连之处。我们也会在比如手机坏了或者找不到的时候感到失落。这种感觉就像是似乎在突然之间,一个人被切断了甚至是进行社交的可能性,或者暂时性地被锁在自己的回忆之外。

便携传送之家的若干特征与中老年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人们行动力变弱,智能手机作为一个可以传送人们、而不是把他们困在屋内的家这一特质变得更为重要。这一点在日本的调查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那里,随着年纪逐增,中老年人的行动变得愈发不便。对他们来说,线上聊天软件LINE所提供的社交支持显得越来越重要。就像居住在京都六十多岁的小松女士所说:"我觉得老去往往意味着朋友不会在身边。而智能手机可以让我们维持社交,所以显得更加珍贵。"

小松女士的说法也符合携传送之家的另一要素"交通载体"(transport)。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提到了多个中老年人被禁止开车的例子;于是,智能手机成为了他们的交通控制中心。涉及的手机应用提供包括本地公交时刻表、优步(Uber)打车以及地图等功能。对于在爱尔兰的人们来说,智能手机在这方面的用处还扩及到了更广义的流动上;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对其境外房产进行多方面的维护以及开展多项旅馆经营活动,包括在手机上学外语,以及使用猫途鹰(Tripadvisor)或者爱彼迎(Airbnb)旅行平台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智能手机作为交通载体的意义是依靠人类自身的移动性而来的:智能手机拥有随时随地跟在我们身边的独特能力,这让我们得以体验"无线机会主义"。智能手机的这些特质当然也有其弊端,比如有的在本托的人会对在公共场合接电话或者看手机感到恐惧,因为他们认为这可能会让他们成为手机偷窃抢劫犯罪的目标。

最后,读者在阅读本书过程中应当明确的的一点是,书中对于普遍性和理论性观点的援引都是立足于细微之处、依托调查点本身的情况而言。比如,因为人们对家的理解不同,使用智能手机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便携传送之家在不同的调查点中会不可避免地拥有不同的意义。基于这一点,以下的这则短视频展示了在日本的具体情况(图9.2)。

总而言之,对于人类学者来说,将智能手机看作便携传送之 家的重要意义源于对当今社会一系列问题的关注,包括移民、年



图9.2 短片: 日本案例,智能手机之"便携传送之家"。 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TU5MDE4OA == html

◎视频内容描述:我在京都市和高知县乡村进行了16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 我发现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生活中心。大家将它看做一种需要保护 的私人空间,且对展示自己的App感到羞涩。一位女性曾将智能手机比作书 架,你只会在上面放愿意展示给人看的书。我发现将智能手机与日本家庭空 间类比十分有益,两者都会探讨"Uchi(内)"与"Soto(外)"的含义。 日本的住家多数都建有闭栏、高墙、窗户多用磨砂玻璃。利用栅格隔开内部 的私人空间和外部的公共空间。然而,如英格·丹尼尔(Inge Daniels)提出 的,这种分隔并非静态的,而是时时处在变化之中。智能手机也是如此。人 们会不断探索隐私与曝光度之间的平衡,寻找舒适的状态。人们在某个App中 能接受的亲密程度,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App。这时,日本概念中的"Honne (真实想法)"和"Tatemae(客套话)"就十分有用了。可被用于探讨人 们"在不同场合展现出不同面貌"的做法。在与我对话的年轻人中,匿名 Twitter或Instagram账户相当流行。在使用这些匿名账户时,他们感到可以做 最真实的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匿名线上空间就是家中那个最隐秘的房 间。另一个将智能手机类比为"家庭空间"的理由是,人们在访谈中曾反复 提及居住在城市中的"疏远"和"错位"感。当代社会的现代性伴随着显著 的撕裂与错位感。移居和迁移已成为了许多人的常态。正如赛义德(Said)在 1979年写道, "广义来看,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处在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 中"。因此无论物理还是假象空间中,"归属感"和"意义"都变得十分吃 香。智能手机是人类科技创新史的重要一节,"物理距离"被虚拟、即时的 联系所消解。这改变了我们的"空间"和"地点"体验。并为现代化与全球 化背景下, "身份认同"的离域化改变做出了贡献。

轻人以及其他人群与传统意义上的家的关系。同时,又源于他们对智能手机能够如何去弥合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解。智能手机集多种功能于一身,涵盖范围丰富:从在其中不同"空间"内同时进行多个活动,到进行远程关怀,又或者再到其作为远程控制中心反过来与其他诸如交通载体一类的系统相连的能力。智能手机作为便携传送之家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包括从"邻近的消亡"再到为体弱多病者提供安全报警功能等。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期待看到就以下课题展开的进一步的研究,即:探讨我们观察到的智能手机作为"家"与其他地点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比如智能手机与家居空间和办公室之间的关系等等。¹³

超越类人主义 (anthropomorphic) 的机器

一个多世纪以来,¹⁴人类对机器人的发展,以及其能够让我们对与人类高度相似的拟人化机器的幻想成为现实的可能十分着迷。而这些想象与实践是基于人机相异的前提。传统上,人们将机器人描绘成一个正在越来越像我们、但始终不是我们的机器。我们因此对机器人背叛人类、变成我们的敌人,或者其作为"类人"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权利的可能性很感兴趣,这也是科幻小说中的经典主题。但是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这一幻想可能会导致我们忽视了一条更深远、更先进的,向着类人主义前进,甚至是超越了类人主义的发展轨迹;该轨迹的发展方向是与人类越来越亲密,而不是与人类更相似或者相异。这一发展在智能手机身上最能感受到。

将机器人看作类人型的实体反映了一种普遍、但是更为肤浅的观点。¹⁵相反,智能手机与人类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比如它既没手也没脚。智能手机本身也不需要四肢;通过被放置在我们的裤子口袋或者手提包里,它就实现了自己的物理移动。类人化的推进是通过辅助人类(比如接管人类一部分的记忆任务)或者作为人类的额外肢体(比如提升我们了解周围事物的能力)而实现的。另外,智能手机也有改变其使用者的能力。我们成为了智能手机用户之后,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日常习惯和做法。

有关智能手机"超越类人主义"的主要证据来自于第六章。爱尔兰的莱昂诺尔的例子揭示了智能手机如何淋漓尽致地展现手机主人的个性;在这个例子中,莱昂诺尔想被视为一个技艺高超的专业人士,而在同一调查点的另一个例子中,手机主人则想展现其作为渔民后代所具有的粗犷的男子气概。智能手机似乎成为了一个人的外延体现,颇像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小说中的精灵:一个虽然与我们略有些距离,但是一旦其不在,我们就会感觉自己



图9.3 超越类人主义的概念,制图者乔治亚娜·穆拉雷。

的身上缺了一块的东西。智能手机是一个提升了我们能力的设备,有了它,我们不仅比独自一人时对事物的了解更深入,还变得更有条理。这可能对于那些资源有限、在使用智能手机上存在障碍的人来说尤为明显。本书作者之一,来自耶路撒冷的研究员莱拉双目完全失明;她在使用其新买的苹果手机的过程中既有挫折,也有收获,而她现在已经离不开智能手机了。在此之前,可能从来没有哪一种装置能够与人如此亲密、如此相通。

在第六章中,我们把对智能手机的塑造看作一种手工技艺。这样一来,雕琢智能手机和雕琢人生在本研究中就存在明显的共通之处,因为本项目大多数民族志研究员在研究智能手机的同时,也同时在对人们的退休生活展开研究。16退休生活可能涉及到进行一整套的新活动和新行为,也涉及到继续或者终止原来的某些活动。现在,退休生活与智能手机融为一体。在都柏林,退休的人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扬帆出海,也意味着他们会同时用七个不同的航海应用。在雅温得,退休可能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去教堂,以及下载有关圣经或者涉及到其他信仰的手机应用。在日本,处于退休年龄的男性研究对象的身份认同常常是围绕着其之前的职业生涯来建立的,结果在退休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无法过好工作之外的生活。这些研究对象可能因此拒绝使用智能手

机一一他们更倾向于继续使用自己原有的翻盖机(garakei),以此作为他们与过去的社交世界的一种实体联系。但是,对于其他调查点的人来说,不论男女,智能手机都让他们在退休之后的时间里能够更好地调控他们的非全日制工作。另外,在一些兼职工作的情形中,使用轮班管理应用意味着可以避免与雇主直接沟通,甚至说"不"的尴尬场景。

在达拉哈瓦,很多中老年妇女从未做过有偿工作,所以也不存在"退休"。但是当她们成为祖母之后,这些妇女发现手机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手机带来了她们家庭内部的互动的增加,比如她们允许自己的孙辈在智能手机上观看YouTube视频,而这也改变了这些妇女与这些设备的关系。很多对于这些手机的塑造是新旧的融合:放在起居室里的孙辈的标志性照片与关于他们今天做了什么的每日分享相辅相成。智能手机到底是我们的一部分,还是与我们相分离的一个东西?就像一个来自爱尔兰调查点的研究对象腼腆地承认的那样,有了一个计步器应用后,她现在走得也多了,因为"我可不想APP小瞧了我"。

人们是如何塑造手机的?在刚买智能手机的那一刻,它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机器,所有陈列在商场里的三星盖乐世Note系列的手机都是一样的。但是一旦当我们买了手机之后,就是由个人来决定他们不用哪些预装的应用,或者怎么使用一些手机内置的功能,比如手电筒或者蓝牙等。人们之后会继续下载一些新的应用,并把这些应用按其重要性排列,在多个手机主页的页面中分出主次。放在角落里的是那些很少用到或者很新奇的应用,比如白天散步时用来辨识鸟鸣的,或者是晚上散步时可以用来识别星座的。

下一阶段则涉及到对这些应用的调整。手机主人们可能会更改设置,只接收他们感兴趣的信息,或者在使用地图时设定自己家的地址作为起始区域。而再下一个层面中对手机内容进行的个性化设置、创建和选择,则常常最为重要。很多手机用户可能会有一个阅读应用,但是这个应用中可能会包含从哈利波特系列到莎士比亚戏剧的任何内容。这些用户相册中的内容可能是他们的自拍,也有可能是PowerPoint演示文稿的幻灯片。正是手机用户对很多类似应用中的内容的选择最好地体现了这些用户给人的整体感觉:包括他们的品味、价值观和兴趣所在。如果手机用户来自达拉哈瓦,那么他们可能会想让自己的手机内容中反映出他们的伊斯兰价值观。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的注意力从手机应用文化转向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的智能手机使用主要是以完成任务为导向,而非以使用特定应用为导向。研究员们遇到的很多中老年人

在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时,主要考虑的是他们已经知道的或者准备学习的一系列操作的顺序。这种情况下,智能手机仅仅是施展这一系列顺序操作的工具;而智能手机的其他所有功能都变得无关紧要,因为中老年人们直接无视了它们。就和其他的手工雕琢一样,对手机的塑造可能也涉及到做加法或者做减法。就如同在第六章中描述的那样,作为结果,这种对手机的塑造形成了我们和智能手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充分表达了个人的特质。诸如第七章也体现出这种亲密关系带来的影响。来自达拉哈瓦的努拉曾暂时性地无法使用WhatsApp,她在那瞬间觉得震惊又沮丧,这些情绪的产生是因为努拉的日常生活已经和WhatsApp密不可分,她那时所感受到的痛苦是发自肺腑的。这便是亲密的意义。

但是,这种在购买后对智能手机进行个性化设置的方式绝不 会让智能手机制造商和应用提供商变得无足轻重。首先,他们必 须先创造出智能手机的这些功能,才能让后续的塑造成为可能, 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 正是设计师们在结合了大量用户测试的基 础上的工作,才为所有这些之后的转变创造了条件。与其他的人 们所消费的工厂制品不同,智能手机在制造时就已经植入了让其 能够更亲人的能力,而应用也设计得能够在交互中来学习用户行 为。这就是科技术语"智能"的意义——机器能够自主学习。定 位能力不仅仅是GPS 告诉我们所处的位置,其可能还包括位置预 测,这是基于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或者表现出有兴趣想要去的地 方而来的。语音助手也在机器对我们的声音的不断学习中变得更 准确。通过这些方式,机器学习算法让手机应用能够学习用户行 为。这种学习既基于我们的周围环境,也基于机器之间的互相学 习:就像我们的社交媒体利用用户的位置信息和搜索历史记录一 样。这种学习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司仍然作 为数据的收集者和处理者参与其中: 他们还继续致力于不断完善 应用程序,以便使这些应用能够更符合其在该学习过程中的角 色,能够被用于提供个性化广告等目的。

然而,过于强调智能手机的"智能"这一元素是一种误导。 仔细研究智能手机后,我们发现,比起智能手机通过其自主学习 算法来适应用户,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特定需求来调整智能手机的 行为对人们手机使用体验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些公司倾注它们的 资源,试图让用户习惯于使用手机语音助手;但是本项目中很多 研究对象都因为三星语音助手Bixby难以摆脱,将它视为一个讨 厌的麻烦。另外一个语音助手Alexa也仅仅就是被当作一个声控的 收音机。也许在未来,基于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能够在与人类 发展友谊这方面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迄今为止它们的影 响还十分有限。

对手机的塑造产生的结果是一种超越类人主义的手机与人的 亲密融合。在克莱夫·汤普森¹⁸ (Clive Thompson)的著作《比 你想象的更聪明》一书中, 作者记录了人类是如何通过结合这些 科技设备来变得更有智慧。我们不必再记住"事实",而是记住 如何使用手机去搜索这些"事实",这一转变正让我们变得更为 聪明。汤普森也说明了为什么最好的国际象棋棋手既不是人,也 不是电脑, 而是两者的结合。对于智能手机的兴起的最好类比是 印刷术和之后书的发明。这一发明成就将许多以前单纯依赖认知 记忆的记忆功能交给了方方正正、坚硬牢固、可以被当作硬盘的 前身的书本。很少有人会对书籍让人更聪明的说法有异议,因为 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许多记忆让渡给文字记载。19本书中提到的许 多研究对象都将智能手机视作一个用来记录自己笔记的文字备忘 录。而比如来自本托的费尔南达等在内的其他人则在手机上使用 训练大脑的应用, 该行为部分是出于对日后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 巨大恐慌。本书中几乎所有对研究对象的描绘都激发了这样一种 更广泛的整体主义: 当涉及到我们如何进行思考时,这种整体主 义超越了人机之别。

本书中的许多例子都表明,在手机被人塑造过程中,人也同样地在被塑造;这一点尤为体现在第六章中本托的爱德华多一例中。爱德华多十分明确地提到使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来帮助他描绘他退休后的新生活的蓝图。智能手机描绘生活蓝图的这一过程则将我们导向了诸如在洛诺的马里奥的故事:马里奥的智能手机上已经复现了他的很多主要兴趣,其范围从园艺到对当地社区园地活动的组织。另外一个例子是原籍立陶宛、现在住在爱尔兰的马蒂斯,他的智能手机与他本人一样,都由其对汽车修理的热爱所主宰。不仅仅是人在塑造智能手机,有时很明显智能手机也在塑造人。

智能手机对人的塑造一开始可能看起来像是在弄虚作假,比如让有的人看起来比他们的真实年龄显得小得多,来自雅温得的这张表情包就暗示了这一点(图9.4)。但是也许可能是表情包给了我们错误的暗示?许多研究参与者反复告诉我们,他们觉得自己其实比自己的外表年轻得多。正如第六章所说,这些研究参与者认为自己的外貌是假的,而智能手机才能反映真实的他们。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升他们的外在形象。所以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人呢?是不加修饰、朴素的身体,是通过化妆和穿搭准备向大家展现的身体,亦或是通过修图呈现出我们想象中的自己的照片?作为作者,我们无法提供答案。相反,我们尊重在雅温得和在上海的人可能会给出的截然不同的回答。智能手机是否创造了非真实的人(inauthentic



图9.4 在雅温得地区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表情包。研究员帕特里克截图。

people)?关于这一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本书呈现的证据是,在有些社会中,这样的图像被视为虚假;而在其他的社会中,这被视为真实更清晰的表达。

第八章的结论引用了戈夫曼(Goffman)的话,否认了面对面交流是"最自然"的。在中国,人们能在微信上说一些在面对面的场合说不了的话。中国人把所有的emoji和贴纸都统称为"表情",而一些场合要是没有表情的话,就会很棘手或者很尴尬。所以,人人常常使用表情来应对这些场合。打个比方说,退休的公务员洪先生在他的微信上存了超过100个表情,这个表情库中既涵盖了普通的表情,也有比如道歉之类的社交礼仪用途的表情。洪先生根据特定的场合和对象,游刃有余地使用不同的表情。比如说,洪先生无法参加朋友聚会,这时他可能就会稍微地给朋友道个歉,发个双手合十的漫画风格的表情,表情上还写着"抱歉、抱歉"。或者他可能会和他的孙子开玩笑式地道歉,发一个低头的小猫的表情,上面也写着对不起。而当洪先生不得不拒绝朋友的请求的时候,为了让他的拒绝看起来更委婉一些,他还回复了一个卡通人物哭着说"皇上,臣妾做不到啊"

的表情包,因此,他有一次这样说到: "有时候我真的希望在面对面交谈中也能使用这些表情,那样生活会容易得多。"

在面对面的交谈中,洪先生维持着庄重的举止。而这正是他作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成年男性几十年来所一直保持的。但是,在使用微信时,他收藏的表情却可以带来在其线下世界的交流中不存在的,多层次情感和社交技巧。反之,我们也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线上谈话形式的礼仪和规范也会发展起来。

最后一点在于超越类人主义这一概念不应把"成为人类"的理想过度浪漫化。如果智能手机富有人性,那么同样地它也会表现出人类的非人性。智能手机很容易被用来实施欺凌或者霸凌,或者作为体现权力的工具。本书第二章就记载了若干相关行为的指控,这些指控将智能手机视为一个越来越不人道的象征,导致人们变得越来越肤浅以及反社会。但是,如上所述,便携传送之家并不意味着这个家庭是幸福的,其反而是一个充满霸凌、权利冲突、虐待和不平等的地方。认为智能手机更像人并不一定意味着智能手机就是好的或者高尚的,这取决于智能手机究竟是像哪一个人。

多方关联的智能手机

便携传送之家和超越类人主义这两个概念共同的问题在于它们对个人及其设备的倚重。然而,本书的长项是在书中每一章都包含了对这种简化到个人的情况的反面证据。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各种关系和群组的中心——其不仅仅只是作为人们交流的媒介,而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人们的人际交往、群组组成、甚至更多的是网络的构建。²⁰

从第三章中关于社会生态的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出,在研究智能手机时,不能将人作为孤立的个体来考虑。因为在卢索兹,很多人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共用手机;而在上海,一些中老年人事事都是和自己的伴侣一起完成的,他们可能并不会费心去下载某一个应用程序,因为不论是谁的手机上有这个应用程序都没有什么区别。也许第五章中讨论的"无限机会主义"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个概念将人际交往转换成了一种更深远的对话形式。现在,你不必等到真的见到你亲戚朋友就可以和他们进行交际。因为你正想到他们可能会对某些事情感兴趣的时候,就有微信、LINE和WhatsApp让你可以去联系他们。信息的分享是时时刻刻、不分昼夜的。过去人们会在墙上安装红色紧急按钮作为老年人的急救预警装置。而现在,让老年人更有安全感的可能是智

能手机在手,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自己摔倒了,也还是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快速便捷地联络到特定的人。这些观察结果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智能手机是否不仅仅是在加速人际关系和群组的发展,而实际上是在改变它们的构成?

支持智能手机改变了人际关系与群组构成这一说法的最有利的论据在于,智能手机可能正在扭转一条家庭构成的基本轨迹——该轨迹在有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几个世纪,在其他地区也已经出现了几十年。本质上,该基本轨迹是从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这一点在房屋的设计传统的变化中十分明显。许多地区的房屋曾是为了容纳大得多的家庭而建造的,²¹而如今在大多数的富裕地区,现代化公寓和其他住宅基本都是以核心家庭、或者越来越多的是为单人入住(常见于日本)而打造的。然而,随着我们对智能手机和比如WhatsApp之类的手机应用的私密用途的深入研究,上述的这一长期趋势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逆转,在屏幕生态中例举的那户上海人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该例子中,这一趋势的逆转并不仅仅来自于其家中屏幕数量的激增,而是来自于这些屏幕的使用让这个大家庭恢复了密切的联系。因此,虽然这对中老年夫妇还是继续住在他们的家中,但他们的大家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再次与这两夫妇合住在了一起。

很明显反映了这一变化的例子也来自本托。在该地,表亲、阿姨、叔叔和其他更为数量庞大的远房亲戚原本常常只能在圣诞节、婚礼和葬礼这样的场合才能见到,现在他们则经常出现在便携传送之家里,而与他们的非正式日常闲聊则替代了适用于特定场合的正式谈话。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大家庭的成员实际上并不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所以他们很乐意住在便携传送之家中。这样的关系是亲密的,但是又不会过于亲密:在智能手机中我们可以随时与人通讯,但又不存在共享同一物理空间的压力。如果你想和人聊聊天,但是那个人又不在,便携传送之家中总是会有其他的人可以和你交谈。而且你也可以用智能手机来避开近距离的社交,在日本拥挤的通勤列车上,虽然每个人的身体都被陌生人所包围,但他们的智能手机实际上都将他们置于一个私密、但仍可社交的保护罩里。总的来说,多个调查点的证据都认为,当社交过多或者不足时,智能手机提供了很好的平衡。

智能手机也在亲情与友情的流变关系发挥作用。在中国,我们看到:通过智能手机,许多人第一次与陌生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²²这点十分重要,因为你只可能会把自己的秘密和最大的恐惧告诉一个不知道你身份的人。爱尔兰的退休的人们用智能手机来组织咖啡馆聚会,也用智能手机来安排比如读书会一类更常规的群组聚会。这样的家庭和朋友圈的扩大反过来又使智能手机在

群体内部的使用日益增加。在卢索兹和雅温得,WhatsApp可能有助于提供经济支持的轮转信贷团体组织开展工作。在达拉哈瓦,分享踏青的照片意味着把不能一同出游的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在内。在2018年5月的洛诺,脸书是安排和宣传一个于周六下午举行的公众集会的主要平台。那一天,人们肩并肩站在一起,组成了一条4千米长的人链。这一举动是为了庆祝他们社区的团结,并且向作为"移民社区"的负面形象发出挑战。由此,记者兹塔•达孜在意大利《共和报》的网络版报刊网站的米兰分站上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写出名为《帕多瓦街组起人墙反对种族主义:"我们是公民,不是非法移民"》的文章。

在洛诺,脸书已经成为了当地社区新闻、历史和摄影报道分享的主要平台。人们愿意在这个地方为他人花时间或是提供帮助。一位洛诺的受访者发现,如果有人生病了或者是需要帮助,并且把相关信息发布到小组中的话,平均每个帖子都会收到20到30个回复,回帖的人们愿意提供从购买基本生活杂货到取药的形式的帮助。最近,洛诺社区活动也扩张到了Instagram上,这得到了米兰市长的关注和支持。

爱尔兰也有与上述类似的情况。在爱尔兰,人们用脸书组织慈善散步活动,为当地体育团队提供新闻发布平台,促进新建住宅区的社区发展,以及为最重要的社区活动(如"卫生城市大评选")搭建公共平台。在都柏林的一个人口为10000人的调查点库安(Cuan),其中2300个居民迅速加入了新建的"库安应对新冠"¹⁹脸书小组。达拉哈瓦的巴基斯坦人也不必再担心因为远离清真寺而无法做礼拜,因为他们现在可以用智能手机给阿訇打电话。脸书在提供宗教信息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与斋月的斋戒有关的活动等。

在讨论了智能手机与个人、人际交往、群组和社区的关系之后,第六章还在结尾处进行了拓展。该章结论反思了智能手机如何表达了文化价值观,这一点在以比较民族志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本研究中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地位。比如说,研究者希琳在洛诺认识的很多当了(外)祖母的人都强调了(外)祖母(Nonna)这一角色在当代家庭关怀和交流方面的突出地位。与其他许多案例一样,智能手机既迎合了对于(外)祖母的角色的传统观点和期望,又在适应当代环境的情况下,为扩展和转变(外)祖母的社会角色发挥提供了新的可能。比如,在米兰的城市家庭中,智能手机有助于(外)祖母在照顾儿童方面提供实际的支持。

对于在圣地亚哥的秘鲁人和在达拉哈瓦的人来说,智能 手机是为宗教服务的工具,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可能有非常明确的标准。同样地,在日本,人们对于智能手机使用是否妥 当也有约定俗成的标准。例如,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时 打电话会引来同行乘客严厉的目光,而在餐厅用餐前给食物 拍照则被认为是基本的礼仪,因为这表达了对食物的充分欣 赏。智能手机也可伴随着新的社会规范的出现。比如在喀麦 隆,智能手机正在成为当地新兴的中产阶级进行政治辩论的 公共空间的入口。

多方关联的智能手机,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代际关系关系存在着诸多问题。第七章重点讲述了中老年人和年轻一代之间的数字鸿沟,其中前者在学习如何妥善使用智能手机这件事上困难重重。在圣地亚哥以及其他许多调查点,我们遇到的年轻人表现出惊人的不耐烦;他们通常是抓起智能手机,草草地向中老年人展示某个操作如何操作。而当再度被问起时,就显得不耐烦了,因为他们认为中老年人已经"看过是怎么操作的"了。在爱尔兰,许多年轻认为使用智能手机靠的是"本能",不用学自然就会的问题。这似乎暗示了他们认为使用智能手机有困难的中老年人的问题在于不够聪明。但实际上,即使粗略检视智能手机,也会发现智能手机的使用绝不可能是人的本能。在雅温得和其他地方,年轻人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反映了对传统意义上的资历和权威更为广泛的颠覆,因为新设备的准入门槛压制了原本曾是随阅历而增长的智慧。

通常,中老年人得到的第一部手机是从晚辈那里淘汰下来的,这和传统的继承轨迹截然相反。这些中老年人们拿到手机后,发现自己需要删除手机中一些令他们不快的内容,而当手机被年轻人借用之后,此类内容又会再次出现。年轻人也可以残酷地奚落中老年人的失落,他们花了几十年时间积累的知识,可能在智能手机面前瞬间变得一文不值。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个在识路方面有天赋的女人,她为一家花店做了多年的送货工作,但现在有了谷歌地图,谁又会在意这些得来不易的技能呢?

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社交媒体存在的时间已经足够久, 久到这些紧张的代际关系可能会反过来改变社交媒体。在本书 许多调查点中,年轻人避免使用诸如脸书一类的平台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这些平台已经被他们的父母一辈所占领。当你的母 亲,甚至是祖母,都在脸书上时,最好远离他们注视的目光到 Instagram上去表达你自己;而当Instagram也被这些中老年人占 领时,年轻人又转向了TikTok(抖音)。社交媒体与特定平台 使用方式的一些最重要的变迁与公司的控制无关,也并不完全 与这些平台所提供的内容相关,它们更是反映了一种较为紧张 的代际关系。

矛盾与暧昧

本书在导论后的首个章节不是关于人们如何使用智能手机,而是他们如何看待智能手机。书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人们通常对智能手机的态度十分暧昧。中老年人不停地谈论着智能手机对年轻人所造成的危害,声称这些年轻人"沉迷于手机";年轻人因此变得肤浅、反社会并且与现实世界脱离。在谈到有关中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使用时,洛诺的中老年人要不是说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就是在浪费时间,要不就是说智能手机令人"十分困惑"。在日本,人们抱怨说,秒回信息的社会期待令人倍感压力;本来日常生活的各种行为规范就给人压力,现在,这样的压力更甚。在爱尔兰,中老年人们在谈及对智能手机时经常提到无休无止的WhatsApp新信息提示音。

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却也能娓娓道来有关智能手机某些应用的美好体验。当副驾驶对着街道地图却找不到方向时,伴侣之间不再对着彼此大喊大叫,因为他们现在可以转而抱怨GPS(全球定位系统)。在澳大利亚,(外)祖父母们庆幸自己可以通过网络摄像头看到可爱的孙辈。膝关节不好的妇人不必在雨中等车,因为应用会告诉她下一辆公交车合适到站。无论在何处,智能手机都似乎既是祝福也是诅咒。谈到智能手机,圣地亚哥的中老年人哪怕在一句话中都会同时用上极其正面又极其负面的评价。不论在何处,如果人们所说的话自相矛盾,或者说一套做一套,都可能会被认为是虚伪或无知。但是,贯穿本书的种种证据表明,如此摇摆不定的暧昧态度正是人们最真实的感受。这是对一个本身就矛盾重重的现象的唯一合理反应。本书中每一章节在讨论智能手机所带来的双重后果。

在田野调查后,我们的研究团队讨论了哪些发现具有全球共性。团队很快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关怀与监视的一线之隔"。我们未曾料想,在田野调查结束后,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我们所提出的这一点观察在全球疫情中显得更相关。在撰写本书时,智能手机已经成了道德舆论语境中的关键要素,其重要程度比第二章中所述更甚。这是因为,本书撰稿之际是2020年,正值任何疫苗问世之前,在许多地区(尤其是东亚),抑制新冠疫情传播的主要方式就是将智能手机和排查访问数据相结合,对个人行程轨迹进行大数据追踪。这一发展向大家展示了智能手机的潜力,其既与我们亲密非常,又可以成为对个人实施监视的工具——老大哥就在我们的手提包和口袋里。但是与此同时,对个人行动轨迹的追踪和溯源又被视为抑制疫情的有效手段。因此,智能手机似乎既是一个潜在的救世主,也是反乌托邦的前兆。

监视

针对上文所述的用智能手机所进行的监视与关怀,我们主要有三个考量,一是研究监视的问题,二是探究关怀的本质,最为重要的是第三点:思考此类监视和关怀的影响,以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本书中,"监视"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是研究对象显性话语表达中的核心话题。比如,研究员阿方索在圣地亚哥教智利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时发现,人们拒绝使用GPS的原因很单纯,就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一个把他们所到之处都记录下来的设备所带来的入侵感。同样地,这些谨慎的用户也不安地注意到谷歌上的个性化广告,认为这是谷歌对自己的生活窥探过度。

智能手机会对使用者进行监视已经不是秘密了。该设备一个最引人瞩目的特点就是其有学习用户行为的能力。这样一来,智能手机就可以提前预测到用户下一步的操作。每次智能手机成功预测用户的行为,都在明白地告诉人们它对用户的了解有多深。这一类的监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只是冰山一角。智能手机所收集的用户私人数据,也可能被传回企业,生成用户大数据。反过来,这也是推进人工智能(AI)发展的燃料,这一过程呈螺旋式递进,很快就进入了我们看不见、不甚了解的世界。这可能是我们研究智能手机时,最需要注意的外部结构属性。²³

对于监视,人们主要有两方面的担心,第一个例子来自肖莎娜·祖博夫²⁴(Shoshana Zuboff)所著的《监视资本主义时代》一书。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驱动力是对利润的追逐,这造就了对信息惊人的攫取能力,也造就了对如何利用数据控制人们生活的不懈尝试。普通人如果有时间去阅读使用一个智能手机应用时需要签署的相关隐私条款,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应用似乎需要访问我们手机中各种与其不相关的数据。一个娱乐应用为什么需要知道我们的位置或者获得访问我们社交媒体的权限呢?各大公司争相攫取有关每一个用户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个人资料成为了新的金矿。

如果这令人觉得被侵犯或者感到用心险恶,是因为这就是事实。就像祖博夫指出的那样,谷歌等公司现在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人类经验都是免费的原材料,可以转换成为人类行为数据"。²⁵科技公司花费巨额资金进行游说,以防对这种数据的提取本身或者后续盈利受到任何限制。我们已经从大众消费者变成了被大肆消费的人,频频被企业为了进一步渗透进我们的生活而实验和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智能手机再次让人感觉像是藏在我们口袋里的间谍,占据了对我们本人、我们所做所说的一切进行调查的绝佳位置。

对智能手机进行监视第二个方面的批评并非针对商业监视,而是针对国家。充分证据表明,居住在达拉哈瓦的人的大半生都在以色列国家权力的监视中度过,这就是他们所经历的历史背景。对于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国家进行监视的疯狂程度的初步了解都来自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揭发。斯诺登依靠自己作为政府雇员的身份,揭示了美国政府在收集私人数据方面和商业公司一样贪婪。在斯诺登的揭发之后,是"剑桥分析"公司获取脸书用户数据的丑闻。这表明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消息传递,个人数据可能会被用于左右民主选举的结果。

以上两个观点呼应了当代监视危机的第三个例子。约翰·兰切斯特(John Lanchester)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的文章评述了两本新书: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所著的《中国的防火墙》(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和凯·斯特里特马特²⁶(Kai Strittmatter)所著的《我们已被和谐》(We Have Been Harmonised)。斯特里特马特认为,数字信息监测是我们目前所知的建立集权国家的最为有效的手段。脸书旗下WhatsApp即时通讯的信息还处于加密状态,但公权力能够获取比如微信的私人聊天的内容和细节。中国公开宣布了对面部识别等技术保有使用权,所以民众已经对自己可能被观察监督的程度是有所知晓的。在新冠疫情期间,智能手机所发挥的监管监控能力再一次变得更为明显。中国政府能通过智能手机的一些增设功能,确保国民遵循防疫隔离规定。在以色列,达拉哈瓦人所熟悉的监视系统现在已经作为一种对健康进行管理的手段,也已经扩展到了全体国民。²⁷

关怀

如果进行监视是智能手机的诅咒,那么进行关怀从一开始表现得是智能手机带来的祝福。在中国,有大量的宣传强调虽然新冠疫情首先爆发在此地,但是在中国政府的积极而高效的防控下,中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为百万分之三,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死亡率是这个数字的100多倍。²⁸中国用智能手机作为关键工具来抑制了新冠的传播,其对新冠的成功控制被视为中国比西式民主制国家更关心民众的证据。

前几章提供了手机作为进行关怀的工具的多个实例,其中包括,在卢索兹的人帮忙照顾还住在农村老家的年长亲人的方式通常是通过网络转账。如上所述,在上海,智能手机交流中的可视元素可以打破代际关系中距离和代沟。相反,在京都的一位研究

对象更倾向于不给自己的女儿发送可爱的表情,因为她女儿可能 会觉得这很幼稚,但这位研究对象会很乐意给自己的朋友发这些 表情。

针对使用数字信息技术促进远距离关怀的问题,已经存在大量之前的研究。其中不仅包括关于国家内部系统的研究,29也包括对比如移民社群中30不断增长的跨大陆的关怀需求的研究。我们在本书中的民族志研究证据表明,我们现在已经从远距离关怀转向了"跨越距离的关怀"('Care Transcending Distance')。在本托,有时候研究者玛莉亚雅完全不知道研究对象所指的是哪一个孙辈:是住在本托的那个,还是住在纽约的那个?通过WhatsApp即时通讯,研究对象和不管哪一个孙辈进行交流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事实上,在一个独居在圣保罗、女儿住在法国的女士说道:"我朋友说,我的女儿离这么远,抛弃我了。但是,比起我朋友和她那就住在圣保罗的女儿,我和我女儿要亲密得多。"

关怀与监视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在都柏林,许多研究对象都有照顾父母的经历,他们的父母一般都九十多岁了,这意味着阿兹海默症发病率很高。当这些老父老母还留在他们自己家中,监视他们就成为对他们实施关怀的主要方式。在许多调查点,人们迅速地组建起WhatsApp小组来对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提供支持;这些群组的一个首要目标是共同分担对弱势群体进行监控的重任。在雅温得,退休人员的子女对他们进行密切监控,以便"更好地照看他们"。子女们要么让父母和他们住在一起,要



图9.5 跨越距离的关怀。乔治亚娜•穆拉雷制图。

么组起非常活跃的家庭WhatsApp小组,其中一两个子女在小组中 通常发挥着进行监控的作用。

因此,在关怀和监视之间没有简单清晰的界限。监视可能经常代表了真实、长期的关怀,其中包括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福利国家实施的某些妥当的关怀行为。同样地,人类学中关于关怀的负面影响的文献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与移民有关的研究。³¹有时候,人们表达关怀的方式包括对他们花钱雇来的护工进行监视。从中国农村移民到上海照顾老人的护工常常有在监督下进行工作的经历,这些人的雇主利用智能手机的能力来监察这些收费护工。在日本,娴熟地应对社会监视(social surveillance),对于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十分重要。但这也会让人筋疲力尽,而且如果实践不当,还会被周围社会排斥。在日本向技术转向,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卫生保健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理解进行关怀的方式,包括如何在数字化时代进行社会监督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智能手机也可以成为用来限制或者是协调自主权利的工具。在日本,大部分关注点集中在对中老年人实施持续监视的情况下,保障他们的自主性和尊严的方法。³²一些中老年人意识到,拒绝拥有智能手机可以成为确保数字化联络不会取代实体接触、或者让他们熟悉的固定电话变得多余的一种方法。但是在若干调查点,以智能手机为基础的监视能让成年子女放心让他们年迈的父母留在他们自己的家中,保留一些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子女持续的监视保证了父母持续的自主。

意识形态,个人隐私,以及关怀与监视的一线之隔

监视、关怀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为探讨全球新冠一起过带来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批判地说,将智能手机作为进行关怀的解决方式不仅让监视、也让智能手机本身得以摆脱指责。叶甫根尼•莫洛佐夫³³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用技术"解决"新冠病毒让国家监控提升到新的水平》。莫洛佐夫认为"在这场大剧中,扮演好的一面的是解决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起源于美国硅谷的意识形态已超越自身,现在塑造了我们统治阶层精英的思想"。这一解决主义的关键就在于智能手机,中国用颜色分类的智能手机健康分级管理系统就是一个例子。第二天,《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由手机制造的全球显微镜》,34其中探讨了谷歌和苹果公司合作开发的追踪手机用户的交际的应用,以及各个政府在这类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似乎更像是对本书论点的辩护。我们看到,应对疫情,各个国家地区并没有直接采用智能手机所具备的这些潜力。相反,在面对这些技术可能性时,不同地区的反应出奇得不一致。出现该现象的原因是追踪溯源技术将关怀和监视的平衡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科技的应用问题成为了一个道德问题——这又转而体现了各地区不同反应中潜在的不同意识形态。因此,我们也需要将这些潜在的意识形态纳入我们对"一线之隔"这一概念的研讨之中。

在关怀与监视之间寻求平衡是一个自古就有的难题。在大多数宗教中,上帝都是无所不知的存在,祂能看到一切、关心每一个人。这也是如何做父母的关键。政府也总是宣扬自己对国民的全面了解是一种关怀。中国在应对新冠大流行中对智能手机的使用与其"社会信用体系"的理念一脉相承。在该体系下,进行任何政府定为反社会、反国家的行为将会让公民失去乘坐飞机和高铁的资格,并让他们受到其他许多的限制。

我们缺少的是普通中国民众对这一制度的感受,这也成为了 研究员王心远所关心的议题之一。她发现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为 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 社会信用体系收到普通民众的欢迎。第一 个原因在于中国从农业社会开始的整体转变:在农业社会,人们 通常至少都知道在个人层面上与他们打交道的几乎每个人的信誉 如何,因此信任是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如今,中国社 会已不再是农业社会。在城市中, 人们对他们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的人几乎一无所知,人们认为这导致了诈骗与弄虚作假高发。对 干很多人来说, 国家讲行监督监管的目的(打击欺诈)合理正当 化了其监视的手段。35原因之二在于,人们认为中国正在推行的 社会信用体系只是中国向信用体系成熟的西方社会学习的产物。 原因之三, 社会信用体系与中国的传统宇宙观相契合。在传统观 念中,至高无上的"天"洞悉一切世人的作为,只有积德行善, 才能改变命运。36因此,要理解中国的情况,必须考虑其内在的 复杂意识形态和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长期塑造的是一种家长式 的关怀者形象,这一角色通过全面监察发挥作用,这也与中华帝 国的官民关系有着相似之处。

意识形态对于理解欧美等地区面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同样重要。在这些地区,人们反对监视的主要原因就是西方社会将隐私作为一切的前提。来自东亚的游客可能也会觉得西方人对于个人隐私保护的痴迷程度甚至有些极端。丹尼尔·米勒在《人的慰藉》(The comfort of people)一书中认为,对临终关怀患者造成最大伤害的,除了这些患者自己的病情,就是对隐私保密原则的坚持。如此的直接后果是,照顾临终病人的医护小组成员往往无

法互通病人的情况。可叹的是,当我们团队的成员分享研究成果时,每每谈及如何利用我们的研究来改善病患福祉时,我们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其实并不真正有关病患的福祉,而是我们的建议是否会侵犯病患的隐私。

对于隐私的关注之所以可以被称之为意识形态,是因为这种 关注被视为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对于大部分在欧美的民众而言, 个人隐私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这一意识形态是历史上自由主 义之基本意识形态的延续。这种把个人优先置于道德基础的信念 带来了个人作为基本人权来源的理念。"新"自由主义的这一体 系包括了,人生而有权管控自己的所有信息的核心思想,³⁷其衍 生的有关隐私的立场与比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立场相比就截 然不同,后者认为如果国家能够通过收集个人信息来提高社会福 祉,那么这自然就高于了个人权利。

欧美或许是这种"新"自由主义下的隐私权最坚定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却采取了颇为不同的实践。在欧洲,隐私权通过《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行政条例得到保护。与之不同的,隐私权在美国的发展则似乎与新自由主义下的政治经济观保持了一致。在此思潮中,隐私权是与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相关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亦为当代资本主义合法化的基础。因此这些权利直接反对了国家进行包括进行"监听"等在内的干预形式,而非成为服务于国家行政体系的工具。38

一旦认识到这些"天经地义"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那么,就不难理解不同地区对新冠疫情下追踪应用所出现的不同反应。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美国出现抗议政府限制个人自由的示威,同时共和党的选民可能是最不愿意向基于智能手机的监控妥协的一群人;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事实证明在韩国等国家的民众对以个人隐私为代价的公众监测系统最为配合,因为他们以前的传统就是人们如果做出了任何不妥当的行为,就会被当众羞辱。39如果这一监测系统暴露出了人们的婚外情,40人们则会用该系统在抑制病毒传播方面的好处更大来为监测系统进行辩护。韩国的情况展现出智能手机在非集权统治下也能拥有非常核心的地位。智能手机不仅仅能用于追踪,还能用于遥感,比如用来测脉搏血氧饱和度。除此之外,向民众的智能手机直接发送信息,也成为国家持续向民众更新疫情情况的有效手段。

全球新冠疫情在我们的实地田野调查结束之后不久便发生了,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依然与研究对象保持着联系。因此,在撰写本书之际,我们还能继续追踪不同调查点事态的发展,并反思我们对这些调查点之前所做出的分析结论。比如,在日本,政府试图与任何官方"个人轨迹追踪溯源"技术保持距离,转而使



图9.6 日本受访对象对关怀与监视问题的普遍态度。研究员劳拉基于采访素材绘图。

用社交媒体作为管控工具。但如图所示(图9.6),对于如实填写政府通过LINE即时通讯平台所发送的调查这件事,民众普遍表示谨慎。疫情期间,日本政府向每位公民发放价值约合9000元人民币的经济补偿,民众需要先通过"我们号码"认证系统(マイナンバー)在线注册才能领取补偿金。此举会将民众的社会保障记录与其他的数据以电子化的形式整合在一起。于是,不少民众都担心这一系统会泄露他们的隐私,让政府对他们的银行存款余额和健康记录等私人信息了解得过多。后来由于网站建设质量低下,在网上注册领取补偿金变得十分困难,导致多地的日本民众



图9.7 在都柏林地区流传的趣图。研究员丹尼尔截图。

不得不在市政厅排队数小时以重置"我的号码"系统的密码。41 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该事件是人们对日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低下的更普遍的忧虑的一个缩影。

与之相反,在爱尔兰,我们的很多研究参与者都曾在国家卫生、教育和公务系统工作,他们认为自己作为公民,有义务支持国家、接受监测。在都柏林流传的一张趣图(图9.7)中,人们拿自己打趣。因为在疫情期间当地规定人们只能和同住的人接触,可见,人们已经将对彼此的监视深度内化了。

最终,在2020年7月,爱尔兰上线了"个人轨迹追踪和溯源"的智能手机应用。在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要求下载此类应用的国家中,爱尔兰似乎是响应最积极的国家之一。两天之内,该应用下载量就达到了100万次,约占符合下载条件的人口的四分之一。42

总之,出现这一情况的潜在原因还是智能手机不论用于监视还是用于关怀中的普及性及其强大能力。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头,同样重要的是,潜在的文化价值观如何决定了技术与当地理想范式的结合。这就是本书题目"全球智能手机"的意义——智能手机是一种体现全球多样性,而非压制这种多样性的设备。

在此还将简单提及两个更深层次的影响。一是对政策带来的 影响的考量,二是对未来研究的展望。首先,在尊重政策的基础 上,我们显然只能向那些至少考虑到当地文化价值观和人民情绪 的国家学习,在那些通过硬性制度强加行动措施的案例中我们能 学习的十分有限。虽然在韩国和瑞士,治理都大体遵循人民共 识,但他们的政府在疫情中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回应。我们也举 例对比说明了日本和爱尔兰之间的异同。

重要的是,我们对关怀与监视的一线之隔的观点是来自于我们在疫情之前进行的研究,这说明普通人在处理相关问题上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长者照护中的核心困境是在照顾老年人健康的同时,也尊重他们的自主性和尊严,而在关怀和监视之间寻求平衡就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这一点就像父母处理与青少年子女之间的关系一样,需要双方协商。⁴³比如,每个家长都将管控孩子的智能手机使用视作一种关怀,但是每个青少年都将这一相同的举动视为一种监视。本书中比比皆是人们就智能手机使用而产生了矛盾的例子。

简而言之,在面临如同新冠大流行这般的公共危机时,每个人都是与之相关的专家。病毒给政府带来的核心困境绝大多数在于难以解决,且矛盾重重的道德选择难题。中老年人的权利和年轻人的权利有冲突,接受教育和保持健康的权利有冲突,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也有冲突。这些两难问题随后会受到各地不同文化的影响,因为各个群体都需要进行内部协商,做出"劣中取优"的选择,决定智能手机在其中的适宜角色。本研究证明政策制定者不但应当征询民众对此事的观点,而且民众是有资格提出意见的一一这一资格来自于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在关怀与监视之间寻求平衡积累下来的大量经验。现在,是时候征求普通民众的意见,并让民众有权参与决定如何平衡关怀与监视。

第二点是进行持续研究的重要性。当新冠疫情不断发展时,我们创建了名为"新冠人类学"的网站(anthrocovid.com),作为基于"公民科学"的人类学回应。44该网站为人类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用来发布他们通过联系当地人而获知的新冠疫情实地发展的情况。人类学者与这些当地人的联系通常建立在他们之前的进行的田野调查之上。还有许多类似于我们这样的项目,在医学人类学领域尤其如此45。其他学科中对不同观点和证据的研究与这些人类学调查相辅相成。本书的第一章简要概述了其中一些文献,人类学家快速对这一情况做出反应,如迅速发表了相关文献回顾的文章的狄波拉•勒普顿(Deborah Lupton),以及汇总了各项资料来源的叶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46智能手机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本书展现了进一步研究智

能手机对人类的影响的重要性,⁴⁷我们也希望本书在促进之后的 跨学科研究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结语: "自下而上的智能"

这些关于新冠大流行的观点——关怀与监视的一线之隔、普通公民对此拥有的丰富经验、以及未来合作研究的需要——这只回到了本书的开头,与之呼应。本书伊始,我们解释了研究出发点"自下而上的智能"的合理性。我们都需要观察、倾听并且学习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智能手机。新冠疫情初期,许多措施都反应了之上而下的科技解决主义,政府选定用于追踪人们接触轨迹的智能手机应用,并通知其国民进行配合。当然,开发并完善应用程序背后有着大量的科学参与,但如何协调关怀与监视之间的平衡则是政治决议。在适当的情况下,政治决策应该咨询人民的意见。本书最后一节指出,其实一直以来,人们都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练习协调这种平衡的能力;如果各种政府更尊重民众的意见,并从中汲取经验,科技本可以更有效地被民众采纳和接受。

本书全书都以上述这样的理念为依托。如果书中的研究结果与其他主流的对智能手机的探讨不同,这不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团队试图让手机看起来"好"或者"坏",而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是立足于对普通人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能的共情与尊重。如果新冠疫情大流行从未出现,那么根据我们对移动健康(mHealth)的研究,我们也有强有力的证据来论证"自下而上的智能"这个观点。我们的研究发现,正是因为对如WhatsApp⁴⁸一类的通用型手机应用的创新使用,才让健康管理真正向前迈进了一步;迄今为止,如此自下而上的使用自上而下推进的定制型健康管理应用发挥了重要得多的作用。第三个例子是我们发现了让智能手机变得"聪明"(smart)的不是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S. M. A. R. T)的使用,而是之后用户对手机内容的创建与调整。

对本研究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单纯依靠对个人和智能手机的关系进行问卷及调查,我们的整体式民族志研究同样关注夫妻关系、社群关系、社会网络以及更广泛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这也体现了本书的写作风格。书中对人物的刻画贯穿始终,这体现出一种如实反应个体特别之处的人文关怀。我们对构成了结尾章节内容主旨的"便携传送之家"、"超越类人主义"等概念进行了概括性分析,这种分析可能符合大多数我们进行研究的人群的情况,但势必无法符合所有人的情况。理论化和概念化转而又会

导致高度抽象、过于笼统的特征概括,如此便脱离了民族志观察中那个混乱而多样的世界。本书中,我们不断地重新沉浸到个体的故事中,并从个体身上寻找具有普遍性的总结,这正是对笼统概括的抵制。比如,基于伊蒙的故事,我们对在都柏林的男性的情况进行了归纳总结;我们也在努拉的故事的基础上,对在达拉哈瓦的女性的情况进行了归纳总结。

我们研究不应否认智能手机设计师、开发者和公司的贡献——正如我们不时在前文中提及他们的贡献,只是,我们的课题并未直接对此进行研究。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决定了本书的重点在于民族志研究结果,而设计师和开发者不太可能出现在这些民族志调查点。这也是为什么在本书中其他一些因素被视为外部性的贡献。因此,我们建议,将这本书的阅读与其他学科中的相关研究结合起来。我们在第一章文献回顾中讨论了一部分这些研究。我们"自上而下的智能"的研究路径也代表了对研究人群的共情与尊重,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往往不太可能在其他针对智能手机的研究中出现——我们所关注的人群可以说既不"年轻",也不"年迈",在本书中被称为"中老年人"。我们对于调查点的的选择不是因为认为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它们单纯地代表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这也是本书题目为什么能叫做"全球智能手机"。

在研究智能手机时,其中的乐趣之一在于了解智能手机能让人们变得聪明(smart)的多种多样的方式,但这不一定就都是好事;本书中有关智能手机如何反映了我们的人性和人性缺乏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在面对令人生畏的新科技和新能力,以及其背后强大无比的公司和国家时,突出普通人为智能手机的未来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或许能为人类稍微挽尊。正是普通人把智能手机的能力从单纯的"聪明智能"(clever-smart)变成了"敏锐智能"(sensitive-smart);有了这些普通人,每一部智能手机才变得独一无二。智能手机超越类人性的潜力可能是由企业创造的,但是任何你在本书中所了解到的,智能手机使用中的人性或者人性缺乏,则都是由你在本书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所创造的。

注释

- 1 Greschke 2012; 又见Morley 2000。
- 2 很明显,这是一本有关多样性的书,本章内的这一陈述以及其他类似陈述背后都有例外情况。
- 3 Cairneross 1997.
- 4 Jackson 1995.

- 5 这一情况在国际上和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规模各异,时间上也有先后。见Eriksen 2016。
- 6 Alison 2014.
- 7 Augé 2008.
- 8 Douglas 1991: 306.
- 9 De Souza e Silva于2014年发布的多篇文章认为手机常常以新的方式 把我们和地方(place)联系起来。
- 10 Zuboff 2019: 6°
- 11 有关先例,参见Boullier 2002。这样的"传送门"往往更多出现在科幻小说或儿童读物中,比如C·S·刘易斯(C. S. Lewis)的《狮子,女巫与魔衣橱》(改编电影名为《纳尼亚传奇1:狮子,女巫与魔衣橱》)或菲利普·普尔曼(Phillip Pullman)的《魔法神刀》,哈利·波特系列中的门钥匙,或日本动画里的哆啦A梦。智能手机作为传送门的这一例子说明了一项技术如何让人类"获得"一些以前更像是幻想和理想中的东西。《网络摄像头》一书以"获得理论"更抽象地讨论了这一概念。参见Miller and Sinanan 2014。
- 12 这些论据建立在先前的研究以及本研究的基础上;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却利用这些新媒体,试图创造出一种一起生活(co-presence)的感觉。例如,Madianou and Miller 2012和Miller and Sinanan 2014。
- 13 例如Hiorth et al. 2021。
- 14 Russell 2017。
- 15 如今,这一点愈发不真实了。因为,我们开始把机器人更多地看作是自动化的工厂里的工人,或是应用在医疗手术领域。这两个例子都不意味着那种"与人高度相似"的拟人化。例如Hockstein et al. 2007。
- 16 卢索兹除外,因为当地大多数研究对象仍在工作。
- 17 如Sherry Turkle 1984所预测的那样。
- 18 Thompson 2013.
- 19 Ong 1982.
- 20 Rainie and Wellman 2014
- 21 Waterson 2014.
- 22 McDonald 2016
- 23 Lupton (2015) 讨论了有关数码监视的多个例子; 在监视与社会杂志 (Surveillance and Society) 中有更多相关文章。
- 24 Zuboff 2019.
- 25 Zuboff 2019: 14°
- 26 Lanchester 2019.
- 27 Bateman 2020°
- 28 数据来源为Worldometers. info 2020,该网站收集了世界各地官方数据。最后访问: 2020年10月1日
- 29 Pols 2012 和Oudshoorn 2011。
- 30 Wilding and Baldassar 2018; 又见 Lutz 2018, Baldassar et al. 2017 以及 Baldassar et al. 2016。

- 31 例如Ticktin 2011; 也例如人类学杂志《民族》中专门研究"亚洲式关怀"的特刊,参见Johnson and Lindquist 2020。有关关怀和监视之间的纠葛的全面叙述,请参见Schwennesen 2019。
- 32 Kavedžija 2019.
- 33 Morozov 2020_o
- 34 《经济学人》2020年4月16日刊。
- 35 Wang 2019a.
- 36 Wang 2019b.
- 37 参见Rossler 2005: 22: "我们将要讨论的隐私理论是建立在一个特定的政治和哲学框架内的,这个框架即是自由主义。"参见De Bruin 2010。
- 38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新自由主义"隐私权的这一论点主要是丹尼(本书作者之一丹尼尔·米勒)所持的立场,其部分基于他的研究:例如,强调保密对临终关怀患者造成的伤害(Miller 2017b, 41 50),以及志愿服务部门所面临的由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法规导致的的麻烦。在这些问题上,作者们并没有达成共识,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强调监视的危险性,而不是保护隐私的危险性。
- 39 例如2005年南韩宠物犬地铁大便女事件,一女子将其宠物犬带上首尔地铁,在宠物犬排泄后,该女子拒绝了人们让她处理排泄物的要求。旁观者拍下该女子现场照片,并将其发上韩国著名网站,随后该女子被人肉,其从大学退学并向公众道歉。参见Henig 2005。
- 40 BBC新闻2020年3月5日发布。
- 41 朝日新闻2020年消息。
- 42 McGrath 2020.
- 43 这是索尼娅·利文斯通教授、艾丽西亚·布卢姆·罗斯博士、凯特·吉尔克里斯特和佩奇·穆斯坦正在撰写的"在未来数码世界中育儿"的专栏博文中的一个常见话题。最后一次访问日期为2020年10月1日。阅读链接:https://blogs.lse.ac.uk/parenting4digitalfuture.
- 44 该项目我们是与伦敦大学学院数码人类学中心的海蒂·盖斯玛和汉娜·诺克斯一起完成的。网站链接: https://anthrocovid.com/。
- 45 比如说,我们在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医学人类学的同事的博客地址如下: 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study/graduate-taught/biosocial-medical-anthropology-msc/medicalanthropology-blog-posts; 也参见其他合作发表的博客, 比如 Somatosphere. net 2020。
- 46 参见莫洛佐夫在"内容纲要"(The Syllabus)上的有关新冠的文章,链接: https://the-syllabus.com/coronavirus-readings/。另见 Lupton 2020。
- 47 最近, Hjorth et al. (2020) 也深入讨论了关怀和监视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在家庭和居所的背景下。他们称之为"友好监视"的一个重要 例子涉及他们在上海的实地调查所发现的证据, Hjorth等人也将其发现与远距离关怀的发展联系起来。参见Hjorth et al. 2020: 65-73。
- 48 Duque 2020.

附录: 研究方法与内容

研究语境

本书在第一章便指出,智能手机与早期的移动电话相去甚远,智能手机的功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迭代,用途非常广泛。至本书结尾,很难想象现在生活中还有哪个重要领域,或至少是应用前景,是智能手机还未触及的。幸运的是,民族志(ethnography)——人类学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正是为研究智能手机所面临的问题而量身定做的。在本研究项目中,民族志建立在"语境整体论"(holistic contextualisation)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我们所研究的一切都是我们研究的其他一切的语境。例如,为了理解家庭这一概念,我们会将它放在性别这一语境下进行观察。而后为了理解人们是如何概念化性别的,我们又将其放在家庭这一语境下进行考察。因为从不假设,民族志研究学者承认,他们事先并不知道哪些东西会与他们正在研究的主题相关。他们的处理方式是努力将对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观察都纳入研究。

虽然我们将语境整体论视为一种研究方法,但它实际上也是 人们现实生活的写照。没有人单纯只与他们的家庭,或工作,或 网络活动,或政治倾向,或饮食习惯相关联。他们与所有这些事 物同时存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在践行语境整体论,民族志 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这种认识与民族志的另一定义相吻合,即 民族志研究的是人们的正常生活环境,而非人为的语境,如实验 室或典型人群。

整体化并不局限于我们的各个调查点。商业力量、政府管制、天气或其他因素都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语境整体论不仅定义了民族志,也超越了民族志。任何东西,无论是否可能在民族志中观察到,只要有助于理解我们的研究参与者的故事,都包含在此处的"整体"中。这就是为什么本书有时可能会从历史、媒体或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取素材,如第九章的结论中所述。但《全球智能手机》的主要重点还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一手发现,基于我们最主要的民族志观察。

虽然理想情况是考虑我们研究参与者生活的各个方面,但研究过程中必定会有一个重点,使某些活动优于其他活动。这是由最初提交给欧盟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的申请决定的,该委员会为本项目提供了研究资金。申请书中明确指出研究将瞄准三个目标:老龄化、智能手机和移动健康(mHealth),我们的后续研究也必须遵循这一承诺。因此,本书的每一章都聚焦于中老年人,尽管只单独涉及中老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智能手机将他们与亲朋好友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研究人员们在一个地方住了16个月,自然也结交了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包括同龄人。

诚然,"中老年人"(older people)这个概念听起来相当模糊。最初,我们把重点放在中年人身上,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既不年轻也不年老。但调查点的多样性让我们有了很不一样的切身体验,比如在日本,一些参与者可能到了80岁都不会感到自己"老了";但在乌干达,人们到了40岁可能就被认为是老年人了,这取决于各地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本书的论点之一,就是智能手机在改变人们对年龄的看法上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正如第七章所述,使用智能手机有困难的人通常会觉得自己"老了",而精通智能手机往往是认为自己相对年轻的一个原因。关于代际关系的讨论在整本书中反复出现,因为事实证明,智能手机已经深深融入了代际关系之中。关于本项目在老龄化方面的更多发现可以参考研究人员的个人专著。所有专著都统一题为《XXX(各调查点)的老龄化与智能手机》(Ageing with Smartphones in...)。

除了智能手机和老龄化,本项目的第三个元素便是移动健 康: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会重点关注健康问题的原因, 如第四章所 示。本书在第一章已指出,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目标与关于老 龄化或智能手机的研究截然不同, 因为关于健康的研究目标更偏 向解决实际问题。其目的在于推动该领域的研究或干预措施的发 展。理想情况下,对各调查点的人群产生直接有益的结果。然 而, 随着关于老龄化和智能手机研究的推进, 我们对这一课题的 理解与最初的预期发生了巨大转变。简而言之,我们最初着眼于 研究传统的移动健康, 即将其理解为智能手机上专门的健康类应 用的产物。但随着研究的发展,我们的研究轨迹发生了转变。我 们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专门的健康类手机应用,对我们所研究 的民族志群体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研究重点因此转向了人们如 何通过日常使用的通用型手机应用,如微信、WhatsApp或 YouTube来进行与健康相关的活动。这些研究结果将发表在其他地 方, 但毋庸置疑其对本书涉及的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例 如,整个第四章和第八章的前三分之一都在讨论健康问题。

民族志

如上所述,民族志是人类学家开展研究的首要方法。民族志旨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他们进行研究——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并不止一种。更重要的是,要灵活变通、积极转换方式去了解每一个特定人群,甚至每一位研究对象。在某地,友谊是通过参加派对建立起来的;而在另一个地方则是通过参与宗教仪式来建立的。为了理解本书的研究发现的形成,可以将民族志视作一个分为四个部分的圆圈,其中每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融(图A.1)。

第一个方面包括研究对象,他们被认为是民族志的核心。我们的团队成员把时间花在他们的研究对象身上,直接与这些对象一起体验生活。夏洛特和帕特里克都加入了轮转储蓄项目,经常与项目成员会面;宝琳与一群人定期在桑希尔散步;阿方索积极参与到生活在圣地亚哥的秘鲁人的宗教活动中;劳拉定期陪伴她的研究对象去参加"闺蜜之夜"晚餐聚会,并自愿服务了一次健康体检;希琳则加入了合唱团和缝纫小组。有的参与是源于我们自己的提议。阿方索、丹尼尔、玛莉亚、玛雅和宝琳都参与到了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工作当中来。心远为她的邻居举办了展



图A.1 该信息图体现了民族志是一个各部分相交融的圆圈。左上为参与式观察,右上为访谈,左下为建立友谊,右下为咨询当地服务业人员。研究员王心远制图。

览,而且也展示了自己的作品。莱拉是圣城的一个妇女团队的积极参与者。对于研究者来说,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样的参与式观察上。这是研究中最有沉浸感、最具高度的参与形式。在这一数码人类学的项目中,我们的参与式观察也延伸到了对网络世界的直接参与。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例,这是我们可以随意观察参与对象的交流方式的另一个领域;比如说,我们就从中注意到了在日本,贴纸表情在LINE聊天中颇受欢迎。

第二部分包括了采访。针对本研究当中的三个关键领域(老龄化、智能手机和健康),每个研究者都达成一致,采访了至少25个人并详尽记录访谈内容。这并不被视作是正式的样本,而是被用于了解我们大多数研究对象的共同点,以便进行概括。这些采访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访谈有助于让人们用自己的话来讨论这些我们关注的话题;人们让这本书能够包括了许多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的例子。人们也对民族志学者评估一个群体的典型特征,并且探究特定群体的看似更古怪的偏好提供了帮助。这些访谈对于第二章的内容尤为重要,该章对相关舆论进行了讨论,即人们对于智能手机的看法。有一组访谈则对本书的内容格外重要;第四章对其进行了总结。

在这些访谈中,我们请受访者们一一展示他们智能手机中的每一个应用,并谈论这些应用的使用情况。我们可能接着会问起其他的细节,比如上一个周他们打了多少个电话,加入了哪些微信群,以及其中有多少个群是家庭群等。就像在第二章中提及的那样,中老年人可能会在平常的讨论中忽视自己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声称他们自己只用手机来发短信、打电话。然而在对他们手机上的应用进行逐一浏览时,我们则看到了一副截然不同的景象。事实证明,这些声称自己只打电话、发短信的研究对象每个人大约使用了25或者30个不同的应用和手机功能。对其中每一个应用和功能的讨论都会引出一些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故事或者例子。

然而,在为期16个月的调查中,访谈远远没有你在乡间散步时与某人进行的三小时的谈话或者在喝咖啡时听到的八卦那么重要。后者能够引出民族志的第三个部分:友谊。在一个地方生活16个月却不交朋友会很奇怪。我们在田野工作中所认识的朋友并不是"假的"或者只是"工具人",这样的友谊往往是持久的,即使实地调查期结束了也还会持续下去。本书中的许多关键见解都来自研究人员在实地考察中所结交的朋友;除此之外,研究者还获得了许多更为日常的当地知识(图A.2)。我们在朋友允许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描写,并且遵循道德伦理和匿名的原则。向相关的人表明我们以专业民族志学者的身份在当地居住并试着了



图A.2 研究员丹尼尔很快学会了不要在没带果子面包(brack)的情况下去别人家拜访,这是一种在爱尔兰很受欢迎的水果面包。丹尼尔拍摄。

解当地的日常生活(也意味着不可避免地要向他们学习),这也 是建立友谊的一部分。

我们向我们的研究对象解释,他们所提供的见解与知识是如何运用到我们的出版物和教育中。确保了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我们不乱传播八卦的谨慎态度感到放心。他们经常会发现,一旦有了信任,与既不是亲戚、也不是他们社交圈内人的人进行交谈,其实可以很放松。丹尼尔时至今日仍然与一些他在20世纪80年代在特立尼达进行田野调查时初次相识的特立尼达人是朋友。这些人起初是研究参与者,但是现在成了丹尼尔的好朋友。丹尼尔计划很快回到特立尼达,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又会再次成为研究参与者。

得益于社交媒体的存在,在今天,这种友谊能够更持久地延续下去。友谊的基础在于信任,这也是民族志研究的基础。这就是使得这些研究实质上成为了合作的原因——不仅仅是作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合作,还有各个作者之间的合作。几乎每个人都对智能手机着迷,那些成为了我们朋友的研究对象可能也和我们一样,对试图理解和解释他们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很感兴趣。通常,人类学家会谈论他们最初的见解和分析,然后向这些研究对象征求意见,看这些见解和分析于他们的经历而言是否说得通、有真实性。但我们也准备好反驳我们的研究对象,例如,他们的实践似乎与他们所声称的非常不同。

民族志研究的最后一个部分包括与当地服务业人员的讨论。他们可能包括电话维修店的店员、医护工作者、美发师或在酒吧

等公共场所工作的人士。他们可能是出租车司机、为警方工作或提供咨询或者心理治疗;他们可以包括政治家,也可以包括清洁工。 担任这些职位能够获取一些特定的经验,或者具有特别的观察机会,这些经验和机会能够提供宝贵的额外信息。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民族志学者更好地理解当地情境。

图 A1 中的圆心是模糊的原因是,这四个方面不是单独互斥的区块。同一个人可能出现在所有四个区块。所有这些都取决于我们在各自的田野调查点进行长期调研的基本承诺。为期 16 个月的研究确保研究的不仅仅是轶事,而是寻找典型的行为模式。这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因为这反过来又可以让人们在谈论他们的真实感受时感到自在——而不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感受到的或应该对研究人员说的话。整体情境化的理想取决于同样的长期研究的承诺。我们需要时间来感受生活在当地社区中的感觉,感受日常生活的节奏,探索有社区的地方和那些孤立和孤独的地方。正是在后者中,我们会遇到那些在当地短暂逗留所无法遇到的人事物。

这项研究源于伦敦大学学院建立的数码人类学(Digital Anthropology) 子学科²——该子学科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日益重 要的线上活动。然而,数码人类学与在线民族志不同。该项目的 大部分实地工作包括传统的线下民族志。民族志的在线组成部分 是从我们的线下调研中有机地发展出来的。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 使用微信或 Facebook 与他人互动,研究人员也在日常生活中广 泛参与了人们的在线生活。随着他们成为当地社区的一部分,研 究人员在线上的公众参与已成为重要的社区资源。该项目田野调 查的部分大部分于 2019 年 6 月完成,除了在圣城进行的工作 外,因为那里的研究员还有其他工作。但如今,随着民族志所发 展出的友谊以及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我们与研究参与者之间的 联系并没有随着实地田野调查的结束而中断。面对席卷全球的新 冠疫情,这种研究的连续性显得更为重要。很自然地,我们的不 少研究员持续关注了当地人如何应对疫情和疫情下的日常生活。 因此, 本书中包含的一些观察结果涵盖了这些最近发生的事件, 而不是以实地工作的正式结束而告终。

虽然智能手机的使用是研究课题,但它也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工具。智能手机让这个团队能够不间断与同事保持联系,就像人们相互联系一样。³就像我们的研究参与者一样,智能手机使我们能够与朋友、合作伙伴和家人亲戚保持联系。新的数字技术还使我们能够以以前可能无法实现的方式进行协作和比较。在整个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员每月撰写 5,000 字的报告; 然后,团队的所有其他成员都会阅读这些内容,并每月通过线上会议进

行集体讨论。这些会议的内容还包括讨论下个月的研究重点。我们还通过 WhatsApp 和电子邮件进行了更持续的互动。我们一起讨论、争论、喝酒和欢笑,我们和彼此分享在田野中的故事,很自然地,我们也找到了许多可以进行深入比较的内容。

比较与概括

本项目包含11名研究员,在9个国家共开展了10项民族志研究。 在团队中将个人发现与其他研究人员的发现进行比较和对比的能力非常重要,几个月的长时间调研会让民族志学家判定人们在当地使用智能手机的方式理所应当。但通过讨论,他们会开始意识到,自己所观察到的在某一区域WhatsApp合乎逻辑的用途,在另一个地方是通过YouTube来实现。此外,人们对于在网上发图时美化外貌的可接受程度,在各个田野点都不尽相同。在不断面对其他田野点人群行为方式差异的时候,每位人类学研究者就会意识到,他们需要去解释为什么事情在当地会按照他们观察到的方式进行。而且,没有哪个人群比其他任何人群更"天然",所有的人群都是当地社会化的体现。

正如本书中多次提及,我们在划定被比较的单位时非常谨慎。中国的一处田野点并不代表"中国人",也并非每个来自圣地亚哥的低收入中年男子都一模一样。通常人类作为个体的差异令人眼花缭乱,但本书在多处进行了概括。我们也注意到,民族志长期研究的重点之一是观察重复和模式,以评估什么样的事物可能被视为典型,这点与刻板印象不同。例如,描述上海田野点的人群比爱尔兰田野点更喜欢使用二维码,是基于我们观察的概括,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偏好是中国人固有的属性,有可能有个别上海调研参与者讨厌二维码,也可能20年后爱尔兰田野点的人会比上海的人们更热衷使用二维码。我们观察到的一切都是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规范和期望中成长的结果。如果在另一个地区开展社交,他们的行为也可能会有所不同。概括不是刻板印象,因其并非本质主义,本书中任何与行为相关的内容,都不涉及视为某个特定的人或某类特定的人先天或基本的属性。

希琳在米兰的一个社区工作,那里有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其中包括来自埃及、秘鲁和菲律宾的人,以及来自阿富汗的哈扎拉人,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情境下来到意大利。在处理诸如国籍和身份等话题时,希琳可能会将她的发现组织起来在意大利人和移民之间进行对比。但与之相反的是,认识到米兰的许多意大利人本身就是来自意大利其他地区的移民,使她更能聚焦在这

座都市的经历中以寻求更广泛的多样性。她的方法强调去理解个人在社会、法律和政治分类中的重要性,这个过程涉及到记录下排斥和包容的经历。关于概括,最后一点争议在于本书由多为作者共同书写,本书中出现的任何立场和判断,都不必然是每位作者都完全同意的,我们寻求的是所有人大致可接受的论述。我们没有在每句后都加上这样一句声明,以免本书显得冗长乏味。

所有团队成员都开展了比本书所能展现的更多的定量调查。但我们更愿意将定量发现作为核心定性证据的补充。调查能帮助我们了解某事件的典型性,但我们不希望优先考虑的是可计算的因素而非无法量化的因素。比如在第四章中有关人们究竟使用了多少应用的例子。本书的权威性更多源于长达16个月沉浸式参与观察的学术成果。在方法论的另一面来看,如果只用一些故事和传闻同样会给人误导性的印象,觉得田野调查的工作只是奇闻轶事,这些片段在两周的访问中就能收集完。选择在研究地点生活16个月的目的是,随着时间推移,研究者可以观察到日常行为的普遍模式,因此清楚个体案是合理的典型还是异于寻常的现象,及为什么。

研究伦理

一个包括了 9 个国家的 10 个同步民族志的研究项目,必定会涉及到各种道德标准。我们所遵循的研究伦理,其中一些是基于遵守伦理委员会制定的一系列要求。包括欧盟研究委员会和伦敦大学学院,以及每个调查点的当地机构和国家伦理委员会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确保参与者充分了解项目的研究和传播目的,包括使用同意书和数据保护。我们项目伦理的核心是匿名:人们不应该被认出真实身份。除非,像某些短片中那样,受访者主动选择曝光。匿名化可以有多重方式方法。比如可以更改姓名和地名。在不影响佐证观点的前提下,受访者的主要身份信息也会被更改。在线工作增加了另一个研究伦理的维度。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以接受研究员在社交媒体上,观察分析他们所发布的内容,但却不想和研究员在线上互动。而在其他地方,只有当研究员与受访者一起在线上互动时,人们才感到自在。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研究伦理的要求其实远远超出伦理委员会制定的合规要求。在我们的团队中,基本准则是确保我们研究的参与者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这需要我们对当地和个人所认为的适当行为保持敏感,例如在信息分享方面。有时,民族志学家还面临着如何应对突发卫生事件或财务困难的艰难决定。这会对人

们如何看待他们或评估他们友谊的性质产生长期影响。此外,我们需要考量人类学家迪迪埃·法辛(Didier Fassin)所描述的"情境伦理"。⁴在研究中,我们还需要时刻注重人们对其国籍或性别的感受。

ASSA 团队既包括来自被研究人群的研究人员,也包括来自与其实地考察人群截然不同的人群的研究人员。⁵例如,在爱尔兰,宝琳是一名爱尔兰人类学家。丹尼是英国人,可以被视为昔日殖民政权的代表。在一些田野点,研究员会雇佣当地的研究助理。英国研究员夏洛特在坎帕拉,与来自乌干达不同地区并讲多种不同语言的研究参与者一起工作。该项目是由一位共同研究人员和她的家人促成的。他们在当地一起长大,在社区中享有盛誉和尊重。

研究员莱拉是圣城一个社区的活跃成员。帕特里克出生在喀麦隆,但在这次调研之前已经在国外生活了 10 年,尽管他每年都回喀麦隆。十年来喀麦隆发生的深刻变化在他作为一个"局内人",对十年来喀麦隆的巨变抱持着一种复杂的感觉。这种复杂的感受也反映在当地人对他的态度上。其中一些当地人可能将他视为一名西方侨民(mbenguist)——这是喀麦隆人的当地用语。正如喀麦隆人类学家 Francis B. Nyamnjoh 所言,'民族志是一种持续的对话,是一种"声音的协作"(collaboration of voices)。「而当我们的研究主题是智能手机,这种当今社会的主要联结设备时,关于联结(connectivity)的议题则显得更为重要了。

传播

学术书籍可以根据目标读者以多种风格进行编写,我们在此假设,更全面地了解智能手机的使用和影响是一个几乎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能会感兴趣的话题。所以,与大多数社科书籍相比,本书的写作风格适于更广泛的受众。尽管第九章中的探讨被称为"理论",但我们已尝试完全用口语化的表达书写,以便中学毕业或刚上大学的人也能理解。本系列书籍均作为开放获取书籍进行出版,可以免费下载全书。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正在投入翻译,以确保我们调研的人群也可以免费阅读研究结果。除了通过制作短片这种易于理解的方式交流研究成果外,我们还在整个实地考察和书籍撰写的过程中坚持发布博客,8以上均可通过项目网站进行访问。

恰如正文中所指出,本书的在写作中有意包括了不少简短的 个人"画像",这些"画像"旨在传达我们的人本主义的追求, 即尊重我们所遇到的研究参与者作为个体的独特性格,尊重他们作为独特个体存在。同时,这也平衡了我们在书中其他部分较为学术和分析性的论述。除了文字,本书还包括照片和信息图。同时,为了传达现场的多感官氛围,强烈建议读者观看文中所附的关于各个田野点的短片。°本书中的每位作者都遗憾于篇幅有限,对各自田野点成果的选取都相对简洁,远未及更广阔的研究背景。因此,我们非常欢迎有兴趣深入了解的读者继续阅读他们各自的专著。

注释

- 1 如Duque 2020。
- 2 Horst and Miller 2012。数码人类学(Digital Anthropology) 也是本 团队中部分成员的背景专业。
- 3 参见de Bruijn et al. 2009, 15。本书的序言中有一段文字摘自弗朗西斯·B·尼亚姆约(Francis B. Nyamnjoh)的小说《已婚但可约》(*Married But Available*)。在这个故事中,尼亚姆约虚构的人物,"缺爱的百合"(Lily Loveless)是一位在非洲进行研究的欧洲学者,在不慎丢失了手机的同时,她也失去了她的社交网络、各种联系人、社会身份、安全感和常态感。该故事将移动电话描述为民族志的研究工具和主题,它串联起了人们的社交网络,也暴露了人们的社交关系。
- 4 Fassin 2008.
- 5 关于局外人和局内人的更多讨论请参见Griffith 1998 和 Merton 1972。
- 6 Nyamnjoh 2012.
- 7 Clifford 1986.
- 8 本项目的博客链接: 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本项目的官网链接: 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 9 这些短片时长均为数分钟,可以在本项目的YouTube主页上观看: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8gpt3_urYwiNuoB83PVJlg。

参考文献

- Abacus News (Part of SMCP). 2019. 'Podcasts are booming in China and Ximalaya FM leads the charge'. 30 August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abacusnews.com/digital-life/podcasts-are-booming-china-and-ximalaya-fm-leads-charge/article/3025066.
- Accessa, S. P. 2018. 'RG 033 Resultados POnline 2017'.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www.acessasp.sp.gov.br/wp-content/uploads/2019/01/ponline-2017.pdf.
- Agar, Jon. 2013. Constant Touch: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mobile phone. London: Icon.
- Ahlin, Tanja. 2018a. 'Frequent callers: Good care' with ICTs in Indi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Medical Anthropology* 39 (1): 69–82. https://doi.org/10.1080/01459740.2018.1532424.
- Ahlin, Tanja. 2018b. 'Only near is dear? Doing elderly care with everyday ICTs in Indi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Elderly care with ICTs in Indian families'.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32 (1): 85–102. https://doi.org/10.1111/maq.12404.
- Ahmed, Sara. 2004. 'Affective economies'. *Social Text* 22 (2): 117–39. https://doi.org/10.1215/01642472-22-2 79-117.
- Akimoto, A. 2013. 'Looking at 2013's Japanese social-media scene'. *The Japan Times*, 17 December 2013.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japantimes.co.jp/life/2013/12/17/digital/looking-at-2013s-japanese-social-media-scene-3/#.Xl4ycaj7Q2w.
- Al Jazeera. 2017. 'Cameroon shuts down internet in English-speaking areas'. *Al Jazeera*, 26 January 2017.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7/01/cameroon-anglophone-areas-suffer-internet-blackout-170125174215077.html.
- Albaran-Torres, C. and G. Goggin. 2017. 'Mobile betting apps Odds on the social'. In *Smartphone Cultures*, edited by J. Vincent and L. Haddon, 25–37. London: Routledge.

- Al-Heeti, Abrar. 2019. 'Facebook lost 15 million US users in the past two years, report says CNET'. CNET. 6 March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cnet.com/news/facebook-lost-15-million-us-users-in-the-past-two-years-report-says/.
- Allison, Anne. 2014. *Precarious Japa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Andall, Jacqueline. 2002. 'Second-generation attitude? African-Italians in Mila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8 (3): 389–407. https://doi.org/10.1080/13691830220146518.
- Anderson, M. and A. Perrin. 2017. 'Tech adoption climbs among older adults'. PEW Research Center. 17 May 2017.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17/05/17/tech-adoption-climbs-among-older-adults/
- Andjelic, J. 2020. 'WhatsApp statistics: Revenue, usage, and history (updated May 2020)'. Fortunly. May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fortunly.com/statistics/whatsapp-statistics/#gref.
- Anthrocovid.com. 2020. 'Collecting COVID-19 | anthropological responses'. Anthrocovid.com.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anthrocovid.com/.
- Antonsich, M., S. Camilotti, L. Mari, S. Pasta, V. Pecorelli, R. Petrillo, and S. Pozzi. 2020. 'New Italians: The re-making of the nation in the age of migration'. Research website. New Italians.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newitalians.eu/en/.
- Apple Inc. 2020. 'Buy IPhone 11 Pro'. Apple website.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apple.com/us-hed/shop/buy-iphone/iphone-11-pro.
- Apple Inc. 2020. 'Preparing apps for review'. Apple Developer.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developer.apple.com/app-store/review/.
- Archambault, J. 2017. *Mobile Secrets: Youth, intimacy, and the politics of pretense in Mozambiq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rdener, Shirley. 1964.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94 (2): 201. https://doi.org/10.2307/2844382.
- Asahi Digital. 2020. '10万円給付、窓口に人が殺到 総務相「改善が必要」'. Asahi Digital, 12 May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5D3K6YN5DULFA 00C.html.

- Augé, Marc. 2008.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2nd English language ed. London; New York: Verso.
- Baldassar, Loretta, Mihaela Nedelcu, Laura Merla and Raelene Wilding. 2016. 'ICT-based co-presence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Challenging the premise of face-to-face proximity in sustaining relationships'. *Global Networks* 16 (2): 133–44. https://doi.org/10.1111/glob.12108.
- Baldassar, L., R. Wilding, P. Boccagni and L. Merla. 2017. 'Aging in place in a mobile world: New media and older people's support networks'. *Transnational Social Review* 7 (1): 2–9. https://doi.org/10.1080/21931674.2016.1277864.
- Barry, Christopher T., Hannah Doucette, Della C. Loflin, Nicole Rivera-Hudson and Lacey L. Herrington. 2017. "Let me take a selfie": Associations between self-photography, narcissism, and self-esteem'. *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 6 (1): 48–60. https://doi.org/10.1037/ppm0000089.
- Bateman, Tom. 2020. 'Coronavirus: Israel turns surveillance tools on itself'. *BBC News*, 11 May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52579475.
- Baym, N. 2010. *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Cambridge: Polity.
- BBC News. 2007. 'Apple's "magical" IPhone unveiled'. 9 January 2007.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news.bbc.co.uk/1/hi/technology/6246063.stm.
- BBC News. 2014. 'Facebook to buy messaging app WhatsApp for \$19bn'. 20 February 2014.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bbc.co.uk/news/business-26266689.
- BBC News. 2016. 'WhatsApp is now free (and there still won't be adverts)'. 18 January 2016.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www.bbc.co.uk/newsbeat/article/35345731/whatsapp-is-now-free-and-there-still-wont-be-adverts.
- BBC News. 2020. 'Coronavirus privacy: Are South Korea's alerts too revealing?' 5 March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sia-51733145.
- Bell, C. and J. Lyall. 2005. "I was here": Pixelated evidence'. In *The Media and the Tourist Imagination: Converging cultures*, edited by D. Crouch, R. Jackson, and F. Thompson. London: Penguin Books.

- Benedict, R. 1946.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 Bernal, Victoria. 2014. *Nation as Network: Diaspora, cyberspace, and citizen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hardwaj, P. 2018. 'Tencent's business is about as big as Facebook's thanks to its stronghold in China'. *Business Insider*. 16 May 2018.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tencent-compare-facebook-revenue-charts-2018-5?r=US&IR=T.
- Bikoko, A. B. 2017. 'Cameroun: Le téléphone portable, au-delà de la valeur d'usage, la mort'. *Mediaterre*, 26 July 2017.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mediaterre.org/climat/actu,2017072 6042927,6.html.
- Bogost, Ian. 2020. 'Every place is the same now'. News website. *The Atlantic*. 16 January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20/01/smartphone-has-ruined-space/605077/.
- Bolter, Jay David, and Richard Grusin. 2003. *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6 th edi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oullier, D. 2002. 'Objets communicants, avez-vous donc une âme? Enjeux anthropologiques'. *Les Cahiers Du Numérique* 3 (4): 45–60.
- Boumans, J. 2005. 'Paid content: From free to fee'. In *E-Content Technologies and Perspectives for the European Market*, edited by P. A. Bruck, Z. Karssen, A. Buchholz, and A. Zerfass, 55–75.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3-540-26387-X 3.
-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yd, danah and Kate Crawford. 2012. 'Critical questions for Big Data: Provocations for a cultural, technological, and scholarly phenomen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 (5): 662–79.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2.678878.
- boyd, danah. 2014. *It's Complicated: 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oyd, Joshua. 2019. 'The history of Facebook: From BASIC to global giant'. *Brandwatch Blog* (blog). 25 January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brandwatch.com/blog/history-of-facebook/.
- Boylan, Dan. 2018. 'Ugandans riot after President imposes social media tax to fight "fake news" and gossip'. *The Washington Times*, 15 July 2018.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

- washing ton times. com/news/2018/jul/15/yoweri-museveni-uganda-president-fights-fake-news-/.
- Bruijn, M. de, F. Nyamnjoh, and I. Brinkman, eds. 2009. *Mobile phones: The new talking drums of everyday Africa*. Bamenda, Cameroon: Langaa Publishers.
- Bruns, Axel. 2019. *Are Filter Bubbles Real?* Cambridge, UK; Medford, MA: Polity.
- Bruns, Axel, Gunn Enli, E. Skogerbo, Anders Olof Larsson and C. Christensen. 2018.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 Brunton, F. 2018. 'WeChat: Messaging apps and new social currency transaction tools'. In *Appified: Culture in the age of apps*, edited by Jeremy Wade Morris and Sarah Murray, 179–87.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uganda.com site. 2020. 'The clans of Buganda'. Buganda.com.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www.buganda.com/ebika.htm.
- Bunz, Mercedes and Graham Meikle. 2017.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ambridge, UK; Malden, MA, USA: Polity.
- Burgess, Adam. 2004. *Cellular Phones, Public Fears, and a Culture of Preca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ke, Hilda. 2019. The Phone Addiction Workbook: How to identify smartphone dependency, stop compulsive behavior and develop a healthy relationship with your devices. Berkeley, CA: Ulysses Press.
- Burrell, Jenna. 2010. 'Evaluating shared access: Social equalit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mobile phones in rural Ugand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5 (2): 230–50. https://doi.org/10.1111/j. 1083-6101.2010.01518.x.
- Burrell, Jenna. 2012. *Invisible Users: Youth in the internet cafes of urban Gha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ushey, R. 2014. 'How Japan's most popular messaging app emerged from the 2011 earthquake'. *Business Insider*. 12 January 2014.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history-of-line-japan-app-2014-1?r=US&IR=T.
- Cadwalladr, Carol and Emma Graham-Harrison. 2018. 'Revealed: 50 million Facebook profiles harvested for Cambridge Analytica in major data breach'. *The Guardian*, 17 March 2018.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r/17/cambridge-analytica-facebook-influence-us-election.

- Cairncross, Frances. 1997. *The Death of Distance: How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will change our lives*. Boston, Mas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Carrier, Mark. 2018. From Smartphones to Social Media: How technology affects our brains and behavior.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Greenwood, an imprint of ABC-CLIO, LLC.
- Carroll, R. 2020. 'Why Ireland's data centre boom is complicating climate efforts'. *The Irish Times*, 6 January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irishtimes.com/business/technology/why-ireland-s-data-centre-boom-is-complicating-climate-efforts-1.4131768.
- Cecilia. 2014. 'WeChat dominates APAC mobile messaging in Q3 2014'. China Internet Watch. 27 November 2014.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chinainternetwatch.com/10939/wechat-dominates-apac-mobile-messaging-q3-2014/.
- Chambers, D. 2014. *Social Media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Chatzimilioudis, Georgios, Andreas Konstantinidis, Christos Laoudias and Demetrios Zeinalipour-Yazti. 2012. 'Crowdsourcing with smartphones'. *IEEE Internet Computing* 16 (5): 36–44. https://doi.org/10.1109/MIC.2012.70.
- Chen, X. and P. H. Ang. 2011. 'The internet police in China: Regulation, scope and myths'. In *Online Society in China Creating, Celebrating, and Instrumentalising the Online Carnival*, edited by D. K. Herold and P. Marolt, 52–64.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 Chen, Yujie, Zhifei Mao and Jack Linchuan Qiu. 2018. *Super-Sticky WeChat and Chinese Society*. United Kingdom: Emerald Publishing.
- Cheng, Yinghong. 2009. Creating the 'New Man':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Clark, Lynn Schofield. 2013. *The Parent App: Understanding families in the digital ag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lements, Alan. 2014. *Computer Organization & Architecture: Themes and variations*. Stamford, CT: Cengage Learning.
- Clifford, J. 1986.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tthnography*, edited by 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 1–26.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lough Marinaro, I. and J. Walston. 2010. 'Italy's "second generations":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migrants'. *Bulletin of Italian Politics* 2 (1): 5–19.

- Coleman, E. Gabriella. 2013. *Coding Freedom: The ethics and aesthetics of hack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leman, E. Gabriella. 2014. *Hacker, Hoaxer, Whistleblower, Spy: The many faces of Anonymous*. London; New York: Verso.
- Costa, Elisabetta. 2018. 'Affordances-in-Practice: An ethnographic critique of social media logic and context collapse'. *New Media & Society* 20 (10): 3641–56.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 8756290.
- Couldry, N. S. Livingstone and T. Markham. 2007. 'Connection or disconnection?: Tracking the mediated public sphere in everyday life'. In *Media and Public Spheres*, edited by R. Butsch, 28–42.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Couldry, Nick and Ulises Ali Mejias. 2019. *The Costs of Connection:* 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unterpoint. 2019. 'India smartphone market share: By quarter'. Counterpoint Research (blog). 27 November 2019.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www.counterpointresearch.com/india-smartphone-share/.
-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4. 'Judgment in Joined Cases C-293/12 and C-594/12: Digital rights Ireland and Seitlinger and others. The Court of Justice declares the data retention directive to be invalid'. 8 April 2014. Accessed 25 May 2020. https://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pdf/2014-04/cp140054en.pdf.
- Cronin, Michael. 2013.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073599.
- Cruz, Edgar Gómez and Ramaswami Harindranath. 2020. 'WhatsApp as "technology of life": Reframing research agendas'. *First Monday* 25 (12). https://doi.org/10.5210/fm.v25i12.10405.
- Daniels, Inge. 2015. 'Feeling at home in contemporary Japan: Space, atmosphere and intimacy'.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15 (May): 47–55. https://doi.org/10.1016/j.emospa.2014.11.003.
- DataSenado. 2019. 'Redes sociais, notícias falsas e privacidade de dados na internet'.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www12.senado.leg.br/institucional/datasenado/arquivos/mais-de-80-dos-brasileiros-acreditam-que-redes-sociais-influenciam-muito-a-opiniao-das-pessoas.
- Dazzi, Zita. 2018. 'Catena umana contro il razzismo in via Padova: "Siamo cittadini, non clandestini". *La Repubblica*, 5 May 2018.

-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milano.repubblica.it/cronaca/2018/05/05/news/catena umana via padova-195600267/.
- De Bruin, B. 2010. 'The liberal value of privacy'. *Law and Philosophy* 29 (5): 505–34.
- De Pasquale, C., C. Sciacca and Z. Hichy. 2017. 'Italian validation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 short version for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s (SAS-SV)'. *Psychology* 8 (10): 1513–18. https://doi.org/10.4236/psych.2017.810100.
- Deloitte. 2016. 'Game of phones: Deloitte's mobile consumer survey. The Africa cut 2015/2016'.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za/Documents/technology-media-telecommunications/ZA_Deloitte-Mobile-consumer-survey-Africa-300816.pdf.
- Denworth, L. 2019. 'Social media has not destroyed a gener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November 2019.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social-media-has-not-destroyed-a-generation/.
- Deursen, Alexander J. A. M. van, Colin L. Bolle, Sabrina M. Hegner and Piet A. M. Kommers. 2015. 'Modeling habitual and addictive smartphone behavior'.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5 (April): 411–20.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4.12.039.
- Dijck, José van. 2007. *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jk, Jan A. G. M. van. 2006. 'Digital divid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Poetics* 34 (4–5): 221–35. https://doi.org/10.1016/j.poetic.2006.05.004.
- Dijk, Jan A. van and Alexander van Deursen. 2014. *Digital Skills: Unlock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Doi, Takeo. 1985. Anatomy of Self: The individual versus society. Japan: Kodansha.
- Donner, J. and Patricia Mechael. 2013. *MHealth in Practice: Mobile technology for health promo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Bloomsbury Academic. https://doi.org/10.5040/9781780932798.
- Donner, Jonathan. 2015. *After Access: Inclusion, development, and a more mobile interne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Doron, Assa and Robin Jeffrey. 2013. *The Great Indian Phone Book: How the cheap cell phone changes business, politics, and daily lif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ouglas, M. 1991. 'The idea of home: A kind of space'. *Social Research* 58 (1): 287–307.
- Drazin, Adam and David Frohlich. 2007. 'Good intentions: Remembering through framing photographs in English homes'. *Ethnos* 72 (1): 51–76. https://doi.org/10.1080/0014184070121953.
- Drozdiak, N. 2016. 'WhatsApp to drop subscription fe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8 January 2016.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atsapp-to-drop-subscription-fee-1453115467.
- Duque Pereira, Marilia. 2018. 'Seriam os dados sublimes?' *Novos Olhares* 7 (2): 38–52. https://doi.org/10.11606/issn.2238-7714. no.2018.149040.
- Duque, M. and A. Lima. 2019. "Share on the Whats": How WhatsApp is turning São Paulo into a smart city for older people'. The Global South Conference in São Paulo, Brazil.
- Duque, Marília. 2020. Learning from WhatsApp: Best practices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for hospitals and medical clinics. London: ASSA.
- Edwards, Elaine. 2018. 'Department seeks tender to monitor social media for "keywords". *The Irish Times*, 27 August 2018.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social-affairs/department-seeks-tender-to-monitor-social-media-for-keywords-1.3608275.
- Eede, Yoni van den. 2019. *The Beauty of Detours: A Batesoni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Elhai, Jon D., Haibo Yang, Jianwen Fang, Xuejun Bai and Brian J. Hall. 2020.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are related to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severity in Chinese young adults: Fear of missing out as a mediator'. *Addictive Behaviors* 101 (February): 105962. https://doi.org/10.1016/j.addbeh.2019.04.020.
- Encyclopaedia Iranica Online. 2020. 'HAZĀRA Iv. Hazāragi Dialect'. In Encyclopaedia Iranica Online.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hazara-4#.
- Eriksen, Thomas Hylland. 2016. *Overheating: An anthropology of accelerated change*. London: Pluto Press.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EHealth Network'. European Commission website. 2020. http://ec.europa.eu/health/ehealth/policy/network/index_en.htm.

- Fan, Zhang. 2018. 'People's daily commentator observes: "Learning is the best retirement". *The People's Daily*, 15 November 2018.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1115/c1003-30401293.html.
- Fassin, Didier. 2008. 'L'éthique, au-delà de la règle: Réflexions autour d'une enquête ethnographique sur les pratiques de soins en Afrique du Sud'. *Sociétés contemporaines* 71 (3): 117. https://doi.org/10.3917/soco.071.0117.
- Favero, Paolo S. H. 2018. *The Present Image: Visible stories in a digital habita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Feigenbaum, E. 2003. *Chinese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Age to the Information Ag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egerman, Seth. 2013. 'WhatsApp tops 250 million active users'. *Mashable*. 21 June 2013.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mashable.com/2013/06/21/whatsapp-250-million-users/?europe=true.
- Fischer, Claude. 1992. America Calli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elephone to 194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ortunati, Leopoldina. 2002. 'Italy: Stereotypes, true and false'. In *Perpetual Contact*, edited by J. E. Katz and M. Aakhus, 42–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rtunati, L., J. Katz and R. Ricini. 2003. *Mediating the Human Bod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 Fortunati, Leopoldina. 2013. 'The mobile phone between fashion and design'.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1 (1): 102–9. https://doi.org/10.1177/2050157912459497.
- Foster, R., and H. Horst, eds. 2018. *The Moral Economy of Mobile Phones: Pacific Islands perspectives*. Acton, Australi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Fox, Kate. 2014. Watching the English: The hidden rules of English behavior. Revised and updated. Boston, Mass: Nicholas Brealey Publishing.
- Frey, Nancy Louise. 1998. *Pilgrim Stories: On and off the road to Santiago*.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rey, Nancy. 2017. 'The Smart Camino: Pilgrimage in the internet age'.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London
 Confraternity of St James, St Alban's Centre, London,
 28 January 2017.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

- walkingtopresence.com/home/research/text-pilgrimage-in-the-internet-age.
- Friedberg, Anne. 2006. *The Virtual Window: From Alberti to Microsoft*, 1st paperback ed.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Frith, Jordan. 2015. *Smartphones as Locative Media*.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 Fu, Xiaolan, Zhongjuan Sun and Pervez N. Ghauri. 2018. 'Reverse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 emerging market MNEs: The experiences of Huawei and ZTE',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93 (December): 202–15. https://doi.org/10.1016/j.jbusres.2018.04.022.
- Gadgets Now. 2019. '10 biggest smartphone companies of the world | Gadgets Now'. February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gadgetsnow.com/slideshows/10-biggest-smartphone-companies-of-the-world/photolist/68097589.cms.
- Garnham, N. 1986.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ommunicating Politics*, 44–53.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Garsten, Christina. 1994. Apple World: Core and periphery in a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 study of Apple Computer Inc.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 Giordano, Cristiana. 2014. *Migrants in Translation: Caring and the logics of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Ital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ovani Musulmani d'Italia GMI'. 2020. Facebook group page,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facebook.com/Giovani MusulmanidItaliaGMI/.
- Goffman, E. 1971.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Goffman, Erving. 1972. Frame Analysi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Gombrich, E. H. 1984. The Sense of Order: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 of decorative art, 2nd ed. London: Phaidon Press.

 Gómez Cruz, Edgar and Eric T. Meyer. 2012. 'Creation and control in
- the photographic process: IPhones and the emerging fifth moment of photography'. *Photographies* 5 (2): 203–21. https://doi.org/10.1080/17540763.2012.702123.
- Gómez Cruz, Edgar and Asko Lehmuskallio, eds. 2016. *Digital Photography and Everyday Life: Empirical studies on material visual practic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Gopinath, Sumanth S. and Jason Stanyek, eds. 2014.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bile Music Studies*, *Volume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verno do Brazil (Government of Brazil). 2020. 'Governo trabalha para digitalizar todos serviços públicos'. Gov.br. Official government website for Brazil. 13 July 2020. Accessed 20 September 2020. https://www.gov.br/pt-br/noticias/financas-impostos-e-gestao-publica/2020/07/governo-trabalha-para-digitalizar-todos-servicos-publicos.
- Governo Federal (Brazilian federal government). 2020. 'Desenvolvimento social'. Ministério Da Cidadania (Brazil).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desenvolvimentosocial.gov.br/auxilio-emergencial/auxilio-emergencial-de-600.
- Graham, Mark and William Dutton, eds. 2019. *Society and the Internet: How network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re changing*,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y, Mary L. and Siddharth Suri. 2019. *Ghost Work: How to stop Silicon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 Boston, Mass.: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Graziani, Tomas. 2019.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A simple guide'. Walk the Chat. 11 December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alkthechat.com/wechat-official-account-simple-guide/#wechat-official-acct.
- Green, Nicola and Leslie Haddon. 2009. *Mobile Communic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new media*, English ed. Oxford; New York: Berg.
- Greenwald, Glenn. 2014. *No Place to Hide: Edward Snowden, the NSA and the surveillance state*. London: Hamilton.
- Greschke, Heike Mónika. 2012. *Is there a home in cyberspace? The internet in migrants' everyday life and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communities*.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 Griffith, Alison I. 1998. 'Insider / outsider: Epistemological privilege and mothering work'. *Human Studies* 21 (4): 361–76. https://doi.org/10.1023/A:1005421211078.
- Grupo Casa. 2012. 'Waze arrives officially in Brazil'. 22 June 2012.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grupocasa.com.br/waze-arrives-officially-in-brazil/.
- Guess, Andrew, Jonathan Nagler and Joshua Tucker. 2019. 'Less than you think: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fake news dissemination on Facebook'. *Science Advances* 5 (1): eaau4586.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doi.org/10.1126/sciadv.aau4586.
- Gupta, S, and I Dhillon. 2014. 'Can Xiaomi shake the global smartphone industry with an innovative "services-based business model?"' *Journal of Management & Research* 8 (3/4): 2177–97.

-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Polity.
- Halavais, Alexander M. Campbell. 2017. *Search Engine Society*. Cambridge, UK; Medford, MA: Polity.
- Haynes, Nell. 2016. *Social Media in Northern Chile*. London: UCL Press.
- Headspace. 2020. 'Mindfulness for your everyday life'. Headspace app website.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headspace.com/.
- Hell-Valle, J. and A. Storm-Mathisen, eds. 2020. *Media Practices and Changing African Socialities*. London: Berghahn.
- Hendry, J. 1995. Wrapping Culture: Politeness, presentation, and power in Japan and other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nig, Samantha. 2005. 'The tale of dog poop girl is not so funny after all'.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7 July 2005. https://archives.cjr.org/behind the news/the tale of dog poop girl is n.php.
- Henrique, Alfredo. 2019. 'Cidade de São Paulo tem 13 celulares roubados por hora' ('Thirteen mobile phones were stolen every hour in São Paulo'), *Folha de São Paulo*, 7 June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agora.folha.uol.com.br/sao-paulo/2019/06/cidade-de-sao-paulo-tem-13-celulares-roubados-por-hora.shtml.
- Hingle, Melanie, Mimi Nichter, Melanie Medeiros and Samantha Grace. 2013. 'Texting for health: The use of participatory methods to develop healthy lifestyle messages for teens'. *Journal of Nutrition Education and Behavior* 45 (1): 12–19. https://doi.org/10.1016/j.jneb.2012.05.001.
- Hirshauga, O. and H. Sheizaf. 2017. 'Targeted prevention: The new method of dealing with terrorism is exposed'. *Haaretz*, 26 May 2017.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haaretz.co.il/magazine/.premium-MAGAZINE-1.4124379.
- Hjorth, L., K. Ohashi, J. Sinanan, H. Horst, Sarah Pink, F. Kato and B.Zhou. 2020. *Digital Media Practices in Household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Hobbis, G. 2020. *The Digitizing Family: An ethnography of Melanesian smartphone*.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 Hobbis, Geoffrey. 2020. *The Digitizing Family: An ethnography of Melanesian smartphones*.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34929-5.

- Hockstein, N. G., C. G. Gourin, R. A. Faust and D. J. Terris. 2007. 'A history of robots: From science fiction to surgical robotics'. *Journal* of Robotic Surgery 1 (2): 113–18. https://doi.org/10.1007/s11701-007-0021-2.
- Holroyd, K. 2017. 'The digital Galapagos: Japan's digital media and digital content economy'. *Japan Studies Association Journal* 15 (1): 41–65.
- Horst, H. and D. Miller, eds. 2012. *Digital Anthropology*, English ed. London; New York: Berg.
- Horst, Heather A. 2013. 'The infrastructures of mobile media: Towards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1 (1): 147–52. https://doi.org/10.1177/2050157912464490.
- Huang, Zheping. 2019. 'China's most popular app is a propaganda tool teaching Xi Jinping though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4 February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scmp.com/tech/apps-social/article/2186037/chinas-most-popular-app-propagandatool-teaching-xi-jinping-thought.
- Hughes, Christopher and Gudrun Whacker. 2003. *China and the Internet: Politics of the digital leap forwar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Humphreys, Lee. 2018. *The Qualified Self: Social media and the accounting of everyday lif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IEEE. 2020.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2020. https://ieeexplore.ieee.org/xpl/RecentIssue.jsp?punumber=6488907.
-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isticas (INE) and Departamento de Extranjeria y migracion (DEM). 2019. 'Estimación de personas extranjeras residentes en Chile 31 de Diciembre 2018'. Santiago, Chile: Estadísticas Migratorias.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extranjeria.gob.cl/media/2019/04/Presentaci%C3%B3n-Extranjeros-Residentes-en-Chile.-31-Diciembre-2018.pdf.
- Iqbal, M. 2019. 'WhatsApp revenue and usage statistics (2019)'. *Business of Apps*, 19 February 2019. https://www.businessofapps.com/data/whatsapp-statistics/.
- Iqbal, M. 2020. 'Line revenue and usage statistics (2020)'. *Business of Apps*, 28 April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businessofapps.com/data/line-statistics/.
- Israel's Ministry of Social Equality. 2020. 'Headquarters for the National Digital Israel Initiative, Ministry of Social Equality'. Israeli government website.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gov.il/en/departments/digital israel.

- Istepanian, R. S. H., S. Laxminarayan and C. Pattichis, eds. 2006. *M-Health: Emerging mobile health systems*. New York: Springer.
- Ito, Mizuko. 2005. 'Mobile phones, Japanese youth, and the re-placement of social contact'. In *Mobile Communications*, 131–48. London: Springer-Verlag. https://doi.org/10.1007/1-84628-248-9 9.
- Itō, Mizuko, Daisuke Okabe and Misa Matsuda, eds. 2005. Personal, Portable, Pedestrian: Mobile phones in Japanese lif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Jackson, Michael. 1995. *At Home in the Worl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Jao, N. 2018. 'A clone of a failed mobile game has just gone viral on WeChat'. *Technode*, 9 January 2018.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technode.com/2018/01/09/wechat-viral-game/.
- Jia, Kai, Martin Kenney and John Zysman. 2018. 'Global competitors? Mapp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digital platform firm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the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Age*, edited by Rob van Tulder, Alain Verbeke and Lucia Piscitello, 187–215.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series, Vol. 13, chap. 8. https://doi.org/10.1108/S1745-886220180000013009.
- Jia, Lianrui and Dwayne Winseck. 201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Financialization, concentr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80 (1): 30–59. https://doi.org/10.1177/1748048517742783.
- Jiang, M. 2012. 'Internet companies in China: Dancing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Asie Visions* 47 (January). https://ssrn.com/abstract=1998976.
- Johnson, M. and J. Lindquist. 2020. 'Care in Asia'. *Ethnos* 85 (2): 195–399.
- Jorgensen, D. 2018. 'Toby and "the mobile system": Apocalypse and salvation in Papua New Guinea's wireless network'. In *The Moral Economy of Mobile Phones: Pacific Islands perspectives*, edited by R. Foster and H. Horst, 53–73. Acton, Australi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Jovicic, Suzana. Under review. 'Scrolling and the in-between spaces of boredom: Youths on the periphery of Vienna'.
- Jurgenson, N. 2019. *The Social Photo: On photography and social media*. London; New York: Verso.

- Katz, James Everett and Mark A. Aakhus, eds. 2002. 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 publ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 org/10.1017/CBO9780511489471.
- Kavedžija, Iza. 2019. *Making Meaningful Lives: Tales from an aging Jap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Keane, Michael. 2020. 'Civilization, China and digital technology'. Open access.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 February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e-ir.info/2020/02/01/civilization-china-and-digital-technology/.
- Kedmey, D. 2014. 'Facebook's new tool lets you tell your friends you're safe during an emergency'. *TIME Magazine*, 16 October 2014.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time.com/3513016/ facebook-safety-check/.
- Kelty, Christopher M. 2008. *Two Bit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free softwa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emp, Simon. 2020. 'Digital trends 2020: Every single st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internet'. *The Next Web*, 30 January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thenextweb.com/growth-quarters/2020/01/30/digital-trends-2020-every-single-stat-you-need-to-know-about-the-internet/.
- Kim, S. D. 2002. 'Korea: Personal meanings'. In *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 public performance*, edited by J. Katz and M. Aakhus, 63–7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rkpatrick, David. 2010. The Facebook Effect: The real inside story of Mark Zuckerberg and the world's fastest-growing compan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Kodama, M., ed. 2015.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ing health support ecosystems*, Vol. 39.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 Kress, Gunther R. 2003. *Literacy in the New Media A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Kriedte, Peter, Hans Medick and Jürgen Schlumbohm. 1981.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u, Yi-Cheng, Yi-an Lin and Zhijun Yan. 2017. "Factors driving mobile app users to pay for freemium services". Paper presented at 21st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PACIS 2017):

- Langkawi, Malaysia, 16–20 July 2017.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1414/42501c8130fb480e4958a 300bd295482d26d.pdf.
- Kumar, V. 2014. 'Making "freemium" work'.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 2014. https://hbr.org/2014/05/making-freemiumwork
- Kurniawan, Sri. 2006.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how older women use mobile phones'. In *UbiComp 2006: Ubiquitous computing*, ed. by Paul Dourish and Adrian Friday, 4206:105–22.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https://doi.org/10.1007/11853565 7.
- Kusimba, Sibel, Yang Yang and Nitesh Chawla. 2016. 'Hearthholds of mobile money in Western Kenya' *Economic Anthropology* 3 (2): 266–79. https://doi.org/10.1002/sea2.12055.
- Kyodo News Agency. 2019a. '613,000 in Japan aged 40 to 64 are recluses, says first government survey of *hikikomori*', 29 March 2019.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9/03/29/national/613000-japan-aged-40-64-recluses-says-first-government-survey-hikikomori/#.Xl6UCKj7Q2w.
- Kyodo News Agency. 2019b. 'Japan enacts bill aimed at lowering mobile phone fees'. *Japan Times*, 10 May 2019.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9/05/10/business/corporate-business/japan-enacts-bill-aimed-lowering-mobile-phone-fees/#.Xr6LymhKg2x.
- Lanchester, J. 2019. 'Document number nin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0 October 2019.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41/n19/john-lanchester/document-numbernine.
- Lasch, Christopher. 1979.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 Lavado, T. 2019. 'Facebook lança rival do tinder no Brasil'. Globo, 20 April 2019.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gl.globo.com/ economia/tecnologia/noticia/2019/04/30/facebook-lanca-rival-dotinder-no-brasil.ghtml.
- Leswing, Kif. 2019. 'Inside Apple's team that greenlights IPhone apps for the App Store'. CNBC, 21 June 2019.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www.cnbc.com/2019/06/21/how-apples-app-review-process-for-the-app-store-works.html.
- Leung, Rock, Charlotte Tang, Shathel Haddad, Joanna Mcgrenere, Peter Graf and Vilia Ingriany. 2012. 'How older adults learn to use

- mobile devices: Survey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ACM Transactions on Accessible Computing* 4 (3): 1–33. https://doi.org/10.1145/2399193.2399195.
- Li, Shancang, Li D. Xu and Imed Romdhani. 2017. Secur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ambridge, Mass.: Syngress.
- Li Sun, Sunny, Hao Chen and Erin G. Pleggenkuhle-Miles. 2010. 'Moving upward in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innovations of mobile phone developers in China'. Edited by Robert Tiong.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4 (4): 305–21. https://doi.org/10.1108/17506141011094118.
- Licoppe, C. and Heurtin, J.-P. 2002. 'France: Preserving the image'. In *Perpetual Contact*, edited by J. Katz and M. Aakhus, 94–10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m, S. S. 2020. *Transcendent Parenting Raising children in the digital 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ecorp 2019. 'LINE Announces Custom Stickers Create Your Own Stickers in Minutes Using Popular LINE Characters'. Linecorp website, 11 April 2019. Accessed 8 January 2021. https://linecorp.com/en/pr/news/en/2019/2666.
- Ling, R. and B. Yttri. 2002. 'Hyper-coordination via mobile phones in Norway'. In *Perpetual Contact*, edited by J. Katz and M. Aakhus, 170–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g, Richard Seyler. 2004. *The Mobile Connection: The cell phone's impact on society*. San Francisco, CA: Morgan Kaufmann.
- Ling, Richard Seyler. 2012. *Taken for Grantedness: The embedding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into societ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Lipset, D. 2018. 'A handset dangling in a doorway: Mobile phone sharing in a rural sepik village (Papua New Guinea)'. In *The Moral Economy of Mobile Phones: Pacific Islands perspectives*, edited by R. Foster and H. Horst, 19–38. Acton, Australi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Liu, Xuefeng, Yuying Xie and Mangui Wu. 2015. 'How latecomers innovate through technology modular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Shanzhai industry'. *Innovation* 17 (2): 266–80. https://doi.org/10.1080/14479338.2015.1039636.
- Livingstone, S. 2009. Children and the Internet. Cambridge: Polity.
- Livingstone, Sonia M. and Julian Sefton-Green. 2016. *The Class:* Liv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Livingstone, S. 2019. 'Parenting in the digital age'. TED Talk presented at the TED Summit 2019, July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ted.com/talks/sonia_livingstone_parenting_in_the_digital_age.
- Livingstone, S., A. Blum Ross, K. Gilchrist and Paige Mustain. 2020. 'Welcome to our blog'. *Parenting 4 Digital Future Blog (LSE) – A blog about growing up in a digital world*.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blogs.lse.ac.uk/parenting4digitalfuture/.
- Livingstone, Sonia M. and Julian Sefton-Green. 2016. *The Class: Liv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Long, Susan O. 2012. 'Bodies, technologies, and aging in Japan: Thinking about old people and their silver produc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27 (2): 119–37. https://doi.org/10.1007/s10823-012-9164-3.
- Lui, Natalie. 2019. 'WeChat mini programs: The complete guide For business'. *Dragonsocial* (a commercial website). 19 June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dragonsocial.net/blog/ wechat-mini-programs/.
- Luo, Chris. 2014. 'China's latest internet sensation: Young man's hand-drawn guide to WeChat for his parent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6 February 2014.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insider/article/1435568/sons-hand-drawn-guide-wechat-parents-goes-down-storm-chinese.
- Lupton, Deborah. 2015. *Digital Sociology*.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 Lupton, Deborah. 2020. 'Topical mapping of academic publications on social aspects of Covid-19'. 2020.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simplysociology.files.wordpress.com/2020/07/lupton-map-of-social-research-on-covid-19-july-2020-3.pdf.
- Lury, Celia. 1997. *Prosthetic Culture: Photography, memory and identity*.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 Lutz, Helma. 2018. 'Care migration: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care chains, care circul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inequality'. *Current Sociology* 66 (4): 577–89. https://doi.org/10.1177/00113921187 65213.
- MacKenzie, Donald A. and Judy Wajcman, eds. 1999.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2nd ed. Buckingham, UK; Philadelphia,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adianou, Mirca and Daniel Miller. 2012. *Migration and New Media: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polymedia*.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 Madianou, Mirca. 2015. 'Digital inequality and second-order disasters: Social media in the typhoon Haiyan recovery'. *Social Media* + *Society* 1 (2): 205630511560338. https://doi.org/10.1177/2056305115603386.
- Maistre, Xavier de and Stephen Sartarelli. 1994. *Voyage around My Room: Selected works of Xavier DeMaistre*. New York, NY: New Directions.
- Margetts, Helen, Peter John, Scott A. Hale and Taha Yasseri. 2016. *Political Turbulence: How social media shape collective a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rwick, Alice E. and danah boyd. 2010. 'I tweet honestly, I tweet passionately: Twitter users, context collapse, 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 *New Media & Society* 13 (1): 114–33.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0365313.
- Maurer, Bill. 2012. 'Mobile money: Communication, consumption and change in the payments spa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8 (5): 589–604. https://doi.org/10.1080/00220388.2011.62 1944.
- Maxwell, Richard and Toby Miller. 2012. *Greening the Me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xwell, Richard and Toby Miller. 2020. *How Green Is Your Smartphone?* Cambridge, UK; Medford, MA: Polity.
- McCulloch, Gretchen. 2019. *Because Internet: Understanding how language is changing*. London: Harvill Secker.
- McDonald, Tom. 2016. *Social Media in Rural China: Social networks and moral frameworks*. London: UCL Press.
- McGrath, Dominic. 2020. 'Why was the Covid-19 app so successful in Ireland?' *The* Journal.Ie, 11 July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thejournal.ie/covid-19-app-ireland-success-5146093-Jul2020/.
- Mcintosh, Janet. 2010. 'Mobile phones and Mipoho's prophecy: The powers and dangers of flying language'. *American Ethnologist* 37 (2): 337–53.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doi.org/10.1111/j.1548-1425.2010.01259.x.
- McNamee, Roger. 2019. Zucked: Waking up to the Facebook catastroph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 'Mensaje Presidencial de S.E. el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Sebastián Piñera Echenique, en su Cuenta Pública ante el Congreso Nacional'. 2018. 1 June 2018.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prensa.presidencia.cl/lfi-content/uploads/2018/06/jun012018arm-cuenta-publica-presidencial_3.pdf.
- Merola, Francesco. 2018. 'Italiani, sempre più smartphone-mania: Il 61% li usa a letto, Il 34% a tavola'. *La Repubblica*, 26 June 2018.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repubblica.it/tecnologia/2018/06/26/news/dipendenza degli italiani ad internet-200069807/.
- Merton, Robert K. 1972. 'Insiders and outsiders: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 9–47. https://doi.org/10.1086/225294.
- Miller, Daniel. 1987.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 Oxford: Blackwell.
- Miller, D. 1995. 'Style and ontology in Trinidad'. In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edited by J. Friedman, 71–96. Chur, Switzerland: Harwood Academic.
- Miller, Daniel. 1997. *Capitalism: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Oxford, UK; Washington, D.C: Berg.
- Miller, D. and D. Slater. 2000. *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Oxford: Berg.
- Miller, Daniel, ed. 2009. *Anthropology and the Individual: A material culture perspective*.. Oxford; New York: Berg.
- Miller, Daniel. 2011. *Tales from Facebook*.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 Miller, Daniel. 2013. 'What will we learn from the fall of Facebook?' *UCL Blogs Global social media impact study* (university blog). 24 November 2013. https://blogs.ucl.ac.uk/global-social-media/2013/11/24/what-will-we-learn-from-the-fall-of-facebook/.
- Miller, Daniel, and Jolynna Sinanan. 2014. *Webcam*. Cambridge: Polity.
- Miller, Daniel. 2015. 'Photography in the age of Snapchat'. *Anthropology & Photography*, Vol.1.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https://www.therai.org.uk/images/stories/photography/AnthandPhotoVol1.pdf.
- Miller, Daniel. 2016. *Social Media in an English Village*. London: UCL Press.
- Miller, Daniel, Elisabetta Costa, Juliano Spyer, Jolynna Sinanan, Nell Haynes, Razvan Nicolescu, Shriram Venkatraman, Tom McDonald,

- and Xinyuan Wang. 2016. *How the World Changed Social Media*. London: UCL Press.
- Miller, Daniel. 2017a. 'The ideology of friendship in the era of Facebook'.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7 (1): 377–95. https://doi.org/10.14318/hau7.1.025.
- Miller, Daniel. 2017b. *The Comfort of People*. Cambridge, UK; Medford, MA: Polity.
- Miller, Daniel and Jolynna Sinanan. 2017. *Visualising Facebook: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UCL Press.

Polity

Polity

- Mirzoeff, Nicholas. 2015. *How to See the World: A Pelican introduction*. London: Penguin UK.
- Mitchel, W. 1992. *The Reconfigured Eye: Visual truth in the post-photographic era*.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Mobile Internet Statistics 2020. Accessed 3 December 2020. https://www.finder.com/uk/mobile-internet-statistics#:~:text=Quick%20 overview,up%20from%2066%25%20in%202018.
- Mohan, Babu. 2019. 'Google now takes three days to approve new play store apps'. *Android Central* (blog). 20 August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androidcentral.com/google-now-takes-three-days-approve-new-play-store-apps.
- Monnerat, A. 2019. 'Idosos compartilham sete vezes mais noticias falsas do que jovens no Facebook, diz Pesquisa'. *O Estadão*, 11 January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politica.estadao.com.br/blogs/estadao-verifica/idosos-compartilham-sete-vezes-mais-noticias-falsas-do-que-usuarios-mais-jovens-no-facebook-diz-pesquisa/.
- Moore, G. 1991. Crossing the Chasm: Marketing and selling high-tech goods to mainstream customers.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 Morley, David. 2000. *Home Territories: Media, mobility and ident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Morosanu Firth, S. Rintel and A. Sellen. 2020. 'Everyday time travel: Future nostalgia, multitemporality, and temporal mobility with smartphones'. In *Beyond Chrono(Dys)Topia: Making time for digital lives*, edited by Anne Kaun, C. Pentzold and C. Lohmeier.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 Morozov, Evgeny. 2012. *The Net Delusion: How not to liberate the world*. London: Penguin Books.

- Morozov, Evgeny. 2013. 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Technology, solutionism and the urge to fix problems that don't exist. London: Allen Lane.
- Morozov, Evgeny. 2020. 'The tech "solutions" for Coronavirus take the surveillance state to the next level'. *The Guardian*, 15 April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apr/15/tech-coronavirus-surveilance-state-digital-disrupt.
- Morris, Jeremy Wade and Sarah Murray, eds. 2018. *Appified: Culture in the age of app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Morris, J. 2018. 'Is It Tuesday? Novelty apps and digital solutionism'. In *Appified: Culture in the age of apps*, edited by Jeremy Wade Morris and Sarah Murray, 91–103.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Mugerwa, Yasiin and Tom Malaba. 2018. 'Museveni slaps taxes on social media users'. *The Daily Monitor*, 1 April 2018.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monitor.co.ug/News/National/Museveni-taxes-social-media-users-Twitter-Skype/688334-4366608-oilivjz/index.htm.
- Mumbere, Daniel. 2018. 'Digital in 2018: Africa's internet users increase by 20%'. *Africa News*, 6 February 2018.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africanews.com/2018/02/06/digital-in-2018-africa-s-internet-users-increase-by-20-percent/.
- Murray, Susan. 2008. 'Digital images, photo-sharing, and our shifting notions of everyday aesthetics'.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7 (2): 147–63. https://doi.org/10.1177/1470412908091935.
- Namatovu, Esther and Oystein Saebo. 2015. 'Motivation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net and mobile phone usage among the urban poor in Kampala, Uganda'. In *2015 48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4335–44. HI, USA: IEEE. https://doi.org/10.1109/HICSS.2015.519.
- N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uthority (NITA). 2018. 'N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rvey 2017/18 Report'.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nita.go.u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National%20IT%20Survey%20April%2010th.pdf.
- Naughton, J. 2000. A Brief History of the Future: 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et. London: Phoenix (Orion Books).
- Nicolescu, Razvan. 2016. *Social Media in South Italy*. London: UCL Press.

- Nissenbaum, Helen Fay. 2010. *Privacy in Context: Technology, policy, and the integrity of social lif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Law Books.
- Norman, Jeremy M., ed. 2005. From Gutenberg to the Internet: A sourcebook on the histor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vato, California: Historyofscience.com.
- Nyamnjoh, Francis B. 2012. "Potted plants in greenhouses":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resilience of colonial education in Afric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47 (2): 129–54. https://doi.org/10.1177/0021909611417240.
- O Estado de S. Paulo. 2017. 'Roubos de celular atingem metade das ruas de São Paulo'. *O Estado de S. Pãulo*, 30 September 2017.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sao-paulo.estadao.com.br/noticias/geral,roubos-de-celular-atingem-metade-das-ruas-de-sao-paulo,70002022457.
- O Globo. 2018. 'Golpes na internet: Veja as fraudes mais comuns e como se proteger'. *O Globo*, 2018.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oglobo.globo.com/economia/defesa-do-consumidor/golpes-na-internet-veja-as-fraudes-mais-comuns-como-se-proteger-22485183.
- Ong, W.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London: Methuen.
- Otaegui, Alfonso. 2019. 'Older adults in Chile as digital immigrants: Fac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wards a paperless world'. *UCL ASSA Blog* (academic blog). 22 April 2019. Accessed on 1 October 2020. https://blogs.ucl.ac.uk/assa/2019/04/22/older-adults-in-chile-as-digital-immigrants-facing-the-digital-transformation-towards-a-paperless-world/.
- Oudshoorn, Nelly. 2011. *Telecare Technolog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ealthcar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UK;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Papacharissi, Z. 2010. A Networked Self: Identity, community, and culture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 Papacharissi, Z. 2018. *A Networked Self and Love*.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 Pariser, Eli. 2012.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London: Penguin Books.
- Parulis-Cook, S. 2019. 'Survey: WeChat mini-program use for travel'. *DragonTrail Interactive* (marketing website). 19 February 2019.

-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dragontrail.com/resources/blog/wechat-mini-program-travel-survey.
- Patil, Adwait. 2016. 'Tracking down India's \$4 smartphone'. The Verge. 2016.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theverge. com/2016/3/18/11260488/india-ringing-bells-4-dollar-smartphonecontroversy.
- Peters, Benjamin. 2016. *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 The uneasy history of the Soviet internet*.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Petsas, Thanasis, Antonis Papadogiannakis, Michalis Polychronakis, Evangelos P. Markatos and Thomas Karagiannis. 2013. '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ps: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mobile app ecosystem'.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3 Conference on Internet Measurement Conference IMC '13*, 277–90. Barcelona, Spain: ACM Press. https://doi.org/10.1145/2504730.2504749.
- Pinney, Christopher. 2012. 'Seven theses on photography'. *Thesis Eleven* 113 (1): 141–56. https://doi.org/10.1177/0725513612457864.
- Plantin, Jean-Christophe and Gabriele de Seta. 2019. 'WeChat as infrastructure: The techno-nationalist shaping of Chinese digital platform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3): 257–73. https://doi.org/10.1080/17544750.2019.1572633.
- Pols, Jeanette. 2012. *Care at a Distance: On the closeness of technolog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Postill, John. 2011. Localizing the Internet: 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Anthropology of Media, vol. 5.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Postill, John. 2018. *The Rise of Nerd Politics: Digital activ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Pluto Press.
- Prefeitura de São Paulo (São Paulo City Hall). 2013. 'LEI Nº 15.937 DE 23 DE DEZEMBRO DE 2013'. Prefeitura de São Paulo. http://legislacao.prefeitura.sp.gov.br/leis/lei-15937-de-23-de-dezembro-de-2013.
- Prendergast, D. 2019. 'Ethnography, technology design and the future of "ageing in place". HRB Grant Holder's Conference, Athlone, Ireland.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sSWrz5Dkig&list=PL5egX8ZzHdSyM4FCC9vJ5v1fTcTlOW5ZG&index=4.
- Price, Catherine. 2018. *How to Break up with Your Phone*. London: Trapeze.

- Pulse News KR. 2019. 'Naver takes telemedicine business to Japan through JV with M3'. Pulse News KR, 16 January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pulsenews.co.kr/view.php?year=2019&no=33579#:~:text=South%20Korean%20internet%20giant%20Naver,platform%20firm%20M3%20in%20Tokyo.
- Pype, Katrien. 2015. 'Remediations of Congolese urban dance music in Kinshasa'. *Journal of African Media Studies* 7 (1): 25–36.
- Pype, Katrien. 2016. 'Blackberry girls and Jesus's brides'. *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 46 (4): 390–416. https://doi.org/10.1163/15700666-12341106.
- Pype, Katrien. 2017. 'Smartness from Below: Variations on technology and creativity in contemporary Kinshasa'. In *What D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ean from Africa?*, 97–115.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Rainie, Lee and B. Wellman. 2014. *Networked: 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Reuters Institute and OII. n.d.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19'. Accessed 14 May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DNR_2019_FINAL.pdf.
- Roberts, Sarah T. 2019. *Behind the Screen: Content moderation in the shadows of social med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ssler, Beate. 2005. The Value of Privacy. Cambridge: Polity.
- RTE Radio 1. 2020. 'News at One', 15 January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www.rte.ie/radio/radioplayer/html5/#/radio1/11140162.
- Russell, Ben. 2017. *Robots: The 500-year quest to make machines human.* London: Scala Arts & Heritage Publishers Ltd.
- Russell, John. 2019. 'Chat app line injects \$182m into its mobile payment business'. *TechCrunch*, 4 February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techcrunch.com/2019/02/04/line-pay/.
- Samat, Sameer. 2019. 'Improving the update process with your feedback'. *Android Developers Blog*, 15 April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android-developers.googleblog.com/2019/04/improving-update-process-with-your.html.
- Sarvas, Risto and David M. Frohlich. 2011. From Snapshots to Social Media: The changing picture of domestic photography. London; New York: Springer.
- Scancarello, G. 2020. #Addicted: Viaggio dentro le manipolazioni della tecnologia. Milano: Hoepli.

- Schafer, M. 2015. 'Digital public sphere'. I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Gianpietro Mazzoleni, K. Barnhurst, K. Ikedia, R. Maia and H. Wessler, 322–28. London: Wiley Blackwell.
- Schaffer, Rebecca, Kristine Kuczynski and Debra Skinner. 2008. 'Producing genetic knowledge and citizenship through the internet: Mothers, pediatric genetics, and cybermedicine'.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30 (1): 145–59. https://doi.org/10.1111/j.1467-9566.2007.01042.x.
- Schwennessen, Nete. 2019. 'Surveillance entanglements: Digital data flows and ageing bodies in motion in the Danish welfare state'. *Anthropology & Aging* 40 (2): 10–22.
- Serger, Sylvia Schwaag and Magnus Breidne. 2007. 'China's fifteenyear pla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 assessment'. *Asia Policy*, no. 4: 135–64. https://doi.org/10.1353/asp.2007.0013.
- Servidio, R. 2019. 'Self-control and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among Italian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of smartphone use patterns'. *Current Psychology*, July 2019.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9-00373-z.
- Sheng, Wei. 2020. 'WeChat mini programs: The future is e-Commerce'. *TechNode*, 15 January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technode.com/2020/01/15/wechat-mini-programs-the-future-is-e-commerce/.
- Shifman, Limor. 2013.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 Cambridge, Massa.: The MIT Press.
- Shim, Yongwoon and Dong-Hee Shin. 2016. 'Neo-techno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China's handset industry'.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40 (2–3): 197–209. https://doi.org/10.1016/j.telpol.2015.09.006.
- Shirky, Clay. 2008. Here Comes Everybody. London: Allen Lane.
- Shirky, Clay. 2015. *Little Rice: Smartphones, Xiaomi, and the Chinese Dream*. New York: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 Shu, C. 2015. 'The secret language of line stickers. *TechCrunch*, 10 July 2015. https://techcrunch.com/2015/07/10/creepy-cute-line/.
- Shuken, Ryan. n.d. 'Growth hacking an audio sharing platform with Tian Sun, Vice President of Business Intelligence Center at Ximalaya App'. *China Star Pulse*.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chinastartuppulse.simplecast.com/episodes/growth-hacking-anaudio-sharing-platform-tian-sun-ximalaya.

- Silverstone, R. and D. Morley, eds. 1992. *Consuming Technolog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Simmel, George. 1968. *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Simoni, Emilio. 2019. 'Carta do diretor'. PSafe,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psafe.com/dfndr-lab/relatorio-daseguranca-digital-2018/.
- Sina Technology Comprehensive (Sina Corp). 2019.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Involving the elderly in the internet needs multiple efforts'. Sina Technology Comprehensive (Sina Corp), 22 February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tech.sina.cn/i/gn/2019-02-22/detail-ihqfskcp7412236.d.html?from=wap.
- Singh, R. 2015. 'Older people and constant contact media'. In *Aging and the Digital Life Course*, edited by David Prendergast and Chiara Garattini, 1st ed., 63–83. New York, Oxford: Berghahn Books. Retrieved 2 October 2020, from https://www.jstor.org/stable/j.ctt9qdb6b.
- Slater, D., K. Nishimura and L. Kindstrand. 2012.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Japan's 3.11 Crisi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1, 10 (24).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apjjf.org/2012/10/24/David-H.-Slater/3762/article.html.
- Smith, Craig. 2020. '65 amazing LINE statistics and facts'. DMR Business Statistics. 20 February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expandedramblings.com/index.php/line-statistics/.
- Social Street. 2020. 'Social Street: Dal virtuale al reale al virtuoso'.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www.socialstreet.it/.
- Solon, Olivia. 2018. 'Teens are abandoning Facebook in dramatic numbers, study finds | technology | The Guardian', 1 June 2018.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8/jun/01/facebook-teens-leaving-instagram-snapchat-study-user-numbers.
- Somatosphere.net. 2020. 'Medical anthropology weekly: COVID-19',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omatosphere.net/ medical-anthropology-weekly-covid-19/.
- Sorokowski, P., A. Sorokowska, A. Oleszkiewicz, T. Frackowiak, A. Huk and K. Pisanski. 2015. 'Selfie posting behaviours are associated with narcissism among me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5: 123–27.

- Sousa Pinto, A. E. de. 2018. 'Uso do celular prolonga saúde mental de idosos'. *Folha de São Paulo*, May 2018.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1.folha.uol.com.br/cotidiano/2019/05/uso-do-celular-prolonga-saude-mental-de-idosos.shtml.
- Souza e Silva, Adriana de. 2014. *Mobility and Locative Media: Mobile communication in hybrid spac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72226.
- Spadafora, A. 2018. 'Tablet device sales struggle again'. 2 November 2018.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techradar.com/news/tablet-device-sales-struggle.
- Spyer, Juliano. 2017. Social Media in Emergent Brazil: How the internet affects social change. London: UCL Press.
- Srnicek, Nick.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 Standage, Tom. 2013. Writing on the Wall: Social media the first 2,000 years. London: Bloomsbury.
- Stark, Luke and Kate Crawford. 2015. 'The Conservatism of Emoji: Work, affect and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 *Society* 1 (2): 205630511560485. https://doi.org/10.1177/2056305115604853.
- Statista. 2019. 'Number of smartphone users by country as of September 2019 (in millions). Statista, September 2019.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748053/worldwide-top-countries-smartphone-users/.
- Statista. 2020. 'Number of monthly active WeChat users from 2nd Quarter 2011 to 1st Quarter 2020'. Statista, 20 May 2020. https:// 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55778/number-of-active-wechatmessenger-accounts/.
- Steinberg, Marc. 2020. 'LINE as super app: Platformization in East Asia'. *Social Media + Society* 6 (2): 205630512093328. https://doi.org/10.1177/2056305120933285.
- Subsecretaria de Telecomunicaciones (Subsecretary of Telecommunications, Chile). 2019. 'Conexiones 4G se disparan 35% en 2018 y abre expectativas de cara al despliegue de 5G'. Chilean government website, subtel.Gob.Cl, 10 April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subtel.gob.cl/conexiones-4g-se-disparan-35-en-2018-y-abre-expectativas-de-cara-al-despliegue-de-5g/.
- Sumpter, David. 2018. *Outnumbered: From Facebook and Google to fake news and filter-bubbles the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our lives*. London: Bloomsbury Sigma.

- Sutton, Theodora. 2017. 'Disconnect to reconnect: The food/technology metaphor in digital detoxing'. *First Monday*, June 2017. https://doi.org/10.5210/fm.v22i6.7561.
- Sutton, Theodora. 2020. 'Digital harm and addiction: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Anthropology Today* 36 (1): 17–22. https://doi.org/10.1111/1467-8322.12553.
- Sweeny, Alastair. 2009. BlackBerry Planet: The story of research in motion and the little device that took the world by storm. Mississauga, Ont: John Wiley & Sons Canada.
- Tagal, J. 2008. 'The mosaic browser democratises the world wide web, 1993'. *Financial Times*, 5 July 2008.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2126bb5c-47fc-11dd-a851-000077b07658.
- Taub Center. 2017. בואט זכרמ לארשיב תיברעה היסולכואה תואירב', (2017) בואט זכרמ לארשיב תיברעה היסולכואה לידקחמל. "The health of the Arab Israeli population".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taubcenter.org.il/wp-content/files_mf/healthofthearabisraelipopulationheb.pdf.
- Tenhunen, S. 2018. *A Village Goes Mobile: Telephony, medi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rural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e Economist*. 2019. 'A global timepass economy How the pursuit of leisure drives internet use'. *The Economist*, 8 June 2019.
- The Economist. 2020a. 'A global microscope made of phones'. The Economist, 16 April 2020.
- *The Economist*. 2020b. 'England's contact-tracing system (finally) gets parochial'. *The Economist*, 'Fighting Covid-19' section, 15 August 2020.
- *The Economist.* 2020c. 'How centralisation impeded Britain's Covid-19 response'. *The Economist*, 18 July 2020.
- The Guardian [editorial]. 2013. 'Civil liberties: Surveillance and the state'. The Guardian [Editorial], 16 June 2013.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jun/16/civil-liberties-surveillance-state-editorial.
- The Local (no author). 2019. 'Italian government unveils plan to tackle smartphone addiction'. The Local (IT), 22 July 2019.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s://www.thelocal.it/20190722/italian-government-unveils-plan-to-tackle-smartphone-addiction.
- The Telegraph. 2019. 'Quarter of mobile phone users make less than five calls a month, Ofcom figures show'. The Telegraph, 10 October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9/10/09/quarter-mobile-phone-users-make-less-five-calls-month-ofcom/.

- Thompson, Clive. 2013. Smarter than You Think: How technology is changing our minds for the bett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Thumala, Daniela. 2017. 'Imágenes sociales del envejecimiento'. Lecture/course material presented at the 'Cómo envejecemos: una mirada transdisciplinaria', Universidad Abierta, Universidad de Chile.
- Ticktin, Miriam Iris. 2011. Casualties of Care: Im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itarianism in Fra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iongson, James. 2015. 'Mobile app marketing insights: How consumers really find and use your apps'. Think with Google. 2015.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consumer-insights/mobile-app-marketing-insights/.
- Travezuk, Thomas. 2018. 'Brasil soma quase 26 mil tentativas de golpes virtuais por dia'. *R7*, 29 July 2018.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noticias.r7.com/economia/brasil-soma-quase-26-miltentativas-de-golpes-virtuais-por-dia-29072018.
- Turkle, Sherry. 1984. *The Second Self: Computers and the human spiri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UCL Anthropology. 2020. 'Medical anthropology blog posts'. *UCL Medical Anthropology Blog Posts*,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study/graduate-taught/biosocial-medical-anthropology-msc/medical-anthropology-blog-posts.
- Venkatraman, S. 2017. *Social Media in South India*. London: UCL Press.
- Vertesi, Janet. 2014. 'Seamful spaces: Heterogeneous infrastructures in interaction'.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9 (2): 264–84. https://doi.org/10.1177/0162243913516012.
- Vieira, N. 2019. 'Idosos: Um público cada vez mais adepto à tecnologia'. CanalTech, 17 November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canaltech.com.br/comportamento/idosos-umpublico-cada-vez-mais-adepto-a-tecnologia-154977/.
- Villalobos, A. 2017. 'Conceptos básicos acerca del autocuidado.' Lecture/course material presented at the 'Cómo envejecemos: una mirada transdisciplinaria', Universidad Abierta, Universidad de Chile.
- de Vries, M. Under review. 'The Voice of silence: Practices of participation among East Jerusalem Palestinians'.

- Wallis, Cara. 2013. *Technomobility in China: Young migrant women and mobile phon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Walton, S. 2016. 'Photographic truth in motion The case of Iranian photoblogs'. *Anthropology & Photography* 4.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http://www.therai.org.uk/images/stories/photography/AnthandPhotoVol4.pdf.
- Wang, H. 2014. 'Machine for a long revolution: Computer as the nexus of technology and class politics in China 1955–1984'. PhD thesi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Wang, Xinyuan. 2016 *Social Media in Industrial China*. London: UCL Press.
- Wang, Xinyuan. 2019a. 'Hundreds of Chinese citizens told me what they thought about the controversial social credit system'. *The Conversation*, 17 December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hundreds-of-chinese-citizens-told-me-what-they-thought-about-the-controversial-social-credit-system-127467.
- Wang, X. 2019b.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The Chinese citizens perspective'. UCL ASSA blog. 9 December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blogs.ucl.ac.uk/assa/2019/12/09/chinas-social-credit-system-the-chinese-citizens-perspective/.
- Ward, Mark. 2009. 'Celebrating 40 years of the net'. BBC News, 29 October 200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news.bbc.co.uk/1/hi/technology/8331253.stm.
- Wardlow, H. 2018. 'HIV, phone friends and affective technology in Papua New Guinea'. In *The Moral Economy of Mobile Phones: Pacific Islands perspectives*, edited by R. Foster and H. Horst, 39–52. Acton, Australi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Waterson, Roxana. 2014. *The Living House: An 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 in South East Asia*. North Clarendon, VT: Tuttle Publishing.
- WeAreSocial. 2018. 'Digital 2018: Cameroon'.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18-cameroon.
- WeAreSocial. 2020. 'Digital 2020: Cameroon'.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0-cameroon.
- Web Foundation. 2020. 'Sir Tim Berners-Lee invented the world wide web in 1989'. Web Foundation website,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ebfoundation.org/about/vision/history-of-the-web/.

- Weiser, Eric B. 2015. '#Me: Narcissism and its facets as predictors of selfie-posting frequenc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6 (November): 477–81.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5.07.007.
- Wilding, Raelene and Loretta Baldassar. 2018. 'Ageing, migration and new media: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national care'. *Journal of Sociology* 54 (2): 226–35. https://doi.org/10.1177/1440783318766168.
- Wilken, R, G. Goggin and Heather A. Horst, eds. 2019. *Location Techn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 Williams, L. and C. Smith. 2005. 'QSEMSM: Quantitative scalability evaluation method'. Paper presented at Int. CMG (International Computer Measurement Group) conference, Orlando, Florida, 2005. PerfX and Performance Engineering Services.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1ba0/8541f2cf3723d1af 109c0ef08e2e12f46c74.pdf?_ga=2.77758556.952171762. 1582645803-397802861.1582645803.
- Wired Magazine. 2019. 'Oggi la tecnologia non ha età'. Wired Italy, 18 January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wired.it/attualita/tech/2019/01/18/tecnologia-amplifon-eta/.]
- Worldometers.info. n.d. 'Covid-19 Coronavirus pandemic'. Worldometers. info.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 coronavirus/.
- Woyke, Elizabeth. 2014. *The Smartphone: Anatomy of an industr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Wright, J. 2019. 'The new frontier of robotics in the lives of elders: Perspectives from Japan and Europe'.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Aging: Worldwide perspectives*, edited by J. Sokolovsky, 4th ed. Westport, CT: Praeger.
- Wu, Jyh-Jeng, Chien Shu-Hua and Liu Kang-Ping. 2017. 'Why should I pay?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influencing smartphone users' intentions to download paid app'.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34 (5): 645–54. https://doi.org/10.1016/j.tele.2016.12.003.
- Xiang, Biao. 2007. Global 'Body Shopping': An Indian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Xinhua. 2019. 'Chinese smartphone brand transsion most popular in Africa in Q2: IDC Study Xinhua | English.News.Cn'. 2019.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8/29/c 138345934.htm.

- Yalla Italia Twitter Account. 2020. 'Yalla Italia Twitter Account' (social media account), 2020.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twitter.com/yallaitalia.
- Yong, V. and Saito, Y. 'National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policy in Japan a decade after implementation: Some lessons for aging countries'. *Ageing Int* 37 (2012): 271–84. https://doi.org/10.1007/s12126-011-9109-0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126-011-9109-0.
- Zhao, X. 2018. 'Deals | Offering middle-aged users with a content generation tool, post editing app Meipian Banks \$6.6m'. 3 January 2018. Accessed 1 October 2020. https://kr-asia.com/offering-middle-aged-users-with-its-content-generation-tool-post-editing-app-meipian-banks-6-6m.
- Zuboff, Shoshana.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London: Profile Books.

索引

阿方索·奥代吉(Alfonso	跨越距离的关怀 215,
Otaegui) 12, 35	242-3,图9.5
阿富汗 11, 143, 161, 232	参见本托
阿里巴巴 15, 186	百度地图109
阿马斯广场(Plaza de	半岛电视台 111
Armas) 182	宝琳·加维 (Pauline
爱彼迎 (Airbnb) 89, 107,	Garvey) 12, 228, 234
200	保罗•博格巴 172, 图8.10b
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贝拉克•奥巴马 172, 图8.10a
Snowden) 214	贝卢斯科尼 (Berlusconi) 41
爱尔兰	北京 62
参见都柏林	本土化 51
安全感 195, 200, 208	本托
安全确认 91	参见巴西,圣保罗
安卓	Bixby(语音助手)92,205
手机 2, 13, 90, 150	便携传送之家 194-202,
系统 13	图9.1,图9.2
奥克鲁斯(Oculus)眼镜 110	表情 165-74
BBC 76, 114	缤客网 89, 109
霸凌 38, 135, 199, 208	博彩 43,44
巴西,圣保罗	博科圣地 137
WhatsApp 61, 87, 177,	博客 6, 44, 154, 164, 234,
178, 197	264
中老年人 38-9, 52, 82,	播客 64, 117
154, 157, 100, 131,	博斯特尔(Postill)19
142	博伊德(boyd) 44
健康沟通 185, 图8.16	Cabify(打车软件) 89
医疗健康 82	超级粘性 188
对犯罪的恐惧 155	超越类人主义 3, 206,
智能手机的使用 96,206	202-11, 222, 图 9.3

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上瘾 111
ageing) 146	葬礼109
成瘾	照顾老人 86
手机新闻应用 111-5	参见爱尔兰
智能手机 26-30, 40-1,	抖音 (TikTok) 32, 211
43–5, 111, 212	读书会 209
脆弱感 149	断舍离 198
达拉哈瓦	多模态 174
参见圣城	多样性 7, 21, 71, 80, 96,
大男子 125	161, 193, 220, 223, 227
大数据 20, 31, 213, 219	儿孙,孙辈 52, 67, 116, 132,
大数据 20, 31	146, 155, 175, 195, 204,
《大印度电话簿》(The Great	212 , 215
Indian Phone Book) 18	二维码 185, 187, 图8.17,
代际关系 8, 27, 44, 46,	232
142, 149, 159, 160, 178,	Facetime 3, 76
211, 227	佛教 50, 图3.2
丹尼尔(丹尼)•米勒	复媒体(polymedia)64
(Daniel Miller) 10, 18,	冈瑟·克雷斯(Gunther
217, 228, 230, 234	Kress) 174
当地知识 229	戈夫曼(Goffman)207
狄波拉•勒普顿(Deborah	个性化 5, 126, 133, 140,
Lupton) 221	205, 213
迪迪埃•法辛(Didier	公共领域 136, 137
Fassin) 234	公共数据 27
电池	功能电话 16
充电器 126	共享 62, 67, 70, 73, 161,
没电 55,67	图3.11, 209
电子银行 81	共享单车应用 90
迭代协调 16	供应商 18,61,84,117,120
DORO 33	谷歌(Google)146
都柏林	地球 89, 110
"库安应对新冠"210	地图 76, 89, 105
"愿灵安息"(RIP. ie)109	课堂 128
Doro手机 86	相册 76
常用应用 77, 图4.4	云端硬盘 83
固定电话 61	关怀与监控之间 216-20,
果子面包 230, 图A.2	212,图9.6
经济危机 143	官僚机构 14

惯习 124	卡特里安·皮佩(Katrien
广告 33, 34, 205	Pype) 21, 79, 117
目标群体 213	开放获取 234
规范性 124, 126, 135-8,	开放源代码 139
139, 140	坎帕拉,乌干达
汉方 87	参见卢索兹
核心家庭 132	《可得性之外》(Beyond
黑客组织 19	Access) 149
黑莓手机 13, 16	可调控解决主义 (Scalable
护工216	Solutionism) 78–81, 90,
华为 13, 15, 32, 102,	163, 193
126	可调控社交 163, 174, 182
货币化 185	189
获得性理论 224	可用性79,88
霍乱 86	克莱•舍基(Clay
Instagram 3, 30, 43, 101,	Shirky) 140
136, 210, 211	克莱夫·汤普森(Clive
基督教兄弟会 181	Thompson) 206
计步器 1, 21, 204	克劳德·费舍尔(Claude
计算机 6, 19, 21	Fischer) 15
记忆 97, 98, 100, 101, 128,	克里斯·凯尔蒂 (Chris
129, 139, 160, 202	Kelty) 139
技术恐惧 153	快捷键 153
技术民族主义 138	宽带, 高速 27
家庭构成 209	莱拉•阿贝得•哈珀10,
假新闻 138	56–59, 203, 234
剑桥分析丑闻 27	蓝牙 70, 117, 118, 204
监视 29, 213, 214, 220	劳拉•哈皮奥•科克
国家 20	(Laura Haapio-Kirk)
资本主义 20, 213	11, 104, 163, 183,
解毒 43	195, 228
解决主义 79-80, 81, 93,	老龄的界定 146, 147
95, 216, 222	类家庭133
京都及高知县	类人主义3, 130, 202-8,
参见日本	图9.3
精雕细刻 123-41, 159	李·汉弗莱斯(Lee
就诊程序 184	Humphreys) 6
喀麦隆	理财应用 124
参见雅温德	《联网》(Networked)69

脸书 (Facebook) 3, 6, 20, 58, 61, 76, 97, 182,	82, 88, 150, 151, 156, 170, 228
189, 231	矛盾情绪 37, 38, 193, 220,
《脸书传奇》(Tales from	221
Facebook) 80	美国 14, 15, 16, 19, 27,
邻近的消亡 194, 202	40, 44, 45, 110, 111,
临终关怀 217	137, 149, 158, 182,
零工经济(Gig economy)	214, 218
120	美国之声 114
利文斯顿 (Livingstone) 44	美篇 153, 154
浏览器 14, 75, 77,	美颜102, 103
卢索兹	米兰,意大利
Dotcom 38, 39	参见诺洛
代际关系 27, 38, 39	谜语 113
共享设备 65	免费增值 33
圣经 114	冥想 9,82,92,135
新闻 113, 114	男士工棚 10
参见坎帕拉,乌干达	南希·弗雷(Nancy Frey)135
旅行 96, 100, 105-10,	匿名 9, 136, 163, 263, 229
图5.9, 120, 157, 200	年轻化 146, 147
穆罕默德 134	欧杰·马克(Augé, Marc)
洛诺	195
埃及移民 111, 118	OPPO 15, 102
参见米兰	帕帕克瑞斯 (Papacharissi) 19
常用交通类手机应用 107,	帕特里克·阿旺多(Patrick
图5.8	Awondo) 12, 136, 178,
假新闻 112	228
社区 129, 图6.2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手机本土化 51	Bourdieu) 140
数码设备使用 59, 图3.6	皮尤研究 149
移民二代 142, 143	苹果手机 13, 15, 20, 33,
政治讽刺表情 112, 图5.12	52, 55–7, 90, 91,
政治梗 113	100, 126, 216
祖母 (Nonna)147,	屏蔽 29, 182, 183
图7.3, 210	《屏幕背后》(Behind the
参见米兰,意大利	Screen) 20
马克思 32, 图2.2a, 图2.2b	
玛雅·德·福瑞斯(Maya de	59–64, 71, 209
Vries) 10, 11, 57, 67,	Pinterest 2, 6

青少年 142-6 清真寺 29, 134, 210 情感维度 162, 174 情境伦理 234 人本主义 234 《人的慰藉》 (<i>The comfort of people</i>) 217 人工智能 (AI) 5, 20, 31, 125, 139, 205, 213	社会信用体系 217 社交隔离 3, 8, 214 社交技巧 208 《社交媒体和人际关系》 (Social Media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9 社交生态 65-8, 71 摄影 96-105 圣城 10, 100, 145, 234
《人民日报》31	旅行 100
日本	摄影 100
LINE 1, 89, 132, 163-7,	宣礼师 134
183, 188, 189, 200, 208	宗教 100
本音 136	参见达拉哈瓦
表情符号 165-7	圣地亚哥
翻盖手机(garakei)1, 13,	参见智利 圣地亚哥朝圣之旅 37, 135
14,52,129,204 花道 1	《实践理论大纲》140
建前 136	手机
礼貌 32	服务获取 54–9
漫画 163	辐射 39
社交退缩 183, 图8.15	上瘾 21, 26, 27, 30,
义理 136	34, 37, 38, 43, 44,
银币一代 33	64, 111, 120
自然灾害 115, 163, 图5.14	
参见京都及高知县	手机应用 (APP)
日常生活 4,7,73-94	采访 74-77
日程软化 16	传达关心与喜爱 172-4
日记,维多利亚时代 6	付费 33,89-90
日历应用 1, 7, 75, 81,	健康相关 81-86
97, 124, 127	可调控 78-80
儒家思想 34	日常生活 73-94
软健康 82	商业 33, 34
三星 15	所有权和发展 89-92
莎拉•罗伯茨	应用商城 90,91,146
(Sarah Roberts) 20	应用图标 146
闪存卡 117	中老年人 135, 134
上海	《手机应用分类大全》
参见中国	(Appified) 78

手机支付 185	网飞(Netflix)61,125
手写 132 手游应用 33,91	《网络摄像头》 (Webcam)224
	(<i>webcam</i>) 224 网络诈骗 41, 157, 217
数据安全 54, 68, 69, 90	
数码人类学(Digital	微信 表特包的使用 102 图
Anthropology) 225, 231, 235	表情包的使用 193, 图
数字	8.9a-f,图8.10a-b, 207,208
鸿沟 31, 34, 53-55, 71,	城市服务 185, 186
146, 149, 156, 159,	公众号 164
160	朋友圈 64, 154, 182,
素养 148, 156	183,
原住民 30	亲情卡 187, 188
《数字时代的个人联系》	三天可见 182
(Personal Connections in	微信红包 185, 188, 图8.18
the Digital Age) 19	微信支付 164, 图8.1
死亡 29, 128, 138, 214	小程序 91, 92
Siri 125	我们为什么会发帖(Why
Skype 52, 61, 76, 100,	We Post) 15, 16, 21,
125, 182, 200	69, 80
算法 139, 205	无限机会主义(Perpetual
唐纳(Donner)149	opportunism) 95–122
滕胡宁 (Tenhunen) 18	无限联系 95, 96
腾讯 15, 20, 91, 93,	5G 27, 32
164, 187, 189	五毛党 29
腾讯QQ 164	物联网 69, 95, 193
通话时长(通话费用)18,	希琳·沃尔顿(Shireen
51, 55, 65–7, 83,	Walton) 11, 59, 177,
84	210, 228, 232
推特 (Twitter) 126, 136,	希瑟·霍斯特(Heather
138, 163	Horst) 18–20
脱欧 111, 114	喜马拉雅(手机应用) 117,
Vlog 6	118
外包 140	西化 39
外部性 19-21, 27	西西里 11, 111, 167, 177,
王心远 (Xinyuan Wang)	195
12, 31, 102, 138,	夏洛特·霍金斯(Charlotte
153, 164, 169, 185,	Hawkins) 11, 55, 83,
198, 217, 228	84, 114, 228, 234

相机 5, 61, 75, 96, 97, 102, 图5.4a, 图5.4b, 104, 119, 124, 128 肖莎娜·祖博夫 (Shoshana Zuboff) 213 消费者 15, 213 小米 13, 15 孝顺 187, 188 新冠疫情 8, 20, 45, 104, 137, 138, 193, 220 信息公民 136 信用卡 56, 130 羞扣现实 (VR) 110 学和温德 WhatsApp 113, 137, 178, 179, 180 上网权民 29, 38, 54, 61 代际关系 211 医疗保险 83 医疗健康 83 唐提式保险 13, 179, 189 搞实网络权限管制 29, 46 新兴中产阶级 137, 151-3, 237 电话用 54 谜语 113 参见 作声 54 谜语 113 参见 1	叶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 221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GDPR) 218 伊恩・博古斯特(Ian Bogost)195 伊斯兰价值观 204 仪式感 102 移动医疗(mHealth)8, 156,227 音频 通信 163 娱乐 115-38 银行应用77,81,85,146 隐私 183,209,213 保密原则 217 应用 审核90 文化 78,79,193,204 《永恒的联系》(Perpetual Contact)16 优步(Uber)105,106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36 幽灵工作 20 幽默 35,50,78,113, 166,169,172 有声读物 117 YouTube 2,54,55,76, 79,82,111,113, 118,119,128,158,204 友谊 9,132,163,169, 205,228-30,231,234 语境崩溃 182 语音助手 205 远程控制枢纽 70,95,
演示文稿(PPT) 124, 125,	云 149
204	斋戒 210

斋月 118, 210	中国
珍娜·布瑞尔 (Jenna Burrell)	防火墙 29, 214
65	命运共同体 31
真实 206, 207	儒家 31
整体性情境 70	文化大革命 138
正念 99	现代化 15
支付宝 185	学习强国 31
智利	中国共产党 217
YouTube的使用 85-6	中美关系 32
导航护士 183, 184	中秋节 169, 170, 图8.6
盗窃恐惧 173	参见上海
脸书 87	中老年手机 33
秘鲁移民 5, 7, 89, 99,	中途调整 16
100, 图5.2, 119, 133,	中央集权 14
181	字节跳动 15
政务服务数字化 100,	自我改造 138
174	自我审查 29
中老年人 171-2	自下而上的智能(smart from
参见圣地亚哥	below) 8, 21, 80,
智能手机与智能老龄化人类学	193, 199, 222, 223
研究(ASSA)	字节跳动 15
调查点 9-13, 图1.3	宗教 27, 46, 99, 100,
研究团队 4, 7, 8, 74,	124, 180–3
78, 218–22, 228,	宗族家庭 132
233	Zoom 199



智能手机通常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也许你以为对它足够了解,但真的是这样吗?为了探寻手机的真面目,11位人类学家分别在亚、非、欧和南美洲进行了16个月的田野调查,关注当地中老年人智能手机的使用情况。他们深入了解智能手机如何成为每个人的科技,而非年轻人专属。

通过全球比较研究,《全球智能手机》(The Global Smartphone)一书呈现了一系列全新视角。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智能手机,不仅是"无限机会主义"(perpetual opportunism)的设备,也是我们的居所。本书作者展现了智能手机如何不仅仅是"手机应用载体",并探索人们对智能手机的不同看法和使用。

智能手机拥有前所未有的可塑性,因而迅速成为人们价值观的载体。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细致体察不同地区和文化的微妙不同:比如中国和日本的视觉传播、喀麦隆和乌干达的移动支付,又或者是在智利和爱尔兰,人们如何获取健康信息,同时,在耶路撒冷、巴西和意大利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智能手机及其对全球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

丹尼尔·米勒,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 莱拉·阿贝·赫拉,杜鲁门和平促进研究院研究员。帕特里克·阿旺都,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博士后,雅温德大学讲师。玛娅·德·弗里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博士后。马里莉亚·杜凯,圣保罗广告与营销学院研究员。宝琳·加维,爱尔兰梅努斯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劳拉·哈皮欧·柯克,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里奇/皇家人类学学院公众人类学奖学金获得者。夏洛特·霍金斯,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博士后。阿方索·奥泰吉,智利教皇天主教大学讲师。 希琳·沃尔顿,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人类学系讲师。







Ageing with



UCLPRESS